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鏡 花 緣

(中)

李 汝 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書叢本基學國

鏡花緣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東牀婿 壯士愁爲舉案妻

話說國舅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貴人所言這個疏字，頓開茅塞，足見高明。想來敵邦水患，從此可以永絕了。老夫還要回去覆命，暫且失陪。明日再來奉陪去看河道，分付人役預備酒宴，小心伺候。乘輿呵殿而去。多九公道：林兄之事，若據前日用兵征勦光景，竟是毫無挽回。今日據國舅之言，又像林兄不久就要回來，莫非林兄前日竟未成親，令人不解。」唐敖道：「大約此事全虧衆百姓之力。國王恐人衆作亂，所以暫緩吉期也。未可知。多九公道：這且慢慢再去打聽。第治河一事，關係非輕，倘有疎虞，不但林兄不能還鄉，就是我們也不知如何結局。」老夫頗不放心，明日看過河道，唐兄究竟是何主見。唐敖道：「這個河道，其實看也罷，不看也罷。小弟久已立定一個主意，我想河水氾濫爲害，大約總是河路壅塞，未有去路，未清其源，所以如此。明日看過，我先給他處處挑挖極深，再把口面開寬，來源去路，也都替他各處疏通。大約河身挑挖深寬，自然受水就多，受水既多，再有去路，似可不致氾濫了。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難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麼？」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我喚了兩個人役，細細訪問。此地向來銅鐵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謀爲不軌。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惟富家間用銀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好在我們船上帶有生鐵，明日小弟把器具畫出樣兒，教他們製造。看來此事尙易成功。多九公道：原來此地銅鐵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挂招牌，俱寫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藥品，自應

切片。恁麼倒用牙咬。腌臢姑且不論。豈非舍易求難麼。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聽唐兄之言。無怪要用牙咬了。我們家鄉藥店。雖用刀切。招牌亦寫咬咀字樣。雖係遵着古人醫書。誰知這典故卻出在女兒國的次日。國舅陪唐敖出城看河。一連兩日。看畢回來。唐敖道。連日細看此河受病處。就是前日所說那個疏字缺了。以彼處形勢而論。兩邊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淺。形像如盤。受水無多。以至爲患。這總是水大之時。惟恐衝決漫溢。且顧目前之急。不是築堤。就是培岸。及至水道並不預爲設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勢略大。又復培壅。以致年復一年。河身日見其高。若以目前形狀而論。就如以小浴盆置於屋脊之上。一經漫溢。以高臨下。四處皆爲受水之區。平地卽成澤國。若要安穩。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衝決。再加處處深挑。以盤形變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國舅道。貴人所論河道受病情形。恰中其弊。足見天朝貴人留心時務。識見高明。至浴盆屋脊之說。尤其對症。真是指破迷團。惟求貴人大發惻隱。早賜拯拔。使敝邦屋脊之禍水。由地中行。永慶安瀾。得免塗炭。不獨蒼生感戴。卽敝邦國主。亦當銘感不忘。但挑挖深通。不知天朝向來用何器具。尙求指教。唐敖道。敝處所用器具甚多。無如貴邦銅鐵甚少。無從措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旣一無所有。縱使大禹重生。亦當束手。幸而我們船中帶有銅鐵。製造尙易。第河道一時挑挖深通。使歸故道。施工甚難。蓋堤岸日積月累。培壅過高。下面雖可深挑。而出土甚覺費事。倘能集得數十萬人。夫一面深挑。一面去其堤岸。使兩岸之土。不致壅積。方能易於蒞事。不知人夫一時可能齊集。國舅道。若講人夫。貴人只管放心。此地河道爲患已久。居民被害已深。聞貴人修治河道。雖士商人等。亦必樂於從事。況又發給工錢飯食。那些小民。何樂不爲。但

還有一事。昨日所看此河東首刷淤之處。貴人曾言彼處當年辦理不善。以致淤沙停積。水無去路。因而時常爲患。其受病之由。尙求指教。唐敖道：「凡河有淤沙。如欲借其水勢順溜刷淤。那個河形必須如矢之直。其淤始能順溜而下。昨看那邊河道。到了刷淤之處。河路不直。多有彎曲。其淤遇彎卽停。何能順溜而下。再者。刷淤之處。其河不但要直。並且還要寬。至窄。由高至低。其淤始得走而不滯。假如西邊之淤。要使東去。其西邊口面。如寬二十丈。必須由西至東。漸漸收縮。不過數丈。是寬處之淤。使由窄路而出。再能西高東低。自然勢急水溜。到了出口時。就如萬馬奔騰一般。其淤自能一去無餘。今那邊刷淤之處。不但處處彎曲。而且由窄至寬。事機先已顛倒。其意以爲越寬越暢。那知水由窄處流到寬處。業已散漫無力。何能刷淤。無怪越積越厚。水無去路了。」國舅連點頭道：「貴人高論。勝如讀河渠書。溝洫志。但開工吉期。定在何時。以便啓奏國主。諭令該管各官。早爲預備。」唐敖道：「此時必須先造器具。明日國舅多派工匠。過來。俟器具造齊。再擇吉期開工。」國舅點頭。卽命隨從。速傳工匠。明早伺候。並多派人役聽候差遣。說罷。別去。唐敖將器具樣兒畫了。並託多九公照應。把鐵發來。次日。許多工人。傳到唐敖。把樣兒取出一一指點。登時開爐打造。衆工人雖係男裝。究竟是些婦女。心靈性巧。比不得那些蠢漢。任你說破舌尖。也是茫然。這些工人。只消略爲指點。全都會意。不過兩三日。都造齊備。擇了開工吉期。是日。國舅同至河邊。唐敖命人逐段築起土壩。先把第一段之水車。到第二段壩內。卽將第一段挑挖深通。就把第二段土壩推倒。將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內。再挑第二段。逐段都動起工來。總是儘力深挑。後來所挖之土。一時竟難上岸。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內。用轆轤攪上。每取土一筐。要費許多氣力。好在衆百姓年年被這水患鬧。

怕此番動工。舉國之人齊來用力。一面挑河。一面起堤。不上十日。早已完工。又把各處來源去路。也都挑挖疏通。這裏唐敖指點監工。那衆百姓見他早起晚歸。日夜辛勤。人人感仰。早有幾個老者出來攢湊銀錢。仿照唐敖相貌。立了一個生祠。又豎一塊金字匾額。上寫澤共水長。四個大字。此事傳入宮內。早有一位世子把這情節對林之洋道說。原來林之洋那日同國王成親。上了牙牀。忽然想起當日在黑齒國妹夫同俺頑笑說俺被女兒國留下。今日果然應了這事。竟有預兆。那時九公會說設或女兒國將你留下。你卻怎處。俺隨口答道。他如留俺。俺給他一概弗得知。這話也是無心說出。其中定有機關。今日國王既要同俺成親。莫若俺就裝作泥塑木雕。給他一概弗得知。同他且住幾時。看他怎樣。因存這個主見。心心念念。只想回家。一時想起妻子。身如針刺。淚似湧泉。又想自從到此。被國王纏足穿耳。毒打倒吊。種種受辱。九死一生。這國王怎般狠毒。明是冤家對頭。躲還躲不來。怎敢親近。如此一想。燈光之下。看那國王。雖是少年美貌。只見從那美貌之中。透出一股殺氣。雖不見他殺人。那種溫柔體態。倒像比刀還見利害。越看越怕。惟恐日後命喪他手。更是心冷如冰。體軟如綿。一連兩夜。國王費盡心機。終成畫餅。雖覺掃興氣惱。因河道一事。究竟牽挂。不敢把他奈何。後來同國舅議定治河一事。思來想去。留此無用。只得將他送歸樓上。索性把纏足抹粉一切工課。也都蠲了。林之洋得了這道恩赦。雖未得歸故鄉。暫且腳下鬆動。就只不知將來可能放歸。又不知前日衆百姓爲何喧鬧。細問宮娥。都是支吾。這日正在思鄉垂淚。有個年輕世子走來下拜道。兒臣聞得天朝有位唐貴人來此治河。俟河道治好。父王卽送阿母回去。兒臣特地送信望阿母放心。林之洋把世子攙起。細問纔知揭榜一事。因垂淚道。蒙小國王念俺被難。前來送信。俺

林之洋倘骨肉團圓。惟有焚香報你大德。俺妹夫道河治完。還求送俺一信。更望在老國王跟前替俺美言。早放俺回去。便是俺救命恩人了。世子上前替林之洋揩淚道。阿母不須悲傷。兒臣再去探聽。如有佳音。卽來送信。說罷去了。林之洋自從國王送回樓上。衆宮娥知他日後仍回天朝。並非本國王妃。那個肯來照管。往往少飯無茶。十分懈怠。幸虧世子日日前來照應。茶飯始得充足。林之洋深爲感激。不知不覺。將及半月。兩足雖已如舊。但穿上男鞋。竟瘦了許多。這日子恩恩走來道。稟告阿母。唐貴人已將工程辦完。今日父王出去看河。十分歡喜。因唐貴人乃天朝貴客。特命合朝大臣許多鼓樂護送歸舟。並送謝儀萬兩。聞得明日卽送阿母回船。兒臣探聽真實。特來送信。林之洋歡喜道。俺自老國王送回樓上。蒙小國王百般照應。明日回去。不知甚時相見。俺林之洋只好將來再報大情。世子見左右無人。忽然跪下。垂淚道。兒臣今有大難。要求阿母垂救。如念兒臣素日一點孝心。大發惻隱。兒臣就有命了。林之洋忙攙起道。小國王有甚大難。快告俺知。世子道。兒臣自從八歲蒙父王立儲。至今六載。不幸前歲嫡母去世。西宮阿母專寵。意欲其子繼立。屢次陷害兒臣。幸而命不該絕。近日父王聽信讒言。痛恨兒臣。亦有要殺兒臣之意。此時若不遠走。久後必遭毒手。況父王指日卽往軒轅祝壽。內外臣僕。莫非西宮羽翼。兒臣年紀既幼。素日只知閉戶讀書。又無心腹。安能處處防備。一經疎虞。性命難保。阿母如肯垂憐。明日回船。將兒臣攜帶同去。倘脫虎穴。自當銜環結草。以報大恩。林之洋道。俺們家鄉風俗。與女兒國不同。若到天朝。須換女裝。小國王作男子慣了。怎能改得。就是梳頭裹脚。也不容易。世子道。兒臣情願更改。只要逃得性命。就是跟着阿母粗衣淡飯。我也情願。林之洋道。俺帶小國王同去。宮娥看見。這便怎處。莫若等俺回船。小國

王暗地逃去。豈不是好世子聽了。連連搖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以行路之人而強納之。其思遁也宜矣。至於父子之親。亦復離心離德。無他人慾深而天倫薄。重色之害。可以垂鑑。蔬菴識。

第三十七回 新貴妃反本爲男 舊儲子還原作女

話說世子搖頭道。兒臣無事不能出宮。即使出去。亦有護衛。何能一人上船。好在近日衆宮娥不來伺候。明日阿母上轎。兒臣暗藏轎內。即可出去。務望阿母攜帶林之洋道。只要小國王辦的嚴密。俺自遵命。到了次日。國王命人備轎送林之洋回船。並命衆宮娥替林之洋改換男裝。伺候上轎。世子在旁看見人衆。惟有垂淚。十分着急。忙到轎前附耳道。此時耳目衆多。不能同去。兒臣之命。全仗阿母相救。若出十日之外。恐不能見阿母之面。兒臣住在牡丹樓。切須在意。送了幾步。哽咽而去。林之洋回到船上。原來國王昨日備了鼓樂。已將唐敖多九公護送回來。此時林之洋見了唐多二人。惟有再三拜謝。呂氏婉如蘭音也。都相見。真是悲喜交集。林之洋道。妹夫到海外原爲遊玩。那知是俺救命恩人。俺在那裏受罪。本要尋死。因得夢兆。必有仙人相救。俺纔忍耐。今仙人還不賞光。卻虧妹夫救俺出來。多九公道。這是林兄吉人天相。所以湊巧得唐兄同來。當日路過黑齒。唐兄曾有以德報德之話。今日果然應了。可見林兄這場災難。久有預兆。我們何能曉得。唐敖道。舅兄爲何步履甚慢。難道國王果真要你纏足麼。林之洋見問。不覺又是好笑。又是愧恨道。他把俺便算婦人。做他的老婆也罷了。偏偏要穿耳纏足。俺這兩脚。好像纔出關的新婦。又像新進館的先生。這些時。好不拘束。偏那宮人要早見功。又用猴骨熬湯替俺薰洗。今雖放的照。

舊。奈被猴骨洗的倒像多喫兩杯。只覺害酒軟弱。至今還是無力。當日上去賣貨。曾有一個螻蛄落在脚上。那知卻是這件喜事。婉如道。爹爹耳上還有一副金環。俺替你取下來。林之洋道。那穿耳宮娥。也不顧死活。揪着耳朵。就是一針。今日想起。俺還覺痛。這總怪厭火國囚徒。把俺鬚鬚燒去。嘴上光光的。國王只當俺年輕。纔有這番災難。聞得國王昨日送妹夫回船。還有謝儀一萬兩。可送來麼。唐敖道。久已送來。舅兄何以得知。林之洋將世子屢次送信。諸事照應。並後來求救各話。備細說了。唐敖道。世子既有患難。我們自應設法救他。況待舅兄如此多情。尤當以德報德。且世子若非情急。豈肯把現成國王棄了。反去改換女裝。投奔他邦之理。我們必須把他救出。方可起身。九公以爲如何。多九公道。以德報德。自應如此。若如何設法。必須商酌萬全。纔好舉行。林兄在宮多日。谿徑最熟。可有妙計。唐敖道。這位世子。可像歧舌世子。如會騎射。就易設法了。林之洋道。世子雖是男裝。他是女人。未必曉得騎射。妹夫如真心救他。俺倒有計。除了妹夫。別人都不。唐敖道。此等仗義之事。用着小弟。無不效勞。不知是何妙計。林之洋道。據俺主意。到了夜晚。妹夫將俺馱上一同攬進王宮。將他救出。豈不是好。唐敖道。王宮甚大。世子住處。舅兄知道麼。林之洋道。世子送俺時。他住在牡丹樓。他們那裏牡丹甚高。到了開時。都是登樓看牡丹。俺們到彼。只檢牡丹多處。找他。自然見面了。唐敖道。今晚且同舅兄攬進王宮。看是如何。再作計較。多九公道。林兄因感世子之情。唐兄只知惟義是趨。都是忿不顧身。竟將王宮內院視爲兒戲。請教二位。彼處既是宮院。外面豈無兵役把守。裏面豈無人夫巡邏。二位進去。倘被捉獲。不知又有甚麼良策。據老夫愚見。還須慢慢商量。如此大事。豈可造次。唐敖道。小弟同舅兄至彼。自然加意小心。相機而行。豈敢造次。九公只管放心。

到了下午用過晚飯。唐敖身上換了一件短衣。林之洋也把衣服換了。因向日所穿舊鞋甚覺寬大。卽命水手上去另買一雙合脚的。結束停當。天已昏黑。呂氏恐丈夫上去又惹是非。再三苦勸。林之洋那裏肯聽。卽同唐敖別了多九公。踱進城來。走了多時。來到王宮牆下。四顧無人。唐敖馱了林之洋。將身一縱。攬上牆頭。四處眺望。只聽裏面梆鈴之聲。絡繹不絕。隨卽越過幾層高牆。梆鈴之聲。漸覺稀少。唐敖輕輕說道。舅兄。你看此處鴉雀無聞。甚覺清靜。大約已到內院了。林之洋道。迎面這些樹木。想是牡丹樓。俺們下去看看。唐敖隨卽攬入院內。林之洋輕輕跳下方纔。腳踹實地。不防樹林跳出兩隻大犬。狂吠不止。將二人衣服咬住。那些更夫聞得犬吠。一齊提着燈籠。如飛而至。唐敖措手不及。連忙掙脫惡犬。將身一縱。攬上高牆。衆人趕到林之洋跟前。提燈照道。原來是個女盜。內中有個宮人道。你們不可胡說。這是國主新立王妃。不知爲何這樣打扮。夤夜至此。必有緣故。國主正在夜宴。且去奏聞。請旨定奪。隨卽啓奏。立刻帶到豔陽亭。國王一見。登時把憐香惜玉之心。又從冷處熱轉。過來道。孤家已命人送你回去。此時你又自來。是何意見。林之洋見問。無言可答。惟有發殘。國王笑道。我知你意了。你捨不得此處富貴。又來希冀孤家寵幸。你既有此美意。我又何必固卻。只要你從此將足纏小。自然施恩。收入宮內。你須自己要好。莫像從前任性。將來自有好處。分付宮人。卽送樓上。改換女裝。仍派從前宮娥照舊伺候。俟足纏好。隨卽奏聞。以便擇吉入宮。衆宮娥答應。將林之洋攙到樓上。香湯沐浴。換了衣履。仍舊梳頭纏足。林之洋忖道。今日俺雖被難。喜得妹夫未被捉獲。他今攬在牆上。必探俺的住處。前來相救。俺且用話把宮人驚嚇。驚嚇。省得兩足又要喫苦。因說道。俺今日情願進宮。恨不能兩足纏小。好向國王成親。不勞諸位混來動手。你們

待俺有情義。俺日後進宮。也有情義。你們待俺利害。少不得俺有報讎日子。俺要報起來時。莫講你們幾個臭宮娥。就是各宮王妃。俺要他命。他也脫不過的。衆宮娥聽了。因想起當日啓奏打肉各事。惟恐記恨。一齊叩頭。只求王妃高擡貴手。莫記前讎。林之洋道。俺只論已後。不講從前。你們莫怕。只管起來。你們教俺莫記前讎。只要依俺三件事。衆宮娥立起道。任憑多少。奴婢無有不遵。不知那三件。只管分付。林之洋道。第一件。纏足搽粉各事。俺自動手。不准你們費心。可依得。衆人道。依得。林之洋道。第二件。世子如來同俺說話。不勞你們立在跟前。可依得。衆人道。依得。請問第三件呢。林之洋道。這裏樓房許多。你們另住一間。不要同俺一房。這件可依得。衆人聽了。都默默無言。林之洋道。想是怕俺一人在內。夜間逃走。也罷。俺在裏間居住。你們都在外間。裏面樓窗。每到夜晚。你們上鎖。將鑰匙領出。這樣嚴緊。難道還不放心。俺要逃走。今日也不來了。衆宮娥聽了。都一齊應道。這件也依得。於是忙忙亂亂。各去張羅牀帳。林之洋假意用力把脚裹了。衆人方纔放心。天有二更。衆宮娥把樓窗鎖好。領了鑰匙。各去睡了。不多時。鼾聲如雷。將及三鼓。林之洋睡在牀上。忽聽樓窗有人彈指聲。忙到窗前輕輕問道。外面是妹夫麼。唐敖道。我自從摔脫惡犬。攛在高牆。後來見衆人把你送到樓上。我也就跟著來。此時衆人已睡。你作速開門。隨我回去。林之洋道。樓窗上鎖。不能開放。若驚醒他們。加意防備。更難脫身。據俺主意。妹夫且去。明日俺同小國主商量計策。你只看樓上挂有紅燈。卽來相救。速速去罷。唐敖答應。只聽聽的一聲去了。次日世子聞知。前來探望。林之洋告知詳細。世子不覺感激涕零道。恰好明日乃兒臣誕辰。阿母可分付宮娥備宴。與兒臣慶壽。將宴送至兒臣那邊。自有道理。林之洋點頭。卽命宮人預備送去。天將掌燈。世子命宮人邀樓上衆宮娥。

前去喫酒。衆人聞世子賞宴，個個歡喜，都要爭去。林之洋隨命衆人去了。世子見宮娥全去，忙到樓上，開了樓窗，挂起紅燈，忽從窗上攬進一人。世子知是唐敖，連忙倒身下拜。唐敖忙攬起道：「這位莫非就是世子麼？」林之洋連連點頭。唐敖道：「事不宜遲，我們走罷。」於是把林之洋馱在背上，懷中抱了世子，將身一縱，跳在牆上。一連越過幾層高牆，纔攬到宮外，放下世子。林之洋也從肩上跳下，幸有微月上升，尚不甚黑。三人一齊趲行，越過城池，來至船上，見了多九公，隨即開船。世子換了女裝，拜林之洋爲父，呂氏爲母，見了婉如、蘭音，十分相契。多九公問起名姓，纔知世子姓陰，名若花。唐敖聽見花字，猛然想起當日夢中之事，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奇哉唐公忽爲秀才，忽爲博士，忽爲治水之官，均不失書生面目。尤奇者，黑夜能作崑崙之僕，噫，汝不是仙，應是賊。唐公之謂歟。蔬菴識。

第三十八回 步玉橋茂林觀鳳舞 穿金戶寶殿聽鸞歌

話說唐敖聞世子名叫若花，當日村道夢神所說十二名花，我到海外處處留神，至今一無所見。惟所遇女子，莫不以花木爲名，卽如娥兒，又名蕙兒，紅紅又名紅薇，亭亭又名紫萱，其餘如廉錦楓、駱紅蕖、魏紫櫻、尹紅萸、枝蘭音、徐麗蓉、薛蘅香、姚芷馨之類，並無一人缺了花木。我正忖度莫決，今日忽然現出若花二字，莫非從此漸入佳境，倒要留意了。次日，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偶然說起，那日同國王成親，虧俺給他一概弗得知，任他花容月貌，俺只認作害命鋼刀。若不耐了火性，那得有命回來。唐敖道：「據這光景，林兄竟是柳下惠坐懷不亂了。」林之洋道：「俺本以酒爲命，自從在他樓上，恐酒誤事，酒到跟前，如見毒藥一般。」

隨你甚等美酒。俺總不喫。就只進宮那日。俺要借着裝醉。喫了兩杯。除此並無一滴入口。若比古人。不知又叫甚麼。多九公道。當日禹疏儀狄。絕旨酒。今林兄把酒視爲毒藥。如此說來。尊駕又學大禹行爲了。林之洋道。他們國中以金錢爲貴。俺進宮第二日。國王命宮人賜俺珠寶。並命收掌金錢。宮人每月送俺金錢一擔。隨俺用度。俺看那錢就如糞土一般。並不被他打動。若比古人。不知又叫甚麼。唐敖道。當日王衍一生從不言錢。他的妻子故意將錢放在房中。擋住走路。意欲逼他說出一個錢字。誰知王衍看見。因堵住走路。教他妻子把阿堵物拿開。畢竟總不言錢。無非嫌他銅臭。所以絕口不談。那知今人一經講起銀錢。心花都開。不但不嫌他臭。莫不以他爲命。並且歷來以命結交他的。也就不少。你只看那錢字。身旁兩個戈字。若妄想親近。自然要動干戈。鬧出人命事來。今舅兄把他視如糞土。又是王衍一流人物了。林之洋道。俺在樓上被他穿耳毒打倒吊。這些魔難。不過一時。都能耐得。最教俺難熬的。好好兩隻大脚。纏的骨斷筋折。只剩枯骨包着薄皮。日夜行走。十指連心痛的要死。這般凌辱。俺能忍受。逃得回來。只怕古人中要找這樣忍耐的。也就少了。多九公道。當日蘇武出使匈奴。喫盡千辛萬苦。數年之久。方能逃回。也算受盡苦楚了。林之洋道。俺講的並非這個。要請問受人百般凌辱。能殼忍耐的。不知古人中可有一個。唐敖道。若講能殼忍耐的。莫若本朝去世不久的婁師德了。他告訴兄弟。教他唾面自乾。人唾他面。他能聽其自乾。可見凡事都可忍耐。以此而論。舅兄又是婁師德一流人物了。多九公道。林兄把這些都能看破。只怕還要成仙哩。唐敖笑道。九公說的雖是。就只神仙從未見有纏足的。當日有個赤脚大仙。將來只好把林兄叫作纏足大仙了。三人說說笑笑。行了幾時。這日唐敖立在舵樓。遠遠望去。只見對面霞光萬道。

從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多九公把羅盤看一看道：「唐兄前面已到軒轅國。此是西海第一大邦。我們要暢遊幾日了。當時到了軒轅，將船泊岸。林之洋脚已養好，自去賣貨。唐多二人上岸，遠遠望那城郭，就是峻嶺一般，巍巍蕩蕩，景象非凡。唐敖道：「城郭離此還有若干路程？」多九公道：「前面有座玉橋，過了玉橋，穿過梧桐林，不過三四里，就可到了。不多時，步過玉橋，迎面無數梧桐，一望無際。桐林之內，俱是鳳凰來往，飛騰。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軒轅之邱，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果然不錯。只說那邊有對鳳凰來來往往，一上一下，盤旋飛舞，就如錦繡一般。越看越愛，不覺讚好道：「前在麟鳳山，雖見鳳凰，卻未看他飛舞。那知此處卻有如此大觀。多九公道：「唐兄既要領略此國風景，何不且到城中。此地鳳凰如別處鷄鴨一般，到處皆是。若看鳳舞，終日還看不完哩。唐敖聽罷，即出梧桐林，走了多時，田野中已有人煙，都是人面蛇身一條蛇尾，盤交頭上，衣冠言談，與天朝無異。舉止面貌，亦甚秀雅。走進城來，街市雖有數十丈之寬，那些作買賣來來往往，仍是推擠不動。市中所賣鳳卵，如別處雞蛋一樣，擺列無數。忽聽吆喝，街上人都向兩旁閃開，只見一人手執一柄黃傘，寫着「君子國」三個大字，傘下罩着一位國王。生得方面大耳，品貌端嚴，身穿紅袍，頭戴金冠，腰中佩劍，許多隨從，騎着一匹文虎過去。隨後又有一傘，寫着「女兒國」，傘下罩着一位國王。生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紅，頭戴雉尾冠，身穿五彩袍，騎着一匹犀牛，也是許多跟隨，簇擁過去。唐敖道：「此時君子女兒兩位國王忽然到此，不知何故，莫非都屬軒轅所轄，前來朝賀麼？」多九公道：「他們各霸一方，向來並無統屬。此番到此，大約素日契好，前來拜望，亦未可知。唐敖搖頭道：「小弟記得我們自從今正來到海外，所過之國，第一先到君子，其次大人，淑士，以至女兒，共計三十國，走了九月之久，纔到此地。」

若君子國王來此。往返豈不要走半年之久。如此遙遠。特來拜望。只怕未必。多九公道。我們因要賣貨。不問道路遙遠。只檢商販通處繞去。所行之地。並非直路。所以耽擱。他們直來直往。何須多日。當日我們在君子國同吳氏弟兄閒談。他家僕人曾有國王要到軒轅之說。前在女兒國。若花姪女在宮。亦向林兄言。過國王要來軒轅。可見二位國王俱走在我們之後。卻到在我們之先。直來直往。卽此可爲明證。但這兩國畢竟爲何到此。待老夫且去打聽。不多時回來道。此番我們來的湊巧。此地國王。乃黃帝之後。向來爲人聖德。凡有鄰邦。無論遠近。莫不和好。而且有求必應。最肯排難解紛。每遇兩國爭鬪。他卽代爲解和。海外因此省了許多刀兵。活了若干民命。今年恰值一千歲整壽。臣民俱獻梨園祝嘏。遠近各國齊來慶賀。明日就是壽誕之期。今日各國都在千秋殿預祝。大排筵宴。殿外共有數十處梨園演戲。無論軍民。只管進去瞻仰。竟是與民同樂。共躋壽域之意。我們何不同去看看。唐敖聽罷。不勝之喜。隨卽舉步道。請教九公。此地國王何以竟有千秋之壽。多九公道。老夫記得古人言。軒轅之人。不壽者八百歲。大約千歲還不算高壽哩。唐敖道。以此看來。軒轅之人。雖非大羅神仙。也可算得地仙了。當日軒轅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捨。有持龍鬚而墮的。有抱其弓而號的。那些小臣既有隨去之意。何必這等號呼。若凡心未退。縱能跟去。又有何益。倘主意拿定。心如死灰。何處不可去。又何必持其龍鬚以爲依附。未免可笑。多九公道。難道今日唐兄之心。已如死灰麼。唐敖道。豈但今日。多九公笑道。唐兄又要發猷了。說笑間。迎面有座沖霄牌樓。霞光四射。金碧輝煌。上有四個金字。寫的是禮維義範。穿過牌樓。又是一座金門。走過金門。纔望見千秋殿。那殿約有十餘丈高。極其寬大。四面都是亭臺樓閣。將千秋殿環抱居中。各處音樂不斷。接接連連。

都是梨園演戲。唐敖一心要看國王。無心看戲。直向千秋殿走來。殿外立着一對青鸞。身高六尺。尾長一丈。其形如鳳。渾身青翠。鳴的悠揚宛轉。就如五音齊奏一般。唐敖道。怪不得古人以鸞鳴叫作鸞歌。真比歌兒唱的還妙。九公你看那個身形略小的。想是雌鸞了。爲何雄鳴他鳴。雌不鳴他鳴。多九公道。那個小的。雖是雌鸞。其實名和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音。上古之時。鸞輿甫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所以雄鳴雌也鳴了。原來殿上也是演戲。那看的人。雖如人山人海。好在國王久已出示。毋許驅逐閒人。悉聽庶民瞻仰。二人擠在人叢中。也步入殿內。只見主位坐着軒轅國王。頭戴金冠。身穿黃袍。後面一條蛇尾。高高盤在金冠上。殿上許多國王。都是奇形怪狀。唐敖略看了一遍。內中除君子大人。智佳女兒各國的。略曉得。其餘俱是素昧平生。因暗暗問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軒轅之人。有尾交首上之說。想來就是主席國王了。其餘這些國王。除了我們到過的。內中許多奇形怪狀。小弟看來。看去只覺眼花撩亂。辨不明白。那邊有位國王。頭上披着長髮。兩腿伸在殿上。約有兩丈長。其國何名。多九公輕輕答道。這是長股國。又名有喬國。我們中原以雙木續足。叫作高蹻。就是做他作的。長股之旁。有位國王。一個大頭。三個身軀。名叫三身國。三身對面。有個身有雙翼。人面鳥嘴。名叫驩兜國。上首有位頭大如斗。身長三尺。名叫周饒國。就是能做飛車的。周饒迎面。有位脚脛相交的。名叫交脛國。交脛旁邊有位面中三目。一隻長臂。名叫奇肱國。奇肱下首坐着一位三首一身的。名叫三首國。唐敖道。那邊一位三身一首。這邊一位三首一身。兩位設或對看。只怕彼此都有羨慕之意哩。林之洋聽見此處演戲。也來殿上。恰好三人遇在一處。唐敖道。這些國王。舅兄都熟識麼。林之洋看了。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諸如

三苗丈夫之類。都向多九公暗暗請教一番。唐敖道：「內中有個舅夫國九公，可曾看見？」多九公道：「海外各國老夫雖未全到，但這國名無有不知。從未見有舅夫之說。」唐兄從何見來？」唐敖道：「林兄是小弟妻兄，女兒國王又是小弟妻舅之夫，以此而論，那女兒國王豈非小弟舅夫麼？」多九公笑道：「若論親眷，唐兄還是女兒國王的妻妹婿哩。」據老夫愚見，林兄須要躲避躲避，惟恐令夫見你在外丟醜，把腳放大一時氣惱，倘命保母過來，那定痛人參湯。老兄又要吃一杯了。」林之洋道：「你們二位也躲避躲避纔好。」俺聞黑齒國王背後狠怪你們哩。」唐敖道：「我們同他毫無干涉，爲何妄怪？」林之洋道：「他說自從你們到他國中談了一回文，把他國中文風弄壞，至今染了你們習氣，還是黑氣衝天哩。」唐敖道：「如今淑士國王四處訪拿獵戶，智佳國王四處訪拿和尚，聞得也因談文弄的禍根，舅兄可曉得？」林之洋道：「俺不曉得。」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只怕烏槍打同那到處化緣舊案發作了。」林之洋道：「兩位國王如把俺捉去，俺在他跟前多稱幾個晚生，自然把俺放了。」多九公道：「你看殿上厭火國王那張大嘴，忽有火光冒出林兄，小弟鬚鬚要緊，此時纔留幾根，莫被燒去。」教人看着眼饞，又要弄出穿耳裹腳那些花樣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談笑風生莫不令人解頤，其實皆本文前後線索也。勵之疏菴識。

第三十九回 軒轅國諸王祝壽 蓬萊島二老遊山

話說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嘲笑，招架不住，漸覺詞鈍。因衆國王在殿上閒談，就勢說道：「九公且莫鬪趣，你看那邊智佳國王同軒轅國王說話，他把軒轅國王稱作太老太公，這是甚麼稱呼？」多九公道：「智佳之人向來壽數最短，大約不過四五十歲，就算一世，今軒轅國王業已千歲，若論世誼，同他二十代祖宗就算

相交。所以智佳國王無可相稱。只好稱作太老太公。好在今日衆國王所說之話。都學軒轅口音。十分易懂。省得唐兄問來問去。老夫又作通使了。只聽那邊長臂國王向長股國王道。小弟同王兄湊合起來。卻是好好一個漁翁。長股國王道。王兄此話怎講。長臂國王道。王兄腿長兩丈。小弟臂長兩丈。若到海中取魚。王兄將我馱在肩上。你的腿長。可以不怕水漫。我的臂長。可以深處取魚。豈非絕好漁翁麼。長股國王道。把你馱在肩上。雖可取魚。但你一時要撒起尿來。小弟卻朝何處躲呢。翼國王道。聶耳王兄耳最長。大王兄僅可躲在其內。結胸國王道。聶耳王兄耳雖長大。但他近來耳軟。喜聽讒言。每每誤事。穿胸國王道。據小弟愚見。莫若躲在兩面王兄浩然巾內。倒還穩妥。毛民國王道。浩然巾內久已藏着一張壞臉。他的兩面業已難防。豈可再添一面。若果如此。我們只好望影而逃了。兩面國王道。那邊現在有位三首王兄。他就是三面。爲何王兄又不望影而逃呢。大人國王道。莫講三首王兄只得三面。就是再添幾面。這又何妨。他的喜怒憂樂。全擺臉上。令人一望而知。並且形像總是一樣。從無參差。不比兩面王兄。對着人是一張臉。背着人又是一張臉。變幻無常。捉摸不定。不知藏着是何吉凶。令人不由不怕。只得望影而逃了。淑士國王道。小弟偶然想起天朝有部書。是夏朝人作的。晉朝人註的。可惜把書名忘了。上面註解。曾言長股人常馱長臂人入海取魚。誰知長臂王兄今日巧巧也說此話。倒像故意弄這典故。以致諸位王兄從中生出許多妙論。元股國王道。此書小弟從未看過。不知載着甚麼。黑齒國王道。小弟當日曾見此書。上面奇奇怪怪。無所不有。大約諸位王兄同小弟家譜都在上面。白民國王道。若果如此。小弟現在正修家譜。將來要購求一部。考考宗派。歧舌國王道。若提家譜。小弟每要修理。竟無從下筆。當初不知何人

硬將我國派作歧舌。又有人喚作反舌。那歧舌二字業已可厭。至於反舌。尤其荒唐。況天朝向來有鳥名。叫反舌。將人比鳥。豈非不倫麼。無弊國王道。小弟聞那反舌。一交五月。他即無聲。此時已交十月。王兄還照常開談。其非反舌。可想而知。那是前人把你委屈了。巫咸國王道。小弟聞得海外麟鳳山有個反舌。他是不按時令。只管亂叫。或者王兄是他支派。也未可知。小人國王道。王兄日後如修家譜。這條倒可採取的。歧舌國王道。小弟因這反舌二字。不過說他比得不倫。怎麼王兄竟將小弟同禽鳥論起支派。這更胡鬧了。君子國王道。天朝書上雖有反舌鳥。但世間俗稱。卻是百舌。即是當時蜀王望帝名子規。今杜鵑亦名子規。命名相同的甚多。亦有何礙。歧舌國王道。話雖如此。但這名字究竟不雅。小弟意欲奉求諸位。替我改換一字。長人國王道。敝處國號向以長人爲名。據小弟愚見。王兄國號莫若也以長字爲名。就叫長舌。我們聯起宗來。豈不是好。歧舌國王道。小弟即使換個長字。何能與兄就算同宗。王兄此話未免過於矯強。難道如今世上聯宗。都是這樣麼。智佳國王道。近來世上聯宗。有兩等有應聯而不聯的。有不應聯而聯的。卽如兩人論起支派。當初本是一家。此時敍起。原當聯宗。無如現在一貧一富。或一貴一賤。那富貴人恐其玷辱。躲避尙恐不及。豈肯與之聯宗。只好把那根本二字暫置度外。又有一等論起支派。本非一家。無須聯宗。因一時同在富貴場中。彼此門第相等。要圖親熱。所以聯起宗來。誰知他不認本家。只顧外面混去聯宗。把根本弄的糊裏糊塗。久而久之。連他自己也辨不出是誰家子孫了。長人國王道。這是世俗常情。近來每多如此。弟雖不才。現在忝爲一國之主。想來也無玷辱王兄之處。將來我們如果聯宗。我算你家支派也可。你算我家子孫也可。這有何妨。歧舌國王搖頭道。王兄這句話。把我算了你家子孫。

未免言重了。別的事情還可以矯強算得。怎麼把我算起人家子孫。況貴邦人莫不身長。故有長字之名。敝處人舌又不長。爲何喚作長舌。毗騫國王道。王兄素精音律。他日小弟敬詣貴邦。王兄如將韻學賜教。小弟定贈美號。以爲投桃之報。王兄意下如何。歧舌國王道。此事雖可。但恐傳了韻學。庶民聞知。只怕賤內還有離異之患哩。伯慮國王道。諸位王兄都講修理家譜。歧舌王兄又要更正國名。都是極美之事。小弟雖有此志。但終年抱病。兼之俗務紛紜。精神疲憊。近來竟如廢人一般。小弟因想人生在世。無論賢愚。莫不秉着氣血而生。爲何敝處人向多短壽的。如小弟現在年未三旬。業已老邁。女兒王兄比我年長。卻如此少壯。想來必有服食養生妙丹。何不指教一二。女兒國王道。王兄本有養命金丹。今不反本求源。倒去求那服食養生之術。卽是有益。何能抵得萬分之一。豈非捨實求虛麼。厭火國王道。王兄如將諸務略爲看破。憂慮稍爲減些。把心放寬。不必只管熬夜該睡則睡。該起則起。也就是養生之術了。勞民國王搖着身子道。倒是敝處每日跑來跑去。勞勞碌碌。不知憂愁爲何物。到了夜間。把頭纔放枕上。卻已沈沈睡去。無論何時。總是這樣。誰知過來過去。無災無病。倒會敷衍百歲光景。軒轅國王道。據這言談。可見勞心勞力。竟是大相懸殊。犬封國王道。伯慮王兄尊軀既弱。何不弄些飲食調養。卽如小弟一生無所好。就只最喜講究享點口福。今日喫了這幾樣。明日又要喫那幾樣。總是想着法兒。變着樣兒。給他一味狠喫。並且把他就算一件工課。每日苦思惡想。自然生出許多可口東西。況心機與其在別的事上。何不用在自己身上。樂得嘴頭快活。豈不有趣。伯慮國王道。此說雖善。無如小弟絲毫不諳。這卻怎好。犬封國王道。這有何難。王兄如高興。將來小弟卽到貴邦奉陪。王兄住幾時。就近指撥貴庖。不過一年半載。再無不妙。

但必須小弟在彼日日親嘗口味時時指點方能日見其妙豕喙國王道小弟素於烹調雖不甚精也還略知一二伯慮王兄如邀犬封王兄小弟也可奉陪或者可以稍參末議亦未可知正在談論誰知女兒國王忽見林之洋雜在衆人中如鶴立雞羣一般更覺白俊可愛呆呆望着只管發殘衆國王見他出神也都朝外細看深目國王手舉一隻大眼對着林之洋更是目不轉睛聶耳國王只將兩耳亂搖勞民國王更將身子搖擺無腸國王惟有望着垂涎跂踵國王只管蹣着脚尖兒仔細定睛林之洋被衆人看的站立不住只得攜了唐多二人走出殿外多九公道看這光景不獨女兒國王難割舊愛就是衆國王也有許多眷戀之意哩說的林之洋滿面通紅唐敖惟有發笑一連遊了幾日林之洋貨物十去八九這日天朝來了一隻貨船尹元寄有書信唐敖拆看纔知賂紅蕙姻事業已說定十分歡悅登時開船行了幾時又過幾個小國如三苗丈夫之類唐敖仍同多九公各處遊玩林之洋貨物將及買完這日大家談起海外各國唐敖偶然想起前在智佳猜謎林之洋曾以永錫難老打個不死國因問多九公纔知就在鄰近並聞國中有座員邱山山上有顆不死樹食之可以長生國中又有赤泉其水甚紅飲之亦可不老所以唐敖要去走走無如此國僻處萬山中須過許多海島方能到彼乃人跡罕到之處多九公意欲不去林之洋聞彼處有個赤泉心裏也想飲些泉水希冀長生兼之唐敖因古人有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之話那怕難走執意要去因此打起羅盤竟朝不死國進發喜得正是小陽春當令還不甚冷這日三人正在船後閒談多九公忽然囑付衆水手道那邊有塊烏雲漸漸上來少刻卽有風暴必須將篷落下一半繩索結束牢固惟恐不能收口只好順着風頭飄了唐敖聽罷朝外一望只見日朗風

清毫無起風形象。惟見有塊烏雲微微上升。其長不及一丈。看罷。不覺笑道。若說這樣晴明好天。卻有風暴。小弟到不信了。難道這塊小小烏雲。能藏許多風暴。那有此事。林之洋道。那明明是塊風雲。妹夫那裏曉得。言還未了。只聽得四面呼呼亂響。頃刻間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那船順風吹去。就是烏騷快馬。也趕他不上。越刮越大。真是翻江攪海。十分利害。唐敖躲在船艙中。這纔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錯。這個風暴。再也不息。沿途雖有收口處。無奈風勢甚狂。那裏由你做主。不但不收口。並且船篷被風鼓住。隨你用力。也難落下一連刮了三日。這纔略略小些。費盡氣力。纔泊到一個山脚下。唐敖來到後梢。看衆人收拾篷索。林之洋道。俺自幼年就在大洋來來往往。眼中見的風暴也多。從未見過無早無晚。一連三日。總不肯歇。如今弄的昏頭昏腦。也不知來到甚麼地方。這風若朝俺們來的舊路刮去。再走兩日。只怕就可到家了。唐敖道。如此大風。卻也少見。此時順風飄來。又有若干路程。此處是何地名。多九公道。老夫記得此處叫作普渡灣。岸上有條峻嶺。十分高大。自來從未上去。至於程途。若以此風約計。每日可行三五千里。今三日之久。已有一萬餘里了。林之洋道。春間俺同妹夫說水路日期。難以預定。就是這個緣故。唐敖因風頭略小。立在舵樓四處觀望。只見船旁這座大嶺。較之東口麟鳳等山。甚覺高闊。遠遠看去。清光滿目。黛色參天。望了多時。早已垂涎。要去遊玩。林之洋因受了風寒。不能同去。卽同多九公上岸。喜得那風被山遮住。並不甚大。隨卽上了山坡。多九公道。此處乃海外極南之地。我們若非風暴。何能至此。老夫幼年。雖由此地路過。山中卻未到過。惟聞人說此地有個海島。名叫小蓬萊。不知可是。我們且到前面。如有人煙。就好訪問。又走多時。迎面有一石碑。上鐫小蓬萊三個大字。唐敖道。果然九公所說不錯。繞過峭壁。穿過

崇林再四處一看。水秀山清。無窮美景。越朝前進。山景越佳。宛如登了仙界一般。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羣山萬壑。總赴荆門。漢水岷江。都朝大海。以如椽之筆。作擘窠之書。洋洋灑灑。興會淋漓。自滿人意。文章結穴。觀止矣。蔬菴識。

第四十回 入仙山撒手棄凡塵 走瀚海牽腸歸故土

話說二人遊玩多時。唐敖道：我們前在東口遊玩。小弟以爲天下之山。無出其右。那知此山處處都是仙境。卽如這些仙鶴麋鹿之類。任人撫摩。並不驚走。若非有些仙氣。安能如此。到處松實柏子。啖之滿口清香。都是仙人所服之物。如此美地。豈無真仙。原來這個風暴。卻爲小弟而設。多九公道：此山景致雖佳。我們只顧前進。少刻天晚。山路崎嶇。如何行走。今日回去。明日如風大。不能開船。仍好上來。林兄現在有病。我們更該早回纔是。唐敖正遊的高興。雖然轉身。仍是戀戀不捨。四處觀望。多九公道：唐兄要像這樣。走到何時。纔能上船。設或黃昏。如何下得山去。唐敖道：不瞞九公說。小弟自從登了此山。不但利名之心都盡。只覺萬事皆空。此時所以遲遲吾行者。竟有懶入紅塵之意了。多九公笑道：老夫素日常聽人說。讀書人每每讀到後來。入了魔境。要變成書獃子。尊駕讀書。雖未變成書獃子。今遊來遊去。竟要變成遊獃子。唐兄快些走罷。不要鬪趣了。唐敖聽罷。仍是各處觀望。忽見迎面走過一個白猿。手中拿着一枝靈芝。身長不滿二尺。兩隻紅眼。一身硃砂斑。極其好看。多九公道：唐兄。你看白猿手中那枝靈芝。必是仙草。我們何不把他捉住。將靈芝分喫。豈不是好。唐敖點頭。都向白猿趕來。登時趕到跟前。剛要用手去捉。那白猿

連攏帶跳。卻又跑遠。一連數次。總未捉住。好在白猿所去之路。就是下山舊路。正在追趕。路旁有個石洞。白猿跑了進去。唐敖趕至跟前。恰好此洞甚淺。毫不費力。用手捉住。將靈芝奪過。給多九公喫了。多九公十分歡喜。把白猿接過。抱在懷中。急急下山。到了船上。林之洋因身子不爽。業已睡了。婉如聽見捉住白猿。向多九公討來。用繩縛住。與蘭音若花一同頑耍。唐敖喫了晚飯。將衣囊收拾安置。次日轉過順風。衆人收拾開船。唐敖卻早早上山去了。等候到晚。呂氏不見唐敖回來。甚不放心。林之洋病在牀上。聽見此事。也甚着急。次日託多九公同衆水手分足去找。多九公因喫了靈芝。只覺腹瀉。不能前去。衆水手尋訪一日。毫無消息。林之洋病體略好。也支撐上去。一連找了幾日。那有蹤影。這日多九公肚腹已好。因向林之洋道。我看唐兄此番來至海外。名雖遊玩。其實並不爲此。大約久有修行了道之意。前者林兄有病。老夫同他上山遊了多時。他竟懶於下山。後來因我再三催逼。明知不能脫身。就借趕捉白猿。同老夫回來。到了次日。並不約我。卻一人獨往。豈非看破紅塵。頓開名繯。利索麼。況他久已服了肉芝。又食朱草。並非毫無根基之人。我們三人一路同游。這些肉芝朱草。獨他一人得去。豈是等閒。而且前在東口軒轅等處。口中業已露意。兼之林兄前在女兒國。又有異夢。那歧舌通使。又聞異人有唐氏大仙之稱。以此看來。此人必是成仙而去。今已數日。豈有回來之理。我勸林兄不必找了。你就再找兩月。也是枉然。林之洋聽了。雖覺有理。但至親相關。何能歇心。仍是日日尋找。衆水手也不知催過幾十遍。要想回去。無奈林之洋夫妻務要等唐敖回來。纔肯開船。這日衆水手因等的心焦。大家約齊。來至船中。向林之洋道。這座大嶺。既無人煙。又多猛獸。我們每夜提着器械。輪流巡更。還不放心。何況唐相公一人獨往。今已去了多日。卽不

遭猛獸之害。就是餓也餓死了。何能等到今日。我們再不開船。徒然耽擱。趁着順風不走。一經遇了逆風。缺了水米。只顧等他一人。大家性命。只怕都要送在此處了。衆人說之再三。林之洋只管搔首。毫無主意。呂氏在內說道。你們衆人說的也是。但俺們同唐相公。乃骨肉至親。如今不得下落。怎好就走。倘唐相公回來。不見船隻。豈不送他性命。你們既要回去。俺們也不多耽時日。就以今日爲始。再等半月。如無消息。任憑開船就是了。衆人無可奈何。只得靜靜等候。每日怨聲不絕。林之洋只作不知。仍是日日上山。不知不覺。到了半月之期。衆水手收拾開船。林之洋心猶不死。務要約了多九公。再到山上看看。方肯開船。多九公只得同了上山。各處跑了多時。出了幾身大汗。走的腿腳無力。這纔回歸舊路。行了數里。路過小蓬萊石牌跟前。只見上面有詩一首。寫的龍蛇飛舞。墨跡淋漓。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逐浪隨波幾度秋。此身幸未付東流。今朝纔到源頭處。豈肯操舟復出游。

詩後寫着某年月日。因返小蓬萊舊館。謝絕世人。特題二十八字。唐敖偶識。多九公道。林兄可看見了。老夫久已說過。唐兄必是成仙而去。林兄總不相信。他的詩句且不必講。你只看他謝絕世人四字。其餘可想而知。我們走罷。還去癡心尋找甚麼。回到船上。將詩句寫出。給呂氏諸人看了。林之洋無可奈何。只得含着一把眼淚。聽憑衆人開船。蘭音望着小蓬萊。惟有慟哭。婉如若花也。淚落不止。登時揚帆。往嶺南而來。一路無話。走有半年之久。於次歲六月。到了嶺南。多九公等各自交代回去。林之洋同妻女帶着蘭音。若花回家。見了江氏。彼此見禮。衆水手將行李發來。再細細查點。唐敖包裹。所有衣履被褥。都在行囊之內。惟筆硯不知去向。林之洋夫婦覩物傷情。好不悲感。江氏問知詳細。也甚歎息。因說道。姑娘那邊這兩

年不時着人問信。並囑如有回來之期。千萬送個信去。以免懸望。林之洋不覺頓足道。這事教俺怎對妹子。他埋怨還是小事。倘悲慟成病。又送一條性命。這便怎處。呂氏道。此時莫若暫且隱瞞。俺門見了姑娘。就說姑爺已上長安。等赴試後。方能回來。如此支吾。且保眼下清靜。俟過幾時。再作商量。林之洋道。你身上有孕。不便前去。明日俺去見見妹子。只好權且扯謊。但妹夫包裹。須要藏好。惟恐妹子回來看見。不大穩便。呂氏道。剛纔蘭音甥女要去見他寄母。明日就便把他帶去。林之洋道。論理自應把他送去。倘他口角不穩。露出話來。那便怎好。也罷。俺同九公商量。且把蘭音若花暫寄九公家內。同他甥女且去作伴。俺們慢慢再議。長久之計。當時同多九公議定。把蘭音若花送了過去。二人摸不着頭腦。又不敢違拗。只得暫且住下。喜得多九公把兩個甥女也接來作伴。一名田鳳翽。一名秦小春。幼年都跟多九公讀書。生得品貌俊秀。詩書滿腹。而且都是一手好針黹。蘭音若花就便跟着習學。好在四人年紀相仿。每逢閒暇。談談文墨。倒也消遣。林之洋諄託多九公一切照應。回到家中。囑付丈母女兒。千萬不可露風。次日雇了小船。帶了水手。把女兒國所送銀子。發到船上。向唐家而來。那唐敖妻子林氏。自從得了唐敖降爲秀才之信。日日盼望。後來得了家書。纔知丈夫雖回嶺南。因鬱悶多病。羞歸故鄉。已同哥嫂上了海船。飄洋去了。林氏得了此信。恐丈夫受不慣海面辛苦。不時焦心。常與女兒小山埋怨哥嫂。不了。就是唐敏夫婦。也是時常埋怨。不知不覺。過了一年。這日唐小山因想念父親。悶坐無聊。偶然題了一首思親詩。是七律云。

夢醒黃梁擊唾壺。不歸故里覓仙都。九皋有路招雲鶴。三匝無枝泣夜烏。
松菊荒涼秋月淡。蓬萊縹緲客星孤。此身雖恨非男子。縮地能尋計可圖。

小山寫完。只見唐敏笑嘻嘻走來。把詩看了。不覺點頭道。滿腔思親之意。句句流露紙上。不意姪女詩學。近來竟如此大進。末句意思雖佳。但茫茫大海。從何尋訪。大約不久也就同你舅舅回來了。小山侍立一旁。道。今日叔父爲何滿面笑容。莫非得了父親回來之信麼。唐敏道。剛才我在學中。見了一道恩詔。乃盛世曠典。自古罕有。欣逢其時。所以不覺歡喜。小山道。是何恩詔。莫非太后把天下秀才賞了官職。叔父從此可以作官麼。唐敏笑道。若把天下秀才都去作官。那教書營生。倒沒人作了。你道此詔爲何而發。原來太后因女后爲帝。自古少有。今登極以來。十有餘年。屢逢大有。天下太平。明年恰值七旬萬壽。因此特降恩旨。十二條。至於百官紀錄。士子廣額。另有恩旨十餘條。不在此詔之內。此十二條專指婦女而言。真是自古未有曠典。小山道。叔父可曾把詔抄來。唐敏道。我因這詔有十二條之多。兼之學中衆友。都要爭看。未曾抄來。喜得逐條我都記得。你且坐了。聽我慢慢細講第一條。太后因孝爲人之根本。凡婦女素有孝行。或在家孝敬父母。或出嫁孝敬翁姑。如賢聲著於閭闔。令地方官查奏。賜與旌表牌匾。第二條。太后因孝悌二字皆屬人之根本。但世人只知婦女以孝爲主。而不言悌。並且自古以來。亦無旌獎。殊不知悌之一字。婦人最關緊要。其家離合。往往關係於此。乃萬不可缺的。苟能娣姊和睦。妯娌同心。互相敬愛。彼此箴規。卽是克盡悌道。查明亦賜旌獎。第三條。太后因貞節二字。自古所重。凡婦女素秉冰霜。或苦志守節。或被污不屈。節烈可嘉者。俱賜旌表。第四條。太后因壽爲五福之首。凡婦人年屆古稀。家世清白者。賜與壽杖牌匾。第五條。太后因大內宮娥。拋離父母。長處深宮。最爲淒涼。今命查明。凡入宮五年者。概行釋放。聽其父母自行擇配。嗣後採選釋放。均以五年爲期。其內外軍民人等。凡侍婢年三十以外。尙未婚配者。

令其父母領回爲之婚配。如無父母親族，卽令其主代爲擇配。第六條：太后因貧寒老嫗，肩不能擔，手不能提，既無六親之靠，又乏薪水之資，每逢飢寒，坐以待斃，情實堪傷。今命天下郡縣設造養嫗院，凡婦人四旬以外，衣食無出，或殘病衰頹，貧無所歸者，准其報名入院，官爲養贍，以終其身。第七條：太后因貧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貧不能育，或因疾病纏綿，醫藥無出，非棄之道，旁卽送入尼庵，或賣爲女優，種種苦況，甚爲可憐。今命郡縣設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數歲者，無論疾病殘廢，如貧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養，有願領回撫養者，亦聽其便。其堂內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給粧資，官爲婚配。第八條：太后因婦人一生衣食，莫不倚於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無丈夫衣食，可恃形隻影單，飢寒誰恤。今命查勘，凡嫠婦苦志守節，家道貧寒者，無論有無子女，按月酌給薪水之資，以養其身。第九條：太后因古禮，女子二十而嫁，貧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尙未議婚，甚至父母因無力粧奩，貪圖微利，或售爲侍妾，或賣爲優娼，最爲可憫。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實係貧寒，無力粧奩，不能婚配者，酌給粧奩之資，卽行婚配。第十條：太后因婦人所患各症，如經癸帶下各疾，其症尙緩，至胎前產後，以及難產各症，不獨刻不容緩，並且兩命攸關，故孫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婦人爲首，蓋卽易基乾坤，詩首關雎之義，其事豈容忽略。無如貧寒之家，一經患此，既無延醫之力，又乏買藥之資，稍爲耽延，遂至不救。婦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幾。亟應廣沛殊恩，命天下郡縣延訪名醫，各按地界遠近，設立女科，並發御醫所進經驗各方，配合藥料，按症施捨。第十一條：太后因內則有不涉不攝之訓，蓋言婦人不因涉水則不褻裳，是婦女之體最宜掩密，其屍骸尤不可暴露。倘貧寒之家，婦女歿後，無力置備棺木，令地方官查明，實係赤貧，給與棺

木殯葬。如有暴露道途者。亦卽裝殮掩埋。第十二條。太后因節孝婦女。生前雖得旌表。但歿後遽使泯滅。無聞。未免可惜。特沛殊恩。以光泉壤。命各郡縣設立節孝祠。凡婦女事關節孝。無論生前有無旌表。歿後地方官查明。准其入祠。春秋二季。官爲祭祀。你道這十二條恩詔。可是曠古未有之事麼。誰知此詔甫經頒發。太后因見蘇蕙織錦迴文璇璣圖。甚爲喜愛。時刻翻閱。竟於八百言中。得詩二百餘首。歡喜非常。卽親自作了一篇序文。恰好就從這個璇璣圖上。生出一段新聞。卻是你們閨中千載難逢際遇。你道奇也不奇。說罷。把序文取了出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野鶴閒雲飄然而去。孤雛弱質何以爲情。作神仙易。不妨出乎人情。作孝女難。務必敦乎倫理。要知盡倫便許登仙。父去求仙未必不慈。女欲求仙。只須盡孝。蔬菴識

鏡花緣卷之九

第四十一回 觀奇圖喜遇佳文 述御旨欣逢盛典

話說唐敏把序文取出道：此序就是太后所做。你看太后原來如此愛才。小山接過，只見上面寫着：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愛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妒。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尙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敦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箠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恨。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蘇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絕蘇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其文點畫無闕，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璇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爲語言，非我家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之亂，文字散落，而獨錦字迴文盛傳於世。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

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以示將來也。大周天冊金輪皇帝製。

小山看了道。請問叔父。太后見了璇璣圖。因愛蘇蕙才情之妙。古今罕有。纔做此序。但何以生出一段新聞呢。唐敏道。此序頒發未久。外面有個才女。名喚史幽探。卻將璇璣圖用五彩顏色標出。分而爲六。合而爲一。內中得詩不計其數。實得蘇氏當日製圖本心。此詩方纔轟傳。恰好又有一個才女。名喚袁萃芳。從史氏六圖之外。復又分出一圖。又得詩數百餘首。傳入宮內。上官昭儀呈了太后。因此發了一道御旨。卻是自古未有一個曠典。我將此圖都恩恩抄來。說罷。取出小山接過。只見上面寫着。

蘇氏蕙若蘭。織錦迴文璇璣圖。私淑女子史幽探謹繹。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傷嗟情家明葩。榮志庭闈亂作人。讒奸佞凶害我志。貞桑凶慈雍思恭。基河慘嘆中無鏡。紛爲篤明難受消。源禍因所恃。恣極驕盈。榆頑孝和淑。自爲隔懷。懷傷君朗光。誰終榮苟不義。姬班女婕妤。辭輦漢成薄。漫休家貞記。孝塞慕所路。房容珠感誓。城傾在戒后。孽孽趙氏飛。燕實生景讒。退遠敦貞敬。殊增離曠。曠飾曜思穹。熒猶炎盛興。漸至大伐用。昭青昭愚。謙危節所是。山憂經遐清。華英多蒼形。未在慎深慮。微察遠禍在。防萌西滋蒙。疑容持從梁。心荒淫妄想。感所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堂妃。闈飛衣誰追。何思情時形。寒歲識凋松。愆居歎如陽。移被施爲祇。差生空后中。奮袞爲相如。感傷在勞貞。物知終始舊。獨懷何潛西。不何誰神無。感惟自節能。我容聲將自攷。君想顏喪改。華容是爲女。賤曜日日激。與老者曠思。

與厲不歌治同情寧致側夢仁賢別行士念誰賤鄙翳白無價將上探悲詠風樊歎發觀羽纏龍旂容衣
詩情明顯怨哀情時傾英殊衰殊身節非路和周楚長雙華宮憂虎彫飾繡始璇璣圖義年勞歎奇華年
有志飾志葑長音南鄭歌商流微殷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身藏邵衛詠齊
曜情多文曜壯顏無平蘇氏理往憂歲異浮惟必心華惟下微摧伯女志興榮傷患藻榮麗充端比作麗
辭日思慕世異逝條違榮感體憫悲窈河遐碩翠感生嬰漫丁寃詩風興鹿鳴懷悲哀誰逝條無一俯愛
作已聲窈廣路人粲我艱是漫是何桑翳感孟官傷感情者頽然盈體仰情者處發淑思透其蕙情惟憂
俯艱生時盛昭業傾思永戚我流若不忠容何成幽曲姿歸迥頽蕤悲苦懷思苦我章徽恨微元悼歎戚
知沙馳虧離儀賫辭房秦王懷土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龍昭德懷聖皇人商遊
桑鳩揚仇傷榮身我乎集殃愆辜何因備嘗苦辛當神飛文遺分歸賤絃西翳雙激好摧君深日潤浸愆
思罪積怨其根難尋所明輕殊孤乖雁爲激階陰巢水悲容仁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貴平均勻專通身
粲妾殊翔女楚步林燕情思發離濱漢之步飄飄離微隔喬木誰陰一感寄飭散聲應有流東桃飛泉君
歎殊心改者惑晤親聞遠離殊我同衾志精浮光離哀傷柔清廊休翔流長愁方禽伯在誠故遺舊廢故
君子惟新貞微雲輝羣悲春剛琴芳蘭凋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感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所懷

親

四圍四角紅書讀法。自仁字起順讀每首七言四句逐字逐句逆讀俱成迴文。仁智懷德聖虞唐。貞

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湖。仁智至慘傷。貞志至虞唐。欽所至穹蒼。欽所至榮章。貞妙至山梁。臣賢至路長。臣賢至流光。倫匹至幽房。倫匹至榆桑。倫匹由臣賢。由貞妙。至虞唐。餘倣此。湘江由皇英。由章榮。至智仁。餘倣此。以下三段。讀俱同前。津河至柔剛。親所至蘭房。琴親至慘傷。

中間井欄式紅書讀法。自欽字起順讀。每首七言四句。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曜翳。曜翳英華。沉浮異逝頽流沙。深淵至幽遐。林陽至兼加。沉浮至患多。麟鳳至如何。精神至嵯峨。身苦至網羅。殷憂至英華。自沉字起。逐句逆讀。迴文。餘倣此。沉浮異逝頽流沙。林陽潛曜翳。英華深淵重涯經網羅。欽岑幽巖峻嵯峨。自沙字起。逐字逆讀。迴文。沙流頽逝異浮沉。華英翳曜潛陽林。羅網經涯重淵深。峨嵯峻幽岑欽。問一句。問二句。順讀。或兩邊分讀。上下分讀。俱可。自初行退一字成句。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曜翳英華。沉浮異逝頽流沙。麟淵重結遐神。陽潛至加身。浮異至多般。鳳離至何欽。精少至娥深。苦惟至羅林。幽纏纏至華沉。黑書讀法。自嗟字起。反覆讀。三言十二句。嗟歎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華飾容。朗鏡明。葩紛光。珠曜英。多思感。誰爲榮。榮爲至歎嗟。經離至思多。多思至離經。左右分讀。懷歎嗟。所離經。路曠遐。傷中情。君無家。房幃清。容飾華。朗鏡明。光粉葩。珠曜英。感思多。誰爲榮。誰爲至歎嗟。所離至思多。感思至離經。半段回環讀。三言六句。嗟歎懷傷中情。家無君。朗鏡明。葩紛光。誰爲榮。

榮爲至歎嗟。經離至思多。多思至離經。半段順讀。懷歎嗟傷中情。君無家。朗鏡明光粉葩。誰爲榮。誰爲至歎嗟。所離至思多。感思至離經。以下三段。讀俱同前。遊西至摧傷。凶頑至爲基。神明至雁歸。左右間一句。羅文分讀。歎嗟懷路曠遐。家無君。容飾華葩。紛光感思多。榮爲至離經。經離至爲榮。多思至歎嗟。從中間一句。羅文分讀。懷歎嗟。路曠遐。家無君。容飾華光。紛葩。感思多。所離至爲榮。誰爲至離經。感多至歎嗟。中間借一字。四言六句。懷所離經。傷路曠遐。君房幃清。朗容飾華光。珠曜英。誰感思多。誰感至離經。所懷至爲榮。感誰至歎嗟。兩分各借一字。互用。懷所離經。路傷中情。君房幃清。容朗鏡明。光珠曜英。感誰爲榮。誰感至歎嗟。所懷至思多。感誰至離經。中間借二字。五言六句。歎懷所離經。中傷路曠遐。無君房幃清。鏡朗容飾華。紛光珠曜英。爲誰感思多。爲誰至離經。離所至爲榮。思感至歎嗟。兩分各借二字。互用。分讀。歎懷所離經。曠路傷中情。無君房幃清。飾容朗鏡明。紛光珠曜英。思感誰爲榮。爲誰至歎嗟。離所至思多。思感至離經。以下三段。讀俱同前。階西至摧傷。漫頑至爲基。通明至雁歸。藍書讀法。自中行各借一字。互用。分讀。四言十二句。邵南周風。興自后妃。衛鄭楚樊。厲節中闈。詠歌長歎。不能奮飛。齊商雙發。歌我袞衣。曜深華觀。冶容爲誰。情徵宮羽。同聲相追。情徵至后妃。周南至情悲。宮徵至淑姿。取兩邊四字成句。四言六句。興自后妃。厲節中闈。不能奮飛。歌我袞衣。冶容爲誰。同聲相追。同聲至后妃。窈窕至情悲。感我至淑姿。兩邊分讀。四言十二句。興自后妃。窈

窈淑姿厲節中闌。河廣思歸不能奮飛。遐路逶迤。歌我衰衣。碩人其頤。冶容爲誰。翠粲葳蕤。同聲相追。感我情悲。同聲至淑姿。窈窕至相追。感我至后妃。兩邊各連一句。或兩邊遙間一句。俱可讀。以下三段讀俱同前。惟逝至成辭。奸佞至防萌。何辜至惟新。兩邊分讀。左右遞退。六言六句。周風興自后妃。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齊與碩人其頤。華觀冶容爲誰。情傷感我情悲。宮羽至淑姿。邵伯至相追。情傷至后妃。以下三段讀俱同前。白日至成辭。作亂至防萌。集乎至惟新。互用分讀。周風興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闌。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歌我衰衣。華觀冶容爲誰。宮羽同聲相追。宮羽至后妃。邵伯至情悲。情傷至淑姿。虛中行。左右分讀。六言十二句。周風興自后妃。邵伯窈窕淑姿。楚樊厲節中闌。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詠志遐路逶迤。雙發歌我衰衣。齊與碩人其頤。華觀冶容爲誰。矚榮翠粲葳蕤。宮羽同聲相追。情傷生我情悲。情傷至后妃。邵伯至相追。宮羽至淑姿。左右連一句。亦可讀。以下三段讀俱同前。白日至成辭。作亂至防萌。集乎至惟新。紫書讀法。自歲寒反覆讀。五言四句。寒歲識凋松。貞物知終始。顏喪改華容。仁賢別行士。士行至歲寒。松凋至賢仁。仁賢至凋松。自寒字蛇行讀。寒歲識凋松。始終知物貞。顏喪改華容。士行別賢仁。仁賢至歲寒。松凋至行士。士行至凋松。從外讀入。寒歲識凋松。仁賢別行士。顏喪改華容。貞物知終始。仁賢至華容。松凋至物貞。士行至喪顏。從內讀出。貞物知始終。顏喪改華容。仁賢別行士。寒歲識凋松。顏喪至行士。始終至歲寒。容華至賢仁。以下一段讀俱同前。詩至

微元。自龍字起順讀。五言五句。龍虎繁文藻。旗彫華曜榮。容飾觀壯麗。衣繡耀顏充。從外讀入。藻文繁。虎龍充。顏耀繡衣。麗壯觀。飾榮容。曜華彫旂。充顏至飾容。從內讀出。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飾容充。顏耀繡衣。藻文繁。虎龍麗壯至繡衣。以下一段讀俱同前。衰年至異世。迴環讀。龍虎繁文藻。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飾容充。顏耀繡衣。衣繡至虎龍。順讀。藻文繁。虎龍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飾容充。顏耀繡衣。充顏至虎龍。以下一段讀俱同前。衰年至奇傾。黃書讀法。自詩起情。五四言句。詩情明顯。怨義與理辭。辭麗作比端。端無終始詩。詩始至情詩。辭麗至理辭。端比至無端。怨顯至義怨。端無至比端。怨義至顯怨。自思感起。四言四句。思感自寧。孜孜傷情。時在君側。夢想勞形。形勞至感思。順讀。寧自感思。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夢想至感思。以下三段讀俱同前。愆舊至何如。嬰是至何冤。懷傷至者誰。從外讀入。寧自感思。夢想勞形。側君在時。孜孜傷情。夢想至在時。從內讀出。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寧自感思。側君至勞形。從下一句間逆讀。孜孜傷情。寧自感思。夢想勞形。側君在時。側君至傷情。以下三段讀俱同前。念時至獨居。懷憂至漫漫。悼思至興悲。自詩情起。四言四句。詩情明顯。怨義與理辭。辭麗作比端。無終始。始終至情詩。辭麗至興理。興理至麗辭。情明至始終。麗作至理辭。無終至比端。義興至顯怨。顯明至義怨。比作至無端。餘如始終無端顯明情詩。迴環讀。仍得四言四句八首。

蘇氏蕙若蘭織錦迴文璇圖私淑子女弟哀芳草謹釋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湖
 傷慘懷終篤志奸女嬃至微深淵重涯經網羅西昭景薄榆桑
 慕增蒼穹誓終篤志為蘭答君中吟
 憂荒淫妄想感所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西昭景薄榆桑
 心荒淫妄想感所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西昭景薄榆桑
 惟空堂如何將思
 思惟空堂如何將思
 詠思惟空堂如何將思
 和詠思惟空堂如何將思
 音南鄭歌商流徵殷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藏南鄭歌商流徵殷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摧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悲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聲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發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曲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秦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商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弦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激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楚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流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清王懷士眷舊鄉身加兼愁悴少精神遐幽曠遠離鳳麟招德懷聖皇
 琴芳蘭凋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感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剛柔有女為賤人房幽處已惆微身長路悲曠感生民梁山殊塞隔河

自初行退一字每首七言四句俱逐句退成迴文 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
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智懷至西林 至羅林 至璣心 至岑欽 至奸臣 至識深 至如林 至
浮沉 至知麟 至恨神 至懷身 至華般 至始心 至苦身 至南音 至知音 至傷仁 至
憂心 至唐貞 以下十五段讀俱同前 所懷至芳琴 河隔至剛親 清流至傷仁 妙顯至梁民
生感至望純 清志至商琴 曲發至唐貞 賢惟至長身 微憫至霜新 故感至藏音 和詠至
章臣 匹離至房人 賤爲至牆春 陽熙至堂心 憂增至皇倫 自上橫行退一字成句逐句逐字
逆讀俱成迴文 傷慘懷慕增憂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曲秦商絃激楚流清琴 傷慘至鄉
身 至苦身 至始心 至何欽 至南音 至華般 至懷身 至懷神 至知麟 至浮沉 至如
林 至識深 至璣心 至羅林 至奸臣 至章臣 至智仁 至唐貞 至憂心 以下十五段讀
俱同前 芳蘭至所親 剛柔至河津 湘江至智仁 堂空至陽春 牆面至賤人 房幽至匹倫
皇英至憂心 藏摧至故新 霜冰至微身 長路至賢臣 章樂至和音 商絃至清純 望誰至生
民 梁山至妙貞 唐虞至曲秦 自兩間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又縱橫返復讀 荒淫
至生民 王懷至皇人 志篤至芳春 桑榆至貞純 方殊至志貞 貞志至桑榆 岑幽至長身
加兼至剛親 何如至故新 陽潛至所親 羅網至和音 鳳離至清琴 苦惟至章臣 沙流至湘
津 淵重至房人 遐幽至望純 多患至清純 浮異至牆春 峨嵋至曲秦 精少至陽春 憂纏
至皇倫 華英至桑民 光流至剛親 龍昭至牆春 當所至芳琴 榮君至所親 鄉舊至故新

所感至清琴 蒼穹至湘津 西昭至長身 自中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南鄭至遺身

奸因至舊新 遺哀至南音 舊聞至奸臣 繁華至房人 識知至清純 浮殊至曲秦 恨昭至

皇倫 詩興至剛親 蘇作至所親 始終至清琴 璣明至湘津 時盛至望純 辜罪至賤人 徵

流至陽春 微至至梁民 自角斜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嗟中君容曜多欽思傷君夢詩

璇心氏辭懷感戚知麟神輕粲散哀春親 嗟中至貞純 至浮沉 至遐神 至遺身 至陽林 至

沙麟 至舊新 至鳳麟 至加身 至基津 至桑倫 至生民 至淵深 至華沉 至廊琴 至

方春 至王秦 至精神 至多般 至奸臣 至羅林 至苦身 至南音 至基津 至圖心 至

妙貞 至華倫 至恨神 至知麟 至懷身 至繁般 至如林 至思欽 至平心 至識深 至

曲秦 至堂心 至憂心 至皇倫 至微深 至微般 至唐貞 至多欽 以下十五段同前 廊

桃至基津 春哀至嗟仁 基自至廊琴 思傷至望純 懷河至梁民 知戚至憂心 如懷至陽春

氏辭至霜新 圖怨至長身 璇詩至和音 平端至故新 神輕至牆春 滋謙至房人 多曜至

曲秦 傷好至清純 自中心詩興起各頂字倒換互旋八面分讀 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

身始終觀曜繁華般徵流商歌鄭南音 始終至遺身 璣明至舊新 蘇作至奸臣 四正左旋讀

詩興至舊聞 蘇作至南音 始終至識深 璣明至浮沉 四正右旋讀 詩興至奸臣 璣明至南

音 始終至舊新 蘇作至遺身 四隅左旋讀 璇詩至廊琴 平端至春親 氏辭至基津 圖怨

至嗟仁 四隅右旋讀 璇詩至基津 圖怨至春親 氏辭至廊琴 平端至嗟仁 雙句左旋讀

詩興至春親 氏辭至舊聞 蘇作至廊琴 平端至南音 始終至嗟仁 璇詩至奸臣 璣明至基
津 圖怨至遺身 雙句右旋讀 詩興至基津 圖怨至奸臣 璣明至嗟仁 璇詩至南音 始終
至廊琴 平端至舊新 蘇作至春親 氏辭至遺身 各行退一字 於八面各取一句 左旋顛倒迴
南鄭歌商流徵殷廊桃燕水好傷身 舊聞離天罪辜神春哀散粲輕神麟 廊桃至時沉 舊聞至滋林
春哀至徵深 遺哀至多欽 基自至微殷 奸因至傷身 嗟中至辜神 八面右旋讀 南鄭至
滋林 嗟中至時沉 奸因至神麟 基自至辜神 遺哀至傷身 春哀至徵殷 舊聞至多欽 廊
桃至徵深 各行退一字 四正面各取一句 左旋讀 南鄭歌商流徵殷舊聞離天罪辜神遺哀意麗盛
時沉奸因女嬖至徵深 舊聞至微殷 遺哀至辜神 奸因至時沉 四正右旋讀 南鄭至辜神
奸因至微殷 遺哀至微深 舊聞至時沉 四隅左旋讀 嗟中至滋林 廊桃至多欽 春哀至傷
身 基自至神麟 四隅右旋讀 嗟中至傷身 基自至多欽 哀春至滋林 廊桃至神麟
小山看罷不覺歎道蘇氏以閨中弱質意欲感悟其夫一旦以精意聚於八百言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
中稽物理旁引廣譬興寄超遠此等奇巧真爲千古絕唱今得太后製序已可流傳不朽又得史氏哀氏
兩個才女尋其脈絡疏其神髓釋出詩句竟可盈千壘萬使蘇氏當日製圖一片巧思昭然在目殆無餘
恨這兩個才女如此細心不獨爲蘇氏功臣其才情之高慧心之巧亦可想見姪女生逢其時得覩如此
奇文可謂三生有幸不知太后有何曠典唐敏道太后自見此圖十分喜愛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
廣其深閨繡閣能文之女固不能如蘇蕙超今邁古之妙但多才多藝如史幽探哀萃芳之類自復不少

設俱湮沒無聞。豈不可惜。因存這個愛才念頭。日與廷臣酌議。欲令天下才女俱赴廷試。以文之高下。定以等第。賜與才女匾額。准其父母冠帶榮身。不獨鼓勵人才。爲天下有才之女。增許多光耀。亦是千秋佳話。因諭部臣議定條款。卽於前次所頒覃恩十二條之外。續添考才女恩詔一條。聞得明年改元聖歷。大約來春正月。頒行天下。考期雖尙未定。此信甚確。姪女須趕緊用功。早作準備。據你學問。要豎才女匾額。只算探囊取物。去年你曾問我女科。誰知此話今日果眞應了。小山不覺喜道。天下竟有如此奇事。怪不得叔叔說是我們閨中千載難逢際遇。眞是曠古少有。話雖如此。姪女何能有這福分。就豎才女匾哩。況學業未精。如何敢萌妄想。此後惟有勉力習學。尙求叔叔不時教誨。或者可以前去觀光。如考期尙有時日。還有幾希之望。倘明年就要考試。姪女只好把這妄想歇了。唐敏詫異道。姪女此話怎講。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從來稱張敞畫眉。人皆未悉其意。夫畫眉是閨房之事。豈敢勞文人之筆乎。不知非文人之筆。不失之濃。卽失之淡。蓋文人之筆。從無而有。由假而眞。如眉必需黛。而黛不驟染。眉必需曲。而曲不驟施。務次第加之。而後色似遠山。形如新月。豈摻摻女手所可及哉。武后創開女科。先因婉兒之才。復見蘇氏之錦。遂成特典。皆從無而有。由假而眞。作者其得張京兆之筆乎。惜其未施於美人之面。而僅付之於稗官之口也。蔬菴識

第四十二回 開女試太后頒恩詔 篤親情佳人盼好音

話說唐敏問小山道。何以明年考試。就把想頭歇了。這卻爲何。小山道。考期如遲。還可趕緊用功。若就要

考試。姪女學問空疎。年紀過小。何能去呢。唐敏道學問。卻是要緊。至於年紀。據我看來。倒是越小越好。將來恩詔發下。只怕年紀過大。還不准考哩。你只管用功。即或明年就要考試。你的筆下業已精通。也不妨的小山。連連點頭。每日在家讀書。到了次年。唐敏不時出去探信。這日在學中。得了恩詔。連忙抄來。遞給小山道。考才女之事。業已頒發。恩詔還有規例十二條。你細細一看。就知道了。小山接過。只見上面寫着。大周金輪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帝王輔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詞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嫻文藝。亦增蘋藻之光。我國家儲才爲重。歷聖相符。朕受命維新。求賢若渴。闢門籲俊。桃李已屬春官。內則遴才。科第尙遺閨秀。郎君旣應鸚鵡。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昔帝典將墜。伏生之女傳經。漢書未成。世叔之妻續史。講藝則紗櫺綾帳。博雅稱名。吟詩則柳絮椒花。清新獨步。羣推翹秀。古今歷重名媛。慎選賢能。閨閣宜彰曠典。況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貞吉久屬於坤元。陰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徵競美。是用博諮羣議。創立新科。於聖歷三年。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所有科條。開列於後。

一、考試先由州縣考取造冊送郡。郡考中式。始與部試。部試中式。始與殿試。其應試各女童。先於聖歷二年。在本籍呈遞年貌履歷。及家世清白切結。以是年八月縣考。郡考以十月爲期。均在內衙出題。考試仍令女親屬一二人。伴其出入。其承值各書役。悉令迴避。

一、縣考取中。賜文學秀女匾額。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賜文學淑女匾額。准其部試。部試取中。賜文學才女匾額。准其殿試。殿試名列一等。賞女學士之職。二等賞女博士之職。三等賞女儒士之職。俱赴紅

文宴准其半支俸祿。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量材擢用。其三等以下。各賜大緞一疋。如年歲合例。准於下科再行殿試。

一、殿試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職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級。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無官職。賜五品服色。榮身。二、等者。賜六品服色。三、等者。賜七品服色。餘照一、等之例。各爲區別。女悉如之。

一、郡考部試取中後。見試官儀注。俱師生禮。其文冊榜案。俱照當時所賜字樣。如縣考則填文學秀女。郡考則填文學淑女。

一、試題自郡縣以至殿試。俱照士子之例。試以詩賦。以歸體制。均於寅時進場。酉時出場。毋許給燭。違者試官聽處。至試卷除殿試外。餘俱彌封謄錄。以杜私弊。

一、籍貫無須拘定。設有寄居他鄉。准其聲明一體赴試。或在寄籍縣考。而歸原籍郡考。亦聽其便。

一、郡縣各考。或因患病。未及赴試。准病痊時。於該衙門呈明補考。如踰殿試之期。不准。

一、值部試。如因路遠乏人伴送。或因患病。未能赴試者。如果文學出衆。准原考各官據實保奏。另降諭旨。

一、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試者。俱按程途遠近。賜以路費。

一、命名不必另起文墨。及嘉祥字樣。雖乳名亦無不可。或有以風花雪月。以夢兆。以見聞命名者。俱仍其舊。庶不失閨閣本來面目。

一年十六歲以外。不准入考。其年在十六歲以內。業經出室者。亦不准與試。他如體貌殘廢。及出身微賤者。俱不准入考。

一、詔下之日。亟擬科試。以拔真才。第路有遠近。勢難驟集。兼之向無女科。遽令入試。學業恐未精純。故於聖歷三年三月部試。卽於四月舉行殿試大典。以示博選真才至意。

於戲詩誇織錦。真爲奪錦之人。格比簪花。許赴探花之宴。從此珊瑚在網。文博士本出宮中。玉尺量才。女相如豈遺苑外。丕煥新猷。聿昭盛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小山看罷。不覺喜道。我怕考期過早。果然天從人願。今年姪女十四歲。若到聖歷三年。恰恰十六歲。有這兩年功夫。儘可慢慢習學。唐敏道我纔見這條例。也甚歡喜。不但爲期尙緩。可以讀書。並且一詩一賦。還不甚難。我家才女匾額。穩穩拿在手中了。小山自此雖同小峯日日讀書。奈父親總無音信。不免牽挂。林氏也因懸念丈夫。時刻令人回家問信。這日正在盼望。恰好唐敏領林之洋進來。林氏見了。只當丈夫業已回家。不勝之喜。慌忙見禮讓坐。小山小峯也來拜見。林氏道。哥哥只顧將你妹夫帶上海船。這兩年合家大小。何曾放心。小山不等說完。卽接着說道。今舅舅旣已回家。怎麼父親又不同來。林之洋道。昨日俺們船隻抵岸。正發行行李。你父親因革了探花。恐街鄰恥笑。無顏回家。要到京裏靜心用功。等下科再中探花。纔肯回來。俺同你舅母再三勸阻。無奈執意不聽。今把海外賺的銀子。託俺送來。他向京裏去了。林氏同小山聽罷。不覺目瞪口呆。唐敏道。哥哥向日雖功名心勝。近來性情爲何一變至此。豈有相離咫尺。竟過門不入。況功名遲早。何能拿得定。設或下科不中。難道總不回家麼。林之洋道。這話令兄也說過。若榜

上無名。大家莫想他回來。他這般立志，俺也勸不改的。林氏道：「這怪哥哥不該帶到海外，今遊來遊去，索性連家也不顧了。」林之洋道：「當日俺原不肯帶去，任憑百般阻擋，他立意要去，教俺怎能攔得住。」小山道：「當日我父親到海外，是舅舅帶去的。今我父親到西京，又是舅舅放去的。舅舅就推不得乾淨了。爲今之計，別無良策，惟有求舅舅把我送到西京，卽或父親不肯回家，甥女見見父親之面，也好放心。」林之洋被小山幾句話喫了一嚇，道：「你恁小年紀，怎喫外面勞苦。當年你父親出遊在外，一去兩三年，總是好好回來，俺聞人說他這名字，就因好遊取的你只細想這個敖字，可肯好好在家。今在西京讀書，下科考過，自然還家。甥女爲甚這樣性急，嶺南到彼幾千路程，這樣千山萬水，問你令叔，你們女子如去得，俺就同令叔送你前去。唐敏聽見林之洋教他同去，連忙說道：『據我主意，好在將來姪女也要上京赴試，莫若明年赴過郡考，早早進京，借赴試之便，就近省親，豈非一舉兩便。況你父親向來在外閒散慣的，在家多住幾時，就要生災害病，倒是在外無拘無束，身子倒覺強壯。他向來生性如此，也勉強不來。當日父母在堂，雖說好遊，還不敢遠離。及至父母去世，不是一去一年，就是一去兩載。這些光景，你母親也都深知。姪女只管放心，他雖做客在外，只怕比在家裏還好。』」小山聽了，滴了幾點眼淚，只得勉強點頭道：「叔父分付也是。」林之洋將女兒國一萬銀子交代明白，並將廉家女子所送明珠也都交代。唐敏款待飯畢，又坐了半晌，因妹子甥女口口聲聲只是埋怨，一時想起妹夫，真是坐立不安，隨即推故有事，恩恩回家，把燕窩貨賣置了幾頃莊田，過了幾時，生了一子，著人給妹子送信。林氏聽了，甚覺歡慰，喜得林家有後，到了三朝，帶了小山小峯來家，與哥嫂賀喜。誰知呂氏產後，忽感風寒，兼之懷孕年半之久，秉氣又弱，血分不足，病勢

甚重。幸虧縣官正在遵奉御旨，各處延請名醫，設立藥局。呂氏趁此醫治，喫了兩服藥，這纔好些。林氏見嫂子有病，就在娘家住下。這日小山同婉如在江氏房中閒話，只見海外帶來那個白猿，忽從牀下把唐敖枕頭取了出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懷才欲試，值此遴才之典，安得不思脫穎，如矢在弦上，如何止其不發。疏菴識

第四十三回 因遊戲仙猿露意 念劬勞孝女傷懷

話說小山這日正同江氏閒談，只見海外帶來那個白猿，忽從江氏牀下取出一個枕頭，在那裏頑耍。小山見了，向江氏笑道：「婆婆，原來這個白猿卻會啣氣，纔把婉如妹妹字帖拿着翻看。此時又將舅舅客枕取出亂擲，怪不得古人說是意馬心猿，果然竟無一刻安寧。但如此好枕，爲何放在牀下？因向白猿手中取過，看了一看，卻像自己家中之物，隨即掀起牀幃，朝下一看，只見地板上放着一個包裹，正要動手去拉。江氏忙攔住道：「那是我的舊被，上面腌臢腌臢，姑娘不可拿他。」小山見江氏舉止驚慌，更覺疑惑，硬把包裹拉出，細細一看，卻是父親之物，正向江氏追問。適值林氏走來，聽見此事，見了丈夫包裹，又見江氏驚慌樣子，只嚇的魂不附體，知道其中凶多吉少，不覺放聲慟哭。小峯糊裏糊塗，見了這個樣子，也跟着啼哭。小山忍着眼淚，走到呂氏房中，把林之洋請來，指着包裹，一面哭泣，一面追問父親下落。林之洋暗暗頓足道：「他的包裹，起初原放在櫥內，他們恐妹子回家看見，特藏在丈母牀下。今被看破，這便怎處？思忖多時，明知難以隱瞞，只得說道：「妹夫又不生災，又不害病，如今住在山中修行養性，爲甚這樣慟哭？你們略把哭聲止止，也好聽俺講這根由。」林氏聽了，強把悲聲忍住。林之洋就把遇見風暴，吹到小蓬萊，妹

夫上去遊玩。竟一去不歸。俺們日日尋找。足足候了一月。等的米也完了。水也乾了。一船性命難保。只得回來。前前後後說了一遍。小山同林氏聽了。更慟哭不止。江氏再三解勸。何能止悲。小山泣道。舅舅同我父親骨肉至親。當日尋找。既未見面。一經回家。就該將這情節告訴我們。也好前去尋訪。怎麼一味隱瞞。若非今日看見包裹。我們還在夢中。難道舅舅就聽父親永在海外麼。此時甥女心如刀割。舅舅若不將我父親好好還出。我這性命也只好送給舅舅了。說罷。哭泣不已。林之洋無言可答。江氏只得把他母女勸到呂氏房中。呂氏因身體虛弱。還未下牀。掙扎起來。同林之洋再三相勸。無奈小山口口聲聲只教舅舅還他父親。林之洋道。甥女要你父親也。等你舅母病好。俺們再到海外替你尋去。如今坐在家中。教俺怎樣還你。呂氏道。甥女向來最是明理。莫要啼哭。將來俺們少不得要去販貨。自然替你尋來。林之洋把唐敖所題詩句向婉如討來。遞給小山道。這是你父親在小蓬萊留的詩句。看你舅舅可曾騙你。小山接過看了。卽送林氏面前細細讀了一遍。林之洋道。他後兩句說是今朝纔到源頭處。豈肯操舟復出游。看這話頭。他明明看破紅塵。貪圖仙景。任俺尋找。總不出來。小山道。母親且免傷悲。據這詩句。且喜父親現在小蓬萊。此時只好權且忍耐。俟舅母過了滿月。女兒跟隨舅舅同到海外去找父親便了。林氏道。你自幼未曾上過海船。並且從未遠出。如何去得。看來只好你同兄弟在家跟着叔叔讀書。我同他們前去。就是在外三年五載。也不誤你們讀書。將來倘能中個才女。不但你自己榮耀。就是做父母的也覺增光。你若跟着舅舅去海外。這水面程途。最難刻期。設或誤了考試。豈不可惜。小山道。如今父親遠隔數萬里之外。存亡未卜。女兒心裏只知尋親一事。那裏還講考試。若教母親一人前去。女兒何能放心。還是母親同

兄弟在家女兒去的爲是。若不如此。就讓母親尋見父親。也恐父親未必肯來。林氏道。這話怎講。小山道。母親倘竟尋見父親。父親因看破紅塵。執意不肯回來。母親又將如何。若女兒尋見父親。如不肯來。女兒可以哭訴。可以跪求。還可謊說母親焦愁患病。女兒一因母病。二因父親遠隔外洋。所以不憚數萬里。特來尋親。父親聽了這番說話。又用女兒悲慟跪求。或者憐我一點孝心。一時肯回。也未可知。況母親非女兒可比。女兒此去。雖說拋頭露面。不大穩便。究竟年紀還輕。就是這邊尋。那邊訪。行動也還容易。至於母親。非我們幼女可比。何能拋頭露面。各處尋訪。林氏聽了半晌。無言。林之洋道。甥女雖然年幼。也覺不好出頭露面。據俺主意。你們都不用去。還是俺去替你尋訪。倒還省事。小山道。此話雖是。但舅舅設或尋不回來。甥女豈能甘心。少不得仍要勞動舅舅。同我前去。與其將來費事。莫若此番同去。只要到了小蓬萊。尋着父親。無論來與不來。甥女也就無怨了。林之洋見拗不過。只得說道。甥女這等懸念。立意要去。俺們也難相阻。只好等你舅舅。滿月。俺置些貨物同去便了。於是大家議定。八月初一日起身。林氏要替女兒置辦行裝。隨即帶着兒女。別了哥嫂。把丈夫包裹也帶了回來。唐敏問知詳細。手足關心。好不傷感。小山回來。每日令乳母把些桌椅高上下下。羅列庭中。不時跳在上面。盤旋行走。這日林氏看見問道。我兒。你這兩日莫非入了魔境。爲何只管跳上跳下。四處亂跑。這是何意。小山道。原來如此。卻也想的到。不知不覺。今在家中。若不預先操練。操練將來了。小蓬萊如何上山呢。林氏道。原來如此。卻也想的到。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三十日。小山帶著乳母。拜別母親叔嫂。林氏千叮萬囑。付無非尋着父親。早早回來的話。灑淚而別。唐敏把小山送到林家。並將路費一千兩交代明白。別了林之洋。仍去處館。後來本郡太守因太

后開了女科。慕唐敏才名，聘請課讀女兒去了。林之洋置了貨物，因多九公老誠可靠，仍要懇他同去。照應無奈，多九公因在歧舌得了一千銀子，頗可度日。兼之前在小蓬萊吃了靈芝，大瀉之後，精神甚覺疲憊。如今在家專以傳方捨藥濟世消遣，那肯再到海外。禁不起林之洋再再懇求，情不可卻，只得勉強應了。當時商量蘭音若花作何安置，多九公道：「此時唐小姊既到海外，林兄何不就将蘭音小姊送與令妹做伴？況此人乃唐兄義女，自應送去爲是。至若花小姊，乃尊駕義女，仍帶船上，與姪女同居。日後回來，替他擇一婚配，完其終身，也算以德報德了。」林之洋連連點頭。當時將蘭音若花接到家中，田鳳翽、秦小春也都過來，與小山諸人見禮。林之洋一一告知詳細。小山這纔明白，大家一經聚談，到像都有夙緣，莫不親熱。彼此序了年齒，都是姊妹相稱。小山問起若花爲何遠出之故，若花把立儲被害各話說了，那眼淚不因不由就落將下來。小山道：「姊姊以龍鳳之質，儲貳之尊，忽遭此患，固爲時勢所迫，亦是命中小有駁雜，何足爲害？妹子細觀姊姊舉止，真是大度汪洋，器宇不凡，將來必有非常奇遇，斷不可因目前小有不足，致生煩惱，有傷貴體。久後姊姊纔知妹子眼力不錯哩。」若花道：「承阿妹過獎，無非寬慰愚姊之意，敢不自己排解，仰副尊命。」林之洋又把要送蘭音與妹子做伴之意說了，小山大喜道：「甥女正愁母親在家寂寞，今得蘭音妹妹過去，不但諸事可代甥女之勞，並可免了母親許多牽挂，真極妙了。」於是諄託蘭音在家照應。日後尋親回來，再爲拜謝。蘭音道：「姊姊說那裏話來？妹子當日若非寄父帶來醫治，久已性命不保。如此大德，豈敢相忘？今姊姊海外尋親，妹子分應在家侍奉寄母，何須相託？此去千萬保重，妹子在家靜候好音。」小山道：「妹子向聞鳳翽、小春二位姊姊都是博學，可惜纔得相逢，就要奉別，不能暢聆大教，真

是恨事。二人連道不敢。田鳳翽道：姊姊此去明年六月可能回來？小山道：道路甚遠，即使來往風順，明秋亦難趕回。將來只好奉擾二位姊姊高中喜酒了。秦小春道：我們雖有觀光之意，奈路途遙遠，無人伴送，前已同母舅商議，原想到了彼時，如姊姊高興赴試，我姊妹可以附驥一往，不意姊姊忽有海外之行，又被林叔叔邀往船上照應。看來我們這個妄想也只好中止了。林之洋道：去年俺同妹夫正月起身，今年六月纔回，足足走了五百四十天。今同甥女前去，就算沿途順風，各國不去耽擱，單繞那座門戶山，也須繞他幾個月。明年六月怎能趕回？前日俺得考才女這信，也想教俺婉如隨着甥女同去考考，倘碰個才女也替俺祖上增光。那知甥女務必教俺同到海外，看來俺這封君也做不成。紗帽也戴不成。據俺想來，如今有這考試曠典，也是千載難逢的。甥女何不略停一年，把才女考過，再去尋親。倘中才女替你父母掙頂紗帽，掙副冠帶，豈不是好？小山道：甥女如果赴試，這個才女也未必輪到身上。即使有望，一經中後，掙得紗帽回來，卻教那個戴呢？若把父親丟在腦後，只顧考試，就中才女也免不了不孝二字。既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若花暗暗點頭。蘭音道：姊姊此話實是正論。自應尋親爲是。但大家明日就要起身，乳母此地又生，卻教那個把我送去？林之洋道：此時俺又有事，只好託俺丈母送甥女回去。好在往返不過四五十里，他於夜間趕回，也不誤事。當時雇了一隻熟船，託江氏帶了乳母，把蘭音送交林氏。卽於半夜趕回。到了次日，田鳳翽、秦小春拜辭回去。林之洋仍託丈母在家照應。同妻女小山若花，由小船來到海邊，上了大船，登時揚帆，走了三月之久，纔繞出門戶山。林之洋惟恐小山思親成病，沿途凡遇名山，必令小山朝外看看，誰知小山看了，倒添愁煩，每每垂淚。林之洋甚

覺不解。這日同多九公閒談道：當日俺妹夫來到海外，凡遇名山大川，一經他眼，處處都是美景。總是讚不絕口。今俺甥女來到海外，俺要借這山景替他開心。那知他見這些景致，倒添煩悶。這是甚意？難道海外景致與當日不同麼？多九公道：海外景致雖然照舊，各人所處境界不同。當日唐兄一意遊玩，毫無掛牽。只覺逍遙自在。但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屬樂境。甚至遊玩之時，還恐不能盡興，往往戀戀不捨。如今唐小姐一意尋親，心中無限牽挂，只覺愁緒填胸，憂思滿腹。所以耳聞目見，不是觸動在外離思，就是感動父親流落天涯之苦。縱有許多景致，到他眼中，也變作無限苦境了。昔人云：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垂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莫不由於心造。絲毫不能勉強。林之洋點頭道：原來有這講究。等俺慢慢再去勸他。這日小山在船悶坐。林之洋道：前在嶺南，俺見甥女帶有書來。今若煩悶，爲甚不去看書？婉如若花都閒在那裏，就是講講學問，也是好的。俺門此去，倘能常遇順風，將來回家，趕上赴考，也難定的。俺們行路，必須把這路程不放心。上若像甥女今日也問，明日也問，日日盼望，只怕一年路程，比十年還長哩。小山道：舅舅議論雖是無如。書到面前，就覺瞌睡。好在連日靜坐，倒覺清爽。舅舅只管放心。甥女雖然不時盼望，曉得路途遙遠，卻不敢着急。只要尋得父親回來，那怕多走三年兩載，亦有何妨。至於考試，得中才女，固替父母增光。但未見父親之面，何能計及於此。況明年六月，卽要報名入考。就使往返順風，也趕不上了。林之洋無計可施，惟有時常解勸而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唐小山志切觀光，使其卽赴試。卽得第，轉覺平平無奇，必於躍躍欲試之時，而忽然尋親，將功名之念

已經絕望而後再令登科始足顯其奇行顯其奇遇俱一一逼出返照入江翻石壁可以喻用筆之妙
蔬菴識

第四十四回 小孝女嶺上訪紅蕖 老道姑舟中獻瑞草

話說林之洋惟恐小山憂悶成疾。不時解勸。每逢閒暇。即便談些海外風景。或講些各國人物。以及所出土產之類。意欲借此替他消遣。談來談去。恰好小山向在家中。那海外各書。都會看過。因事涉虛渺。將信將疑。不意今聽舅舅所言。竟有大半都是古人書中所有的。於是疑團頓釋。沿途就借這些閒話。倒也解悶。無如林之洋雖在海外。走過幾次。諸事並不留心。究竟見聞不廣。被小山盤根問底。今日也談。明日也談。腹中所有若干典故。久已告竣。幸喜多九公本係呂氏至親。兼之年已八旬。向來呂氏小山也都時常見面。到了無事時。林之洋無話可談。就把多老翁邀來閒話。多九公本是久慣江湖。見多識廣。每逢談到海外風景。竟是滔滔不絕。一路上不獨小山解去許多愁煩。就是婉如。若花也長許多見識。雖不寂寞。奈小山受不慣海面風浪。兼之水土不服。竟自大病。臥牀不起。足足病了一月。方纔好些。眠食雖然照舊。身體甚弱。不知不覺。已交新春。這日到了東口山。將船泊岸。林之洋說起當日駱紅蕖打虎一事。妹夫因他至孝。甚爲喜愛。曾託業師尹大人做媒。替外甥求婚。後來到了軒轅。接着尹大人書信。纔知這段婚姻業已定了。小山道。前者甥女看見父親行囊內有書一封。內中提着兄弟姻事。甥女正要請問舅舅。後來忽忙忙也就忘了。適聞舅舅說起。方知有這緣故。今既到此。甥女自應上去探望。問他何日纔回家鄉。日後住在何處。彼此也好通個音信。況他既能打虎。若肯陪伴甥女同去尋親。那更好了。林之洋道。甥女這

話甚是。但你身子甚弱。上面山路又不好走。這便怎處。小山道。將來到了小蓬萊。甥女還要尋訪父親。若怕難走。豈有不去之理。好在甥女前在家中。已將腿腳練的靈便。如今正好借這山路操練。操練省得到了。小蓬萊又要費事。此時身子雖弱。借此走走。倒可消遣消遣。林之洋點頭。隨即帶了器械。婉如若花。也要同去。林之洋託多九公在船照應。帶了幾個水手。一同登岸。小山姊妹三人。一同攜手慢慢上了山坡。略爲歇息。又朝前進。走了多時。歇息數次。纔到了蓮花庵。走進裏面。並無一人。正在詫異。只見庵旁走過兩個農人。林之洋上前訪問。駱太公下落。那兩個農人道。我們就是駱太公佃戶。自從前年太公去世。駱小姐搬到水仙村居住。就把這些田地賞給我們種了。此山大蟲。虧得駱小姐殺的一乾二淨。我們纔能在此安業。今年正月。駱小姐忽把太公靈柩搬去。聞得要回天朝。不知何時纔來。這位小姐在此。除了大害。至今人人感仰。但願他配個好女婿。也不枉衆人感戴一場。小山聽了。悶悶不樂。只得同衆人仍歸舊路。慢慢來到岸邊。離船不遠。只見多九公站在岸上。同一年老道姑在那裏講話。一齊上前。看那道姑身穿一件破衣。手中拿着一枝芝草。滿面青氣。好不怕人。林之洋道。這個花子。既來化緣。九公就該教水手。隨便拿些錢米與他。同他談甚麼。多九公道。這個道姑瘋瘋顛顛。並非化緣。手中拿着靈芝。口裏唱着歌兒。要求我們渡到前面。他將靈芝就算船錢。及至老夫問他。渡到甚麼地方。他說要到回頭岸去。老夫在海外多年。從未聽見有個甚麼回頭岸。這樣顛顛倒倒。豈非是個瘋子麼。只聽那道姑口中又唱起歌兒來。他唱的是。我是蓬萊百草仙。與卿相聚不知年。因憐謫貶來滄海。願獻靈芝續舊緣。小山聽了。忽覺心中動了一動。連忙上前合掌道。仙姑既要渡過彼岸。我就渡你過去。不知那枝靈芝可

肯見賜道姑道。女菩薩如發慈心。渡我過去。這枝靈芝。豈敢不獻。況女菩薩面帶病容。非此不能平復。小
山道。既如此。就請登舟。我們也好趨路。道姑聽了。卽同三人上船。多林二人望着。不好攔擋。只得收拾揚
帆。多九公道。他這靈芝。並非仙品。唐小姐須要留神。不可爲妖人所騙。老夫前在小蓬萊。吃了一枝。破腹
多日。幾乎喪命。近來身體疲憊。還是這個病根。道姑道。這是老翁與這靈芝無緣。其實靈芝何害於人。卽
如桑椹。人能久服。可以延年益壽。斑鳩食之。則昏迷不醒。又如人服薄荷。則清熱。貓食之。則醉。靈芝原是
仙品。如遇有緣。自能立登仙界。若誤給貓狗吃了。安知不生他病。此是物類相感。各有不同。豈能一概而
論。多九公聽了。曉得道姑語帶譏刺。只氣的火星亂冒。小山把道姑讓進艙內。同婉如若花。一齊歸座。剛
要閒話。那道姑把靈芝遞給小山道。且請女菩薩把這仙芝用過。滌蕩滌蕩。凡心倘悟些。前因出來。我們
更好談了。小山接過。一面道謝。一面把靈芝吃了。登時只覺神清氣爽。再把道姑一看。只見滿面仙風道
骨。極其和藹。臉上並無一毫清氣。因向婉如耳邊暗暗問道。這位仙姑臉上。本有一股清氣。此時忽然不
見。另變做慈善模樣。你可見麼。婉如暗暗答道。他的臉上。那股青氣。妹子看着。正在害怕。姊姊怎說不見。
這也奇了。二人正在附耳議論。只見道姑道。請問女菩薩。毛詩云。誰知鳥之雌雄。此言人非其類。所以不
能辨其雌雄。不知這些鳥兒。他們可能自辨。小山道。他是一類。如何不辨。自然一望而知。道姑道。既如此。
何以人仙就不各有一類呢。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女菩薩若明此義。其餘就可想見
了。小山不覺忖道。怎麼我同婉如妹妹暗中之話。他竟有些知覺。好生奇怪。因問道。請教仙姑大號。道姑
道。我是百花友人。小山暗暗詫異道。他這百花二字。我一經入耳。倒像把我當頭一棒。只覺心中生出無

限牽挂。莫非百花二字與我有甚宿緣。他說他是百花友人。若以友人二字而論。他非百花可想。而知俗話說的。真人不露相。我且用話探他一探。因問道。仙姑此時從何處至此。道姑道。我從不忍山煩惱洞輪迴道上而來。小山暗暗點頭道。因其不能容忍。所以要生煩惱。既生煩惱。自然要墮輪迴了。此話不知說的還是百花。還是友人。含糊糊糊。令人不解。他這言談句句含着禪機。倒也有些意味。因又問道。仙姑此時何往。道姑道。我要到苦海邊回頭岸去。小山忖道。據這禪語。明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了。連忙問道。那回頭岸上可有名山。可有仙洞。道姑道。彼處有座仙島。名喚返本島。島內有個仙洞。名喚還原洞。小山不等說完。卽又問道。仙姑所訪何人。道姑道。我所訪的並非別人。是那總司羣芳的化身。小山聽了。心中若悟若迷。如醉如醒。不知怎樣纔好。呆了半晌。不覺下拜。道弟子愚昧。今在苦海。求仙姑大發慈悲。倘能超度。脫離紅塵。情願作爲弟子。這裏小山只顧求那道姑。那知多九公因被道姑譏刺。着實氣惱。因同林之洋暗在前艙竊聽。今見小山如此光景。因向林之洋道。令甥女不知利害。受了道姑蠱惑。忽要求他超度。若不急急把他趕去。只怕唐小姊還有性命之憂哩。林之洋不等說完。一脚踏進艙去。指着道姑道。你這怪物。敢在俺的船上妖言惑衆。還不快走。且吃俺一拳。小山忙攔住道。舅舅他是真仙。不可動手。道姑冷笑道。纏足大仙何必動怒。我今到此。原因當日紅孩大仙有言。意欲稍效微勞。解脫災患。庶不負同山之誼。誰知無緣。竟不能同往。幸而前途有人。諒無大害。因向小山道。此時暫且失陪。我們後會有期。大約回頭岸上卽可相見。說罷。下船去了。小山埋怨舅舅。不該把這道姑得罪。林之洋道。俺不看甥女情面。早已給他一頓好打。如今還算待他好的。小山道。方纔仙姑忽把舅舅稱作纏足大仙。彼時我見舅舅聽他相

稱臉上忽然通紅。不知何故。林之洋道：「你看他瘋瘋顛顛，隨嘴亂說，俺那有工夫同他盤駁。只好隨他說去。」小山見林之洋支吾，不便細問，走了幾時，不獨百病消除，只覺精神大長。這日船泊水仙村。小山因東口山農人所言駱紅渠之事不甚明白，卽託舅舅上去訪問。原來廉錦楓已於正月同駱紅藻回家鄉去了。林之洋得了此信，隨卽回來，離船不遠，忽見海中攛出許多水怪，跳在船上，一個個青面獠牙，跑進船去。適值衆水手都在岸上，林之洋喊叫快些上船放鎗，衆人手忙脚亂，纔上三板，還未渡到大船，那些水怪忽從艙內把小山拖出，一齊攛入海內，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小山所經之地，皆唐敖所遊之地，再敍則嫌重複，不敍又嫌脫略，妙以唐敖所見無非樂土，小山所見盡是愁域，斷不至於合掌，且細寫途中所遇種種，迴顧上文，此真善作過脈題者。蔬菴識。

第四十五回 君子國海中逢水怪 丈夫邦嶺下遇山精

話說那羣水怪把小山拖下海去。林之洋這一嚇非同小可，連忙上船，只見婉如若花乳母都放聲慟哭。呂氏向林之洋哭道：「俺們正在閒話，不意來了許多妖怪，忽把甥女拖去，你可看見？」林之洋頓足道：「俺在岸上怎麼不見？如今已將甥女拖下海去，這便怎麼？」登時多九公得了此信，卽從船後走來道：「幸喜天氣和暖，爲今之計，且教水手下，看是何怪，再作道理。」二人來至船頭，就教當日探聽廉錦楓那個水手下，去水手聽了，因剛纔看見那些水怪，心中害怕，不敢獨往，又拉了一個會水的一同下去。不多時，上來回報道：「此處並非大洋，裏面並無動靜，那些水怪不知都藏何處，無處尋找，說罷都到後梢換衣去了。」林之洋不覺慟哭道：「我的甥女，你死的好苦，你教俺怎麼回去見你母親？俺也只好跟你去了。」將身一縱，攛入

海中多九公措手不及。嚇的只管喊叫救人。那兩個水手正在後面換衣。聽見外面喊叫。慌忙穿了小衣。跳下海去。遲了半晌。纔把林之洋救了上來。業已腹脹如鼓。口中無氣。呂氏同婉如若花。哭成一片。多九公卽命水手取了一口大鍋。把林之洋輕輕放在鍋上。控了片時。口中冒出許多海水。腹脹已消。蘇醒過來。婉如同若花。上前攙扶進艙。換了衣服。口口聲聲只哭甥女死的好苦。多九公走來道。林兄纔喫許多海水。脾胃未免受傷。休要悲慟。老夫適纔想起一事。唐小姊似乎該有救星。林之洋道。俺在海裏不過喝了兩口水。就人事不知。俺的甥女下海多時。怎麼還能有救。多九公道。前在東口所遇那個道姑。雖是瘋顛顛。但他曾言解脫甚麼災難。又言幸而前途有人。尙無大害。據他這話。豈非尙有可救麼。況纏足大仙四字。乃唐兄在船同你鬪趣之話。除了唐兄。只有你知我知。這個道姑。纔見林兄。就呼纏足大仙。此人若無來歷。何能道此四字。林之洋連連點頭道。九公說的是。俺就出去求神仙相救。說罷。拿了拐杖。勉強舉步。來到外面。分付水手。岸上排了香案。隨卽登岸。淨手拈香。跪在地下。暗暗禱告。只求神仙救命。跪了多時。天已日暮。多九公道。林兄身上欠安。今日已晚。只好回船養息。養息。明日再求罷。林之洋道。這樣大月色。俺正好跪求。九公只管請便。俺林之洋既發這個願心。若無人救。只得跪死方休。今生今世。叫俺起來也不能了。不覺放聲大哭。多九公在旁。惟有連聲歎氣。不知不覺。皓月當空。船上已交三鼓。忽見遠遠來了兩個道人。手執拂塵。飄然而至。生的甚覺醜陋。月光之下。看的明白。一個黃面獠牙。一個黑面獠牙。頭上都戴束髮金箍。身後跟着四個童兒。林之洋一見。連連叩頭。口口聲聲。只求神仙救俺甥女之命。兩個道人道。居士請起。我們今既到此。自然要助一臂之力。何須相求。因喚屠龍童兒。剖龜童兒。速到苦海。

卽將孽龍惡蚌擒來立等問話。二童答應攛入海去。林之洋立起道：俺的甥女現在海內，還求神仙慈悲相救。兩個道人道：這個自然。因向身旁兩個童兒暗暗分付幾句。二童答應也都攛入海去。不多時回報道：已將百花化身護送歸舟。兩個道人將手一擺，二童仍立兩旁。只見剖龜童兒手中牽着一個大蚌，從海中上來，走到黑面道人跟前，交了法旨。隨後屠龍童兒也來岸上，向黃面道人道：孽龍出言不遜，不肯上來。弟子本要將其屠戮，因未奉法旨，不敢擅專。特來請示。黃面道人道：這孽畜如此無禮，且等我去會他一會。將身一縱，攛入海中。兩腳立在水面，如履平地一般。手執拂塵，朝下一指，登時海水兩分，讓出一路，竟向海中而去。遲了半晌，帶着一條青龍來至岸上道：你這孽畜既已罪犯天條，謫入苦海，自應靜修，以贖前愆。今又做此違法之事，是何道理。孽龍伏在地下道：小龍自從被謫到此，從未妄爲。昨因海岸忽然飄出一種異香，芬芳四射，徹於海底。偶然問及大蚌，纔知唐大仙之女從此經過。小龍素昧平生，原無他意。大蚌忽造謠言，說唐大仙之女乃百花化身，如與婚配，卽可壽與天齊。小龍一時被惑，故將此女攝去。不意此女喫了海水，昏迷不醒。小龍卽至海島，擬覓仙草以救其命。到了蓬萊，路遇百草仙姑，求他賜了回生草，急急趕回。那知纔把仙草覓來，就被洞主擒獲。現有仙草爲證，只求超生。黑面道人道：你這惡蚌，既修行多年，自應廣種福田，以求善果。爲何設此毒計，暗害於人。從實說來。大蚌道：前年唐大仙從此經過，曾救廉家孝女。那孝女因感救命之恩，竟將我子殺害，取珠獻於唐大仙，以報其德。彼時我子雖喪，廉孝女之手，究因唐大仙而起。昨日適逢其女從此經過，異香徹入苦海。小蚌要報殺子之讐，纔獻此計。只求洞主詳察。黑面道人道：當日你子性好饕餮，凡水族之類，莫不充其口腹，傷生旣多，惡貫乃滿。故借

孝女之刀。以除水族之患。此理所必然。亦天命造定。豈可移恨於唐大仙。又遷害其女。如此昏憤奸險。豈可仍留人世。遺害蒼生。剖龜童兒。立時與我剖開者。黃面道人道。大仙且請息怒。這兩個孽畜如此行爲。自應立時屠剖。但上蒼有好生之德。兼且孽龍業已覓了仙草。百花服過。不獨起死回生。並可超凡入聖。他既有這功勞。自應法外施仁。免其一死。第孽龍好色貪花。惡蚌移禍害人。都非良善之輩。據小仙之意。即將二畜禁錮無腸國東廁。日受糞氣薰蒸。食其穢物。以爲貪花害人者戒。大仙以爲何如。黑面道人點頭道。大仙所見極是。二畜罪惡甚重。必須禁錮在無腸國富室的東廁。始足蔽辜。黃面道人道。加等辦理。固覺過刻。亦是二畜罪由自取。因將回生草取了遞給林之洋道。居士即將此草給令甥女服了。自能起死回生。我們去了。林之洋接過下拜道。請神仙留下名姓。俺日後也好感念。黃面道人指着黑面道人道。他是百介山人。貧道乃百鱗山人。今因閒遊。路過此地。不意解此煩惱。莫非前緣。何謝之有。正要舉步。那孽龍大蚌都一齊跪求道。蒙恩主禁於無腸東廁。小畜業已難受。若再遷於富室東廁。我們如何禁當得起。不獨三次四次之糞。臭不可當。而且那股銅臭。尤不可耐。惟求法外施仁。沒齒難忘。林之洋上前打躬道。俺向大仙講個人情。他們不願東廁。把他罰在西席可好。孽龍大蚌道。西席雖然有些酸臭。畢竟比那銅臭好耐。我們願在西席。兩個道人道。且隨我來。自有道理。一齊去了。衆水手在旁看着。人人吐舌。個個稱奇。多林二人回船。將仙草給小山灌入。吐了幾口海水。登時復舊如初。精神更覺清爽。大家都替他道喜。小山道。只要尋得父親回來。就是受些魔難。我也情願。林之洋把水仙村之話說了。隨即開船向小蓬萊進發。又走多時。如軒轅三苗等國都已過去。這日多林二人在船後閒談。多九公道。林兄。你看去歲起

風豈不就此地。今年有意要到小蓬萊。偏又不遇風暴。若像去年。何等爽快。老夫素於此處甚生。恰好前面有個小國。只好到彼問問。隨即收口。上去打聽。原來此間是丈夫國交界。及至細問小蓬萊路徑。衆國人聽了。莫不害怕。都說離此千餘里。地名田木島。有一亥木山。近來忽生許多妖怪。出來傷人。來往船隻。每每被害。二人慌忙回來告訴。衆人都不願去。小山那裏肯依。多林二人說之至再。小山寧死也要前去。二人明知勸也無用。只得拚命朝前進發。這日正行之際。迎面有座大嶺。細看路徑。須由山角繞過。方能出口。走了多時。離嶺不遠。只見上面密密層層。許多果樹。如桃李橘棗之類。四時果品。無般不有。那股果香陣陣。向面上撲來。令人好不垂涎。舵工被這果香鑽入鼻孔。一心想啖。不因由把船靠了山角。方纔泊岸。船上衆人。早已一擁齊上。遇見鮮果。不論好歹。摘來就吃。口中莫不叫好。多林二人也飽餐一頓。林之洋摘了許多桃李橘棗之類。送上船來。呂氏正在垂涎。卽同小山姊妹大家分吃。小山道。舅舅爲何將船泊在此處。前日打聽路徑。都說前面有妖怪。怎麼今日就忘了。林之洋道。俺自開了這股果香。心裏迷迷惑惑。只顧想吃。那裏還顧甚麼妖怪。俺去催他們開船。於是來至外面道。俺們走罷。莫要遇着妖怪出來。衆水手道。今日喫了這樣鮮果。渾身綿軟。就如酒醉一般。好不快活。那個還有氣力開船。說着個個睡在樹下。多林二人站在船頭。只覺天旋地轉。遍體酥麻。站立不住。正在發慌。山中忽然走出許多婦女。來到船上。把呂氏、小山、婉如、若花、乳母攙扶上岸。又有兩個把多林二人也攙了。下船。還有幾十個把衆水手也都攙起。走上山來。衆人心裏雖覺明白。就只口不能言。渾身發軟。小山此時雖然照舊。因見衆人這宗光景。明知寡不敵衆。只好且裝酒醉。跟着同來看他怎樣。再作道理。不多時。來至石洞跟前。進了石

洞又走兩層庭院。進了廳堂。正面坐着一個女妖。頭戴鳳冠。身穿蟒衫。極其美貌。面上有條指痕。從那指痕之中。更增許多娥媚。旁邊坐着一個男妖。年紀不到二旬。生得齒白唇紅。面如傅粉。雖是男妖。卻是女裝。多九公看了。身上雖覺癱軟。心裏卻還明白。暗暗忖道。這個男妖。怎是婦女打扮。此時林兄見這模樣。回想當日女兒國風味。只怕又要吃驚了。只見下首還有兩個男妖。一個面如黑棗。一個臉似黃橘。赤髮蓬頭。極其凶惡。忽聽女妖笑道。他們只知喫果。那知其中藏有酒母。果然毫不費事。就都跟來。此皆賢妹並二位愛卿贊畫之力。將來自然慢慢一同受享。但這傑兒有三十餘口之多。不知賢妹可能別出心裁。另有泡製。少年男妖笑道。這些傑兒。剛纔已吃酒母。皮肉未免帶有酒味。若照向日烹調。恐不合口。據妹子愚見。莫若竟將這些傑兒釀爲美酒。其名就叫傑兒酒。姊妹以爲何如。女妖喜道。如此極妙。黑面男妖道。以傑爲酒。固是美品。但清濁不分。亦恐酒味不佳。據臣看來。女傑之味必清。男傑之味必濁。將來釀時。必須預分兩處。庶清濁不致紊亂。黃面男妖道。今日傑兒如此之多。其中酒量大的。諒亦不少。莫若先將好酒。給他盡量而飲。教他吃的爛醉。日後釀出酒來。豈不更覺有力。女妖道。兩位愛卿所見極是。因指林之洋向少年男妖笑道。這個傑兒與賢妹模樣相仿。莫若把他留下。給賢妹做伴。如何。少年男妖笑道。這傑兒生的雖好。就只嘴上新留幾根鬚兒。令人可厭。他如拔的光光。如人韓一般。我纔笑納哩。因向黃面黑面二妖道。二位可要留他做伴。二妖道。彌君嫌他新留幾根鬚兒。所以不喜。那知我二人因他鬚兒過少。也不慊意。他如滿部鬚鬚。抑或絡腮。我倒喜的。少年男妖道。這卻爲何。二妖道。這叫作人棄我取。少年男妖笑道。若據二公之言。難道世間鬚子都是棄物麼。你要曉得十個鬚子。九個臊。他要發起臊風。比那

沒鬚的。還更有趣哩。說着一齊大笑。女妖分付手下。將衆僕兒帶至後面。多將好酒。令其暢飲。以便蒸熟釀酒。衆妖答應。把衆人帶到後面。七手八脚。各去取酒。小山隨即跪下。望空垂淚。暗暗禱告道。我唐小山。因來海外尋親。忽遇妖魔。性命只在頃刻。務望過往神靈。早賜拯救。倘脫火坑。情願身入空門。一世焚頂。忽見有個道姑走來道。女菩薩休要害怕。小道特來相救。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於極冷中有此極熱文字。善於生發者。蔬菴識。

鏡花緣卷之十

第四十六回 施慈悲仙子降妖 發慷慨儲君結伴

話說道姑向小山道：「女菩薩不消焦心。小道特來相救。隨卽雜在衆人之中。衆小妖把酒取到。道姑道：「他們不會飲酒。我的量大。拏來我吃。」衆小妖道：「剛纔進來。未曾留神。原來卻是六個女僕。把酒送至道姑面前。道姑飲完。又教快去取酒。這些小妖來往取酒。就如穿梭一般。一面取酒。一面只說好量。道姑一面飲着。一面只教取酒。登時把洞內若干美酒。飲的一滴無存。還是催着取酒。衆小妖無酒可取。只得稟知女妖。女妖那裏肯信。卽同三個男妖來至後面。道姑一見。把口一張。那酒就如湧泉一般。一道白光。滔滔不斷。直向四妖噴去。登時洞裏洞外。酒氣撲鼻。這股酒香。非比尋常。乃百種鮮果釀成。芬芳透腦。若教好飲的。聞了。真可神迷心醉。望風垂涎。道姑一面噴酒。把手一張。只聽呱刺刺雷聲。振耳霹靂之中。現出一朵彩雲。彩雲之上。端端正正。托着桃李橘棗四樣果品。直向四怪頂門打將下去。道姑大聲喝道：「四個孽畜。爾等胞衣巢穴。現俱在此。還不速現原形。等待何時。」四怪剛要逃走。不防雲中四樣果品落下。只打的滿地亂滾。霎時變出本相。遠遠看去。個個小如彈丸。不知何物。道姑上前。拾在手內。衆小妖都變本相。無非山精水怪。四散奔逃。此時大家都已蘇醒。俱向道姑叩謝。小山道：「請問仙姑尊姓大名。這四個是何妖怪。」道姑道：「我是百果山人。因與女菩薩有緣。特來相救。手中取出四個物件。道：女菩薩請看。這就是四怪原形。小山同衆人進前觀看。原來卻是一個李核。一個桃核。一個棗核。一個橘核。多九公道：「世間此物甚多。」

何以竟能爲怪。莫非都是異種麼。道姑道：此核雖非異種。但俱生於周朝。至今千有餘年。李核名叫欏李。當初西施因其味美。素最喜食。桃核雖非仙品。當年彌子瑕曾以其半分之衛君。橘核昔日晏子至楚。楚王曾有黃橘之賜。棗核名喚羊棗。當日曾哲最喜。這四核雖是微末廢物。因昔年或在美人口中。受了口脂之香。或在賢人口內。染了翰墨之味。或在姣童口邊。感了龍陽之情。或在良臣口裏。得了忠義之氣。久而久之。精氣凝結。兼之受了日精月華。所以成形爲患。今遇貧道。也是他氣數當絕。多九公忖道：怪不得男相女裝。原來卻是分桃主人。因問道：請教仙姑。方纔那美婦人。同那美男子。自然就是西施。彌子瑕。形狀了。但那兩怪。一個面如黑棗。一個臉似黃橘。難道當年曾哲同晏子。就是這個模樣麼。道姑道：西施。彌子瑕。俱以美色。蠱惑其君。非正人可比。故精靈都能竊肖其形。至曾哲。晏子。身爲賢士。名傳不朽。其人雖死。猶生這些精靈。安能竊肖其形。所謂邪不能侵正。故棗怪面似黑棗。橘怪面似黃橘。任他變幻。何能脫卻本來面目。小水道：請問仙姑。此去小蓬萊。還有若干路程。道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女菩薩自去問心。休來問我。收了四核。出洞去了。多林二人。把人數查明。一齊上船前進。一路談起仙姑相救之事。多九公道：這是唐小姐至孝所感。故屢遇異人相救。若據前日大蚌所言。唐兄已成神仙無疑了。林之洋道：俺妹夫如成了神仙。俺甥女遇了災難。自然該有仙人來救。俗話說的。官官相護。難道不准仙仙相護。俺最疑惑的。他們所說百花二字。不知隱着甚麼機關。莫非俺甥女是百花託生麼。小山笑道：若謂百花。自然是百樣花了。豈有百花俱託生一人。斷無此理。即使竟是百花託生。甥女也不情願。舅舅莫把這件好事。替我攬在身上。林之洋道：若是百花託生。莫不紅紅綠綠。甥女爲甚倒不情願。小水道：舅舅要知這些百

花無非草木之類。有何根基。此時甥女知係天上列宿。託生將來。倘要修仙。有此根基。或者可冀得一善果。若是草木。託生既無根基。何能再萌妄想。即使苦修。亦覺費事。當日有人言。狐狸修仙最苦。因其素無根基。必須修到人身。方能修仙。須費兩層工夫。卽如甥女。若是百花。託生如要修仙。必須修的有了根基。方能再講修仙。豈不過於費事。林之洋道。若這樣。俺倒盼你根基淺些。倒覺安靜。省得胡思亂想。又生別的事來。若花道。剛纔那個少年男妖。爲何搽脂抹粉。裝作女人模樣。多九公道。姪女。你不知道麼。他這模樣。是從你們女兒國學的。並且還會纏的上好小足。穿的絕妙。耳眼哩。林之洋忍不住要笑。小山不解。再三追問。婉如把當日女兒國穿耳纏足之事說了。小山這纔明白道。怪不得前在東口。那個道姑。把舅舅稱作纏足大仙。舅舅滿面緋紅。原來是這緣故。忽聽衆水手喊道。剛走的好好的。前面又要繞路了。多林二人忙至船頭。只見迎面又有一座大嶺。攔住去路。多九公道。前年到此。被風暴刮的神魂顛倒。並未理會。有甚山島。今年走到這條路上。純是大嶺。要像這樣亂繞。只怕再走一年。還不到哩。林之洋道。俺們上去探探路徑。將船停泊。二人上了山坡。走了多時。迎面有一石碑。上面寫的也是小蓬萊三個大字。多林二人看了。這纔曉得此山就是小蓬萊。多九公道。怪不得那道姑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誰知今已到了。隨卽走回。告知小山。小山歡喜非常。惟有暗暗念佛。因天色已晚。不能上山。次日起個絕早。呂氏同婉如若花也都起來。水手已備早飯。大家飽餐一頓。婉如若花也要陪着同去。林之洋手擎器械。帶了水手一同登岸。上了山坡。上面有條山路。彎彎曲曲。雖覺難走。幸喜接連樹木。可以攀藤附木而行。林之洋攙着小山。小山手挽婉如。婉如手拉若花。慢慢步上山來。到了平川之地。歇息片晌。又朝前行。轉過小蓬萊石碑。

只見唐敖當日所題詩句。仍是墨迹淋漓。小山一見。淚落不止。又向四處細細眺望。暗暗點頭道。看了此山景致。凡念皆空。宛如登了仙界。如此洞天福地。無怪父親不肯回來。此處不獨清秀幽僻。而且前面層岳錯落。遠峯重疊。一望無際。不知有幾許路程。此時只好略觀大概。少刻回船。再同舅舅商議。不知不覺。天已下午。林之洋恐天晚難行。卽同小山姊妹下山。及至到船。業已日暮。喫了晚飯。呂氏問問山上光景。小山道。今日細看此山道路甚遠。非三五天可以走遍。甥女父親既要修行。自然該在深山之內。若照今日這樣尋訪。除非父親出來。方能一見。若不自己露面。就再找一年。也是無用。今甥女立定主意。明日舅舅在此看守船隻。甥女一人深入山內。耽擱數日。細細搜尋。或者機緣湊巧。也未可知。林之洋道。甥女獨去。俺怎放心。自然俺要同去。小山道。話雖如此。奈船上都是水手。並無着己之親。多老爺雖有親誼。究竟過於年老。此處又非內地可比。若舅舅同去。雖可做伴。船上無主。甥女反添牽挂。何能在內過於耽擱。與其尋的半途而廢。終非了局。莫若甥女自己去。倒覺爽利。好在此山既少人煙。又無野獸。純是一派仙景。舅舅只管放心。甥女此去。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如能尋着固妙。卽或尋不着。將裏面大概看看。亦卽回來。先送一信。使舅舅放心。然後再去細訪。必須如此。兩下方無牽挂。甥女主意已定。務望舅舅曲從。若花道。阿父如不放心。女兒向在東宮。也曾習過騎射。隨常兵器。也曾練過。莫若女兒帶了器械。與阿妹同去。也好照應。婉如道。若是這樣。俺也同去。小山道。妹妹與乳母一樣。行路甚慢。如何去得。至若花姊姊。近日雖然纏足。他自幼男裝走慣。尚不費力。倘能同去。倒可做伴。呂氏道。甥女上去。上面既無房屋。又無茶飯。夜間何處棲身。日間所吃何物呢。小山聽了。不覺殘了一殘。沈思半晌道。甥女今日細觀此山。層巒峭壁。怪

石攢峯。錯錯落落。接連不斷。雖無屋宇。到處儘可藏身。就是那些松陰茂林之下。也可棲止。設遇現成石洞。那更好了。至所食之物。甥女細想。古人草根樹皮。尚可充飢。何況此山果木甚多。柏子松實。處處皆有。豈有腹飢之患。呂氏道。那些東西。豈能當飯。此時俺倒想起一事。當日俺們製有救荒豆末。自從初次飄洋。用過一次。喜得後來從未絕糧。今甥女上山。倒可用着了。林之洋道。虧你提起。俺倒忘了。從箱中取出一包豆麪。並一包麻子。遞給小山道。你明日未曾上山。先將豆麪儘量喫飽。就可七日不饑。至第八日。再吃一頓。就可四十九日不饑。如覺口乾。可將麻子和些水喫。就不渴了。這是俺們海船救命仙丹。須好好收了。小山接過道。此豆怎樣炮製。就有如此功效。如果靈驗。若到荒年濟世。豈不好麼。林之洋道。這個原是備荒用的。你道這方俺怎得知。是你父親傳給俺的。據說當初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因年歲荒旱。曾具表奏道。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授濟饑辟穀仙方。臣家大小七十餘口。以此爲糧。不食別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黑大豆五斗。淘淨蒸三遍。去皮用火麻子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令口開。取仁去皮。同大豆各搗爲末。和搗做團。如拳大。入甑內。從戌時蒸。至子時止。寅時出甑。午時曬乾。爲末。乾服之。以飽爲度。不得再喫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第四頓二千四百日不饑。不必再服。永不饑了。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不但辟穀。且令人強壯。容貌紅白。永不憔悴。口渴。研麻子湯飲之。更潤臟腑。若要重喫他物。用葵子三合爲末。剪湯冷服。解下藥如金色。任吃他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郡守教民用之。有驗。序其原委。勒石於漢陽興國寺。還有一方。用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曬乾。去皮爲末。火麻子三升。浸去皮。曬研爲末。糯米三升。做粥。入前二樣。和搗爲團。如拳大。入甑。

內蒸一宿。取曬爲末。用小紅棗五斗。煮去皮核。入前末相搗。如拳大。再蒸一夜。曬乾爲末。服之。以飽爲度。最能辟穀。如渴飲麻子水。能潤臟腑。或飲脂麻水。亦可。但不得食一切物。當日你父親傳俺此方。俺配一料。帶在船上。那知頭一次飄洋。就遭風暴。偏遇連陰大雨。耽擱多日。缺了柴米。幸虧這物。才救一船性命。這是你父親積的陰德。俺同你舅母至今還是感念。呂氏道。誰知這樣一個好人。偏偏教他功名蹭蹬。若早早做了官。他又何能到此。訪什麼仙。煉什麼性呢。小山聽了。觸動思親之心。更覺傷感。當時議定。若花同去。次日。姊妹二人。絕早起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唐公入此山。不復見。不復返矣。小山至。獨能見乎。獨能返乎。若其可見。可返。何不於多林二人尋覓之時。而卽見。卽返乎。或者小山不比他人。有父女之親。可以見。可以返。果念父女之親。當日何必不入。而務於此時。始見。始返乎。然則小山可以無入此山矣。雖然。吾父入者。此山也。山旣在。吾父何不可在。吾父旣在。何不可見。不可返乎。卽知其不可見。不可復。亦必盡吾必欲見。必欲返之心。噫。千古忠臣孝子。百折不回。明知其無補於事。不敢不盡者。此心耳。至於險阻艱難。何暇計哉。蔬菴識

第四十七回 水月村樵夫寄信 鏡花嶺孝女尋親

話說小山。若花。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將衣履結束。腰間都繫了絲縑。挂一口防身寶劍。外面穿一件大紅猩猩氈箭衣。頭上戴一頂大紅猩猩氈帽兒。外帶一件棉衣。用包裹包了。又帶一個椰瓢。同荳麪都放包裹內。二人打扮不差上下。惟若花身穿杏黃箭衣。將荳麪飽餐一頓。收拾完畢。各把包裹背在肩上一齊告別。呂氏見這樣子。不由心酸淚落道。甥女一路小心。若花女兒。務須好好照應。雖說此山並無虎豹。

到了夜晚究竟尋個掩密藏身之處。纔覺放心。甥女如此孝心上天自必垂憐。一切事情自然逢凶化吉。但願此去尋得父親。早早回來。婉如也垂淚道。姊姊千萬保重。莫教人兩眼望穿。俺不遠送了。小山答應。同若花上岸。林之洋仍舊攙扶。送到平陽之處。又叮嚀幾句。灑淚而別。林之洋見他們去遠。這纔止淚回船。姊妹兩個背着包裹。朝前走了數里。小山因山路彎曲。恐將來回轉。認不清楚。每逢行到轉彎處。就在山石樹木上。用寶劍畫一圓圈。或畫唐小山三字。以便回來。好照舊路而行。一面走着。歇息數次。越過幾個峯頭。幸喜山路平坦。走了一日。看看日暮。二人商議。找一宿處。看來看去。並無可以棲身之地。只得又向前進。正在探望。只見路旁許多松樹。都大有數圍。內有一株古松。枝葉雖青。因年代久了。其本已枯。外面雖有一層薄皮。裏面卻是空的。二人見了。不勝之喜。即將包裹取下一齊將身探入。內中松葉堆積甚厚。坐下倒也綿軟。姊妹兩個。因一路走乏。身子困倦。把包裹放在樹內。坐在上面。睡了一覺。早已天明。連忙探出身來。背上包裹。離了松林。走了半日。小山道。昨日喫了荳麪。腹中果然不饑。此時喉中微覺發乾。姊姊可覺口渴。妹子意欲喫些泉水。纔好。若花道。如此甚妙。各用椰瓢。就將山泉取了一瓢涼水。和些麻子。胡亂飲了幾口。又取一瓢涼水。略把手面洗洗。仍望前走。到了日暮。恰喜那邊峭壁下。有一天然石洞。儘可存身。就在石洞住了。次日又朝前進。一路上看不盡的怪竹奇樹。觀不了的異草仙花。沿途景致。雖多。無如小山之意。並不在此。若花也不過略略領略。一連走了幾日。各處尋蹤覓跡。再朝前面望去。那些山岡。仍是一望無際。小山道。姊姊你看這個光景。大約非數十日。不能走到。妹子前在舅舅面前。曾說無論尋着尋不着。總在一月半月。回去送信。今再前進。設或遙遠。一時驟難轉回。豈不失信麼。若花道。今既

到此據我愚見。只好且朝前進。我們就是耽遲幾日。阿父也斷無埋怨之理。何必回去送信。小山道。妹子之意。並非專爲送信。意欲借此將姊姊送回。妹子纔好獨往。若花道。愚姊正要同你前去。爲何忽發此言。小山道。連日細看。此山道路甚遠。一經前進。歸期竟難預定。因此要將姊姊送回。以便一人前進。即使回來過遲。舅舅不能守候。妹子得能尋見父親。就同父親在彼修煉。也是人生難得之事。倘不能尋見父親。縱使舅舅終年守候。妹子何顏歸家。去見母親。以此看來。惟有尋到此山盡頭。非見父親之面。不能回家。若姊姊同去。妹子何能只管前進呢。若花道。愚姊若怕路遠。也不來了。此時前進。若無消息。不獨阿妹不應回轉。就是愚姊也無半途而廢之理。況我本是虎口餘生。諸事久已看破。設或耽擱過遲。阿父不能守候。我就在此。同你靜修。也未嘗不可。阿妹倒不必慮及於我。卽如我今日到此。還是圖名呢。還是爲利呢。無非念阿妹一團孝心。惟恐孤身無人照應。纔肯挺身而來。若要誤認我不過一時高興。上來走走。並未慮及後來之事。那就錯了。小山不覺滴淚道。姊姊如此用心。真令妹子感激涕零。此時也不敢以套言相謝。惟有永銘心版了。說罷。又向前進。若花道。今日忽覺饑餓。這是何意。小山道。只顧走路。原來今已八日。那荳麪第一頓。只能管得七日不饑。今日如何不餓。恰好此處遍地松實柏子。我纔吃了幾個。只覺滿口清香。姊姊何不也喫幾個。如能充饑。我們就以此物爲糧。豈不更覺有趣。若花隨卽吃了許多。走了多時。也就不覺甚餓。於是日以松實柏子充饑。路上或講講古蹟。談談詩賦。不知不覺。又走了六七日。這日正望前進。猛見迎面倒像一人走來。小山道。我們走了十餘日。未見一人。怎麼今日忽然走出人來。若花道。莫非前面已有人家。只見那人漸漸臨近。再細細一看。原來是個白髮樵夫。小山見是老年人。因站路旁。

問道。請問老翁此山何名。前面可有人家。樵夫也立住道。此山總名小蓬萊。前面這條長嶺。名叫鏡花嶺。嶺下有一荒塚。過了此塚。有個鄉村。名叫水月村。此地已是水月村交界。前面村內雖有居民。無非幾個山人。你問他怎麼。小山道。我問路境。不爲別事。只因我們天朝大唐國。有位姓唐的。前年曾入此山。如今可在前面鄉村之內。敢求老翁指示。永感不忘。樵夫道。你問的莫非嶺南唐以亭廢。小山喜道。我問的正是此人。老翁何以得知。樵夫道。我們常在一處。如何不知。前日他有一信。託我帶到山下。交天朝便船。寄至河源。今日恰好湊巧。於是把書取出。放在斧柄上遞去。小山接過。只見信面寫着吾女閨臣開拆。雖是父親親筆。那信面所寫名字。卻又不同。只聽樵夫道。你看了家書。再到前面看看。泣紅亭景致。就知書中之意了。說罷。飄然而去。小山把信拆開。同若花看了一遍。道。父親既說等我中過才女。與我相聚。何不就在此時同我回去。豈不更便。並且命我改名閨臣。方可應試。不知又是何意。若花道。據我看來。其中大有深意。按唐閨臣三字而論。大約姑夫因太后久已改唐爲周。其意以爲將來阿妹赴試。雖在僞周中了才女。其實乃唐朝閨中之臣。以明並不忘本之意。信內囑阿妹。若不速回。誤了考期。不替父親爭氣。就算不孝。既有如此嚴命。阿妹竟難再朝前進呢。小山道。話雖如此。但我們迢迢數萬里至此。豈有不見一面之理。況父親既在此山。也未有尋不見的。且到前面。再作計較。一齊舉步。越過嶺去。只見路旁有一墳墓。小山道。此是仙境。爲何卻有墳墓。莫非就是樵夫所說荒塚麼。若花道。阿妹你看那邊峭壁上。鑄着鏡花塚三個大字。原來此墓所葬。卻是鏡花。不知是何形像。可惜方纔未曾問樵夫。略爲歇息。轉過峭壁。走未一里。正面有一白玉牌樓。上鑄水月村三個大字。穿過牌樓。四面觀望。並無人煙。迎面有一長溪。攔住去

路雖無橋梁。喜得溪邊有株數人合抱不來的一顆大松。由這邊山坡歪歪斜斜。一直鋪到對面山坡。倒像推倒一般。天然一座松根橋梁。二人攀着松枝。渡了過去。前面一帶松林。密密層層。約有半里之遙。穿過松林。再四處一看。真是水秀山清。無窮美景。遠遠望那山峯。上面俱是瓊臺玉洞。金殿瑤池。那派清幽景象。竟是別有洞天。正在觀看。忽見對面祥雲繚繞。紫霧繽紛。從那山清水秀之中。透出一座紅亭。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唐公其猶龍乎。見首而不見尾者是也。小山至而忽然見之。則非唐公爲親而來者。小山父不可見。依然而獨返者。則非小山二者之志。均不可奪。畢竟何從。蓋小山之來。究竟不識父之死死。生則勸親而返。死則負骸骨而歸。惟此兩端而已。妙在途中已得父書。知父尙在此。心稍慰。再觀題壁之詩。知父已登聖界。可以轉憂爲喜。雖不見勝於見也。且寫唐公之高蹈。終與人以可望而不可卽。蔬菴識。

第四十八回 觀碑記默喻仙機 觀圖章微明妙旨

話說唐小山同陰若花渡過小溪。因景致甚佳。正在觀玩。忽見迎面清光之中。透出一座紅亭。只覺金光萬道。瑞氣千條。燦爛輝煌。華彩奪目。隨即舉步上前。只見那參天的奇松怪柏。徧地的野竹仙芝。都在亭子四面盤轉。幾如翠蓋一般。四壁廂異草奇花。也不知多少。亭子面前懸一金字大匾。上書泣紅亭三個大字。旁邊有一對聯。寫的是 桃花流水杳然去。朗月清風到處遊。小山道。剛纔那樵夫教我望望泣紅亭。景致。那知卻在此地。內中有何美景。我們何不進去看看。若花道。原來阿妹認得科斗文字。卻也難得。剛要舉步。忽聽亭內響了一聲。現出萬道紅光。紅光之內。擯出一位魁星。左手執筆。右手執斗。生得花

容月貌。美如天仙。駕着彩雲。四面紅光旋繞。霎時起在空中。直向斗宮去了。若花道。我同阿妹素日最敬魁星。誰知此間竟遇女身出現。原來魁星卻有兩像。小山道。將來回到家鄉。如遇廟宇。供有魁星。妹子發個心願。於男像之旁。零塑一尊女像。也不枉今日瞻仰一番。二人隨即對空叩拜。走進亭內。只見當中設一碧玉座。座旁安兩條石柱。柱上也有一副對聯。

紅顏莫道人間少。薄命誰言座上無。

正面也有一匾。寫的是鏡花水月。那碧玉座上。豎一扇白玉碑。高不滿八尺。寬可數丈。上鐫百人名姓。

司曼陀羅花仙子第一名才女。蠹書蟲史幽探。

司虞美人花仙子第二名才女。萬斛愁。哀萃芳。

司洛如花仙子第三名才女。五色筆。紀沉魚。

司青鸞花仙子第四名才女。蝌蚪書。言錦心。

司療愁花仙子第五名才女。雕蟲技。謝文錦。

司靈芝花仙子第六名才女。指南車。師蘭言。

司玫瑰花仙子第七名才女。綺羅叢。陳淑媛。

司珍珠花仙子第八名才女。錦繡林。白麗娟。

司瑞聖花仙子第九名才女。昇平頌。國瑞徵。

司合歡花仙子第十名才女。普天樂。周慶覃。

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夢中夢唐閨臣

司牡丹花仙子第十二名才女女中魁陰若花

司木筆花仙子第十三名才女風月主印巧文

司洛陽花仙子第十四名才女迴文錦卞寶雲

司蘭花仙子第十五名才女血淚箋田秀英

司菊花仙子第十六名才女玉無瑕林書香

司瓊花仙子第十七名才女龍鳳質宋良箴

司蓮花仙子第十八名才女藍田玉章蘭英

司梅花仙子第十九名才女百鍊霜陽墨香

司海棠花仙子第二十名才女花御史酈錦春

司桂花仙子第二十一名才女水中月田舜英

司杏花仙子第二十二名才女小太史盧紫萱

司芍藥花仙子第二十三名才女玉交枝鄴芳春

司茉莉花仙子第二十四名才女珊瑚玦邵紅英

司芙蓉花仙子第二十五名才女玉玲瓏祝題花

司笑靨花仙子第二十六名才女個中人孟紫芝

司紫薇花仙子第二十七名才女一剪紅秦小春
司含笑花仙子第二十八名才女蕙蘭風董青鈿
司杜鵑花仙子第二十九名才女小嫦娥褚月芳
司玉蘭花仙子第三十名才女綿繡肝司徒斌兒
司蠟梅花仙子第三十一名才女神彈子余麗蓉
司水仙花仙子第三十二名才女凌波仙廉錦楓
司木蓮花仙子第三十三名才女小楊香駱紅蕖
司素馨花仙子第三十四名才女賽鍾繇林婉如
司結香花仙子第三十五名才女碧玉環廖熙春
司鐵樹花仙子第三十六名才女女學士黎紅薇
司碧桃花仙子第三十七名才女鸚鵡舌燕紫瓊
司繡毬花仙子第三十八名才女天孫錦蔣春輝
司木蘭花仙子第三十九名才女三面網尹紅莢
司秋海棠花仙子第四十名才女小獵戶魏紫櫻
司刺蘼花仙子第四十一名才女英雄宰玉蟾
司玉簇花仙子第四十二名才女夢中人孟蘭芝

司木棉花仙子第四十三名才女織機女薛衡香
司凌霄花仙子第四十四名才女中俠顏紫綃
司迎輦花仙子第四十五名才女離鄉草枝蘭音
司木香花仙子第四十六名才女探桑女姚芷馨
司鳳仙花仙子第四十七名才女芙蓉劍易紫菱
司紫荊花仙子第四十八名才女清風翼田鳳翹
司薔薇花仙子第四十九名才女廣寒月掌紅珠
司秋牡丹花仙子第五十名才女鸞鳳儔葉瓊芳
司錦帶花仙子第五十一名才女鴻文錦卞彩雲
司玉蕊花仙子第五十二名才女夜光璧呂堯寞
司八仙花仙子第五十三名才女清虛府左融春
司子午花仙子第五十四名才女意中人孟芸芝
司青鸞花仙子第五十五名才女睿文錦卞綠雲
司石榴花仙子第五十六名才女君子風董寶鈿
司瑞香花仙子第五十七名才女五彩虹施豔春
司荼蘼花仙子第五十八名才女鴛鴦帶寶耕煙

司月季花仙子第五十九名才女朝霞錦蔣麗輝
司夜來香花仙子第六十名才女水晶珠蔡蘭芳
司罌粟花仙子第六十一名才女書中人孟華芝
司石竹花仙子第六十二名才女綺文錦卞錦雲
司藍菊花仙子第六十三名才女連理枝鄒婉春
司丁香花仙子第六十四名才女玉壺冰錢玉英
司棣棠花仙子第六十五名才女錦帆風董花鈿
司迎春花仙子第六十六名才女雙鳳釵柳瑞春
司千日紅花仙子第六十七名才女雄文錦卞紫雲
司剪春羅花仙子第六十八名才女畫中人孟玉芝
司夾竹桃花仙子第六十九名才女羅紋錦蔣月輝
司荷包牡丹花仙子第七十名才女連城璧呂祥莫
司西番蓮花仙子第七十一名才女比目魚陶秀春
司金絲桃花仙子第七十二名才女蛾眉月掌驪珠
司剪秋羅花仙子第七十三名才女鴛鴦錦蔣星輝
司十姊妹花仙子第七十四名才女花上露戴瓊英

司麗春花仙子第七十五名才女如意風董珠鈿
司山丹花仙子第七十六名才女堯文錦卞香雲
司玉簪花仙子第七十七名才女月中人孟瑤芝
司金雀花仙子第七十八名才女瑤臺月掌乘珠
司梔子花仙子第七十九名才女麒麟錦蔣秋輝
司真珠蘭花仙子第八十名才女女菩提緇瑤釵
司佛桑花仙子第八十一名才女龍文錦卞素雲
司長春花仙子第八十二名才女比翼鳥姜麗樓
司山礬花仙子第八十三名才女持籌女米蘭芬
司玉李花仙子第八十四名才女浣花石宰銀蟾
司木槿花仙子第八十五名才女胭脂萼潘麗春
司蜀葵花仙子第八十六名才女鏡中人孟芳芝
司雞冠花仙子第八十七名才女同心結鍾繡田
司蝴蝶花仙子第八十八名才女仁風扇譚惠芳
司秋葵花仙子第八十九名才女眼中人孟瓊芝
司紅荳蔻花仙子第九十名才女鋪地錦蔣素輝

司梨花仙子第九十一名才女荆山璧呂瑞冀
司藤花仙子第九十二名才女太平風董翠鈿
司蘆花仙子第九十三名才女瀟湘月掌浦珠
司蓼花仙子第九十四名才女鶴頂紅井堯春
司葵花仙子第九十五名才女海底月崔小鶯
司楊花仙子第九十六名才女鐵笛仙蘇亞蘭
司桃花仙子第九十七名才女賽趙娥張鳳雛
司蘋花仙子第九十八名才女小毒蜂閔蘭蓀
司菱花仙子第九十九名才女筆生花花再芳
司百合花仙子第一百名才女一卷書畢全貞

小山把人名看過。不覺忖道：父親命我改名。那知此碑一等第十一名就是唐閨臣。並且若花姊姊同婉如、蘭音妹妹也在上面。我聞古人有夢觀天榜之說。莫非此碑就是天榜。爲何又有司花字樣。以此看來。又非天榜了。因向若花道：姊姊。你看此碑。可是天榜麼。若花道：我看此碑都是篆文。一字不識。誰見甚麼天榜。小山道：妹子真心請問。怎麼姊姊忽然鬪起趣來。若花道：愚姐怎麼鬪趣。小山道：此碑所鑄。都是隨常楷書。姊姊說是篆文。豈非鬪趣麼。若花聽了。把眼揉了一揉。又朝碑上細看道：上面各字。與外面匾對一樣。都是科斗古文。若有一字認得。算我有心欺你。果真不識。豈有戲言。小山不覺詫異道：明明都是楷

書爲何到了姊姊眼裏，卻變作古文。世間竟有如此奇事，怪不得姊姊說我認得科斗文字。原來卻是這個緣故。以此看來，可見凡事只要有緣，妹子同他有緣，所以一望而知。姊姊同他無緣，因此變成古篆。若花道此碑我雖不識，幸喜阿妹都知，就請費心，把這情節講說一遍。愚姊也就如同目覩了。小山道：上面所載俱是我們姊妹日後之事，約計百人之多。此時姊姊既於碑上一無所見，可見仙機不可洩漏。妹子若要捏造虛言，權且支吾，未免欺了姊姊。若說出實情，又恐洩漏仙機，致生災患。好在碑上之事，將來總要出現。妹子意欲等待事後，再細細面陳。姊姊以爲何如？若花道：阿妹所見極是。但我望着此碑，只覺紅光四射，兩眼被這紅光耀的，只覺發昏。字既不識，站在這裏，甚覺無味。莫若且到亭外走走。阿妹在此，把這情節細細記在心裏。事後告訴我們，也是一段佳話。小山道：姊姊言這碑上紅光四射，與我所見，又是兩樣。妹子望去，只覺一股清氣。今姊姊看是紅光，可是姊姊將來必是受享洪福之人，與妹迥不相同。若花道：我現在離鄉背井，子然一身，將來得能附驥，考個才女，心願足矣。那裏還有甚麼洪福輪到身上？若有洪福，也不投奔他邦了。說着，滴下兩點眼淚，把包裹取下，放在石几上，走出去了。小山又朝後看人名之後，還有一段總論寫的是：

泣紅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羣芳之不傳。因筆志之，或紀其沉魚落雁之妍，或言其錦心繡口之麗，故以紀沉魚，言錦心爲之次焉。繼以謝文錦者，意謂後之觀者，以斯爲記事，則可。若目爲錦繡之文，則吾既未能文，而又何有於錦？矧壽殀不

無聞。今賴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總論後有個篆字圖章寫的是

茫茫大荒。事涉荒唐。唐時遇唐。流布遐荒。

小山看罷忖道。這唐時遇唐。流布遐荒。八個字細細揣摩。如今正當唐時。我又姓唐。又親見此碑。豈非教我流傳海內麼。仙機雖是如此。奈此碑所列百人之多。不獨頭緒紛繁。就是人名也甚難記。這是我所難了。思忖多時。因走路辛苦。要尋坐處歇息。恰好旁邊有一石几。几面前有條石凳。就在凳上坐了。把包裹取下。放在几上。歇息片晌。復又想到。這個碑記明明教我流傳海內。偏偏筆硯又未帶來。這卻怎好也罷。莫若把他讀的爛熟。記在心裏。也是一樣。於是望着玉碑。從頭讀去。讀了幾句。甚覺拗口。正在爲難。只見若花走了進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至樂之境。俱從極苦得之。苟不矢堅貞之志。安得獨得之奇。疏菴識

第四十九回 泣紅亭書葉傳佳話 流翠浦蓑裳覓舊蹤

話說若花走進亭子。也在石凳坐下道。阿妹可曾記清外面絕好景致。何不出去看看。小山道。姊姊來的正好。妹子有件難事。正要請教。因把圖章念了一遍道。姊姊。你看這個圖章。豈非教我流傳麼。上面字跡過多。強記既難。就是名姓也甚難記。又無筆硯。這卻怎處。若花道。阿妹若要筆硯。剛纔愚姊因看山景。要想題詩。卻有絕好筆硯在此。卽到外面取了幾片蕉葉進來道。阿妹何不就此葉。權且抄去。俟到船上。

再用紙筆膽清。豈不好麼。小山道。蕉葉雖好。妹子從未寫過。不知可能應手。隨到亭外。用劍削了幾枝。竹籤進來。將蕉葉放在几上。手執竹籤。寫了數字。筆畫分明。毫不費事。不覺大喜。剛要抄寫。因向若花道。剛纔未進此亭時。遠遠望着對面。都是瓊臺玉洞。金殿瑤池。宛如天堂一般。如此仙境。想我父親必在其內。此時既到了。可以尋蹤覓跡處。只應朝前追尋。豈可半途而廢。況這碑記。並非立時就可抄完。莫若且把父親尋來。慢慢再抄。也不爲遲。若花道。阿妹話雖有理。但恐尋而不遇。也是枉然。我們只好且到前面。再作道理。各人背了包袱。步出亭外。走了多時。那些臺殿漸漸相近。正在歡喜。忽聽水聲如雷。連忙趨行。越過山坡。迎面有一深潭。乃各處瀑布匯歸之所。約寬數十丈。竟把去路攔住。小山看罷。只急的暗暗叫苦。卽同若花登在高峯。細細眺望。誰知這道深潭當中。冒出這般水。竟把此山從中分爲兩處。並無一線可通。二人走來走去。無計可施。若花道。今日那個樵夫。轉眼間無蹤無影。明是仙人前來點化。我想姑夫既託仙人寄信。那仙人又說常聚一處。豈是等閒。信中既催阿妹速去考試。允你日後見面。想來自有道理。爲今之計。莫若抄了碑記。早早回去。不獨可以赴試。就是姑母接了此信。見了阿妹。也好放心。也免許多倚閭之望。愚見如此。阿妹以爲何如。小山聽了。雖覺有理。但思親之心。一時何能撇下。正在猶豫。只見路旁石壁上有許多大字。上前觀看。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義關至性豈能忘。踏遍天涯枉斷腸。聚首還須回首憶。蓬萊頂上是家鄉。

詩後寫着某年月日。嶺南唐以亭。卽事偶題。小山看到末二句。猛然寧神。倒像想起從前一事。及至細細

就是今日詩中寓意我雖不知若以卽事二字而論豈非知你尋親到此那踏遍天涯枉斷腸之句豈非說你尋遍天涯也是枉然況且前日阿妹所談去年題的思親之詩我還記得第六句是蓬萊縹緲客星孤今姑夫恰恰回你一句蓬萊頂上是家鄉彼時阿妹不過因蓬萊二字都是草名對那松菊覺的別致那知今日竟成了詩讖可見此事已有先兆並且剛纔從此走過壁上並無所見轉眼間就有詩句題在上面若非仙家作爲何能如此此時我們只好權遵慈命暫回嶺南俟過幾時安知姑夫不來度脫你我都去成仙呢說罷攜了小山的手仍舊向泣紅亭走來一路吃些松實柏子又摘了許多蕉葉削了幾枝竹籤來至亭內放下包袱略爲歇息若花道此碑共有若干字小山道共約二千趕緊抄寫明日可完若花道旣如此阿妹只管請寫不必分心管我好在此地到處皆是美景卽或耽擱十日也遊不厭的於是自去遊玩小山寫了一日到晚同若花就在亭內宿歇次日正要抄寫只見碑記名姓之下忽又現出許多事蹟自己名下寫着只因一局之誤致遭七情之魔若花名下寫着雖屈花王之選終期藩服之榮其餘如蘭音婉如諸人莫不註有事蹟看罷不覺忖道我又不曾下棋這一局之誤從何而來因將碑記現出事蹟之話告訴若花若花道旣有如此奇事自應一總抄去爲是我還出去遊玩好讓阿妹靜寫說罷去了小山寫了多時出來走動走動若花正四處觀玩忽見小山出來不覺忖道碑上仙機固不可洩漏他所抄之字不知可是古篆趁他在外何不進去望望卽到石几跟前一看蕉葉上也是科斗文字連忙退出只見小山從瀑布面前走來若花道原來阿妹去看瀑布可謂忙裏偷閒了小山道妹子前去淨手並非去看瀑布姊姊忽從亭內走出莫非偷看碑記麼倘洩漏仙機乃姊姊自己造孽與妹子無涉若花

道：「愚姊豈肯如此。因要領教尊書，進去望望，誰知阿妹竟寫許多古篆，仍是一字不識。你弄這些花樣，好不令人氣悶。」小山道：「這又奇了。妹子何嘗會寫篆字，倒要奉請再去看看。」一齊走進亭內。若花又把二目揉了一揉，道：「怎麼我的眼睛今日忽然生出毛病，竟會看差了。」小山笑道：「姊姊並非看差，只怕是眼岔了。若花道：「莫要使巧罵人，準備孽龍從無腸東廁逃回，只怕還要託人求親哩。」乘龍佳婿，倒還不差。就只近來，身上有些臭氣，若非配個身有異香的，就是薰也薰死了。於是看那蕉葉上面，明明白白，都自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又把玉碑看了道：「你這抄的筆畫，同那碑上都是一樣。碑上字我既不識，又何能識此呢？」小山不覺歎道：「妹子所寫，原是楷書，誰知到了姊姊眼中，竟變成古篆。怪不得俗語說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妹子可謂有緣。姊姊竟是無緣了。若花道：「我雖無緣，今得親至其地，亦算無緣中又有緣了。」小山道：「姊姊雖善於詞令，但你所說有緣二字，究竟牽強，何能及得妹子來的自然。」若花道：「據我看來，有緣固妙。若以現在情形而論，倒不如無緣來的自在。」小山道：「此話怎講？」若花道：「卽如此時，遍山美景，我能暢遊。阿花惟有拿着一枝毛錐，在那裏鑽刺，不免爲緣所累，所以倒不如無緣自在。」小山道：「姊姊要知無緣的，不過看看山景，那有緣的，不但飽覽仙機，而且能知未來。卽如姊姊並婉如諸位妹妹，一生休咎，莫不在我胸中，可見又比觀看山景勝強萬萬。」若花道：「據你所言，我們來歷，我們結果，你都曉得了。我要請問阿妹，你的來歷的結果，你可曉得？」小山聽了，登時汗流浹背，不覺殘了一殘，道：「姊姊，你既不自知，你又何必問我。至於我，我不知，我又何必告訴你。況你非我，你又安知我不自知。」俗語說的工夫各自忙，姊姊請去閒遊。妹子又要寫了。若花道：「你知固好，我不知也未嘗不妙。總而言之，大家無常一到，不獨

我不知的化爲飛灰。依然無用。就是你知的。也不過同我一樣。安能又有什麼長生妙術。說着出亭去了。小山聽了。心裏只覺七上八下。不知怎樣纔好。思忖多時。只得且抄碑記。寫了半晌。天色已晚。又在亭中。同若花歇了一宿。次日抄完。放在包袱內。二人收拾完畢。背了包袱。步出泣紅亭。小山朝着上面臺殿跪下。拜了兩拜。不覺一陣心酸。滴下淚來。拜罷。起身一同回歸舊路。仍是淚落不止。不時回顧。不多時。穿過松林。渡過小溪。過了水月村。越過鏡花嶺。真是歸心似箭。走了一日到晚。尋個石洞住了一連走了兩日。這日正朝前進。路旁有一瀑布。只聞水聲如雷。峭壁上鑿着流翠浦三個大字。瀑布流下之水。漫漈四處。道路甚滑。二人只得攜手提着衣裙。緩緩而行。走了多時。過了流翠浦。前面彎彎曲曲。盡是羊腸小道。岔路甚多。甚難分辨。小山道。前日來時。途中雖有幾處瀑布。並無如許之大。今日莫非走差了。我們且找來時所畫字蹟。照着再走。尋了半晌。雖將字蹟尋着。及至細看。竟將唐小山三字。改做唐閨臣。小山看了。詫異道。怎麼竟有如此奇事。若花道。此非仙家作爲。何能如此。看來又是姑夫弄的手段了。大家於是放心前進。恰好走到前面。凡遇歧途難辨之處。路旁山石或樹木上。總有唐閨臣三字。二人也不辨是否。只管順着字蹟走去。這日走到一條大嶺。高高下下。走了多時。早已噓噓氣喘。朝上望了一望。惟見怪石縱橫。峭壁重疊。其高無對。若花道。當日上山途中。並無此嶺。爲何此時忽又冒出這條危峯。這幾日走的兩腳疼痛。平坦大道。業已勉強。何能行此崎嶇險路。偏偏此嶺又高。這卻怎好。小山道。喜得上面樹木甚多。只好妹子攙着姊姊緣木而上。二人攀藤附葛。又朝上走走不多時。若花只覺兩足痛入肺腑。登時喘作一團。連忙靠着一顆大樹。坐在山石上。抱着兩足。淚落不止。小山正在着急。忽聽樹葉刷刷亂響。霎時起了

一陣旋風。只覺一股腥氣。轉眼間。半山中攏下一隻斑毛大蟲。二人一見。只嚇的魂不附體。戰戰兢兢。各從身上拔出寶劍。慌忙攜手站起。那大蟲連攏帶跳。朝下走來。看看相離不遠。眼睛忽然放出紅光。把尾豎起。搖了兩搖。口內如山崩地裂一般。吼了一聲。將身一縱。離地數丈。竟自近頭撲來。二人忙舉寶劍護住頭頂。耳內只聞一陣風聲。那大蟲直從頭上攏了過去。二人把頭摸了一摸。喜得頭在頸上。慌忙扭轉身軀。看那大蟲原來身後有個山羊。在那裏喫草。卻被大蟲看見。撲了過去。就如鷹拿燕雀一般。抱住山羊。張開血盆大口。羊頭吃在腹內。把口一張。兩隻羊角飛舞而出。頃刻把羊喫完。扭轉身軀。面向二人。把前足朝下一按。口中吼了一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遇難成祥馬能伏虎 逢凶化吉婦可降夫

話說那虎望着小山若花。按着前足。搖着大尾。發威作勢。又要迎面撲來。二人連說不好。正在驚慌。忽聞一陣鼓聲。如雷鳴一般。震的山搖地動。從那鼓聲之中。由高峯攏下一匹怪馬。渾身白毛。背上一角。四個虎爪。一條黑尾。口中放出鼓聲。飛奔而來。大蟲一見。早已逃攏去了。若花道。此獸雖然有角。無非騾馬之類。生的並不凶惡。爲何虎卻怕他。阿妹可知其名麼。小山道。妹子聞得駁馬一角在首。其鳴如鼓。喜食虎豹。此獸角雖在背。形狀與駁馬相彷彿。大約必是駁馬之類。只見此獸走到跟前。搖頭擺尾。甚覺馴熟。就在面前臥下。口食青草。小山見他如此馴良。用手在他背上撫摩。因向若花道。妹子聞得良馬。最通靈性。此時我們既不能上山。何不將他騎上。或能馱過嶺去。也未可知。況他背上有角。又可抱住。不致傾跌。必須把他頸項縛住。就如絲纜一般。帶在手裏。纔不致亂走。不知他可聽人調度。我且試他一試。隨將身邊絲

馬。吾聞良馬比君子。若果能通靈性。即將我們馱過嶺去。將來回歸故土。當供良馬牌位。日日焚香。以誌大德。一面說着。將絲縑縛在馱馬項上。包袱都挂角上。牽至一塊石旁。把若花攙扶上去。一手抱角。一手牽着絲縑。小山登在石上。就在若花身後。也騎在馱馬背上。若花道。阿妹將我身背抱緊。我放轡頭了。手提絲縑。抖了兩抖。馱馬放開四足。竟朝嶺上走去。二人騎在馬上。甚覺平穩。歡喜非常。不多時。越過高嶺。來到嶺下。那個大蟲。正在趕逐野獸。馱馬一見。早已放出鼓聲。要想奔去。若花忙提絲縑。帶到一塊石旁。把馬勒住。都由石上慢慢下來。取了包袱。解下絲縑。馱馬連攙帶跳。轉眼間。越過山峯。追趕大蟲去了。二人略略歇息。背了包袱。又走數里。小山恐若花足痛。早早尋個石洞歇了。次日。又朝前進。若花道。今日喜得道路平坦。緩步而行。尚不費力。但我自從吃這松實柏子。腹中每每覺餓。連日雖然吃些桑椹之類。也不濟事。此地離船甚遠。必須把那豆麪再吃一頓。方好行路。不然。腿上更覺無力了。小山道。妹子自從喫了松實柏子。只覺精神陡長。所以日日以他爲糧。那知姊姊卻是如此。何不早說。即將豆麪取出。若花飽餐一頓。登時腿腳強健。又走兩日。這日在路閒談。小山道。我們自從上山。走了半月。纔到鏡花嶺。如今從泣紅亭回來。已走七日。看來已有一半路程。這二十餘日。舅舅、舅母。不知怎樣盼望。若花道。宛如阿妹。缺了伴侶。只怕還更想哩。忽聽林內有人叫道。好了好了。你們回來了。二人不覺吃了一嚇。忙按寶劍。將腳立住。遙見林之洋氣喘噓噓。跑來道。俺在那邊樹下。遠遠看着兩人頭戴帽兜。背着包袱。俺說必是你們回來。好極好極。幾乎盼殺俺了。小山道。甥女別後。舅母身上可好。舅舅爲何不在山下看守船隻。卻走出

若干路程。喫這辛苦。若花道：阿父山下何日起身。離船幾日了。阿母阿妹。身體可安。林之洋道：你們兩個。想是把路走迷了。前面已到小蓬萊石碑。頃刻就要下山。怎說這話。俺因你們去了二十多日。不見回來。心裏記挂。每日上來望望。今日來了多時。正在盼望。那知你們巧巧回來。二人聽了。如夢方醒。更歎仙家作用之奇。卽同林之洋下山上船。放下包袱。見過呂氏。婉如乳母。替他們除了帽兜。脫去箭衣。喘息定了。小山纔把遇見樵夫。接着父親之信。囑我回去。赴試。俟中才女。方能相見的話。告訴一遍。林之洋把信看了。歡喜道：妹夫說等甥女中過。方能相聚。不過再隔一年。就可相見了。小山道：話雖如此。安知父親不是騙我。況海外又無便船。如何就能回鄉。林之洋聽了。惟恐小山又要上去。連忙說道：據俺看來。這話決不騙你。他若立意不肯回家。爲甚寄信與你。甥女只管放心。好在這路。俺常販貨來往。將來甥女考過。你父親如不回家。俺們仍舊回來。如今早早回去。也免你母親在家挂念。小山聽罷。正中下懷。暗暗歡喜。故意說道：舅舅。允日後仍舊回來。甥女何必忙在一時。就遵舅舅之命。暫且回去。將來再作計較。林之洋點頭道：甥女這話纔是。但你父親信內。囑你改名閩臣。自然有個道理。今後必須改了。纔不負你父親之意。因向婉如道：已後把他叫作閩臣姊姊。莫叫小山姊姊了。隨卽張羅開船。唐閩臣把信收過。呂氏見閩臣肯回嶺南。也甚喜道：此番速速回去。不獨你母親放心。那考才女。也是一樁大事。你若中了才女。你父母面上榮耀。不必說了。就是俺們在親友面前。也覺光彩。倘能攜帶若花。婉如。也能得中。那更好了。大家一路閒談。姊妹三個。都將詩賦。日日用功。閩臣偷空把泣紅亭碑記。另用紙筆抄了。因蕉葉殘缺。卽包好。沈入海中。又將碑記給婉如觀看。也是一字不識。因此更覺愛護。暗暗忖道：此碑雖落我手。上面所載事蹟。

都是未來之事。不能知其詳細。必須百餘年後。將這百人一生事業。同這碑記細細合參。方能一一瞭然。不知將來可能得遇有緣。倘能遇一文士。把這事蹟鋪敘起來。做一部稗官野史。也是千秋佳話。正要放入箱內。只見婉如所養那個白猿。忽然走來。把碑記拿在手內。倒像觀看光景。閨臣笑道。我看你每每寧神養性。不食烟火。雖然有些道理。但這上面事蹟。你可能曉得。卻要拿着觀看。如今我要將這碑記付給有緣的。你能替我辦此大功麼。大約再修幾百年。等你得道。那就好了。一面說笑。將碑記奪過。收入箱內。因與白猿鬪趣。偶然想起駁馬。隨即寫了良馬牌位。供在船上。早晚焚香。一路順風。光陰迅速。這日到了兩面國。起了風暴。將船收口。林之洋道。俺在海外。那怕女兒國。把俺百般磨折。俺也不懼。就只怕兩面國。他那浩然巾內。藏着一張壞臉業已難防。他還老着面皮。只管詛人錢財。閨臣道。他們怎樣詛人。林之洋就把當日在此遇盜。虧得徐麗蓉兄妹相救的話。說了一遍。若花道。前年既有此事。阿父倒不可大意。到了夜勉。大家都不可睡。並命衆水手多帶烏鎗。來往巡查。一切謹慎。也可放心了。林之洋連連點頭。即到外面。告知衆人。到了日暮。前後梆鈴之聲。絡繹不絕。多林二人。不時出來巡查。天將發曉。風暴已息。正收拾開船。忽有無數小舟蜂擁而至。把大船團團圍住。只聽鎗礮聲響成一片。船上衆人。被他這陣鎗礮嚇的。烏鎗也不敢放。登時有許多強盜跳上大船。爲首一個大盜。走進中艙。在上首坐了。旁列數人。都是手執大刀。個個頭戴浩然巾。一臉殺氣。閨臣姊妹在內偷看。渾身發抖。衆嘍囉把多林二人。並衆水手。如鷹拿燕雀一般。帶到大盜面前。二人朝上望了一望。那上面坐的。原來就是前年被徐麗蓉彈子打傷的那個大盜。只見他指着林之洋喊道。這不是口中稱俺的囚徒麼。快把他首級取來。衆嘍

囉一齊動手。林之洋嚇的拚命喊道：「大王殺我，我也不怨。剛我，我也不怨。任憑把我怎樣，我都不怨。就只說我稱俺，我甚委屈。我生平何曾稱俺，我又不知俺是甚麼。求大王把這俺字說明，我也死的明白。」衆嘍囉稟道：「大王，他連俺的來歷還不知。大王莫認差了。剛纔來時，夫人分付倘誤傷人命，回去都有不是。求大王詳察。大盜道：既如此，把他放了。你們再把船上婦女帶來。我看衆嘍囉答應。將呂氏乳母、閨臣若花，婉如帶到面前。大盜看了道：「其中並無前年放彈惡女。他這船上共有若干貨物。衆嘍囉道：「剛纔查過，並無多貨。只有百十擔白米，二十擔粉條子，二十擔青菜，還有十幾隻衣箱。大盜笑道：「他這禮物，雖覺微末，俗語說的：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只好備個領謝帖兒，權且收了。你們再去細看。莫把燕窩認作粉條子。若是燕窩，我又有好東西喫了。但他們那知我大王喜吃燕窩，就肯送來。那三個女子生的都覺出色。恰好夫人跟前正少丫環，既承他們美意，遠遠送來。所謂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也只好備個領謝帖兒。爾等即將他們帶至山寨，送交夫人使用。一路須要小心，倘有走失，割頭示衆。衆嘍囉答應。多林二人再三跪求，那裏肯聽。不由分說，把閨臣若花、婉如，擄上小舟。所有米糧以及衣箱，也都搬的顆粒無存。一齊跳上小船。只聽一聲胡哨，霎時扯起風帆，如飛而去。呂氏嚎啕慟哭。林之洋只急的跺腳捶胸。卽同多九公，坐了三板，前去探信。閨臣姊妹三人，被衆人擄上小舟，明知凶多吉少，一心只想攬下海去。無奈衆人團團圍住，步步提防，竟無一隙之空。不多時，進了山寨。隨後大盜也到，把他三人引進內室裏面。有個婦人迎出道：「相公爲何去了許久。大盜道：「我恐昨日那個黑女不中夫人之意。今日又去尋了三個丫環回來。所以耽擱。因向閨臣三人道：「你們爲何不給夫人磕頭。三人看時，只見那婦人年紀未滿三旬，生的中等。

人材滿臉脂粉。渾身綾羅打扮。卻極妖媚。三人看了。只得上前道了萬福。站在一旁。大笑道。這三個丫環。同那黑女。都是不懂規矩。不會行禮。連個叩頭搶地。也不知道。夫人看他三個生得好。也還中意。麼婦人聽了。把他三人看了。不覺殘了一殘。臉上紅了一紅。因笑道。今日山寨添人進口。爲何不設筵席。難道喜酒也不喫麼。旁邊走過兩個老媽道。久已預備。就請夫人同大王前去用宴。婦人道。就在此處擺設最好。老媽答應。登時擺設齊備。夫妻兩個對面坐了。大盜道。昨日那個黑女。同這三個女子。都是不知規矩。夫人何不命他都到筵前。跟着老媽習學。將來伺候夫人。豈不好麼。婦人點頭。分付老媽。卽去傳喚。老媽答應。帶了一個黑女。走來。閨臣看時。那黑女滿面淚痕。生的倒也清秀。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老媽把黑女同閨臣姊妹帶至筵前。分在兩旁侍立。大盜一面看着。手裏拿着酒杯。只喜的眉開眼笑。一連飲了數杯道。夫人何不命這四個丫環輪流把盞。我們痛飲一番。何如。婦人聽了。鼻中哼了一聲。只得點頭道。你們四個。都與大王輪流敬酒。四人雖然答應。都不肯動身。若花忖道。這個女盜。既教我們斟酒。何不趁此將大盜灌醉。然後再求女盜。放我們回去。豈不是好。隨卽上前執壺。替他夫妻滿滿斟了下來。因向閨臣婉如。暗暗遞個眼色。二人會意也。上前輪流把盞。那個黑女見他們都去斟酒。只得也去斟了一巡。大盜看了。樂不可支。真是酒入歡腸。越飲越有精神。那裏禁得四人手不停壺。只飲的前仰後合。身子亂晃。飲到後來。醉眼朦朧。呆呆望着四人。只管發笑。婦人看着。不覺冷笑道。我看相公這個光景。莫非喜愛他們麼。大盜聽了。滿面歡容。不敢答言。仍是嘻嘻癡笑。婦人道。我房中向有老媽服侍。可以無須多婢。相公既然喜愛。莫若把他四個都帶去作妾。豈不好麼。閨臣姊妹聽了。暗暗只說不好。性命要送在此處了。大盜

把神寧了一寧道。夫人此話果真麼。婦人道。怎好騙你。我又不曾生育。你同他們成了喜事。將來多生幾個兒女。也不枉連日操勞一場。若花聽了。只管望着閨臣。閨臣把眼看着婉如。姊妹三個登時面如傅土。身似篩糠。閨臣把他二人衣服拉了一把。退了兩步。暗暗說道。適聽女盜所言。我們萬無生理。但怎樣死法。大家必須預先議定。省得臨時驚慌。若花道。我們還是投井呢。還是尋找廚刀自刎呢。閨臣道。廚房有人。豈能自刎。莫若投井最好。婉如道。二位姊妹。千萬攜帶妹子同去。倘把俺去下。就沒命了。若花道。阿妹。真是視死如歸。此時性命只在頃刻。你還鬪趣。婉如道。俺怎鬪趣。若花道。你說把你丟下。就沒命了。難道把你帶到井裏。倒有命了。只聽那婦人道。此事不知可合你意。如果可行。我好替你選擇吉期。大盜聽了。喜笑顏開。渾身發軟。望着婦人。深深打躬道。拙夫意欲納寵。真是眠思夢想。已非一日。惟恐夫人見怪。不敢啓齒。適聽夫人之言。竟合我心。話未說完。只聽碗盞一片聲響。那婦人早把筵席掀翻。弄了大盜一身酒菜。房中所有器具。擲的滿天飛舞。將身倒在地下。如殺豬一般。放聲哭道。你這狼心強賊。我只當你果真替我尋了環。那知借此爲名。卻存這個歹意。你既有心置妾。要我何用。我又何必活在世上。討人憎嫌。說罷。爬起。拿了一把剪刀。對準自己咽喉。咬定銀牙。緊皺蛾眉。眼淚汪汪。氣喘噓噓。渾身亂抖。兩手發顫。直向頸項。狠狠刺來。大盜一見。嚇的膽戰心驚。忙把剪刀奪過。跪求稟道。剛纔只因多飲幾杯。痰迷心竅。酒後失言。只求夫人饒恕。從此再不安生。那念了。婦人仍是啼哭。口口聲聲。只說丈夫負義。務要尋死。一面哭着。又用帶子套在頸上。要尋自盡。又被大盜搶去。猛然一頭要朝壁上撞去。也被大盜攔住。大盜心忙意亂。無計可施。只得磕頭道。我已立誓不敢再存惡念。無如夫人執意不信。如今只好教他們打個樣。

子已後再犯。就照今日加倍責罰。也是情願。因命老媽把四個行杖。嘍囉傳進內室。道我酒後失言忤了夫人。以致夫人動怒。只要尋死。只得煩你們照軍門規矩。將我重責二十。如夫人念我皮肉吃苦。回心轉意。就算你們大功一次。我雖懼怕夫人。你們切莫傳揚出去。設或被入聽見。強盜也會懼內。那纔是個笑話哩。將身爬在地下。四個嘍囉無可奈。只得舉起竹板。一遞一換。輕輕打去。大盜假意喊叫。只求夫人饒恕。剛打到二十。婦人忽然手指大盜道。你存這個歹意。我本與你不共戴天。今你既肯捨着皮肉。我又何必定要尋死。但方纔所打。都是虛應故事。如果要我回心轉意。必須由我再打二十。纔能消我之氣。大盜聽了。惟有連連叩首。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圍諸仙子不能解。惟胭脂虎解之。當時令四女輪流進酒。設虛辭以誘頑石。以諸女子之聰明。可以窺破陰謀。無庸戰慄。然以心印心。須從其類。無如妒婦別具肺腸。若犬馬與我不同類。何能料及於此。

疏菴識

鏡花緣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走窮途孝女絕糧 得生路仙姑獻稻

話說大盜連連叩頭道：只求夫人消了氣惱，不記前讎，聽憑再打多少，我也情願。婦人向嘍囉道：他既自己情願，你們代我着實重打，若再虛應故事，定要狗命。四個嘍囉聽了，那敢怠慢。登時上來兩個，把大盜緊緊按住，那兩個舉起大板打的皮開肉破，喊叫連聲，打到二十，嘍囉把手住了。婦人道：這個強盜無情無義，如何就可輕放？給我再打二十大盜，慟哭道：求夫人饒恕，愚夫喫不起了。婦人道：既如此，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我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只想置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嗣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美，這個典故，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大盜道：這點小事，夫人何必講究考據？況此中很有風味，就是杜撰，亦有何妨？夫人要討男妾，要置面首，無不遵命，就只這般驕傲，乃我們綠林向來習氣，久已立誓不能改的，還求見諒。婦人道：驕傲固是強盜習氣，何妨把惡習改了？大盜道：我們做強盜的全要靠著驕傲欺人，若把這個習氣改了，還算甚強盜？這是至死不能改的。婦人道：我就把你

打死。看你可改。分付嘍囉着實再打一連打了八十大板。睡在地下。昏暈數次。口中只有呼吸之氣。喘息多時。方蘇醒過來。只見他強打精神。垂淚說道。求夫人快備後事。愚夫今要永別了。我死後別無遺言。惟囑後世子孫。千萬莫把綠林習氣改了。那纔算得孝子賢孫哩。說罷。復又昏暈過去。婦人見大盜命已垂危。不能再打。只得命人擡上牀去。不覺後悔道。我只當多打幾板。自然把舊性改了。那知他至死不變。據此看來。原來世間強盜這般驕傲習氣。竟是牢不可破。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同這禽獸較量。因分付嘍囉道。這三個女子纔來未久。大約船隻還在山下。卽速將他們帶去。交他父母領回。那個黑女。在此無用。也命他們一同領去。連日所劫衣箱。也都發還。省得他日後覩物又生別的邪念。急速去罷。倘有錯誤。取頭見我。嘍囉諾諾連聲。卽將四人引至山下。恰好多林二人正探望。一見甚喜。隨後衣箱也都發來。衆嘍囉暗暗藏過一隻。大聲說道。今日大王因你四個女子反吃大苦。少刻必來報讎。你們回去。快快開船。若再遲延。性命難保。多林二人連連答應。把衣箱恩恩搬上一齊上了三板。竟向大船而來。林之洋問知詳細。口中惟有念佛。多九公看那黑女甚覺眼熟。因問道。請問女子尊姓。爲何到此。黑女垂淚道。婢子性黎。乳名紅紅。黑齒國人。氏親父曾任少尉之職。久已去世。咋同叔父海外販貨。不幸在此遇盜。叔父與他爭鬪。寡不敵衆。被他害了。把婢子擄上山去。今幸放歸。但子然一身。舉目無親。尙求格外垂憐。多九公聽了。這纔曉得就是前年談文的黑女。到了大船。搬了衣箱。隨卽開船。紅紅與衆人見禮。呂氏問知詳細。不免歎息。勸慰一番。閨臣從艙內取出一把紙扇。道。去歲我從父親衣囊內見了此扇。因書法甚佳。帶在身邊。上

意欲高攀。結爲異姓姊妹。不知姐姐可肯俯就。紅紅道。婢子今在難中。況家世寒薄。得蒙不棄。另眼相看。已屬非分。何敢冒昧仰攀。有玷高貴。林之洋道。甚的攀不攀的。俺甥女的父親也做過探花。黎小姐的父親也做過少尉。算來都是千金小姐。不如依俺甥女。大家拜了姊妹。倒好相稱。若花婉如聽了。也要結拜。於是序了年齒。紅紅居長。若花居次。閩臣第三。婉如第四。各自行禮。並與呂氏多林二人也都見禮。只聽衆水手道。船上米糧都被劫的顆粒無存。如今餓的頭暈眼花。那有氣力還去拿篙弄舵。多九公道。林兄快把豆麵取來。今日又要仗他度命了。林之洋道。前日俺在小蓬萊還同甥女閒談。自從得了此方。用過一次。後來總未用過。那知昨日還是滿艙白米。今日倒要用他充饑。幸虧女大王將衣箱送還。若不送還。只怕還有甚麼在陳之厄哩。隨即取了鑰匙前去開箱。誰知別的衣箱都安然無恙。就是紅紅兩隻衣箱也好好在艙。就只豆麵這隻箱子不知去向。多九公道。此必嘍囉趁着忙亂之際。只當裏面盛着值錢之物。隱藏過了。林之洋這一嚇。非同小可。忙在各處尋找。那有形影。只得來到外面。同衆人商議。又不敢回去買米。若要前進。又離淑士國甚遠。商議多時。再向兩面國去。只好前進。惟願遇着客船就好。時衆水手情願受餓。都不敢加價購買。一連斷餐兩日。並未遇着一船。正在驚慌。偏又轉了迎面大風。真是雪上加霜。只得收口。把船停泊。水手個個都餓的兩眼發黑。滿船惟聞歎息聲。閩臣同若花紅紅婉如餓的無可奈何。只得推窗開望。忽見岸上走過一個道姑。手中提着一個花籃。滿面焦黃。前來化緣。衆水手道。船上已兩日不見米的面。我們還想上去化緣。你倒先來了。那道姑聽了。口中唱出幾句歌兒。聽的是。

我是蓬萊百穀仙。與卿相聚不知年。因憐謫貶來滄海。願獻清腸續舊緣。

閨臣聽了。忽然想起。去年在東口山。遇見那個道姑。口裏唱的。倒像也是這個歌兒。不知清腸。又是何物。何不問他一聲。因攜若花三人。來至船頭道。仙姑請了。何不請上獻茶歇息談談。豈不是好道姑道。小道要去觀光。那有工夫閒談。只求佈施一齋足矣。閨臣忖道。他這觀光二字。豈非說着我麼。因說道。請問仙姑。你們出家人。爲何也去觀光。道姑道。女菩薩。你要曉得一經觀光之後。也就算修行圓滿。一天大事都完了。閨臣不覺點頭道。原來這樣。請問仙姑。從何至此。道姑道。我從聚首山回首洞而來。閨臣聽了。猛然想起。聚首還須回首憶之句。心中動了一動。道。仙姑此時何往。道姑道。我到飛昇島極樂洞去。閨臣忖道。難道觀光回首之後。就有此等好處。我再追進一句。看他怎說。因問道。請教仙姑。這極樂洞。雖在飛昇島。若以地理而論。卻在何地。道姑道。無非總在心地。閨臣連連點頭道。原來如此。承仙姑指教了。但仙姑化齋。理應奉敬。奈船上已絕糧。數日尙求海涵。道姑道。小道化緣。只論有緣無緣。卻與別人不同。若逢無緣。即使彼處米穀如山。我也不化。如遇有緣。設或缺了米穀。我這籃內之稻。也可隨緣樂助。若花笑道。這小小花籃。所盛之稻。可想而知。我們船上有三十餘人。你那籃內。何能佈施許多。道姑道。我這花籃。據女菩薩看去。雖覺甚微。但能大能小。與衆不同。紅紅道。請問仙姑。大可盛得若干。道姑道。大可收盡天下百穀。婉如道。請教小呢。道姑道。小亦敷衍你們船上三月之糧。閨臣道。仙姑花籃。既有如此之妙。不知合船人可與仙姑有緣。道姑道。船上共有三十餘人。安能個個有緣。閨臣道。我們四人。可與仙姑有緣。道姑道。

結得半半之緣。婉如把稻取出。命水手將花籃送交道姑。道姑接了花籃。向閨臣道。女菩薩千萬保重。我們後會有期。暫且失陪。說罷去了。婉如道。三位姐姐請看。道姑給的這個大米。竟有一尺長。無如只得八個。三人看了。正在詫異。適值多九公走來道。此物從何而來。閨臣告知詳細。多九公道。此是清腸稻。當日老夫曾在海外喫過一個。足足一年不飢。現在我們船上共計三十二人。今將此稻每個分作四段。恰恰可够一頓。大約可以數十日不飢了。若花道。怪不得那道姑說。只能結得半半之緣。原來按人分派。每人只能喫得四分之一。恰恰一半之半了。多林二人。即將清腸稻拿到後面。每個切作四段。分在幾鍋煮了。大家喫了一頓。個個精神陡長。都念道姑救命之德。次日開船。閨臣偶然問起紅紅當日赴試。可曾得中之話。紅紅不覺歎道。若論愚姐學問。在本國雖不能列上等。也還不出中等。只因那些下等的。都得前列。所以愚姐只好沒分了。若花道。這是何意。難道考官不識真才麼。紅紅道。如果不識真才。所謂無心之過。倒也無甚要緊。無如總是關節。夤緣。非爲故舊。卽因錢財。所取真才。不及一半。因此灰心。纔同叔父來到海外。意欲借此消遣。不意倒受這番魔難。賢妹前日曾有觀光之話。莫非天朝向來本有女科麼。閨臣道。天朝雖無女科。近來卻有一個曠典。於是就把太后頒詔各話。告訴一遍。紅紅道。有此勝事。卻是閨閣難逢際遇。但天朝考官。向來可有夤緣之弊。閨臣道。我們中原。乃萬邦之首。所有考官。莫不清操廉潔。況國家不惜帑費。立此大典。原爲拔取真才。爲國求賢而設。若夤緣一個。卽不免屈一真才。若果如此。後世子孫。豈能興旺。所以歷來從無夤緣之事。姐姐如此抱負。何不同去一試。我們旣已結拜。將來自然同其甘。

苦。設或都能中式。豈非一段奇遇。紅紅道。愚姐久已心灰。何必又做馮婦。敗兵之將。不敢言勇。雖承賢妹美意。何敢生此妄想。倘蒙攜帶。倒可同至天朝。瞻仰瞻仰聖朝人物之盛。至於考試。竟可不必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遇大盜易脫。與兩面人難交。寧可絕糧。不向其門託鉢。此仙子所以憐之耳。 蔬菴識

第五十二回 談春秋胸羅錦繡 講禮制口吐珠璣

話說紅紅道。如蒙賢妹攜帶。倒可借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至於考試。久已心灰。豈可再萌妄想。若花道。此事到了天朝。慢慢再議。看來也由不得姐姐不去。前日聞得亭亭姐姐一同赴試。不知可曾得中。紅紅道。他家一貧如洗。其父不過是個諸生。業已去世。既無錢財。又無勢利。因此也在孫山之外。但他落第後。雄心不減。時刻癡心妄想。向日曾對我說。如果外邦開有女科。那怕千山萬水。他也要去碰碰。若不中個才女。至死不服。如今天朝雖開女科。無如遠隔重洋。何能前去看來。只好望洋而歎了。閨臣道。他家還有何人。近來可曾遠出。紅紅道。他無弟兄。只有緇氏寡母在堂。現在課讀幾個女童。以舌耕度日。並未遠出。閨臣道。他既有志赴試。將來路過黑齒。我們何不約他同行。豈不是件美事。紅紅道。賢妹約他固妙。但他恃着自己學問。目空一切。每每把人不放眼內。賢妹若去約他。他不曉得你學問深淺。惟恐玷辱。必不同往。據我愚見。必須先去談談學問。使他心中敬服。此後再講約他之話。自然一說就肯了。閨臣道。聞得亭亭姐姐學問淵博。妹子何敢班門弄斧。同他亂談。儻被考倒。豈非自討苦麼。若花道。阿妹爲何只長他人志氣。滅卻自己威風。我倒是個初生犢兒。不怕虎。將來到彼。我就同你前去。難道我們兩個還不住他一

個麼。閨臣道：姐姐有如此豪興，妹子只得勉力奉陪。但必須告知舅舅，方可約他。就把此話告訴林之洋。林之洋道：俺聞你父親常說君子成人之美，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這等美事，你們做了，自有好處。何消同俺商量。那個黑女，當日九公同他談文，曾喫他大虧，將來你同寄女到彼，俺倒着實耽心哩。若花道：他又不會生出三頭六臂，無非也是一個肉人，怕他怎的。林之洋道：他那伶牙俐齒，若談起文來，比那三頭六臂還覺利害。九公至今說起，還是頭疼。你說他是肉人，只怕還是一張鐵嘴哩。若遇順風，不過早晚就到。據俺主意，你們快把典故多記幾個，省得臨期被他難住。莫像九公倒像喫了麻黃，只管出汗。那就被他看輕了。當日他們因談反切，曾有問道於盲的話。俺自從在歧舌國學會音韻，一心只向同人談談，偏不遇見知音。將來到彼，他如談起此道，務必把俺舉薦舉薦。這兩日大家喫了清腸稻，都不覺餓。索性到了黑齒，再去買米，耽擱半日，趁着閒空，你們也好慢慢同他談文。大家一路說說閒話，不知不覺。這日清晨，到了黑齒，把船收口。林之洋託多九公帶了水手，前去買米。閨臣意欲紅紅同去，紅紅道：他的住處，林叔叔盡知，無庸我去。我若同去約他，他縱勉強同來，究竟難免被他輕視。賢妹到彼，就以送還扇子爲名，同他談談。他如同來，則已。設或別有推託，愚姐再去。把這美意說了，纔不被他看輕哩。閨臣點頭，帶着扇子，同了若花、央林之洋，領進城內，來到大街。閨臣同若花由左邊街上走去，林之洋從右邊走出，不多時，進了小巷，來到亭亭門首，只見上寫女學塾三個大字，把門敲了兩下，有個紫衣女子把門開了。林之洋一看，認得是前年談文黑女。閨臣從袖內取出扇子道：姐姐請了前歲敝處有位多老翁，曾在尊齋帶了一把扇子回去。今託我們帶來奉還，不知可是尊處之物。亭亭接過看了道：此扇正是先父之物。二位

姐姐若不嫌茅舍窪曲。何不請進獻茶。閩臣同若花一齊說道。正要登堂奉拜。於是一同進內。林之洋就在旁邊小房坐了。亭亭把二人讓進書館。行禮序坐。有兩個垂髻女童。也上來行禮。彼此問了名姓。閩臣道。妹子素日久仰。姐姐大才。去歲路過貴邦。就要登堂求教。但愧知識短淺。誠恐貽笑大方。所以不敢冒昧進謁。今得幸遇。真是名下無虛。亭亭道。妹子浪得虛名。何足挂齒。前歲多老翁到此。曾有一位唐大賢同來。可是姐姐一家。閩臣道。那是家父。亭亭聽了。不覺立起。又向閩臣拜一拜道。原來唐大賢就是令尊。姐姐素本家學。自然也是名重一時了。前歲雖承令尊種種指教。第恨怱怱而去。妹子尚有未及請教之處。至今猶覺耿耿。可惜當今之世。除了令尊大賢。再無他人可談了。閩臣道。姐姐有何見教。何不道其大概呢。亭亭道。妹子因春秋一書。聞得前人議論。都說孔子每於日月名稱爵號之類。暗寓褒貶。不知此話可確。意欲請教令尊。不意怱促而別。竟未一談。這是妹子無福。閩臣剛要開言。若花接着說道。春秋褒貶之義。前人議論紛紜。據妹子細釋經旨。以管窺之見。擇其要者而論其義。似乎有三。第一明分義。其次正名實。第三着幾微。其他書法不一而足。大約莫此爲要了。亭亭道。請教姐姐。何謂明分義。若花道。如春秋書月而曰王正月。所以書王者。明正朔之所自出。卽所以序君臣之義。至於書陳黃衛繫者。所以明兄弟之情。書晉申生許止者。所以明父子之恩。他如曹羈鄭忽之書。蓋明長幼之序。成風仲子之書。蓋明嫡庶之別。諸如此類。豈非明分義麼。亭亭道。請教正名實呢。若花道。如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夷皋之弑。旣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凡此之類。豈非正名實麼。亭亭道。請教著幾微呢。若花道。如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蓋明因會伐

而如京師。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蓋明因狩而後朝。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蓋著公子結之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蓋著公子翬之擅。似此之類。豈非著幾微麼。孟子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大約總不外乎誅亂臣。討賊子。尊王賤霸之意。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夫子所以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至諸侯衰而楚強。夫子又抑楚而扶諸侯。所以扶諸侯者。就是尊王之意。蓋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教。其變亦無窮。其隨時救世之心如此。或謂春秋一書。每於日月名稱爵號。暗寓褒貶。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但謂稱人爲貶。而人未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爲褒。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失地之君稱名。而衛侯奔楚。則不稱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諸如此類。不能枚舉。要知春秋乃聖人因魯史修成的。若以日月爲褒貶。假如某事當書月。那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能奔走列國。訪其日與月呢。若謂以名號爲褒貶。假令某人在所褒。那舊史但著其名。某人在所貶。舊史但著其號。聖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訪其名與號呢。春秋有達例。有特筆。卽如舊史所載之日月。則從其日月名稱。則從其名稱。以及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之類。皆本書例。無所加損。此爲達例。其或史之所無。聖人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聖人削之以示戒者。此卽特筆。如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加王者。是聖人之特筆。晉侯召王。事見先儒之傳。而聖人書之曰狩於河陽。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紕。而曰衛侯之兄紕。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

號書之曰他如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之類皆聖人特筆故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學者觀春秋必知孰爲達例孰爲特筆自能得其大義總之春秋一書聖人光明正大不過直書其事善的惡的莫不瞭然自見至於救世之心卻是此書大旨妹子妄論不知是否尙求指示亭亭道姐姐所論深得春秋之旨妹子惟有拜服還有一事意欲請示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賜教聞臣道姐姐請道其詳亭亭道妹聞古禮自遭秦火今所存的惟周禮儀禮禮記世人呼作三禮若以古禮而論莫古於此但漢晉至今歷朝以來莫不各撰禮制還是各創新禮還是都本舊典至三禮諸家註疏其中究以何人爲善何不賜教一二呢若花聽罷暗暗吐舌道怎麼這個黑女忽然弄出這樣大題目三禮各家業已足夠一談他又加上歷朝禮制真是茫茫大海令人從何講起只怕今日要出醜了正在思忖只見閨臣答道妹子聞得宋書傅隆傳云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勸懲孝經之尊親莫不由此而後立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舜命伯夷典三禮人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綱紀萬物彫琢六情莫不以此節之但魏書有云三皇不同禮又云時易則禮變故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宏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及周昭王南征之後禮失樂微上行下效故敗檢失身之人必先廢其禮如昭公諱孟子之姓莊公結割臂之盟是婚姻之禮廢了那淫僻之亂莫不從此而生

齊侯悅婦以慢客。曹伯觀脅以褻賓。是賓客之禮廢了。那傲慢之情。莫不從此而至。文公逆祀於五廟。昭公不感於母喪。是喪祭之禮廢了。那骨肉之恩。莫不從此而薄。天子下堂。河陽召君。是朝聘之禮廢了。那侵陵之漸。莫不從此而起。孔子欲除時弊。故定禮正樂。以挽風化。及至戰國。繼周孔之學。講究禮法的。惟孟子一人。嗣後秦始皇併吞六國。收其儀禮。盡歸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之儀。參以己意。以爲時用。餘禮盡廢。漢高祖初平秦亂。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於是撰朝儀。胡廣因之。輯舊禮。漢末天下大亂。舊章殄滅。迨至三國。魏有王璨。衛覬。共創朝儀。吳有丁孚。拾遺漢事。蜀有孟光。草建衆典。晉初荀覬。以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宋何承天。傅亮。同撰朝儀。齊何佟之。王儉。共定新禮。至梁武帝。乃命羣儒。裁成大典。以復周公五禮之舊。陳武帝卽位。禮制雖本前梁。仍命江德藻。沈洙等。隨時斟酌。棄取。以便時宜。迨至前隋。高祖命辛彥之。牛宏等。採梁舊儀。以爲五禮。自西漢之初。以至於今。歷代損益不同。莫不參之舊典。並非古禮不存。不過取其應時之變。所以宋書禮志有云。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至注禮各家。漢有南郡太守馬融。安南太守劉熙。大司農鄭元。左中郎將蔡邕。侍中阮譔。魏有祕書監孫炎。衛將軍王肅。太尉蔣濟。侍中鄭小同。蜀有丞相蔣琬。吳有齊王傅射慈。晉有太尉庾亮。太保衛瓘。侍中劉逵。司空賀順。給事中袁準。益壽令吳商。散騎常侍干寶。廬陵太守孔倫。征南將軍杜預。散騎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環濟。諮議參軍曹耽。散騎常侍虞喜。司空中郎盧譔。安北將軍范汪。司空長史陳仿。開府儀同三司蔡謨。宋有光祿大夫傅隆。太尉參軍任預。中散大夫徐爰。撫軍司馬費沉。中散大夫徐廣。大中大夫裴松之。員外常侍庾蔚之。豫章郡丞雷肅之。諮議參軍蔡超。宗御史中

丞何承天。齊有太尉王儉。光祿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劉瓛。給事中樓幼瑜。散騎郎司馬瓛。御史中丞荀萬秋。東平太守田僧紹。徵士沈麟士。梁有護軍將軍周捨。五經博士賀瑒。散騎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書左丞何佟之。陳有國子祭酒謝嶠。尚書左丞沈洙。散騎常侍沈文阿。戎照將軍沈不害。散騎常侍郎王元規。北魏有內典校書劉獻之。北齊有國子博士李鉉。北周有露門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騎常侍房暉遠。禮部尚書辛彥之。他們所註之書。或所見不同。各有採取。或師資相傳。其枝別幹。內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講義理的。也有注意義理。不講典制的。據妹子看來。典制本從義理而生。義理也從典制而見。原是互相關裏。他們各執一說。未免所見皆偏。近來盛行之書。只得三家。其一大司農鄭康成。其二露門博士熊安生。其三散騎侍郎皇侃。但熊氏每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往南而北行。馬雖疾而越去越遠。皇氏雖章句詳正。惟稍涉冗繁。又既遵鄭氏。而又時乖鄭義。此是水落不歸本。狐死不首邱。這是二家之弊。惟鄭注包舉宏富。考證精詳。數百年來。議禮者鑽研不盡。自古注禮善本。大約莫此爲最。妹子冒昧妄談。尙求指教。亭亭聽了。不覺連連點頭道。如此議論。纔見讀書人自有卓見。真是家學淵源。妹子甘拜下風。親自倒了兩杯茶奉了上來。二人茶罷。閨臣暗暗忖道。他的學問。若以隨常經書難他。恐不中用。好在他遠居外邦。我們敝處歷朝史鑑。或者未必留神。即使略略曉得。其中年歲。亦甚紛雜。何不將史鑑考他一考。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多九公若敢重來。亦可揚眉吐氣。蔬菴識

以此同他談談。看他怎樣。因說道：請教姐姐。貴邦歷朝史鑑自然也與敝處相仿。可惜尊處簡策流傳不廣。我們竟難一見。姐姐博覽廣讀。敝鄉歷朝史書該都看過。卽如盤古至今。今年歲多少。前人議論不一。想高明自有卓見了。亭亭道：妹子記得天朝開闢之初。自盤古氏以及天皇。地皇。人皇。至伏羲氏。其中年歲。前人雖有二百餘萬年之說。但無可考。春秋元命苞言自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而張揖廣雅以三皇疏侖之類。分爲十紀。共二百七十六萬歲。與元命苞所載參差至五十萬年之多。妹子歷稽各書。竟難定其是否。至年歲可考。惟伏羲以後。案孔安國尙書序以伏羲神農軒轅爲三皇。班固漢志以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三皇共計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共計三百八十四年。其後夏商至今。皆歷歷可考了。若花道：近日史書以天干地支紀年。此例始於何時。至今共有若干年了。亭亭道：史書以干支紀年。始於帝堯。自帝堯甲辰卽位至今。武太后甲申卽位。共三千四十一年。若以伏羲至今而論。共五千一百五十三年了。閨臣忖道：我們中原南北朝往往人都忽略。大約他也未必透徹。何不將此考他一考。因說：請教姐姐。敝處向有六朝五代南北朝。不知貴處作何區別。亭亭道：妹子記得當日吳孫權及東晉宋齊梁陳俱在金陵建都。人皆呼爲六朝。宋齊梁陳隋爲時無幾。人或稱爲五代。至南北朝之分。始於劉宋。終於隋初。宋齊梁陳在金陵建都。所以有南朝之稱。元魏高齊宇文周在中原建都。所以有北朝之稱。那時天下半歸南朝。半歸北朝。彼此各據一方。不相統屬。以南朝始末而論。宋得晉朝天下。共傳五主。被齊所篡。齊傳七主。被梁所篡。梁傳四主。被陳所篡。陳傳五主。被隋所篡。南朝共計一百六

十八年。以北朝始末而論。魏在東晉之時。雖已稱王。幅幘尙狹。及至晉末宋初。魏纔奄有中原。謂之大魏。傳了一百四十九年。到了第十三代皇帝。因臣子高歡起兵作亂。魏君棄了本國。逃至關西。大都督宇文泰處。就在關西爲帝。人都叫作西魏。傳了三帝。計二十二年。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覺篡位。改爲周朝。那高歡逐了魏君。又立魏國宗室爲帝。人都叫作東魏。在位十七年。被高歡之子高洋篡位。改爲北齊。那時北朝分而爲二。一爲北齊。一爲周朝。北齊傳了五主。計二十八年。被周所滅。周傳五主。前後共二十六年。被臣子大司馬楊堅篡位。改國號爲隋。隋卽滅了陳國。天下纔得一統。此是南北朝大概情形。妹子道聽塗說。不知是否。尙求指示。若花道。剛纔阿姐以夏商至今歷歷可考。其年號名姓也。還記得大概麼。閨臣忖道。怎麼若花姐姐忽然問他這個。未免苦人所難了。只聽亭亭道。妹子雖略略記得。但一時口說。恐有訛錯。意欲寫出呈教。二位姐姐以爲何如。若花點頭道。如此更妙。亭亭正在磨墨濡毫。忽見紅紅婉如從外面走來。大家見禮讓坐。亭亭問了婉如姓氏。又向紅紅道。姐姐纔到海外。爲何忽又回來。紅紅見問。觸動叔叔被害之苦。不覺淚流滿面。就把途中遇盜。後來同閨臣相聚的話。哽哽咽咽。告訴一遍。亭亭聽了。甚爲嗟歎。衆人把紅紅解勸一番。方纔止淚。亭亭鋪下箋紙。手不停毫。草草寫去。四人談了多時。亭亭寫完。大家略略看了一遍。莫不讚其記性之好。閨臣道。這是若花姐姐故意弄這難題目。那知姐姐不假思索。竟把前朝年號以及事蹟一揮而就。若非一部全史。瞭然於中。何能如此。妹子惟有拜倒轅門了。亭亭道。妹子不過仗着小聰明。記得幾個年號。算得甚麼。姐姐何必如此過獎。紅紅道。姐姐。你可曉得他們三位來意麼。亭亭道。這事無頭無腦。妹子莫能得知。紅紅就把途中結拜。今日來約赴試的話說了。亭亭方纔

鄰邦開有女科。或者再爲馮婦之舉。今天朝遠隔天涯。若去赴試。豈不違了聖人遠遊之戒麼。閩臣道。姐並無弟兄。何不請伯母同去。豈不更覺放心。亭亭歎道。妹子也曾想到同去。庶可放心。奈天朝舉目無親。兼且寒家素本淡泊。當日祖父出仕。雖置薄田數畝。此時要賣。不足千金。何能敷衍長途盤費。及天朝衣食之用。而且一經賣了。日後回來。又將何以爲生。只好把這妄想歇了。閩臣道。只要伯母肯去。其餘都好商量。至長途路費。此時同去。乃妹子母舅之船。無須破費一文。若慮到彼衣食。寒家雖然不甚充足。尙有良田數頃。兼且閒房儘可居住。況姐姐只得二人。所用無幾。到了敝處。一切用度。俱在妹子身上。姐姐只管放心。此地田產。也不消變賣。就託親戚照應。將來尙歸故鄉。省得又須置買。如此辦理。庶可兩無牽挂。亭亭道。萍水相逢。就蒙姐姐如此慷慨。何以克當。容當稟請母命。定了行止。再去登舟奉謝。紅紅道。姐姐你說你與閩臣妹妹萍水相逢。難道妹子又非萍水相逢麼。現在我雖係孑然一身。若論本族尙有可投之人。此時近在咫尺。無如閩臣妹妹一片熱腸。純是真誠。令人情不可卻。竟難捨之而去。今姐姐承他美意。據妹子愚見。且去稟知師母。如果可行。好在姐姐別無牽挂。卽可一同起身。不由分說。攜了亭亭進內。把這情節告知縉氏。原來縉氏自幼飽讀詩書。當日也曾赴過女試。學問雖佳。無奈輪他不上。後來生了亭亭。夫妻兩個。加意課讀。一心指望女兒中個才女。好替父母爭氣。誰知仍舊無用。丈夫因此而亡。縉氏每每提起。還是一腔悶氣。今聽此言。不覺技癢。如何不喜。當時來到外面。衆人與縉氏行禮。縉氏向閩臣拜謝道。小女深蒙厚愛。日後倘得寸進。莫非小姐成全。但老身年雖望六。志切觀光。誠恐限於年歲。格

於成例不獲叨逢其盛。尚望小姐俯念苦衷。設法斡旋。倘與盛典。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願。自當生生世世永感不忘。閨臣道。伯母有此高興。姪女敢不仰體。將來報名時。年歲雖可隱瞞。奈伯母鬢多白髮。面有皺紋。何能遮掩。縉氏道。他們男子往往嘴上。有鬚還能冒籍入考。何況我又無鬚。豈不省了拔鬚。許多痕跡。若愁白髮。我有上好烏鬚藥。至面上皺紋。多擦兩盒。引見腴。再用幾匣玉容粉。也能遮掩。這都是趕考舊套。並且那些老童生。每每挂了拐杖。還去小考。我又不需拐杖。豈不更覺藏拙。若非貪圖赴試。這樣迢迢遠路。老身又何必前去。儻無門路。可想。就是小女此行。也只好中止了。閨臣聽了。爲難半晌。道。將來伯母如赴縣考。或赴郡考。還可弄些手脚敷衍進去。至於部試殿試。法令森嚴。姪女何敢冒昧。應承。縉氏道。老身聞得郡考中式。可得文學淑女匾額。儻能如此。老身心願已足。那裏還去部試。閨臣只得含糊答應。候到彼時。自當替伯母謀幹此事。縉氏聽了這句。應允同到嶺南。亭亭命兩個女童各自收拾回去。將房屋田產及一切什物。都託親戚照應。天已日暮。林之洋把行李雇人挑了一齊上船。呂氏出來彼此拜見。船上衆人自從喫了清腸稻。腹中並不覺餓。閨臣姊妹只顧談文。更把此事忙了。亭亭卻足足餓了一日。幸虧多九公把米買來。當時收拾晚飯給他母女吃了。閒話間。姊妹五個復又結拜。序起年齒。仍是紅紅居長。亭亭居次。其餘照舊。從此紅紅亭亭同縉氏一輪居住。閨臣仍同若花婉如作伴。一路順風前進。轉眼已交季夏。這日林之洋同閨臣衆姊妹閒談。偶然談到考期。若花道。請問阿父。此去嶺南。再走幾日。就可到了。林之洋笑道。再走幾日。這句說的倒也容易。寄女真是好大口氣。紅紅道。若據叔叔之言。難道還須兩三月纔能到麼。林之洋道。兩三月也還不够。婉如聽了。不覺鼻中哼了一聲道。若是兩三月不够。自

然還須一年半載了。林之洋道：「一年也過多半載，倒是不能少的。俺們從小蓬萊回來，纔走兩月，你們倒想到了俺細細核算。若遇順風，朝前走去，原不過兩三月程途。奈前面有座門戶山橫在海中，隨你會走，也須百日方能繞過。連走帶繞，總得半年。這是順風方能這樣。若遇頂風，那就多了。俺們來來往往，總是這樣。難道去年出來繞那門戶山，你們就忘了？」閨臣道：「彼時甥女思親之心甚切，並未留神。今日提起，卻隱隱記得。既如此，必須明春方到。我們考試豈不誤了？」林之洋道：「俺聞恩詔，准你們補考。明年四月殿試，你們春天趕到，怕他怎麼？」亭亭道：「姪女剛纔看條例，今年八月縣考，十月郡考，明年三月就要部試。若補縣考，郡考必須趕在部試之前。若過部試，何能有濟？」據叔叔所說，豈非全無指望麼？」林之洋道：「原來考試有這些花樣，俺怎得知？如今只好無日無夜，朝前趕去，倘改考期，那就好了。」閨臣聽了，悶悶不樂。每日在船，惟有唉聲歎氣。呂氏恐甥女焦愁成病，埋怨丈夫不該說出實情。這日夫妻兩個前來再三安慰。呂氏道：「此去雖然遙遠，安知不遇極大順風，一日可行數日路程。甥女莫要焦心。你如此孝心，上天自然保護。豈有尋親之人，菩薩反不教你考試？」閨臣道：「甥女去歲起身時，原將考試置之度外。若圖考試，豈肯遠出？但前日費盡唇舌，纔把紅紅亭亭兩位姐姐勸來。他們千山萬水，不辭勞頓，原爲的考試。那知忽然遇此掃興之事。甥女一經想起，就覺發悶。」林之洋道：「海面路程那有定準。若遇大順風，一日三千也走，五千也走。俺聽你父親說過，數年前有個才子，名叫王勃，因去省親，由水路揚帆，道出鍾陵，忽然得了一陣神風，一日一夜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趕到彼處，適值重陽，都督大宴滕王閣。王勃做了一篇滕王閣序，登時海外轟傳，誰人不知。安知俺們就不遇着神風，如果才女榜上有你姊妹之分，莫講這點路程，就再加

兩倍也是不怕。林之洋夫妻明知不能趕上考期，惟恐閨臣發愁，只好假意安慰。這日順風甚大，只聽衆水手道：「今日這風只朝上刮，不朝下刮，卻也少見。」林之洋走出問道：「爲甚這樣？」衆水手道：「你看這船被風吹的就如駕雲一般，比烏騷快馬還急。雖然恁快，你再看看水面卻無浪波，豈非只朝上刮，不朝下刮麼？」這樣神風，可惜前面這座門戶攔住去路，任他只朝上刮，至快也須明春方到嶺南哩。又走幾時，來到山脚下。林之洋悶坐無聊，坐到舵樓正在發悶，忽聽多九公大笑道：「林兄來的恰好，老夫正要奉請，有話談談。請教迎面是何山名？」林之洋道：「俺當日初次飄洋，曾問九公說這大嶺叫門戶山，怎麼今日倒來問俺？」多九公道：「老夫並非故意要問，只因目下有件奇事。當年老夫初到海外，路過此處，曾問老年人：『此山既名門戶，爲何橫在海中，並無門戶可通？』令人轉彎磨角，繞至數月之久，方纔得過。那老年人道：『當日大禹開山，曾將此山開出一條水路，舟楫可通。後來就將此山叫作門戶山。』誰知年深日久，山中這條道路忽生淤沙，從中塞住，以致船隻不通。雖有門戶之名，竟無可通之路。此事相沿已久，不知何時淤斷。剛纔我因船中幾位小姐都要趕到嶺南赴試，不覺尋思道：『今如道路尙遠，何能趕得上？除非此山把淤衝開，也像當年舟楫可通。』從此抄近穿過嶺去，不但他們都可考試，就是我鳳翽、小春兩個甥女，也可附驥同去。正在胡思亂想，忽聞濤聲如雷，因向對面一看，那淤斷處竟自有路可通。林之洋也不等說完，喜的連忙立起，看那山當中果然波濤滾滾，竟不像當日淤斷光景。正在觀看，船已進了山口，就如快馬一般，攏了進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唐敖父女猶如寶母所在處奇珍畢聚，蔬菴識

話說林之洋見船隻攬進山口，樂不可支，卽至艙中把這話告知衆人，莫不歡喜。次日出了山口，林之洋望着閩臣笑道：「前日俺說王勃虧了神風，成就他做了一篇滕王閣序，那知如今甥女要去趕考，山神卻替你開路，原來風神山神都喜湊趣，將來甥女中了才女，俺要滿滿敬他一杯了。」衆姊妹聽了，個個發笑。閩臣道：「此去道路尙遠，能否趕上也還未定，卽或趕上，還恐甥女學問淺薄，未能入選，無論得中不得中，倘父親竟不回家，將來還要舅舅帶着甥女再走一遍哩。」林之洋道：「俺在小蓬萊既已允你，倘你父親竟不回來，做舅舅的怎好騙你？」自然再走一遍。呂氏道：「據俺看來，你父親業已成仙，就是不肯回來，你又何必千山萬水去尋他？難道作神仙長年不老還不好麼？」閩臣道：「長年不老如何不好？但父親把我母親兄弟拋撇在家，甥女心裏既覺不安，兼之父親孤身在外，無人侍奉，甥女卻在家中養尊處優，一經想起，更是坐立不寧，因此務要尋着，纔了甥女心願哩。」一路行來，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下旬，船抵嶺南，大家收拾行李，多九公別去。林之洋同衆人回家，恰好因林氏女兒一年無信，甚不放心，帶了小峯、蘭音回到娘家。這日正同江氏盼望，忽聞女兒同哥嫂回來，大家見面，真是悲喜交集。閩臣上前行禮，不免滴了幾行眼淚。將父親之信遞給林氏，又把怎樣尋找各話說了。林氏不見丈夫回來，雖然傷心，喜得見了丈夫，親筆家書，書中又有不久見面之話，也就略略放心。當時閩臣引着母親見了緇氏，並領紅紅亭亭前來拜見。把來意告知林氏道：「難得二位姪女不棄，都肯與你攜伴同來，若非有緣，何能如此？但既結拜，嗣後一同赴試，彼處都要相顧，總要始終和睦，莫因一言半語，就把素日情分冷淡，有始無終，那就不是了。」衆人連

連答應。閩臣見了蘭音，再三拜謝。林氏道：我自從女兒起身，一時想起，不免牽挂，時常多病，幸虧寄女替我煎湯熬藥，日夜服侍，就如你在跟前一樣。漸漸把牽挂之心減了幾分，身體也就漸漸好些。如今縣裏雖未定有考期，我們必須早些回去，同你叔叔商議，及早報名，省得補考費事。閩臣道：母親此言甚是。林之洋道：甥女如報名，可將若花，婉如攜帶。倘中個才女回來，俺也快活。怎樣報名？怎樣赴試？這些花樣，俺都不諳，只好都託甥女了。閩臣道：舅舅只管放心，此事都在甥女料理。但若花姐姐名姓籍貫，可要更改。林之洋道：改他作甚？若把女兒國本籍寫明，俺更歡喜。林氏道：這卻爲何？林之洋道：若花寄女本是好好的候補藩王，因被那些惡婦奸臣謀害，他纔棄了本國，俺要替他出氣，因此要把他的本籍寫明。林氏道：寫明本籍，何以就能替他出氣？林之洋道：寫明本籍，將來倘在俺朝中了才女，一時傳到女兒國，也教那些惡人曉得他的本領，他們原想害他，那知他在俺朝倒轟轟烈烈，名登金榜，管教那些畜類羞也羞死了。閩臣道：如此固妙，但恐一人郡縣不准，莫若紅紅、亭亭兩位姐姐同蘭音妹妹也用本籍，共有四人之多，諒那縣也不至批駁了。婉如道：如果批駁，再去更換，也不爲遲。林之洋道：俺們中原開科，外邦都來赴試，還不好麼？太后聽了，還更喜哩。當時多九公將甥女田鳳翽、秦小春年貌開來，也託閩臣投遞。林氏帶了兒女別了哥嫂，同紅紅、縉氏母女坐了小船回家。唐小峯因見婉如所養白猿好頑，同婉如討來帶回家內。史氏見姪女海外回來，問知詳細，不勝之喜，並與縉氏諸人相見。閩臣道：叔叔今日莫非學會文麼？史氏道：你叔叔自從姪女起身後，本郡印太守有個女兒，名喚印巧文，意欲報名赴試，因學問淺

小姐耕煙拜從。本縣祝忠得知，也將女兒祝題花，跟着一同受業。並本將處還有幾個鄉宦女兒也來拜從。看文雖說女學生不消先生督率，但學生多了，今日這邊走走，明日那邊看看，竟無片刻之閒。今晨絕早出去，要下午方能回來。閨臣道：他們既在此地做官，大約均非本處人了。此時各處正當縣考，爲何還不回籍赴試？史氏道：他們都因離鄉過遠，若因縣考趕回本籍，將來又須回來，未免種種不便。因此議定，索性等冬初補考。一經郡考中式，即可就近去赴部試。倒是一舉兩便。並且他們因你叔叔今年五十大慶，都要過了九月祝壽後，方肯回籍。閨臣道：若果如此，我們倒可一聚了。不多時，唐敏回來，見了姪女，看了家書，這纔略覺放心。閨臣引着叔叔見了衆人，告知來意。唐敏道：我正愁姪女上京無人作伴，今得這些姊妹，我也放心。恰好這日良氏夫人帶着廉亮、廉錦楓、駱紅蕖，也從海外來到林家。林氏問起根由，良氏把前年唐敖拯救女兒，後來尹元替小峯作伐各話細細說了。林氏聽了，無意中忽然得了一個如花似玉文武全才的媳婦，歡喜非常。良氏把駱紅蕖交代。因本族現有嫡派，意欲回到族中居住。無如唐閨臣與廉錦楓一見如故，彼此戀戀不捨，不肯分離。恰喜林氏早已買了鄰舍一所房子，就同這邊住宅。開門通連一處，當時留下良氏母女、同縉氏母女，都在新房居住。紅紅跟着縉氏、蘭音，住在樓上。小峯陪着廉亮在書房同居，分派已畢。大排筵宴，衆姊妹陪縉氏、良氏坐了。閨臣道：前在水仙村，聞伯母已於春天起身，爲何此時纔到？良氏道：一路頂風，業已難走。偏偏當中遇見一座甚麼山，再也繞不過來。廉錦楓道：那山橫在海中，名喚門戶山，其實並無門戶。我們因繞此山，足足耽擱了半年。沿途風又不順，若非近日得了順風，只怕還得兩月纔能到哩。林氏道：表嫂既與尹家聯姻，爲何女婿並不同來？良氏

道尹家籍貫。本是劍南。因紅蕙媳婦要去赴試。都回劍南去了。當時唐敏開了衆人年貌。駱紅蕙改爲洛姓。連唐閨臣、枝蘭音、林婉如、陰若花、黎紅薇、盧紫萱、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共計十人。因縉氏執意也要赴考。只好捏了一個假名。都在縣裏遞了履歷。到晚閨臣同蘭音、紅紅都到良氏縉氏並母親房中。道了安置。回到樓上。推窗乘涼。說起閒話。閨臣把泣紅亭碑記取出。給蘭音、紅蕙看了。也是一字不識。二人問知詳細。不覺吐舌稱異。忽見白猿走來。也將碑記拿着。觀看。蘭音笑道：「莫非白猿也識字麼？」閨臣道：「這卻不知。當日我在海外抄寫。因白猿不時在旁觀看。彼時我曾對他說過。將來如將碑記付一文人做爲稗官野史。流傳海內。算他一件大功。不知他可領略此意。」洛紅蕙道：「怪不得他也拿着觀看。原來如此。」因向白猿笑道：「你能建此大功麼？」白猿聽了。口中哼了一聲。把頭點了兩點。手捧碑記。將身一縱。擡出牕外去了。三人望着樓牕發殘。只聽廳的一聲。忽從牕外擡進一個紅女。上穿紅紬短衫。下穿紅紬單褲。頭上束着紅紬漁婆巾。底下露出一雙三寸紅繡鞋。腰間繫着一條大紅絲縲。胸前斜插一口紅鞘寶劍。生的滿面緋紅。十分美貌。年紀不過十四五歲。三人一見。嚇的驚疑不止。閨臣道：「請問那個紅女姓甚名誰？爲何夤夜到此？」紅女道：「咱姓顏。不知誰是小山姐姐。閨臣道：「妹子姓唐。本名小山。今遵父命改名閨臣。姐姐何以知我賤名？」女子聽了。拔劍下拜。閨臣連忙還禮。女子問了蘭音、紅蕙名姓。一同見禮歸坐。道：「咱妹子名紫綃。原籍關內。祖父在日。曾任本郡刺史。後因病故。父親一貧如洗。無力回籍。就在本處舌耕度日。不意前歲父母相繼去世。哥哥顏崖因赴武試。三載不歸。家中現有祖母。年已八旬。前聞太后大開女科。咱雖有觀光之意。奈祖母年高。不能同往。此間舉目無親。又無攜伴之人。咱妹子也居百香衢。與府上相隔不

忘。閨臣聽了，忖道：「原來碑記所載劍俠，就是此人。」因說道：「妹子向聞父親時常稱頌本郡太守顏青天之德，那知忠良之後，卻在咫尺。今得幸遇，甚慰下懷。」姐姐既有觀光美舉，妹子得能附驥同行，諸事正要叨教。俟定行期，自當稟知叔父，到府奉請。但府上既離舍間數家之遠，爲何就能越垣至此？」顏紫綰道：「咱妹子幼年跟着父親學會劍俠之術，莫講相隔數家，就是相隔數里，也能頃刻而至。」閨臣道：「剛纔姐姐來時途中可有所見？」顏紫綰道：「咱別無所見，惟見有一仙猿，捧着一部仙籙而去。」閨臣道：「姐姐何以知是仙籙？」顏紫綰道：「咱妹子望見那部書上，紅光四射，霞彩衝霄，約略必是仙籙，因此不敢把他攔住。」閨臣道：「此書正是我妹子之物，不意被這白猿竊去，姐姐可能替我取回麼？」顏紫綰道：「此書若被盜賊所竊，咱可效勞取回。這個白猿，上有靈光護頂，下有彩雲護足，乃千年得道靈物，一轉眼間已行萬里。咱妹子從何追趕？況白猿既已得道，豈肯妄自竊取？此去必定有因，或者此書不應姐姐所得。此時應當物歸原處，所以他纔竊取。但此書此猿，不知從何而來。」閨臣就把碑記及白猿來歷，並去歲虧他取枕頑耍，纔能親至小蓬萊各話略略說了一遍。顏紫綰道：「卽如取枕露意，成全姐姐萬里尋親，得觀玉碑文物之盛，此猿作爲原非尋常可比。他已通靈性，若要竊取，必不肯貿然而去。向在姐姐跟前，可曾微露其意？」閨臣道：「此猿雖未露意，妹子當日曾在他面前說過一句戲言，就把前在船上同白猿所說的話備細告知。」顏紫綰道：「彼時姐姐所說，原出無心，那知此猿卻甚有意。」據俺看來，只怕竟要遵命，建此奇功。此時攜去，所投者無非儒生墨客，如非其人，他又豈肯妄投？姐姐只管放心。此去包管物得其主。」閨臣道：「倘能如此，尙有何言？」此書

究歸何處。尚望姐姐留意。顏紫綃道。好在此書紅光上微霄漢。若要探其落在何人之手。咱妹子自當留神。洛紅蕖道。妹子聞得劍俠一經行動。宛如風雲來往甚速。姐姐可曾學得此技。顏紫綃道。姐姐如有見委之處。若在數百里之內。咱可效勞。洛紅蕖道。剛才閨臣姐姐意欲寄信邀請林家婉如妹妹來此一同赴試。離此三十餘里。姐姐可能一往。顏紫綃道。其父莫非就是閨臣姐姐母舅麼。前者咱因閨臣姐姐日久不歸。曾到他家探聽消息。今既有信。望付咱代勞一走。閨臣隨即寫了一信。顏紫綃接過。說聲失陪。將身一縱。攛出樓牕。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仙書不能久留塵世。白猿可謂解事者。必不負人所囑。蔬菴識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細談妙劑 洛家娃默禱靈籤

話說顏紫綃接了書信。將身一縱。霎時不見。枝蘭音歎道。世間竟有如此奇事。真是天朝人物無所不有。將來上京赴試。路上有了此人。可以高枕無憂了。洛紅蕖道。碑上可載此人。閨臣道。妹子隱隱記得碑記有句。幼諳劍俠之術。長通元妙之機。不知可是此女。可惜碑記已失。早知如此。把各人事蹟預記在心。或抄一個副本。豈不是好。此時只覺渺渺茫茫。記不清了。蘭音道。姐姐不過是句頑話。那知白猿果真將碑記攜去。將來倘能物得其主。也不枉姊姊辛苦一場。紅蕖道。我們看他不過是個獼猴。那知卻是得道仙猿。那顏家姊姊黑暗中倉卒一遇。就能識得白猿。辨得碑記。可見他的眼力也就不凡。這句長通元妙之機。只怕就是他哩。三人又說些閒話。忽見顏紫綃從樓牕攛進道。姊姊之信業已交明。今日已晚。容日再

若花、田鳳翽、秦小春姊妹四個，竟自攜手而來，拜了林氏、史氏，見了閨臣、蘭音、紅紅、亭亭，並與洛紅蕖、廉錦楓見禮。各道渴慕之意。閨臣又引他們見了良氏、緇氏，同到內書房。姊妹十個，一同相聚，好不暢快。洛紅蕖提起昨晚託人寄信之話，若花聽了，笑個不了。蘭音道：「姊妹爲何發笑？」若花道：「向來我與婉如阿妹一房同住，昨晚天交二鼓，閉了房門，收拾睡覺。婉如阿妹剛把鞋子脫了一隻，忽然房門大開，攆進一個人來。婉如阿妹一見，嚇的連鞋也穿不及，赤着一腳，就朝牀下鑽去。幸虧我還不怕，問明來意，把信存下。那顏家阿姊去遠，他纔鑽了出來。衆人聽了一齊大笑。婉如道：『閨臣姊姊也太不曉事。那有三更半夜卻教人寄信，虧得妹子膽量還大。若是膽小的，只怕還要嚇殺哩。』田鳳翽道：『姊姊雖未嚇殺，那赤腳亂鑽光景，也就嚇的可觀了。』廉錦楓道：『閨臣姊姊託何人寄信，卻將婉如姊姊嚇的這樣。』閨臣把昨晚情節說了。衆人這纔明白。洛紅蕖道：『昨晚顏家姊姊攆進樓牕，只覺一道紅光，我也喫了一嚇。』及至細看，那知他衣履穿戴無一不紅，並且面上也是緋紅，映着燈光，倒也好看。秦小春道：『這樣紅人，當日命名，爲何不起紅字，卻起紫綃？今紅紅姊姊面紫，反以紅字爲名。據我愚見，這二位姊姊須將名字更換，方相稱哩。』田鳳翽道：『命名何必與貌相似？若果如此，難道亭亭姊姊面上必須有亭，若花姊姊面上必須出花麼？』若花道：『正是我纔細看紅紅、亭亭兩位阿姊面上，那股黑氣，近來服了此地水土，竟漸漸退了。適聽鳳翽阿姊出花二字，我倒添了一件心事。』閨臣道：『姊姊此話怎講？』若花道：『愚姊向聞此處有個怪症，名叫出花，又名出痘。外國人一經到了天朝，每每都患此症。今紅紅、亭亭兩位阿姊，因感此地水土，既將面色更改，久而久之，』

我們海外五人豈能逃過出痘之患。所以憂慮。紅紅、亭亭聽了。也發愁道。姊姊所慮極是。這卻怎好。只怕此命要送在此處了。廉錦楓道。送命倒也乾淨。只怕出花之後。臉上留下許多花樣。那纔坑死人哩。婉如笑道。留下花樣。豈但坑死人。只怕日後配女婿。還費事哩。蘭音道。怪不得。婉如姊姊面上光光。竟同不毛之地。原來卻爲易於配婿而設。難道赤腳亂鑽。把腳放大了。倒容易配女婿麼。閨臣道。你們只顧鬪嘴。頑笑。那知此事非同兒戲。若不早作準備。設或出痘。誤了考期。那卻怎好。向來九公見多識廣。祕方最多。此事必須請教九公。或者他有妙藥。也未可知。就請小春姊姊寫一信去。田鳳翽道。何必寫信。不瞞諸位姊姊說。我家向來就有稀痘奇方。卽如妹子自用此方。至今並未出痘。就是明驗。若花道。原來府上就有奇方。如此更妙。不知所用何藥。此方向來可曾刊刻流傳。田鳳翽道。此方何曾不刻。奈近來人心不古。都尙奢華。所傳方子。如係值錢貴重之藥。世人看了。無論效與不效。莫不視如神明。尙所傳方子。並非值錢貴重之藥。卽使有效。他人看了。亦多忽略。置之不用。我家這方。雖屢試屢驗。無如並非貴品。所費不過數文。所以流傳不廣。此方傳自異人。我家用了數代。凡小兒無論男女。三歲以內。用川練子九個。五歲以內。用十一個。十歲以內。用十五個。須擇歷書除日煎湯。與小兒洗浴。洗過。略以湯內溼布揩之。聽其自乾。每年洗十次。或於五月六月七月。檢十個除日煎洗更好。因彼時天暖。可免受涼之患。久久洗之。永不出痘。卽出痘。亦不過數粒。隨出隨愈。如不相信。洗時。可留一指不洗。出痘時。其指必多。你們五位姐姐。如用此方。或將川練子加倍。大約三十個也就够了。衆人聽了。個個歡喜。蘭音道。一年只洗十次。是指小兒而言。我們年紀既大。恐十次藥力不到。據我拙見。一年共有三十六個除日。莫若遇除就洗。諒無洗多之患。況妹

聞得世間小兒出花。皆痘疹娘娘掌管。男有痘兒哥哥。女有痘兒姐姐。全要仗他照應。方保安平。今你五位姊姊。只知用藥煎洗。若不叩祝痘疹娘娘。設或痘兒姊姊不來照應。將來弄出一臉花樣。不獨婉如姊姊。那句擇婿的話要緊。並且滿臉高高下下。平時搽粉。也覺許多不便。倘花樣過深。還恐脂粉搽不到底。那纔是過累哩。紅紅道。閨臣妹妹。府上可供這位娘娘。閨臣道。此是廟宇所供之神。家中那得有此。若花道。婦女上廟燒香。未免有違閨訓。這卻怎好。閨臣道。上廟燒香。固非婦女所宜。且喜痘疹娘娘。每都在尼庵去歲。妹子海外尋親。亦曾許過觀音大士心願。至今未了。莫若稟知母親。明日我同五位姊姊。央了孀孀一同前去。豈不一舉兩便。紅蕖道。妹子意欲求籤。問問哥哥下落。明日如果要去。妹子也要奉陪。閨臣當時稟過母親。與孀孀說明。好在緊鄰白衣庵。就有痘疹娘娘。到了次日。史氏帶着唐閨臣。洛紅蕖。陰若花。枝蘭音。廉錦楓。黎紅紅。盧亭亭。來到間壁尼庵。有個戴髮的老尼。名叫末空。將衆人引至大殿。淨手拈香。拜了觀音。紅蕖求了一籤。問問哥哥下落。恰喜得了一枝上上吉籤。這纔略略放心。末空又引至痘疹娘娘殿內。一同參拜。焚化紙帛。閨臣道。請問師傅。寶刹可供魁星。末空道。間壁喜神祠。供有魁星。彼處也是尼僧。諸位小姐。如要拈香。不過一牆之隔。小尼奉陪過去。閨臣道。彼處魁星。可會塑有女像。末空道。這卻從未見過。小姐如發慈心。另塑一尊。卻也容易。諸位女菩薩。適纔拜佛。未免勞碌。且到裏面獻茶。歇息。歇息。再到各處隨喜。史氏道。師傅見教甚是。大家來至禪堂。一齊歸坐。道婆獻茶。末空一一請問姓氏。及至問到洛紅蕖跟前。把眼揉了一揉。又望了一望。登時垂淚道。小姐莫非賓王主人之後麼。我家徒弟。

要訪駱老爺下落。一連數載，杳無音信。那知天緣湊巧，今日竟得小姐到此。洛紅蕖見老尼之話不倫不類，惟恐被人識破行藏，忙遮飾道：師傅休要認錯。我雖姓洛，乃水旁之洛。那知駱老爺下落。末空道：請問唐小姐此地唐探花是你何人？閨臣道：是我家父。末空道：卻又來。當日唐老爺未中探花之時，曾在長安與敬業大人賓王大人結拜弟兄。我的丈夫曾經目覩。今二位小姐恰恰同至小庵，非賓王主人之後，而何小姐何必隱瞞。我豈爲禍之人。況小徒就是駱公子之妻。今雖冒昧動問，豈是無因。紅蕖見話有因，慌忙問道：令徒姓甚名誰。如今在麼。末空道：此人之父，乃太宗第九子。人都呼爲九王爺。因滅寇有功，曾封忠勇王爵。素與駱老爺相交最厚。故將郡主許與駱公子爲妻。此女現在小庵，名喚李良箴。因恐太后訪察，就從外祖之姓，改爲姓宋。紅蕖道：師傅此話錯了。我同駱府雖非本家，向有親誼。他家之事，也還略知一二。駱公子雖係九王府中郡馬，郡主久已亡過。後來雖有欲續前姻之話，因王爺並未生有郡主。彼此旋即離散。至今十餘年，何嘗又與王府聯姻。此話令人不解。末空道：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待我慢慢講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五百里賢人聚，則德星見。數萬里才女聚，宜乎女魁星出矣。疏菴識

鏡花緣卷之十二

第五十六回 詣芳鄰姑嫂巧遇 遊瀚海主僕重逢

話說末空道。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待小尼講這根由。我本祁氏。丈夫名叫喬琴。無志功名。向在駱府課讀公子。駱老爺因與王府聯姻。同我丈夫說知。將我薦與九王爺課讀大郡主。未及一載。大郡主去世。我要回來。娘娘再三挽留。只得仍舊住下。彼時九王爺因娘娘又懷身孕。曾與駱老爺指腹爲婚。倘生郡主。情願與駱公子再續前姻。不意方纔定婚。駱老爺帶了公子。卽同徐老爺舉兵遇難。我丈夫跟在軍前。存亡未卜。到了次歲。娘娘纔生二郡主。老身因這郡主是駱公子之妻。加意照管。用心課讀。以冀將來丈夫同公子回來。仍好團聚。那知九王爺因皇上貶在房州。久不復位。心中發忿。同河北都督姚禹起了一枝雄兵。前去接駕。不意時乖運舛。登時也就遇害。我同太監瞿權帶着二郡主。並小王爺李素。暗地奔逃。不料逃至中途。被大兵衝散。太監同小王爺不知去向。老身喫盡辛苦。纔能保得郡主逃至此庵。虧得庵主相待甚好。問明來歷。就留我們在此。帶髮修行。庵主去世。我就權當住持。在此業已七載。至今仍帶髮。卽是明證。郡主今年一十五歲。每日惟以詩書佛經消遣。從不出戶。因此人都不知。洛紅葉忖道。指腹爲婚。向日母親也曾言過。至喬琴夫婦兩處課讀。原有其事。今聽老尼之言。絲毫不錯。可見我嫂嫂果真在此庵內。因說道。師傅既是祁氏師母。我又何敢再爲隱瞞。剛纔實因不識師母。故爾支吾。尙求見諒。我嫂嫂現在何處。卽求引去一見。末空道。待老身領他出來。於是進內把宋良箴領出。衆人看時。只見生得

龍眉鳳目。舉止不凡。大家連忙見禮讓坐。末空把這情節向宋良箴說了。洛紅蕖見了嫂子。因想起哥哥。不覺垂淚道。原來嫂嫂卻在此處。若非今日進香。何由得知。不意府上也因接駕。合家離散。真可謂六親同運。能不令人傷感。宋良箴聽了。淚落如雨。欲言不言。只得含羞帶淚答道。聞得太公婆婆都逃海外。近來身上可安。姊姊何由至此。紅蕖不覺哽咽道。祖父同母親都已去世。妹子虧得唐伯伯之力。方能復返故鄉。正要告訴。逃到海外各話。史氏接着道。此間說話不便。郡主既是至親。自應請到家內。再爲細談。宋良箴道。姪女出家多年。乃方外之人。豈可擅離此庵。尙求伯母原諒。閨臣道。話雖如此。好在彼此相離甚近。此時過去談談。就是晚上回來。也不費事。宋良箴仍要推辭。衆姊妹不由分說。一齊簇擁出了庵門。別了末空。來到唐府。同林氏、縉氏諸人見過。姑嫂彼此訴說歷年苦況。嗟歎不已。到晚。林氏再三挽留。並勸他同去赴試。慢慢打聽駱公子下落。宋良箴那裏肯應。無如衆姊妹早把行李命人搬來。良箴身不由己。只得勉強住下。閨臣也替他在縣裏遞了履歷。從此衆姊妹都聚一處。但遇除日。若花就同紅紅諸人煎湯洗浴。就是良氏、縉氏也都跟着煎洗。閨臣因想起泣紅亭之事。卽託末空在魁星祠內塑了一尊女像。以了海外心願。這日縣考。縉氏也隨他們姊妹十一個同去赴試。喜得太后詔內有命女親隨。一二人伴其出入之話。因此凡有女眷伴考。都不稽查點名時。暗用丫環頂替。縉氏混在其內。胡亂考了一回。到了發案。閨臣取了第一。若花、紅紅、亭亭也都高標。惟縉氏取在末名。心中好不懊惱。顏紫綃文字不佳。幸虧衆姊妹替他潤色。纔能取中。各人都豎了匾額。到了郡考。衆人以爲縉氏必不肯去。誰知他還是興致勃勃。道。以天朝之大。豈無看文巨眼。此番再去。安知不遇知音。又進去考了一場。及至放榜。竟中第一名。郡

拜老師。縉氏只得裝作染病。各家都豎起文學淑女匾額。好不榮耀。縉氏這纔心滿意足。去向閨臣衆人道。此次郡考。我本不願再去。惟恐又取倒數第一。豈不把老臉丟盡。奈連得夢兆。說我不應考。因日後才女榜上缺了一人。必須我去。方能湊足一百之數。所以勉強進去。那知倒徼倖取了第一。將來我還不知可能去應部試。其實要這第一何用。閨臣道。伯母若非限於年歲。倘去殿試。怕不奪個頭名才女回來。明年把這第一名留給亭亭姊姊。也是一樣。林氏道。聞得郡考取中不足二十人。今我家倒有十二人之多。可見本郡文風都聚在我家了。若論喜酒。須分十二天。方能喫完。明日又喫喜酒。又是壽酒。更覺熱鬧。今日先從老元喫起了。良氏道。老元二字怎講。史氏道。縉氏嫂嫂本是老才女。今又中了郡元。豈非老元麼。大家說說笑笑。暢飲喜酒。十分快樂。次日乃唐敏五十大慶。家中雇優演戲。本府本縣以及節度都與唐敏有賓東之誼。齊來拜壽。隨後各家小姐印巧文。寶耕煙。祝題花也來叩祝。還有本地鄉宦女兒蘇亞蘭。鍾繡田。花再芳。因素日拜從唐敏受業。兼之郡考得中。都來拜謝。並來祝壽。顏紫綃也隨衆人同來。閨臣一一讓至客座看戲。衆姊妹都來相陪。彼此問了姓名。真是你憐我愛。十分投機。縉氏恐被衆人看破。另在一席坐了。用過早麵。閨臣將衆人引至自己書房。只見詩書滿架。筆硯精良。個個稱贊不已。印巧文道。前者捧讀諸位姊姊佳作。真令人口齒生香。家父閱卷時。因想起詔內有靈秀不鍾於男子之句。可見太后此言。並非無因。就只郡元這本卷子。令人可疑。若論個儻清雅。以閨臣姊姊第一。論富麗堂皇。以若花姊姊第一。至郡元文字。雖不及二位姊姊英發。但結實老練。通場無出其右。似非出之幼女之手。彼時家

父再三斟酌。言此人若非苦志用功。斷無如此筆力。此等讀書人。若不另眼相看。何以鼓勵人才。所以把他取在第一。其實不及二位姊姊時派。祝題花道。郡元前在縣考。家父也喜他文字。因筆力過老。恐非幼女。兼恐倩代。因此取在末名。可惜此人方纔得中。就染重病。至今未得一見。究竟不知年歲幾何。諸位姊姊可曾會過。衆人都回不知。婉如道。這位郡元。只怕亭亭姊姊向來同他熟識。亭亭忙說道。妹妹休得取笑。你們都是此地人。還不認識。何況我是異鄉人哩。秦小春道。原來姊姊同他也是素昧平生。這就是了。印巧文道。家父前日評論紅紅亭亭二位姊姊文字。都可首列。無如郡元之後。恰恰碰見閩臣。若花二位姊姊卷子。因此稍覺奉屈。紅紅道。妹子僻處海隅。素少見聞。今得前列。已屬非分。何敢當此奉屈二字。亭亭道。妹子固才疏學淺。然亦不肯多讓。今老師以閩臣。若花姊姊前列。我又不能不甘拜下風了。祝題花道。昨印伯伯與家父評論諸位姊姊文字。言天下人才固多。若以明年部試首卷而論。除閩臣。若花二位姊姊之外。再無第三人。如評論訛錯。以後再不敢自居看文老眼。可見二位姊姊學問。非獨本郡衆人。所不能及。卽天上閩才。亦當退避三舍哩。寶耕煙道。昨聞家父言。現在看文巨眼。應推印伯伯當代第一。諸位姊姊既被獎許。將來名振京師。已可概見。今日得能幸遇。誰非偶然。若花道。妹子海外庸愚。正愧知識短淺。適蒙過獎。更增汗顏。至閩臣阿妹。才名素著。自應高擢。妹子何知。昨雖濫邀前列。不過偶爾徼倖。豈可作得定准。廉錦楓道。部試首卷。老師既如此評論。來年殿元。自然也不出閩臣。若花二位姊姊之外了。印巧文道。殿試甲乙。家父卻未評論。蘭音道。據妹子看來。老師所以不言者。大約因恩詔條例。言殿試毋

百花齊放。大宴羣臣。吟詩做賦。甚爲歡喜。明年閱卷。看見我花再芳三字。倒像又要百花齊放光景。一時心喜。把我點作殿元。也不可。知哩。秦小春冷笑道。這是姊姊過謙。若論文字。姊姊就可點得殿元。何在尊名。花再芳道。外面鑼鼓聲喧。這樣好戲。我們卻在此清談。豈不孤負主人美意。如諸位姊姊不去。妹子要失陪了。閨臣忙道。姊姊既喜看戲。妹子奉陪同去。洛紅蕖道。此處客多。姊姊是主人。只好在此陪客。妹子替你代勞。陪再芳姊姊去。再芳道。姊姊是客。怎好勞駕。宋良箴道。他雖是客。他是唐府人。也算半主。這有何妨。紅蕖聽了。把良箴揪了一眼。滿面緋紅。同再芳去了。寶耕煙道。紅蕖姊姊莫非就是世嫂麼。閨臣道。正是。蘇亞蘭道。巧文題花二位世姊同耕煙姊姊學問淵博。妹子常聽老師言及。今得幸遇。真是名下無虛現。正各處紛紛應考。爲何還在此耽擱。寶耕煙道。昨同印祝兩位姊姊商議。今日過了老師壽誕。早晚就要回籍。他們二位都是家學淵源。此去定然連捷。妹子學問淺薄。才女之名。自知無分。大約明春京師之行。只好奉讓諸位姊姊了。閨臣道。姊姊說那裏話來。若姊姊不到京師。只怕那個殿元還無人哩。顏紫綃道。咱妹子有句話說。今日難得大家幸遇。氣味又都相投。咱們何不結個異姓姊妹。日後到京。彼此也有照應。諸位姊姊以爲何如。衆人都道。如此甚好。田鳳翽道。再芳姊姊一心想中殿元。看他光景。未必把我們看。在眼裏。況他現在看戲。可以不去驚動。莫若把紅蕖姊姊悄悄找來。我們十七人一同結拜罷。婉如道。姊姊所言極是。隨命丫環把洛紅蕖請來。告知此意。紅蕖甚喜。當時鋪了紅氈。衆姊妹一齊團拜。少時。林氏進來。邀去看戲。到晚宴畢。各散。寶耕煙。印巧文。祝題花。各回本籍赴考。顏紫綃也拜從唐敏看文。

衆姊妹都在唐府用功。殘冬過去，到了正月，閩臣同衆人要去赴試。先在府縣起了文書，惟恐緇氏要去，也把文書起了。後來虧得良氏、史氏再三勸阻，緇氏這纔應允不去。唐敏恐蒼頭乳母沿途難以照管，同林氏商議，送了老尼末空並多九公許多銀兩，託他同去照應。多九公正要照應甥女田鳳翽，秦小春赴試，聽見此話，正中下懷。末空也因徒弟宋良箴上京，甚不放心，今見林氏送銀託他，如何不喜，即換了舊日衣服過來，等候起身。當時選擇吉期，因這年閏二月，就選了二月中旬日子。是日，林氏安排酒宴，送行。閩臣拜別母親、叔嬸，命小峯好好在家侍奉，即宴顏紫綃、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宋良箴、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共十二人，各帶僕婦，齊往西京進發。衆姊妹本擬去年臘月就要動身，因洛紅蕖久已寫信通知薛蘅香，意欲等他海外回來，又因婉如說徐麗蓉、司徒斌兒當日曾有要來嶺南之話，惟恐他們赴試，以便攜伴同行。那知等之許久，杳無音信，衆人只得起身。原來徐承志自從別了唐敖，帶了徐麗蓉、司徒斌兒，改爲余姓，竟奔淮南，一路甚感唐敖救出淑士之德。司徒斌兒也感贖身救拔之恩。余麗蓉道：哥哥嫂嫂此番幸遇唐伯伯，我們方能骨肉團圓。此去淮南，不知機緣若何。那文伯伯哥哥向日可曾見過，其家還有何人？文伯母是何姓氏？余承志道：文伯伯我雖見過一面，那時年紀尚小，至文伯母是何姓氏，我更不知。只好且到淮南再去打聽。這日行至中途，船上幾個舵工，忽都患病，兄妹正在驚慌，恰喜迎面遇見一隻熟船。當時請了一位舵工過來，那隻船上還有一位老翁要搭船，同到淮南。余承志因船主人再三相託，情不可卻，只得應承。及至過船細談，原來卻是麗蓉乳母之夫，名叫宣信。當

相遇並且夫婦重逢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散似水銀瀉地聚如磁石引針不穿不鑿自然一串珠連煞費良工辛苦 疏菴識

第五十七回 讀血書傷情思舊友 聞凶信仗義訪良朋

話說余承志正因不知文府消息無從訪問今見乳公歡喜非常當時乳母領宣信與麗蓉司徒斌兒見禮余承志問起文府親丁幾口宣信道文老爺祖籍江南寄居河北並弟兄跟前五位公子都是章氏夫人所生還有二位小姐是姨娘所生姨娘久已去世大公子名文芸二公子名文蔚三公子名文其四公子名文慈五公子名文苾現在年紀都在二十上下個個勇猛非凡大四兩位公子尤其足智多謀人都呼爲文氏五鳳文老爺年紀雖不足五旬時常多病頗有老景兼之屢次奉旨征勦倭寇鞍馬勞頓更覺衰殘近來淮南臨海一帶海寇得以安靜全仗五位公子輔佐之力文老爺久要退歸林下因主上貶在房州尙未復位所以不忍告歸大約主上一經還朝也就引退了麗蓉道二位小姐現年幾何宣信道都在十五六歲大小姐名書香許與林侍郎公子林烈爲妻二小姐名墨香許與陽御史公子陽衍爲妻現在府中都未出閣承志道五位公子可曾配婚宣信道雖都聘定尙未婚娶大公子自幼聘山南節度章老爺小姐章蘭英爲妻二公子聘潮州郡守邵老爺小姐邵紅英爲妻三公子聘工部尙書戴老爺小姐戴瓊英爲妻四公子聘許州參軍田老爺小姐田秀英爲妻五公子聘柳州司馬錢老爺小姐錢玉英爲妻這位章氏夫人就是河東節度章更老爺胞姊爲人慈祥一生好善相待兩位小姐如同親生凡有窮

人莫不周濟。諸如捨藥、施棺、修橋、補路之類，真是遇善必行。淮南一帶，人人感仰，都以活菩薩稱之。承志道這五位公手，爲何都不成親。宣信道、文老爺本早要替衆公子婚娶，因太后頒有考才女恩詔，這些小姐都要赴試，所以耽擱。文府兩位小姐，至今尙未出閣，也是這個緣故。承志道原來國中近日又有考才女一事，這惡婦並不迎主，還鬧這些新鮮題目，也忒高興了。宣信道小主母同小姐向來可曾讀書，若都能文，將來到了文府，只怕兩位文小姐都要攜着赴考哩。承志道我同這惡婦，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令妻妹在他跟前應試。宣信道公子此話雖是，但恐那時章氏夫人高興，特命同去，何能推脫。承志道那河東節度章老爺，既是這邊章氏夫人胞弟，他家幾位公子，幾位小姐，想來你也知道了。宣信道章府同文府郎舅至親，時常往來，他家若大若小，老奴那個不知。承志道當日老爺在軍前同我別時，曾給我兩封血書，一送淮南文老爺，一送河東章老爺，將來到過文府，如路上無人盤查，還到河東見章老爺，所以問問他家光景，你既曉得，何不談談。日後到彼，省得臨時茫然。宣信道他家人口甚多，今日若非問起，將來公子到彼，何能知其頭緒。這位章老爺祖籍江南，弟兄四位，共生四位小姐，十位公子。如今章老爺三位兄弟俱已去世，那十位公子年紀也在二旬上下，個個英勇。四五兩位公子學問更高，人都呼爲章氏十虎。大公子名章葑，自幼聘開封司馬井老爺小姐井堯春爲妻。二公子名章芝，聘會稽郡守左老爺小姐左融春爲妻。三公子名章蘅，聘劍南都省廖老爺小姐廖熙春爲妻。四公子名章蓉，聘武林參軍鄴老爺小姐鄴芳春爲妻。五公子名章薌，聘戶部尙書酈老爺小姐酈錦春爲妻。六公子名章莒，聘吏部

兵部員外郎柳老爺小姐柳瑞春爲妻九公子名章芬聘太醫院潘老爺小姐潘麗春爲妻十公子名章艾聘洛陽司馬陶老爺小姐陶秀春爲妻都等應過女試纔能完姻麗蓉道那四位小姐年紀都相仿麼宣信道四位小姐年紀都與文府小姐差不多大小姐名蘭芳許與御史蔡老爺公子蔡崇爲妻二小姐名蕙芳許與翰林譚老爺公子譚泰爲妻三小姐名瓊芳許與學士葉老爺公子葉洋爲妻四小姐名月芳許與中書褚老爺公子褚潮爲妻也因要應女試都未出閣章文二位老爺因爵位甚尊將來諸位小姐出去應考若用本姓恐太后疑有情託等弊因此將諸位小姐應試履歷都用夫家之姓如今在家就以夫家之姓相稱若不說明將來公子到彼聽他稱呼還覺詫異哩承志道章府十媳文府五媳名字爲何都像姊妹一般宣信道這是章氏夫人寫信照會各家都以英春二字相排以便日後看題名錄彼此都可一望而知主僕一路閒話因沿途逆風走了多時這日到了淮南另雇小船來到節度衙門乳公進去通報承志見了文隱投了血書文隱看了不覺覩物傷情一時觸動自己心事更覺悽愴不已道令尊雖大事未成且喜賢姪幸逃海外未遭毒手可見上天不絕忠良之後今日得見賢姪真可破涕爲笑因又捫鬚歎道賢姪你看我年未五旬鬚髮已白老病衰殘竟似風中之燭自與令尊別後十餘年來如處荆棘心事可知而境界如此安得不老古人云君辱臣死今雖不至於辱然亦去辱無幾五中能毋懣恨賢姪要知我之所以苟延殘喘不肯引退者一因主上尙未復位二因內亂至今未平若要引退不獨生前不能分君之憂有失臣節卽他日死後亦何顏見先皇於地下然旣不能退只好進了無如彼黨日漸猖獗一經妄動不啻飛蛾投火以卵就石況令尊之後又有九王諸人前車之鑒不惟徒勞無功更且

主上大事有礙。時勢如此。真是退既不可。進又不能。蹉跎日久。良策毫無。不忠二字。我文某萬死何辭。而且年來多病。日見衰頹。每念主上。不覺五內如焚。看來我也不久人世。勢難迎主還朝。亦惟勉我後人。善承此志。以了生平未了之願。仍有何言說罷。嗟歎不已。將承志安慰一番。並命僕人將二位小姐接入內衙。司徒斌兒同徐麗蓉都到上房。一一拜見。並與書香墨香二位小姐見禮。彼此敘談十分契合。徐承志拜過章氏夫人。來到外廂。與五位公子一同相聚。閒談間。惟恨相見之晚。大公子文芸道。當日令尊伯伯爲國捐軀。雖大事未成。然忠心耿耿。自能名垂不朽。大丈夫做事原當如此。至於成敗。只好聽之天命。莫可如何。五公子文芄道。若依我的主見。早已殺上西京。如今把主上不是禁在均州。就是監在房州。遷來遷去。成何道理。這總怪四哥看了天象。要候什麼數度。又是什麼課上孤虛。以致耽擱至今。真是養癰成患。將來他的羽翼越多。越難動手哩。二公子文萁。三公子文蒨也。一齊說道。武氏如把主上好。好安頓。我們還忍耐幾時。等等消息。倘有絲毫風吹草動。管他什麼天文課象。我們只好且同五弟並承志哥哥。殺上長安。管教武氏寸草不留。他纔知文家利害。四公子文菘道。兩位哥哥同五弟。何必性急。現在紫微垣業已透出微光。那心月狐光芒。日見消散。看來武氏氣數甚覺有限。大約再遲三五年。自必一舉成功。此時若輕舉妄動。所謂逆天行事。不獨自己有損。且與主上亦更有害。當日九王爺之舉。豈非前車之鑒麼。文芄道。兄弟記得前年四哥曾言武氏惡貫。指日即滿。爲何此時又說還須三五年。這是何意。文菘道。當日我說武氏惡貫。即滿者。因心月狐光芒已退。誰知近來忽又吐出一道奇光。紫微垣被他這光壓住。不能十分透露。因此纔說還須三五年。方能舉事。這道奇光。我聞那些臆斷之徒。都道以爲回光反照。那知

卻是感召天和所致。余承志道有何驚天動地善政，卻能如此。文菘道：「我因這事揣摩許久，竟不知從何而至。後來見他有道恩詔，纔知此光大約因這恩詔所感而來。」承志道：「何以見得？」文菘道：「他因七十萬壽，所以發了一道恩詔，內中除向例蠲免減等廣額加級等項，另有覃恩十二條，專爲婦女而設。諸如旌表孝悌、掩埋枯骨、釋放宮娥、恩養嫠婦、設立藥局、起造貞祠，以及養蠶院、育女堂之類，皆前古未有之曠典。此詔一出，天下各官自然遵照辦理。登時活了若干民命，救了無數苦人。生者沐恩，死者銜感，世間許多抑鬱悲泣之聲，忽然變了一股和藹之氣。如此景象，安有不上召天和奇光之現。大約因此無奈他殺戮過重，造孽多端，雖有些須光芒，不過三五年，即可消盡。此時正在鋒頭，萬萬不可輕動。五弟如不信，不出數日，自然有個效驗。」承志道：「請教是何效驗？」文菘道：「小弟連日夜觀天象，隴右地方似有刀兵之象，但氣象衰敗，必主失利。據我揣摩，此必隴右史伯伯誤聽謠言，以爲心月狐回光反照，是欲獨力勤王，建此奇功。那知輕舉妄動，卻有殺身之禍。正在談論，果見各處紛紛文報，都說隴右節度使史逸謀叛，太后特點精兵三十萬，命大將武九思征勦。衆人聽了，這纔佩服文菘眼力不差。」承志道：「史伯伯若果失利，可惜駱家兄弟少年英豪，投在彼處，不知如何。」文菘道：「莫非賓王伯伯之子，兄長何以知其在此？」承志道：「當日先父同駱家叔叔起兵時，小弟與駱家兄弟都在軍前。後因兵馬大傷，事機不能挽回。先父命弟投奔淮南。駱家兄弟投奔隴右。此時若史伯伯失利，豈非他亦在內？」文菘道：「我們離得過遠，不能救他。這卻怎處？」文菘道：「即使相近，又怎能救？此時惟有暗暗訪他下落，再作計較。」文菘道：「賓王伯伯向同父親結義至交，今駱家哥哥既然有難，我們自應前去救他，豈可袖手？」文菘道：「爲今之計，我與三弟且同承志哥哥偷上隴。」

右探探下落如何。文芸道：「你們且去稟知父親，再定行止。」文萇道：「此事只好瞞着父親，如何敢去稟知？」文芸道：「若不稟知，如此大事，我又焉敢隱瞞？」文萇道：「昨日兄弟偶爾起了一課，父親驛馬星動，大約不日就有遠差。兩位哥哥莫若等父親出外，再議良策，豈不是好？」文萇道：「如此更好，但恐四弟騙我。」文芸道：「四弟之課，向來從無舛錯，我們且耐幾日，再看如何。」文芸道：「若果如此，你們設或去時，切莫把我丟下。」文萇道：「五弟驛馬雖動，但彼不是隴右之行，過了兩日，文隱接了一道御旨，因劍南倭寇作亂，命帶兵將前去征勦，所有節度印務，仍着長子文芸置理。文隱接了此旨，那敢怠慢，星速束裝，帶了文萇、文芑，並一千衆將，卽日起身往劍南去了。」文萇、文萇約了余承志，帶了幾名家將，在章氏夫人跟前扯了謊，要到五臺進香，其實要往隴右探駱承志下落。文芸再三相勸，那裏阻得住，只得託了余承志諸事，照應並於暗中命人跟去探聽。三人上路，望隴右進發，一路飢餐渴飲，早起遲眠，說不盡途中辛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前文如紅紫叢中，色香可愛，忽接此虹光劍氣之文，令人眉飛色舞，天孫之錦，固非一色，蔬菴識

第五十八回 史將軍隴右失機 幸少女途中得勝

話說三人走了幾日，行至中途，只聽過往人傳說，史逸業已被難，隨卽趨行。這日來到小瀛洲山下，天色已晚，三人止步，意欲覓店歇宿。衆家將道：「這座大山，周圍數百里，向無人煙，裏面強盜最多，豺狼虎豹，無所不有，每每出來傷人，因此山下並無人家，必須再走一二十里，纔有歇處。」文萇道：「此處既有強盜，倒要會他一會，且替客商除除害，也是好事。」文萇道：「如此甚好，我們且去望望，這些強盜，從未見過，究竟是何

模樣承志聽了不覺發急道二位賢弟你看天色業已黃昏不但山路崎嶇難以上去即使上去遇見強盜。你又何能見他模樣。莫若日後隴右回來。起個絕早。再去看罷。此時駱家兄弟存亡未卜。二位既仗義而來。自應趕路。豈可在此耽擱。素日我在山南海北。見的強盜最多。你要問他面目。以及名色。我都深知。且隨我來。等我慢慢細講。於是攜了二人。一齊舉步。文蔚道請教兄長。世間強盜是何面目。共有幾等名色。承志道若論面目。他們面上莫不塗抹黑煙。把本來面目久已失了。你卻從何看起。惟有冷眼看他。或者略得其神。文蔚道請教怎樣看法。承志道你只看他一經有錢有勢。他就百般驕傲。及至無錢無勢。他就各種諂媚。滿面雖然含笑。心中卻懷不良。滿嘴雖係甜言。胸中卻藏歹意。諸如此類。雖未得其皮毛。也就略見一斑了。其中最易辨的。就只那雙賊眼。因他見錢眼紅。所以易辨。文蔚道請教名色呢。承志道若論名色。有殺人放火的強盜。有圖財害命的強盜。文其道只得這幾種。承志聽了。隨口答道。豈止這幾種。有不敬天地的強盜。有不尊君上的強盜。有藐視神明的強盜。有毀謗聖賢的強盜。有忘了祖先的強盜。有不孝父母的強盜。有欺兄滅嫂的強盜。有逆長犯上的強盜。有誣罔正人的強盜。有欺壓良善的強盜。有凌辱孤寡的強盜。有挾制貧窮的強盜。有損人利己的強盜。有口是心非的強盜。有謠言惑衆的強盜。有惡口咒人的強盜。有負義忘恩的強盜。有嫌貧愛富的強盜。有不安本分的強盜。有無事生非的強盜。有作踐廟宇的強盜。有污穢字紙的強盜。有輕棄五穀的強盜。有荼毒生靈的強盜。有暗箭傷人的強盜。有借刀殺人的強盜。有造言害人的強盜。有設計坑人的強盜。有淫人妻女的強盜。有誘人子弟的強盜。有離人骨肉的強盜。有閒人弟兄的強盜。有破人婚姻的強盜。有引人嫖賭的強盜。有謀人財產的強盜。

盜有奪人事業的強盜。有壞人名節的強盜。有陷人不義的強盜。有唆人興訟的強盜。有唆人不和的強盜。有說人閨闈的強盜。有說人是非的強盜。諸如此類。一時何能說得許多。只顧閒談。不知不覺離了小瀛洲。已有二三十里。且喜前面已有人家。我們趁早投宿。以便明早躡路上前。覓店安歇。不一日。趕到隴右。細細打聽。原來史逸被武九思大兵掩殺。及至退到大關。城池已陷。只得遠逃。現在武九思在此鎮守。三人卽到各處探聽。駱承志下落。毫無影響。這日又在街上偵探。遇一老者。問起駱公子消息。那老者輕輕說道。你們問的莫非賓王之子。駱大郎麼。文蔚見他不卽高聲。卽到跟前附耳道。我們問的正是此人。求老翁指教。老者聽了。也在文蔚耳邊輕輕說了幾句。文蔚聽罷。不覺喊道。既如此。你又何必輕輕細語。真真混鬧。那老者見他喊叫。慌忙跑開。文其埋怨道。二哥只管慢慢盤問。爲何大驚小怪。把他嚇走。剛纔他說駱家哥哥現在何處。文蔚道。你道他說什麼。他道。你問駱公子麼。我說正是他。道。你們問他怎麼。我說我要問他下落。他道。原來你要問他下落。我實對你說罷。我只曉得他是欽命要犯。至於下落。我卻不知。余承志道。這個老兒說來說去。原來也同我們一樣。文蔚道。誰知我低聲下氣。恭恭敬敬。卻去喫他一個冷悶。文其搔首道。杳無消息。這卻怎處。此番辛苦。豈不用在空地。三人一連又找數日。也是枉然。只得商議。且回淮南。走了幾日。出了隴右邊界。這日又到小瀛洲山下。文其、文蔚正想上山望望。忽見有員小將帶着一夥強人。圍着一個女子。在那裏戰鬪。戰了多時。那小將看看抵擋不住。余承志道。遠遠望去。那個少年。宛似駱家兄弟。可惜不能問話。這卻怎好。文蔚道。我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文其道。既是駱家兄弟。承志哥哥。且去同他答話。我們與這女子迎敵。卽同文蔚身邊各取利刃。迎了上去。大聲喊道。女子休

得逞強我二人來了。登時鬪在一處。余承志叫道：「那位可是駱家兄弟？麼駱承志聽了，撇了女將，把余承志上下打量。雖多年未見，究竟面貌相似。」因大聲問道：「尊駕莫非徐家哥哥？因何到此？」余承志慌忙上前，把面投血書。今同文蔚、文萐來此探聽賢弟消息。話略說了幾句，因問道：「賢弟到此幾年？爲何與這女子爭鬪？」駱承志道：「此話提起甚長。我們把這女子殺了，慢慢再講。各舉利刃一齊上前。」那女子雖然武藝高強，那裏敵得四員小將。看看刀法散亂，力怯難支。忽聽遠遠有員小將喊道：「駱家哥哥並諸位壯士，休要動手，莫把我的小姨子傷害。」史述來了，駱承志連忙跳出圈子，叫道：「史家兄弟，此話怎講？」史述道：「兄長且請三位壯士暫停貴手。小弟慢慢講這緣故。衆人聽的明白，只得住手退後。」女子叫道：「原來是史述表兄，爲何卻在此處？」駱承志道：「既是親眷，此非說話之地。且請上山，慢慢再講。」大家一齊上山，走了多時，進了山寨。女子往後寨去了。駱承志指着史述向余承志道：「此卽史伯伯之子，名叫史述。當日兄弟自軍前分手，逃到隴右，見了史伯伯，呈了血書。蒙史伯伯收留，改爲洛姓，命跟教師習學諸般武藝。至今十有餘年。史伯伯久欲起兵保主上復位，因常觀天象，武后氣數正旺，唐家國運未轉，耽擱多年。這幾年武后氣運日見消敗，紫微垣已吐光芒。昨因武后回光反照，氣運已衰，正好一舉成功。不料起兵未久，竟致全軍覆沒。史伯伯不知逃奔何處。小弟同史家兄弟蒙史伯伯派在後隊接應。因大事已去，只得帶了本隊一千人馬，逃至此山。山上向有數百強人，聚集多年。他見我們兄弟驍勇，情願歸降。我們正在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見他如此，因此暫在此山權且避難。不想今日得遇三位仁兄，真是三生有幸。不知史家兄弟與這女子是何親眷？」史述道：「剛纔兄長與這女子戰鬪，小弟卽將他的車輛人口搶擄上山，意欲拷問爲

何來探行藏。誰知卻是小弟舅母。又是小弟岳母。洛承志道。此話怎講。史述道。小弟舅母姓宰。名宗。當年曾住隴右都督。久已去世。寄居西蜀。舅母申氏。膝下兩個表妹。一名宰銀蟾。一名宰玉蟾。那銀蟾卽家君自幼代弟所聘者。剛纔那員女將。就是玉蟾。因考才女一事。同了母親姊妹並兩個姨表姊妹。一名閔蘭蓀。一名畢全貞。回籍赴試。從此路過。我玉蟾表妹素日最孝。他恐山上藏有虎豹驚嚇老母。前來探路。那知我們只當他有意來探行藏。與他爭鬪。若非問明。幾乎誤事。這三位兄長尊姓大名。從何處到此。洛承志將三人名姓來意說了。史述這纔明白。深讚三人義氣。洛承志再三拜謝。隨命下人大排筵宴。宰氏姊妹卽同母親別了史述。帶着蘭蓀全貞應試去了。忽有小卒來報。武九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史述同洛承志聽了。當時計議要去報讎。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湊筭合縫。既無釜鑿之痕。復如錦如火。可稱化工。疏菴識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難 史英豪嶺下招兵

話說史述聞武九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卽同洛承志商量。意欲把九思家口殺害。以報陷城之讎。余承志道。史家哥哥固志在報讎。但他的家眷豈無兵將護送。縱使殺害。他又豈肯干休。一經領兵到此。豈非泰山壓卵。史伯伯兵馬數萬。尙且不能取勝。何況今日人馬不滿兩千。據小弟愚見。且把報讎之事暫緩。莫若招集舊日部曲。以爲日後勤王之計。最爲上策。此處難得山田又多。又能容得人馬。剛纔小弟細細眺望。儘可藏身。況史伯伯在此多年。官聲甚好。各兵受恩深重。看來也還易於招集。俟兵馬充足。別處一有勤王之信。此處也卽起兵相助。二位在此。既不替天行道。又不打劫平民。自耕自種。與人無爭。眼前既

後播種五穀。積草屯糧。並暗暗招集人馬。三人住了幾日。屢要告歸。因史洛二人再三挽留。又住幾時。纔同回淮南。見了文芸。把上項話說了。文芸正在三番兩次差人打聽。今見他們回來。這纔放心。余承志見了妻子妹妹。也把此事告知。麗蓉道：「此處兩位姊姊。不日要赴縣考。意欲約我二人同去。妹子因哥哥前在船上有不可去之話。所以再三推辭。誰知伯母竟將我們履歷業已開報。並囑我們陪伴同去。妹子只得含糊答應。俟哥哥回來。再去覆命。哥哥。你道如何。」余承志道：「伯母既如此高興。自應同去爲是。況此間之事。也須耽擱兩年。方有頭緒。你們借此出去消遣消遣。也省我許多牽挂。麗蓉同司徒斌兒聽了。甚喜。卽去見了林書香。陽墨香。告知此意。二人得有伴侶。歡喜非常。因將乳母之女崔小鶯喚出。與二人叩拜行禮。麗蓉連忙攙起。還禮道：「我們時常見面。今日爲何忽又行此大禮。斌兒也還禮道：「莫非要求我們做媒麼。」書香道：「姊姊休得取笑。此女雖是乳母所生。自幼與妹子耳鬢廝磨。朝夕相聚。就如自己姊妹一般。並且我同墨香妹妹在家讀書。也是他伴讀。時刻不離。真是情同骨肉。更喜他心靈性巧。書到跟前。一讀便會。所有書法學問。竟在我們姊妹之上。今逢考試大典。乃自古未有奇遇。妹子意欲帶他同去考。他因二位姊姊曉得他的出身。求我們轉懇。將來應試。全仗包涵。替他遮掩遮掩。斌兒道：「這個何消囑付。妹子向在淑士也曾充過宮娥。這有何妨。」麗蓉道：「既如此。我們竟要叨長。將來不稱崔姑娘。竟要呼作小鶯妹妹了。」崔小鶯道：「得蒙二位小姐如此提攜。自當永感不忘。此後惟以師禮事之。並且竟要大膽。如在人前。只好以姊姊老師呼之了。」墨香笑道：「姊姊老師。向無此稱。莫若竟呼姊姊。把老師二字放在心裏。叫作

心到神知罷。過了幾時。章府大小姐蔡蘭芳、二小姐譚蕙芳、三小姐葉瓊芳、四小姐褚月芳。都從河東節度衙門起身。來約文府二位小姐。同回祖籍。赴試。於是書香墨香。約會麗蓉。斌兒帶了崔小鶯。一共九人。同到江南。喜得郡縣兩考。都得中式。回到淮南。略爲耽擱。卽向西京進發。恰好行了幾日。適值唐閩臣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宋良箴、顏紫綃、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也上長安。二十一位才女。竟於中途巧遇。婉如同麗蓉。斌兒彼此道了久闊。並謝麗蓉神彈相救之力。斌兒見了閩臣。再三道謝。當日寄父救拔之恩。此時聞在小蓬萊修行。頗爲喜慰。洛紅蕖得了哥哥。在小瀛洲避難下落。這纔放心。把此事告知宋良箴。大家說說笑笑。一路頗不寂寞。這日天晚下店。只見許多兵丁圍着一個木籠。裝着一員小將。滿面病容。繩索網綁。後面有一武官押着。出了店門。簇擁而去。只聽衆兵紛紛言講。這個小將。乃九王爺之子。本名李素。如今改作宋素。在逃多年。今日纔被擒獲。這話登時傳到宋良箴耳內。嚇的驚慌失色。淚落不止。只得背着衆人。再三懇求閩臣紅蕖。想個解救之法。二人躊躇多時。毫無計策。因將多九公找來。暗暗商議。九公搖頭道。他是欽命要犯。有何解救。難道我們把他劫奪回來。安有此理。正在議論。適值顏紫綃走來。問知此事。忖了一忖。道。九公且去打聽他們今夜要投何處。此番捉獲。還是本人犯了重罪。還是爲着當年九王爺之事。如果本人並未犯罪。仍爲當年之事。咱看良箴姊姊分上。倒可挺身前去。憑着全身本領。或可救他。也未可知。良箴聽了。不覺轉悲爲喜。再三道謝。卽託九公前去打聽。閩臣恐人多嘴雜。說話不便。卽同良箴、紅蕖、紫綃。另在一房居住。暗託若花、蘭音陪伴衆人。不多時。多九公打聽回來。道。這員武官姓熊。不知何名。人都叫他熊大郎。乃本地督捕。今擒了宋素。因是欽命要犯。惟恐

路上有失。連夜要解都督衙門。業已向東去了。紫綰道：九公可曾打聽宋公子何以被他擒獲？多九公道：聞得前面過去五十里有兩個村莊。一名宋家村。一名燕家村。兩村相離甚近。宋家村內有一富戶。名叫宋斯。外號叫作好善。當日宋素逃到他家。宋斯因他少年英俊。就認爲義子。收留在家。並將甥女燕紫瓊許他爲妻。尙未婚配。誰知宋素右眼是個重瞳。太后因他日久在逃。忽然想起重瞳是個憑據。特發密旨。命天下大臣。細心訪拏。宋素向日常在教場習武。人都叫他三眼彪。現在身患重病。因此毫不費事。就被擒獲。良箴聽了。這纔明白。紫綰知宋素並未另犯重罪。纔允定了。晚上必去解救。當時多九公仍去外面。照料到晚。四個姊妹同衆人飯罷歸房。良箴另外備了幾樣酒餚。與顏紫綰壯威。敬了幾杯。天已黃昏。良箴道：紫綰姊妹好去了。惟恐他們去遠。何能趕上。紫綰笑道：姊妹不妨。他若去遠。咱有甲馬。若拴上四個。做起神行法。任他去遠。咱也趕得上。良箴道：這甲馬不知別人拴上。也能行麼。紫綰道：如何不能。只要把咒語一念。他就走了。良箴道：若果如此。將來姊妹何不替我拴上兩個。我也跟着頑頑呢。紫綰道：這個雖可。但路上必須把葷戒了。纔能飛跑。若嘴饞。暗地喫了葷。直要奔一世。纔能住哩。紅蕖笑道：嫂嫂何必聽他瘋話。他又何必要用甲馬。前在嶺南。閩臣姊妹託他寄信。不過半個時辰。往返已是四五十里。就拴百十甲馬。也無那般迅速。閩臣道：只顧閒談。姊妹你聽外面已更起了。紫綰忙起身道：此時可行了。於是換了衣履。繫了絲縑。繫了魚婆巾。胸前插了寶劍。仍是一色通紅。三人正看他結束。只聽說聲去了。將身一縱。不知去向。良箴一見。口中只呼奇怪。連忙趕到門外。仰頭一望。只見月色橫空。何嘗有個人形。因轉身進來道：紫綰姊妹有此本領。大約我哥哥性命可以無憂了。閩臣道：他若無驚人手段。何敢冒昧挺身前

去。此事大可放心。古來女劍俠如聶隱娘、紅線之類。所行所爲。莫不千奇百怪。何在救脫一人。他們只要所行在理。若教他枉法亂爲。只怕不能。你只看他務要打聽宋公子有無犯罪。纔肯解救。卽此已可概見。當日姊姊執意不肯應試。若非衆人一力攬掇。姊姊那肯同來。誰知今日倒與公子得了一條生路。雖吉人天相。亦是上天不絕忠良之後。紅蕖道。嫂嫂剛纔趕到外面。可見紫綃姊姊向那方飛去。良箴道。我出去一望。惟見一天星月。那有人形。如此奇技。真是平生罕見。但賢妹剛纔爲何。又以嫂嫂相稱。前日所說機事不密。則害成。那句話莫非忘了。只顧如此。設或有人盤根問底。一時答對訛錯。露出馬腳。豈不有誤大事。紅蕖道。這是妹子偶爾順口稱錯。此後自當時刻留心。三人談之許久。漸漸已轉四更。正在盼望。只聽颼的一聲。顏紫綃忽從外面飛進。隨後又有一個女子也飛了進來。身穿紫紬短襖。下穿紫紬棉褲。頭上束着紫紬魚婆巾。腳下露着三寸紫繡鞋。腰繫一條紫色絲縑。胸前斜插一口紫鞘寶劍。生得面似桃花。與顏紫綃打扮一模一樣。三人一見不解何意。嚇的連忙立起。良箴心中有事。慌忙問道。紫綃姊姊可曾將我哥哥解救。比時現在何處。這位姊姊卻是何人。爲何與你同來。顏紫綃道。姊姊。你道這人是誰。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責大任者英雄而勢窮力竭。有時束手。有神通者。仙佛而銷聲匿跡。與世忘情。惟介乎人與仙佛之間者。其劍俠乎。予磨劍十年。何處覓空空妙手。疏菴識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賓

話說顏紫綃向宋良箴道。這位姊姊。你道是誰。原來卻是令親姊姊。莫慌。咱們忙了多時。身子倦乏。且請

坐了再講。大家序了坐。紫綃又接着說道。剛纔咱從此間出去。到了中途。忽然遇見這位姊妹。問起名姓。原來姓燕。名紫瓊。河東人氏。自幼跟着哥哥學得劍術。今因丈夫有難。特奉母命前去相救。他也問咱名姓。咱將來意說了。誰知他丈夫正是宋公子。因此同至前途。咱妹子迎頭把熊大郎攔住。與他戰鬪。紫瓊姊妹趁空即將公子劫去。咱鬪了幾合。撇了熊大郎。趕上紫瓊姊妹。把公子送到燕家村。交與太公夫人。只因聞得彼處官兵現在搜捕餘黨。家家不寧。所以咱同紫瓊姊妹趕來。特與諸位姊妹商議長久之計。三人聽了。這纔明白。紫瓊問了衆人名姓。重復行禮。各道巧遇。紅蕖道。公子向在宋府居住。今藏燕府。豈不甚妥。爲何欲議長久之計。紫綃道。現在宋燕兩村紛紛訪拿餘黨。那熊大郎今日失了公子。豈肯干休。勢必仍到原處搜捕。一經訪知公子是燕府之婿。豈有不去嚴查。況是欽命要犯。縱進內室。有誰敢攔。設有不妥。所關非輕。所以不能不預爲籌畫。爲今之計。除遠遁之外。別無良策。不知良箴姊妹可有安頓令兄之處。燕紫瓊道。良箴姊妹歷來藏身。既無人知。可見所居定是僻鄉。何不請公子且到尊府暫避幾時。豈不放心。良箴聽了。不覺滴下淚來。道。嫂嫂那知妹子苦處。自從先父遇難。妹子逃避他鄉。雖得脫離虎口。已是九死一生。後來逃入尼庵。所處之地。不瞞嫂嫂說。方圓不及一丈。起走坐臥。以及飲食一切。俱在其內。終年惟觀星月之光。不見太陽之面。蓋因庵近鬧市。日間每多游人。故將其門牢牢反鎖。惟俟夜靜無人。始敢潛出庭院。及至白晝。又復鎖在其內。日日如此。八年之久。幾忘太陽是何形象。去年若非閩臣姊妹提攜。無非終於斗室囚死而已。今雖略有生機。但自顧不暇。何能另有安頓哥哥之處。閩臣道。紫瓊姊妹府上既難存身。莫若且到嶺南。權在我家暫避幾時。又有我家兄弟可以照應。俟鋒頭過去。再回燕

家村亦是救急之法。紅蕖道：此說斷斷不可。昨日九公探得太后曾有特命天下大臣訪拏之話。既命天下訪拏，嶺南豈有不搜捕之理。況今日被劫，明日廣捕，遍行天下，勢必更加嚴緊。姊姊府上豈能藏身，設有敗露，不獨公子枉送性命，並恐種種牽連。若據愚見，莫若妹子修書一封，即日投奔小瀛洲，與我哥哥相處，豈不是好。紫綃道：姊姊所見極是。他們妻舅至親，同在一處，彼此亦有照應。事不宜遲，就請修書，以便紫瓊姊姊趁早伴送。郎君上山，紫瓊不覺含羞道：諸位姊姊計議雖善，但宋公子患病已深，現在人事不知，況離小瀛洲甚遠，妹子一人，何能辦此大事。必須仍煩紫綃姊姊幫同照應，庶免疎虞。紫綃道：此去小瀛洲尚有數百里，咱們往返，雖如風雲，此時天已發曉，安能頃刻即回。姊姊既要咱同去，閨臣姊姊這裏只管收拾起身。明日咱在前途客店相會便了。閨臣道：與其如此，莫若我們在此耽擱一日，等姊姊回來，一同起身，也不爲遲。當時紅蕖把信寫了，交付燕紫瓊、紫瓊，即攜了紫綃，別了三人，騰空而去。少時天明，閨臣假推有病，不能動身，在店住了一日。到晚，仍同紅蕖、良箴守候。天交三鼓，紫綃方纔回來。良箴道：紫綃姊姊爲我哥哥之事，屢次勞動，實覺不安。可送到小瀛洲麼。紫綃道：今早同紫瓊姊姊到了他家，見了葉氏夫人，把上項話說了。夫人與太公再四商酌，雖放心不下，因事在危急，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應允。等到夜晚，咱同紫瓊姊姊將公子送到小瀛洲山寨之內，把書放下，隨即回來。閨臣道：那燕家姊姊呢。紫綃道：紫瓊姊姊也要上京應試，得知諸位姊姊赴試之信，心中甚喜，意欲攜伴同行。他家就在前面燕家村，咱們此去，必由村前路過。因此紫瓊姊姊先趕回家預備酒飲，以便接待諸位。囑妹子回來代達其意。姊姊意下如何。閨臣道：妹子不能多幾個姊妹路上，纔有照應。今紫瓊姊姊既有此意，明日路過燕家

村自然前去約他。次日收拾起身，走了五十里，到了燕家村。早有燕家僕婢前來迎接，衆姊妹進了燕府，見了紫瓊，彼此見禮，並拜見葉氏夫人。原來紫瓊父親名燕義，曾任總兵之職。如今年近七旬，致仕在家。妻子葉氏，跟前一兒一女。女即紫瓊，兒名燕勇，自幼習武，赴試未歸。燕義家資巨富，雖致仕在家，因主上久不復位，時刻在念，所以家中養着許多教師，廣交天下好漢，等待天下起了義兵，好助一臂之力。共力勤王。昨聞女兒要同閨臣結伴赴試，知道閨臣是探花唐敖之女，又有駱賓王之女同行，都是忠良之後，心中甚喜，即命家人設筵款待。登時各村都知燕小姐就要起身，因而燕義甥女姜麗樓、表姪女張鳳雛，都來面求，要同去赴試。紫瓊與唐閨臣商議，閨臣甚爲樂從。燕義即通知各家，當時張鳳雛、姜麗樓都過來與衆人相見。燕紫瓊命丫環擺了五桌酒席，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宋良箴、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顏紫綃、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張鳳雛、姜麗樓、燕紫瓊，共二十四位小姐，各按年齒歸坐，飲酒暢談。原來紫瓊談風甚好，席上頗不寂寞。婉如道：「我們與紫瓊姊妹今日雖是初會，聽他言談，莫不情投意合，真令人恨相見之晚，就是列位姊妹一經會面，也都是「一見如故，倒像素日見過一般。」莫非前世我們都會過麼？」小春道：「如何不會過？妹子聞得凡人死後投胎，都要歸到轉輪王殿上發放。大約我們前世曾在那裏一會罷。」說的衆人不覺好笑。飯罷掌燈，正在閒談，忽見一個女子飛進堂中，身穿桃紅紬短襖，下穿桃紅棉褲，頭上束着桃紅魚婆巾，脚下穿着三寸桃紅鞋，腰繫一條桃紅絲縵，手執寶劍，生得十分豔麗。衆姊妹一見，嚇的驚疑不止。只聽那女子厲聲問道：「昨日那個劫去宋素，姓甚名誰，請來一見。」紫綃聞言，即從身旁掣出寶劍，挺身

上前道是咱顏紫綃。紫瓊也執劍上前道。是俺燕紫瓊。你是何人。問他怎麼。女子把二人上下看一看。道。俺只當三頭六臂。原來不過如此。但你二人既以寶劍隨身。自然都是深通劍術之人。俺聞劍客行爲。莫不至公無私。倘心存偏袒。未有不遭惡報。至除暴安良。尤爲切要。今宋素乃欽命要犯。特奉密旨擒拏。你們竟敢抗拒官兵。中途行劫。俺表兄熊訓。偶爾疎忽。致將要犯被劫。特託俺前來。快將宋素早早獻出。免得大禍臨身。俺姓易名紫菱。父親在日。曾任大唐都招討之職。祖父當年亦曾執掌兵權。我家世受國恩。所以特來擒此叛逆。紫瓊含笑道。尊駕此話固非強詞奪理。但你可知宋素是何等樣人。俺們救他。豈是無因。易紫菱道。他何嘗姓宋。乃叛逆九王之子。俺如何不知。紫瓊笑道。尊駕既知。更好說了。俺且請教你。說你家世受國恩。這個國恩。自然是大唐之恩了。易紫菱道。如何不是。紫瓊道。府上既受大唐之恩。要知九王爺不獨是大唐堂堂嫡派。並是大唐爲國忠良。他因大唐天子被廢。每念皇恩。欲圖報效。所以特起義兵。迎主還朝。那知寡不敵衆。爲國捐軀。上天不絕忠良之後。故留一脈。不意尊府乃世受唐恩之人。不思所以圖報。反欲荼毒唐家子孫。希冀獻媚求榮。不獨恩將讎報。遺臭萬年。且劍俠之義。何在公道之心。何存今趁諸位姊姊在此。尊駕不妨把這緣故說明。如宋素果有大罪。俺們自當獻出。決不食言。易紫菱聽了。立在堂中。如同木偶。半晌無言。紅蕖見這光景。連忙攜了閨臣上前。萬福道。姊姊有話。何不請坐。慢慢再談。易紫菱一面把劍入鞘。一面還禮道。姊姊請坐。於是大家一齊歸坐。紫綃也將寶劍入鞘。歸位。易紫菱問了衆人名姓。閨臣把上京試路過此處話說了。紅蕖望着燕紫瓊道。我看紫菱姊姊舉止大雅。器度非凡。真不愧名將之後。令人惟恨相見之晚。但他府上既世受國恩。斷無恩將讎報之理。這是

上天不絕忠良之後。所以幸遇這位姊姊。若是遇了那些負義忘恩之人。紫菱不等話完。即接着說道。宋素究是唐家子孫。妹子此時若食周朝之俸。自然惟知忠君之事。替主分憂。何暇計及別的。好在俺非有職食祿之人。此來係爲表兄所託。諸位姊姊。既仗義相救。俺妹子豈敢另有他意。就此告別。他日再於京中相會。正要拜辭。燕紫瓊那裏肯放。務要攀留。少飲數杯。略盡主誼。閨臣紅蕖衆姊妹也。再再相留。紫菱情不可卻。只得應允。燕義躲在後堂。探知這些情節。久已命人預備筵席。登時重整杯盤。衆姊妹又復敝坐。閨臣紅蕖、紫綃、紫瓊與易紫菱同坐一席。酒過數巡。紅蕖道。適纔姊姊有他日京中相會之話。莫非也有京師之行麼。紫菱道。不瞞姊姊說。妹子幼年亦曾略知詩書。前應郡試。雖得徼倖。但恨尙無伴侶。所以未及登程。大約遲早亦擬就道。閨臣道。姊姊既無伴侶。如府上無事。何不與妹子同行。豈不甚便。紫菱道。妹子適纔亦有此意。因初次見面。不敢唐突。既承厚愛。足慰下懷。俟回去稟知老母。自當附驥同行。諸位姊姊倘能在此少爲耽擱。妹子回去略爲收拾。不過兩日。即可趕回。燕紫瓊道。家母正要攀留衆位。在此盤桓數日。姊姊只管回去。慢慢收拾。我們自當在此靜候。閨臣道。雖承伯母盛意。但人口太多。過於攪擾。實覺不安。姊姊千萬早些起來。以便作速起身。紫菱連點頭。紫綃道。姊姊回去。作何回覆你家表兄。也須預爲籌畫。省得臨期。又有糾纏。紫菱道。俺只說無從尋找。他又何能再爲糾纏。席散後。別了衆人。將身一躍。登時去了。坐中如林書香、蘭蔡芳、司徒斌兒之類。從未見過飛來飛去之人。今見紫菱這般舉動。莫不出神叫奇。都道。不意世間竟有如此奇人。若花因又談起去年紫綃寄信。婉如赤脚亂鑽光景。引的衆人不覺好笑。小春道。我看婉如姊姊日後定要成仙。蘭音道。何以見得。小春道。世上既有纏脚大仙。自然

該有赤足小仙。這是衣鉢相傳。亦非偶然。所以妹子知他必要成仙。衆人聽了。雖覺好笑。卻不知纏足大仙是誰。婉知道。纏足大仙四字。只有閏臣。若花兩位姊姊心內明白。除此之外。再無第三人。何以傳到小春姊姊耳內。令人不解。田鳳翽道。你們海外各事。我家九公舅舅到了無事。與我們閒談。那樣不說。並囑我們日後。如到海外。遇見仙果。切莫嘴饞。惟恐足去。要釀餽兒酒。那纔苦哩。婉如聽了。回想當日。喫果身軟。以及男妖搽脂抹粉光景。倒也好笑。廉錦楓。們說的藏頭露尾。走到小春跟前。再三追問。小春只得把餽兒酒及纏足大仙一切情節。略略說個大概。衆人笑個絕倒。褚月芳道。今日見了紫菱姊姊飛來。飛去。業已奇極。誰知還有海外這些異事。真是聞所未聞。余麗蓉道。剛纔紫菱姊姊來時。何等威武。那知紫瓊姊姊口齒靈便。只消幾句話。把他說的啞口無言。把天大一件事。化爲瓦解冰消。可見口才是萬不可少的。當日子產有辭。鄭國賴之。這話果真不錯。司徒斌兒見紫瓊姊姊幾句話。不獨免了許多干戈。並與紫菱姊姊打成相識。倒結了伴侶。將來路上。得了紫綃。紫瓊。紫菱三位姊姊。妹子別無叨光之處。就只到了客店。可以安然睡覺。叫作高枕無憂。婉如道。若據姊姊之言。路上有了他們三位。連看家狗也不必帶了。顏紫綃道。若把狗帶去。設或有人赤腳鑽在牀下。他趕上一口。把脚要咬赤哩。說的衆人胡盧大笑。小春道。紫綃姊姊把赤脚二字。忽然改做脚赤。這個典故。用的生動。真是化臭腐成神奇。將來場中文字。都像這宗做法。不獨要擾高發喜酒。並且妹子從此擱筆了。婉如道。場中若像這般用意。即使高發。也有些臭氣。紫綃笑道。原來如姊姊脚是臭的。咱們快走罷。莫把紫瓊姊姊廳房薰壞了。大家笑着。一齊起身。

杏初開柳芽吐翠一派春光甚覺可愛大家隨意散步到各處暢游一遍紫瓊道妹子這個花圃只得十數處庭院不過借此閒步其實毫無可觀內中卻有一件好處諸位姊姊如有喜喫茶的倒可烹茗奉敬蘭音道莫非此處另有甘泉何不見賜一盞紫瓊道豈但甘泉並有幾株絕好茶樹若以鮮葉泡茶妹子素不喫茶固不能不知其味只覺其色似更好看墨香姊姊何不領我們前去喫杯鮮茶豈不有趣紫瓊在前引路不多時來到一個庭院當中一座亭子四圍都是茶樹那樹高矮不等大小不一一色碧綠清芬襲人走到亭子跟前上懸一額寫着綠香亭三個大字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線遇精兒尙須格鬪惜乎長於劍術未善於辭令耳

蔬菴識

鏡花緣卷之十二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內品茶 老總兵園中留客

話說衆小姐來到綠香亭，都在亭內坐下。蔡蘭芳道：「這綠香二字，不獨別致，而且極傳此地之神。這定是紫瓊姊姊大筆了。」燕紫瓊指着姜麗樓、張鳳雛道：「名字是麗樓姊姊起的，卻是鳳雛姊姊寫的。並且如今連這花園也就叫做綠香園了。」崔小鶯道：「原來是鳳雛、麗樓二位姊姊手筆。妹子有句批語，叫做寫作俱佳。」麗樓道：「這是妹子亂道，尚求姊姊改正。」鳳雛道：「妹子自知寫的不好，虧得名字起的雅，把字的壞處也就遮掩了。」登時那些丫環僕婦，都在亭外紛紛忙亂，也有汲水的，也有搨爐的，也有採茶的，也有洗杯的。不多時，將茶烹了上來，衆人各取一杯，只見其色比嫩葱還綠，甚覺愛人，及至入口，真是清香沁脾，與平時所吃迥不相同。個個稱讚不絕。婉如笑道：「姊姊既有如此好茶，爲何昨日並不見賜，卻要遲到今日，豈不令人恨相吃之晚麼？」小春道：「昨日我們初與紫瓊姊姊會面，婉如姊姊曾言惟恨相見之晚。今日品了這茶，又言惟恨相吃之晚。婉如姊姊原來是世間一個恨人，處處不離恨字。」閨臣道：「適纔這茶，不獨茶葉清香，水亦極其甘美。那知紫瓊姊姊素日卻享這等清福。」紫瓊道：「妹子平素從不吃茶，這些茶樹都是家父自幼種的。家父一生一無所好，就只喜茶。因近時茶葉每有假，故不惜重資，各處購求佳種，如巴川、峽山大樹，亦必費力盤駁而來。誰知茶樹不喜移植，縱移千株，從無一活。所以古人結婚有下茶之說，蓋取其不可移植之義。當日並不留神，後來移一株，死一株，纔知是這緣故。如今園中惟存十餘株，還是家

父從前於閩、浙、江南等處覓來上等茶子栽種活的。種類不一。故樹有大小不等。家父著有茶誠兩卷。言之最詳。將來發刻。自然都要奉贈。紅紅道。妹子記得六經無茶字。外國此物更少。故名目多有不知。令尊伯伯既有著作。姊姊自必深知。何不道其一二。使妹子得其大略呢。紫瓊道。茶卽古茶字。就是爾雅茶苦。櫝的茶字。詩經此字雖多。並非茶類。至茶轉茶音。顏師古謂漢時已有此音。後人因茶有兩音。故缺一筆爲茶。多一筆爲茶。其實一字。據妹子愚見。直以古音讀茶。最爲簡捷。至於茶之名目。郭璞言。早採爲茶。晚採爲茗。茶經有一茶、二櫝、三護、四茗、五苑之稱。今都叫做茶。與古不同。若以其性而論。除明目止渴之外。一無好處。本草言。常食去人脂。令人瘦。倘嗜茶太過。莫不百病叢生。家父所著茶誠。亦是勸人少飲爲貴。並且常戒妹子云。多飲不如少飲。少飲不如不飲。況近來真茶漸少。假茶日多。卽使真茶。若貪飲無度。早晚不離。到了後來。未有不元氣暗損。精血漸消。或成痰飲。或成痞脹。或成痿痺。或成疝瘕。餘如成洞瀉。成嘔逆。以及腹痛黃瘦。種種內傷。皆茶之爲害。而人不知。雖病不悔。上古之人多壽。近世壽不長者。皆因茶酒之類。日日克伐。潛傷暗損。以致壽亦隨之消磨。此千古不易之論。指破迷團不小。無如那些喜茶好酒之人。一聞此言。無不強詞奪理。百般批評。並且啞然失笑。習俗移人。相沿已久。縱說破舌尖。誰肯輕信。卽如家父茶誠云。除滯消壅。一時之快。雖佳。傷精敗血。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卽功歸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麼。總之。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若嗜好無忌。暗中損人不少。因而家父又比之爲毒橄欖。蓋橄欖初食。味頗苦澀。久之。方回甘味。茶初食。不覺其害。久後。方受其殃。因此謂之毒橄欖。亭亭道。此物既與人無益。爲何令尊伯伯卻又栽這許多。豈非明知故犯麼。紫瓊道。家父向來以此爲命。

時不離口。所以種他。近日雖知其害。無如受病已深。業已成癖。稍有間斷。其病更兇。自知悔之已晚。補些無及。因此特將其害著成一書。以戒後人。恰好此書去年方纔落稿。腹中忽然嘔出一物。狀如牛脾。有眼有口。以茶澆之。張口痛飲。飲至五椀。其腹乃滿。若勉強再澆。茶即從口流出。恰與家父五椀之數相合。蓋家父近來茶量更大。每次必吃五椀。若少飲一椀。心內即覺不寧。少停再飲。仍是五椀。因此身體日形其瘦。飯亦懶吃。去年偶因五椀之後。強進數椀。忽將此物吐出。近來身體方覺稍安。若花道。這是吉人天相。兼之伯伯立言垂訓。其功甚大。所以獲此善報。將來定是壽享期頤。紫瓊道家父若像去歲一飲五椀之時。幾至朝不保暮。此時較前雖覺略健。奈受病已深。年未五旬。已覺衰老。但願如姊姊所言。那就是妹子之福了。譚蕙芳道。適纔姊姊言茶葉多假。不知是何物做的。這假茶還是自古已有。還是起於近時呢。紫瓊道。世多假茶。自古已有。即如張華言飲真茶令人少睡。既云真茶。可見前朝也就有假了。況醫書所載。不堪入藥。假茶甚多。何能枚舉。目下江浙等處之柳葉作茶。好在柳葉無害於人。偶爾吃些。亦屬無礙。無如人性狡猾。貪心無厭。近來吳門有數百家。以泡過茶葉曬乾。妄加藥料。諸般製造。竟與新茶無二。漁利害人。實可痛恨。起初製造時。各處購覓泡過乾茶。近日遠處販茶客人。至彼買貨。未有不帶乾茶。以倣交易。至所用藥料。乃雌黃、花青、熟石膏、青魚膽、柏枝汁之類。其用雌黃者。以其性淫。茶葉亦性淫。二淫相合。則晚茶殘片。一經製造。可變爲早春。用花青。取其色有青黠。用柏枝汁。取其味帶清香。用青魚膽。漂去腥臭。取其苦味。雌黃性毒。經火。甚於砒霜。故用石膏以解其毒。又能使茶起白霜而色美。人常飲之。陰受其毒。爲患不淺。若脾胃虛弱之人。未有不患嘔吐作酸。脹滿腹痛等症。所以妹子向來遵奉父命。從不飲茶。

素日惟飲菊花、桑葉、柏葉、槐角、金銀花、沙苑、蒺藜之類。又或用炒焦的薏苡仁。時常變換。倒也相宜。我家大小皆是如此。日久吃慣。反以吃茶爲苦。竟是習慣成自然了。葉瓊芳道：「真茶既有損於人。假茶又有害於人。自應飲些菊花之類爲是。但何以柏葉、槐角也可當茶呢？」紫瓊道：「世人只知菊花、桑葉之類可以當茶。那知柏葉、槐角之妙。按本草言：柏葉苦平無毒。作湯常服。輕身益氣。殺蟲補陰。鬚髮不白。令人耐寒暑。蓋柏性後凋而耐久。稟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故可常服。道家以之點湯當茶。元旦以之浸酒辟邪。皆有取於此。麝食之而體香。毛女食之而體輕。可爲明驗。至槐角按本草乃苦寒無毒之品。煮湯代茗。久服頭不白。明目益氣。補腦延年。蓋槐爲虛星之精。角稟純陰之質。故扁鵲有明目烏髮之方。葛洪有益氣延年之劑。當日庾肩吾常服槐角。年近八旬。鬚髮皆黑。夜觀細字。卽其明效。可惜這兩宗美品。世人不知。視爲棄物。反用無益之苦茗。聽其克伐。豈不可歎。小春道：「妹子正在茶性勃勃。聽得這番談論。心中不覺冰冷。就是再有金茶玉茶。也不吃了。明日也去找些柏葉、槐角作爲茶飲。又不損人。又能明目。豈不是好良箴道。這茶我們能吃多少。每日至多不過五七杯。何必戒他。小春道：「誤盡蒼生。就是姊姊這句話。你要曉得。今日是一個五杯。明日就是兩個五七杯。後日便是三個五七杯。日積月累。到了四五十歲。便是幾百幾千幾萬五七杯。婉如道：「姊姊與其勞神算這細帳。何不另到別處走走。隨即攜了小春。出了綠香亭。衆人都跟着。走了兩層庭院。紫瓊又引至一個杏花多處。進了廳房。就在廳上坐下。看花閒談。到晚正要擺設晚飯。只見衆園丁擔了許多行李進來。紫瓊只當易紫菱來了。及問園丁。原來卻是過往女眷。因本村客店都被衆小姐車輛人夫住滿。無處存身。因聞燕員外向來最肯與人方便。每逢客店住滿。凡來借居。

莫不容留。所以來此借宿一宵。燕義因女眷不能推落。只得命他們暫在園丁女眷房內權宿一夜。不多時。有幾個婦女遠遠而來。園丁走過。把廳上門帘垂下。衆姊妹都在窗內張望。原來卻是四個女子。後面跟着兩個老媽。內有一個女子。紅蕖甚覺眼熟。仔細一看。倒像薛蘅香模樣。未知那人果是薛蘅香否。再看下回分解。

幽花滿逕。好鳥迎人。別具一種聲色。蔬菴識

第六十二回 綠香園四美巧相逢 紅文館羣芳小聚會

話說洛紅渠正在細看。只聽廉錦楓道。紅蕖姊妹。你看那個穿青的。豈非紅蕖姊妹麼。紅渠復又細看。果是尹紅蕖。隨即應道。姊妹眼力不差。紫瓊忙問道。莫非二位姊妹都熟識麼。紅蕖道。這四人我只認得兩個。一名薛蘅香。一名尹紅蕖。閨臣道。那蘅香姊妹自然是仲璋伯伯之女。紅蕖小姐。莫非尹太老師千金麼。紅蕖道。正是。紫瓊道。既是二位姊妹親眷。何不請來一會。即命丫環去請。不多時。四個女子過來。大家見禮讓坐。薛蘅香與紅蕖各道久闊。尹紅蕖見了紅蕖。錦楓歡喜非常。姚芷馨同婉如各道別後渴想。衆人問起那個女子名姓。卻是鱗鳳山的魏紫櫻。芷馨問了閨臣名姓。卽同薛蘅香再三致謝。當日伯伯拯救之恩。閨臣前在海外。曾聞魏紫櫻男裝打死狻猊之事。也向紫櫻再三道謝。洛紅蕖把在座衆人名姓都向四人說了。問起根由。原來四人也是去赴部試。都在前途相遇的。於是大家約了一齊結伴同行。紫瓊隨命擺設酒飯。衆人序齒歸坐。酒過數巡。正在閒談。忽見牕外飛進一個人來。薛蘅香嚇的把筯丟在地下。身上只管發抖。姚芷馨推開椅子。躲在桌下。衆人看那女子。卻是易紫菱回來。把包裹放下。向衆人

萬福衆人還禮讓坐。紫瓊把姚芷馨攙扶起來道：「姊姊爲何這般膽小？」芷馨道：「只因前在巫咸，帶了乳母前去掃墓，忽遇強人持刀行兇，幾乎喪命，幸虧唐伯伯拔劍相助，纔得脫身。至今留下一個病根，但遇驚嚇，就覺膽落，適纔躲避桌下，自知失儀露醜，實係情非得已。諸位姊姊莫要發笑。」蘅香道：「妹子剛纔嚇的失筋，也因那日受了驚恐，留的病根。此時想起當日唐伯伯救命之恩，更令人感激無地。大家讓紫菱一同坐了。」丫環把包裹取過，閨臣笑道：「紫菱姊姊這纔算得輕騎簡從哩。」紫菱道：「若要雇車裝載行李，大約還須兩三天方能到此。此時不能不從簡便。諸位姊姊不知打算何日動身？」閨臣道：「此時別無甚事，姊姊既到，自然明早長行。燕紫瓊仍要攀留一日，衆人執意不肯，定要明日起身。多九公不時來催，紫瓊見挽留不住，只得命人收拾，明日一同長行。當時飯罷，張鳳雛、姜麗樓都恩恩回去，約定明早在此會齊。衆人各自安歇。紫瓊見紫菱帶的行囊過少，即命丫環送了兩牀被褥過去。紫菱道謝收了。次日大家早早起來，張鳳雛、姜麗樓也都過來，共二十九位小姐一同用了早飯，拜辭葉氏夫人，望北進發，一路曉行夜住。這日到了長安，多九公預先進城找尋下處，恰好太后恐天下衆才女到京，住在客店不便，因當日抄沒九王府一所院落，寬闊房屋甚多，又命工部蓋了許多羣房，賜名紅文館，如願住者，悉聽其便。多九公聞知甚喜，即將衆人文書呈驗，用了些須使費，檢了一所大院落，通知衆人一齊進城，來到寓所。多九公引衆小姐各處看了一遍，前後六層，兩傍無數另行一個總門出入。若把總門閉了，宛是一家宅院。衆人看了，無不歡喜。多九公道：「唐小姐看這房屋還够住麼？」閨臣笑道：「莫講我們，就再添幾十人也還够住。好在又有內外廳房又大，難得九公費心尋此好寓。」多九公道：「這是老夫格外用了些須使費，纔能如此。現在

此處或三五間一所，或十餘間一所。老夫細細訪問，大約已有二三百處有人住了。我們這所大房，據管房人說，當初原預備禮部尚書、禮部侍郎、卞孟兩府小姐住的。此時因兩府小姐俱不赴試，纔敢給我們居住。紅蕖道：「卞孟兩府有幾位小姐，卻要如此大房？」多九公道：「據說卞府有七位小姐，孟府有八位小姐。因他生的小姐過多，所以卞孟兩位夫人都稱做瓦罌，還有許多親眷姊妹，連他兩府約有三四十位。因此纔備這所大房。」婉如道：「既如此，爲何又不赴試呢？」多九公道：「開得有甚迴避，不准應試。」林書香道：「姪女有件事拜煩九公。我同蘭芳表妹有幾個弟婦也來赴試，不知可在此處作寓。今日已晚，明日將名姓開了，拜煩代爲問問。」多九公道：「這事容易，明日請把姓名開來，說着，即去照應衆人搬行李，安排廚竈。衆位小姐或三個一房，或五個一房，接接連連，都將行囊牀帳安置，早早安歇。」次日，多九公拿着一本號簿進來，向林書香、蔡蘭芳道：「老夫纔同管房子的將號簿借來，凡有赴試在此住的，都在上面，令親可曾到此，請二位小姐一看，就知道。」二人接過，看了一遍，不覺滿面堆下笑來。閨臣道：「莫非諸位令弟夫人都在此作寓？」二人連連點頭，把號簿交給九公。再三道謝。多九公拿着去了。當時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陽墨香、崔小鶯都過來商量，同去探望。卽命蒼頭在前引路。七位小姐帶了乳母丫環，一齊出了總門。兩面房舍雖接連不斷，靜悄悄門前卻無一人，也無閒人來往。惟見幾個提籃買物之人，亦皆俯首而行。書香細問蒼頭，纔知太后因此處地方遼闊，院落甚多，恐有小人生事，特派兩員大臣帶了兵役，在此彈壓頭門以內，禁止閒人擅入。無論大小交易，均在頭門以外。所有各家僕人，總歸自己總門以內，毋許門首開立，亦毋許無故開步。如有不遵，枷號示衆。晝夜犯者，卽送刑部衙門，加倍治罪。因此外面並無閒人。

來往。章文兩家蒼頭，引着七位小姐，各處探望一遍。隨即回寓。不多時，文府大公子文芸之妻章蘭英、二公子文蒨之妻邵紅英、三公子文萁之妻戴瓊英、四公子文蕊之妻田秀英、五公子文苕之妻錢玉英，還有秀英表妹田舜英、六位小姐俱來回拜。書香迎接進內，與衆人一一拜見。正在讓坐，忽聞章府大公子章葑之妻井堯春、二公子章芝之妻左融春、三公子章蘅之妻廖熙春、四公子章蓉之妻鄴芳春、五公子章薌之妻鄺錦春、六公子章莒之妻鄒婉春、七公子章茗之妻施豔春、八公子章芹之妻柳瑞春、九公子章芬之妻潘麗春、十公子章艾之妻陶秀春，共十位小姐，都來回拜。蘭芳連忙迎出，引着見了衆人。彼此問了名姓，都請在廳房坐下。閨臣見人才濟濟，十分歡悅。因與書香、蘭芳商議，既是至親，此間房屋甚多，何不請他們搬來同住。彼此都有照應，豈不是好。書香即將此意向蘭英、堯春諸人說了。個個歡喜，無不情願。隨即各命僕婢將行李搬來。閨臣託末空帶着衆丫環鋪設牀帳，安排桌椅。到晚，就在廳房擺了十桌酒席。當時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田鳳翽、秦小春、顏紫綃、宋良箴、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燕紫瓊、張鳳雛、姜麗樓、易紫菱、薛蘅香、姚芷馨、尹紅萸、魏紫櫻、章蘭英、邵紅英、戴瓊英、田秀英、田舜英、錢玉英、井堯春、左融春、廖熙春、鄴芳春、鄺錦春、鄒婉春、施豔春、潘麗春、陶秀春，共四十五位小姐，無分賓主。各按年齒歸坐。飲酒暢談。酒過數巡，婉如道：「今日衆姊妹這般暢聚，妹子心裏喜的不知怎樣纔好。若說惟恨相見之晚罷，小春姊妹又說俺是個恨人。若說都有宿緣罷，他又說曾在鬼門關上會過。這話俺都不說，只好用那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幾句俗套了。」小春道：「這話不但過俗，並且一派虛浮，全是搗鬼。若謂久仰大名，我們若未

當日我家叔父曾言當今有兩個才女。一名史幽探。一名哀萃芳。曾將蘇蕙璇璣圖繹出許多詩句。太后見了甚喜。因此纔有女試恩詔。我們若見這二人。那纔算得久仰大名哩。章蘭英道。這二人素日妹子也會聞名。並且所繹之詩。也都見過。果然甚好。林書香道。妹子昨看號簿上面。並無其人。大約不在此處居住。不然。倒可會會。井堯春道。姊姊莫忙。到了部試。少不得都要會面的。飯罷。都到庭中閒步。忽覺一股清香撲鼻。遠遠望去。原來有幾叢木香。蟠在牆角。開的甚覺茂盛。於是齊到跟前。正在觀看。忽隔牆聞有婦女啼哭之聲。閩臣道。聞得此處圍牆以內。向無民房。都是我輩赴試的寓所。何得忽有哭聲。定有緣故。秦小春道。有甚緣故。此必赴試女子。自幼從未出外。此刻想家。所以啼哭。閩臣道。須託九公前去問問。或者是赴試女子。偶然患病。抑或缺了盤費。均未可知。問個詳細。倘能周濟。也是一件好事。秀英道。姊姊不必打聽。此事妹子盡知。這個啼哭的。是赴試緇姓女子。前者。妹子同表妹舜英進京。曾與此女中途相遇。因他學問甚優。兼之氣味相投。所以結伴同行。到了京師。就在一處同住。隔牆這所房子。就是我們所住之處。前者到寓。此女檢查本籍文書。誰知因他起身匆促。竟將文書未曾帶來。此時離部試之期甚近。其家遠在劍南。何能起文行查。眼看不能應試。因而啼哭。紅蕖道。這是他忙中有失。也是命中造定。歸咎何人。田舜英道。剛纔秀英姊姊已將自己文書送給此女。教他頂名應試。不知爲何。卻又啼哭。林書香。陽墨香。一聞此言。嚇的驚疑不止。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興趣濃處。偏有此一人向隅。致令滿座不樂。卻又從絕處逢生。此樂較前愈樂。蔬菴識

第六十三回 論科場衆女談果報 誤考試十美具公呈

話說林書香、陽墨香聽得舜英之言，姑嫂至親，分外關心，不覺驚疑不止。書香道：「秀英妹妹，這是怎講？好容易吃了辛苦，巴到此地，卻將文書平白給人，請問妹妹好端端爲何不要赴試？」秀英道：「妹子一因近日多病，不能辛苦；二者自知學業淺薄，將來部試斷難有望，與其徒自現醜，終歸無用，莫若借此養病，亦可成全此人。況他學問甚優，必能高中，若不赴試，未免可惜。因此將文書命乳公暗地送去，囑他只管頂名應試，將來得中，再作更名之計，稍遲片刻，乳公就回來了。」姊姊切莫替我可惜，倘有可望，妹子又豈肯將現成功名反去給人？墨香聽了，惟有搔首，只說怎好。只見乳公進來，向秀英道：「那邊縉小姐命老奴多多致謝，這封公文雖承小姐美意，但自己命運業已如此，即使勉強進場，也是無用。此文斷不敢領，仍命交還小姐教小姐千萬保重，但可支撐，自應仍去應試爲是。」縉小姐明日就要回籍，也不過來面謝，惟有靜聽二位小姐捷音便了。老奴又再再請他存下，他執意不肯，老奴只得帶回，將文書交給丫環，外面去了。聞臣道：「秀英姊姊如此仗義，舍己從人，真是世間少有，並且惟恐他人無故那肯就受，卻以近日多病，不能應試爲詞，如此設想，曲盡人情，卽此一端，已可想見平素爲人。此女固辭不受，亦是正理。據妹子看來，此事固由愚迫所誤，但如此大事，中途忽有此變，安知不是素日行止有虧，鬼神撥弄，以致如此？若行止無虧，榜上註定該有此人，莫講赴試文書，卽使考卷遺失，亦有何妨？妹子聞得古人言：科場一道，旣重文才，又要福命。至德行陰隲，尤關緊要。若陰隲有虧，縱使文命雙全，亦屬無用。以此而論，可見陰隲德行竟

處處勸人向善。所行之事。也有許多好處。卽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聞是上等過客。必殺雞宰鴨。諄諄饋送。無論早晚。處處皆同。這位姊姊。因無故殺生。頗覺不安。到處命人勸阻。從無一處不送。看其光景。竟是向來牢不可破之例。相沿已久。莫可如何。後來他因若輩送雞送鴨。無非希圖正價之外。稍沾餘潤。何不卽迎其意。先付餘潤。免其雞鴨。豈不大妙。因命僕人後凡看店。卽將雞鴨餘潤之資。約計若干。預先付給。倘再饋送。卽將原資討回。小二得此。不獨一一遵命。並且一呼卽應。分外殷勤。自此饋送雞鴨之風。纔能漸息。那些同路的。看見這樣。莫不如此。所以一路上活了無數生靈。其餘善事不一而足。姊姊若謂陰隲德行爲進場先鋒。爲何此人這般行爲。反不能應試呢。閨臣道。此人若果處處行善。一無虧缺。上天自能護佑善人。不但必能應試。定主高發。自有意外機緣。或者將來仍有女試大典。此人應在下科方中。亦未可知。總須日後方見明白。舜英道。凡試官看文。全憑考卷。以定優劣。適纔姊姊說。卽使考卷遺失。亦有何妨。難道卷子遺失。還能入選。歷閨臣道。妹子此話。並非無因。當年有弟兄二人進場。其父曾夢神人云。爾長子本無科名之分。因某年某處猝被火災。他拾得金珠一包。其物是一婦人爲他丈夫設措贖罪之資。因被火擁擠遺失。虧爾長子細心密訪。物歸原主。其夫脫罪。夫婦始得團圓。因此。今科得與爾次子同榜。其父甚喜。卽告二子。及至放榜。報弟得中。弟忽伏地慟哭。幾不欲生。其父問其所以。弟云。父親夢兆。本係弟兄皆中。今我誤害哥哥。以致不中。我雖獨中。亦有何顏。忽又報兄中第一。其弟仍哭道。此係報錯。安有卷子遺失。而能得中之理。其父見其語言離奇。再三追問。料難隱瞞。只得細述根由。諸位姊姊。你道是何根由。原來當日弟兄進場。頭場二場已過。至第三場。忽然場中相遇。是時其兄患痢甚重。勉強

敷衍完卷。正要交卷出場。又復腹痛極其狼狽。因將卷子交付其弟。囑他完卷。一同投遞。即奔東廁。弟恐兄卷被污。藏入懷中。忙將己卷謄清。交畢回寓。及至臨睡解帶。始知兄卷仍舊在懷。其時已交三鼓。知難挽回。悔恨無及。只得將卷收藏。以爲日後請罪地步。今忽報中第一。所以他說報錯。及至親去看榜。弟兄實係雙雙高中。旋即回寓。再覓其兄第三場之卷。依舊在此。父子三人莫不稱奇。到了次日。細細打聽。纔知有個緣故。諸位姊姊請猜一猜。其中究係何故。秦小春正聽的入彀出神。忽見閩臣又教衆人請猜。不覺發急道。好姊姊。你快說罷。何必又教人猜。這段書委實好聽。快快接下去。明日妹子好好畫把春扇奉送。閩臣道。賢妹莫騙我。說了卻把扇子不送。小春道。妹子賭個誓。如要騙你。教我日後遇見一隻狗。把腳咬出血來。衆人聽了。猛然一想。不覺好笑。紫綃道。這個血字。只怕從那赤字化出來的。婉如聽了。鼻中不覺哼了一聲。閩臣接着道。到了次日。父子三人細去打聽。原來謄錄房失火。把第三場卷子盡都燒了。只好啓奏。且先放榜。所有第三場卷子。隨後再補。誰知此人恰恰撞了這個機會。因此得中。豈非考卷遺失。也都不妨麼。這位姊姊不知是何名姓。我們把他記了。或者天緣湊巧。他家竟把文書巧巧差人送來。竟能趕上考期。也未可定。秀英道。此女姓縉。名喚瑤釵。祖籍劍南。現年十六歲。若花道。既如此。妹子包管教他進場。倘有差錯。都在妹子一力承當。衆人聽了。都覺不解。蘭音笑道。我知姊姊尊意了。大約姊姊意欲仍做女兒國王。不願赴試。所以要把文書給了此女。教他冒名頂替。你便脫身回去。妹子猜的可是。若花笑道。阿妹如果不棄。肯做女兒國的宰相。恐姊便做國王。這有何妨。蘭音笑道。姊姊如果做了國王。妹子少不得要去。做個宰相。衆小姐聽了。更都不解。齊向蘭音細細盤問。若花趁大家談論。將閩臣拉在一旁。

道阿妹可記得去年縉氏伯母要去赴考。我們商量要在縣裏捏假名。彼時因縉氏伯母務要本姓適值手內拿着一枝瑤釵。就以縉瑤釵爲名。那時恐嶺南籍貫過多。把他填了劍南。誰知剛纔秀英阿姊所說之人恰與這個名姓。鄉貫相對。年歲又一樣。去歲所起赴試文書。恰好愚姊無意中卻又帶來。何不成全此人。豈不是件好事。閨臣喜道。如此現成美舉。真是不費之惠。若非姊姊提起。妹子那裏記得。此時對着衆人。莫將縉氏伯母這話露出。恐亭亭姊臉上不好看。只說前在家鄉。無意拾得這個文書。送給此女便了。當時若花把文書取來。對秀英說知。秀英道。天下那有這等巧事。真令人不解。亭亭心中早已明白。因說道。我們隊裏現在並無這個名姓。而且又有印信爲憑。可見不是捏造來的。姊姊不必猶豫。速速命人送去。包管此人歡喜。秀英只得命乳公送去。並將路上拾取之話說了。不多時。縉瑤釵過來拜見衆人。並向秀英再三道謝。追問當日拾取之由。若花用些言詞遮掩過去。又道。阿姊只管投遞。如有差錯。我們衆人自當一力承當。天下豈有將人功名視爲兒戲之理。難道自己不想上進麼。瑤釵聽了。這纔拜謝而去。不幾日。到了三月初三部試之期。閨臣同了諸位小姐。並天下衆淑女。齊到禮部聽點入考。密密層層。好不熱鬧。到晚散場。各自回寓。過了幾日。禮部尙書卜濱。侍郎孟謨。與同考各官蔣進等。把各卷等第。俱已看定。選了放榜吉期。正要修本具奏。忽然接了一個公呈。係江南、淮南、河北、河東等處有十個女童。爲首的名叫史幽探。其次哀萃芳、紀沉魚、言錦心、謝文錦、師蘭言、陳淑媛、白麗娟、國瑞徵、周慶覃。或因患病。未赴郡考。或緣事故。已過部試之期。今情急來京。特具公呈。無論當日有無郡考。情願一日之內面請四題。一補郡考。一補部試。如一日之內不能完卷。或文理乖謬。情願治罪云云。卜濱、孟謨接了此呈。不能

定奪。只得據情入奏。旋奉諭旨道。既據該女童等情願一日之內連補二試。姑如所請。特賜四題。卽於明日黎明。着該部會同同考各官面試優劣如何。據實速奏。禮部隨卽傳諭。到了第二日清晨。十個女童早已伺候。禮部將題目宣示。到晚交卷散出。次日卞濱將各卷定了甲乙。卽同孟謨修本具奏道。所有補考十卷。以文理而論。與前所取各卷互有高下。但此卷未經謄錄。似未便與前卷分別等第。今將各卷恭呈御覽。請旨定奪。武后親自看了一遍。果然都好。因傳旨道。前日禮部所取各卷。例應覆試後。方准殿試。今既續補十卷。着將同榜暫停張挂。統俟覆試後。卽以覆試之榜作爲正榜。至史幽探、哀萃芳十名。或未趕赴郡考。或逾部試之期。自應停其殿試。第閱該部所呈各卷。文理尙優。況史幽探、哀萃芳二名。朕於璇璣新圖久知其人。皆屬能文之女。自應准其一體入試。前榜既經停止。其四等花再芳等。亦着加恩一體入試。該部一面傳諭。卽一面速選試期。請旨以免稽延。卞濱孟謨接奉此旨。當卽出示曉諭。一面選了試期。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科名或可倣倖。文名談何容易。破格憐才。一時之遇。蔬菴識

第六十四回 賭石硯舅甥鬪趣 猜燈謎姊妹陶情

話說卡濱孟謨接了御旨。當卽出示曉諭。一面選了十三日爲部試之期。修本具奏。原來這卡濱表字渭仙。乃淮南道廣陵人氏。自幼飽讀詩書。由進士歷官至禮部尙書。世代書香。家資巨富。本地人都稱他卞萬頃。蓋卞濱自他祖父遺下家業。到他手裏。單以各處田地而論。已有一萬餘頃。其餘可想而知。真是富可敵國。若要講起這卞家發財根由。倒可使那奢華之家及早回頭。卻教那勤儉之人添些興致。那卞濱

曾祖名叫卞華是個飽學秀才。妻子奢氏。夫妻兩口。秉性最好奢華。祖上留下家業。雖有數十萬之富。如何禁得卞華毫不打算。一味浪費。不上幾十年。早已一貧如洗。那時卞華年已半百。因見家道蕭條。回想當日揮金如土。一味浪用時節。那裏想到一旦如此。悔之無及。況從前是何等樣。錦衣美食。而今粗衣淡飯。尙且還費打算。於是憂悶成疾。不兩年。夫妻雙雙去世。存下一子。名喚卞儉。這是卞華臨危。替他起的名字。以爲警戒之意。這卞儉娶妻勤氏。夫妻兩口。自從父母去世。將幾間舊房變賣。做爲殯葬之用。城內無處安身。就在城外塋旁。起了兩間草屋。以爲棲身之所。卞儉是個讀書人。諸事不諳。這衣食兩字。要全靠勤氏一人針線。竟難度日。只好且學朱買臣樣子。每日帶着書。砍些柴。添補度日。真是飢一頓飽一頓。混過日子。一日正值臘月三九時分。天氣甚寒。卞儉因衣服單薄。甚覺怕冷。到晚先就睡了一覺。睡醒。天有五更光景。卻見勤氏仍在燈下趕做針線。卞儉道。如此天寒。夜深你還不睡。只管趕他怎麼。勤氏道。我因連日天氣甚冷。你身上又無攏寒棉衣。意欲趕些針線。可以多賣幾文錢。省得你爬山越嶺。又去砍柴。況天寒地凍。那曠野寒冷。尤其利害。莫要凍出病來。倒是大事。卞儉因坐起道。此話雖是。但你素非強壯。豈不怕身子熬傷。斷斷不要如此。明日還是我去砍柴。你做針線。各人交各人工課。若教我終日在家靜坐。未免勞逸不均。心中也是不安的。夫妻彼此勸慰。說話間。天已發曉。卞儉道。今日着實寒冷。莫非要下雪麼。因起來開門一望。只見朔風凜凜。冷氣颼颼。卻已瓊瑤密布。飄下一天雪來。卞儉道。如此大雪。這卻怎好。勤氏道。昨日剩些柴米。尙够一餐。今日權且敷衍。等待雪住。再把針線去賣。到了次日。雪仍不住。卞儉只得冒雪把針線。拿到城中走了半日。滿天大雪。家家閉戶。那有人買。只得敗興而回。勤氏見這光景。

雖然心焦，只好勉強用言安慰。卞儉默了半晌道：「剛纔我想家中這兩隻雞鴨，每日雖在莊田吃些野食，無須喂養，但能生多少蛋，不如把他拏去，倒可賣幾文錢，換些米來，豈不是好？」勤氏搖頭道：「這卻使不得。將來起家發業，全要在他身上。今日如果賣去，所值無多，日後再要買他，就要加上幾倍價。你想我們一日兩餐，尚且不周，何能有錢再去買他？況現在已生二三十蛋，不過早晚就要抱窩，等抱出小雞鴨來，慢慢養大，那是多大利息。今日若將這個再賣去，將來只好做一天，吃一天，窮苦到老，再想別的起家法子，可就沒了。卞儉無奈，只得咬着牙，又餓一日。次日天晴，將針線賣了，這纔飽餐一頓。此後仍是勉強度日，不知不覺到了春天。雞子抱窩時，共積下雞蛋二十個，鴨蛋二十個，將雞蛋給雞抱了，鴨蛋也用火炕了。過了二十餘日，四十個全都抱出。夫妻兩個甚是歡喜，好在鄉間又有池塘，不上半年，雞鴨俱已長大。將生蛋的留下幾隻，餘者盡都賣去，所賣之錢，又買兩口小母豬，不一年，雞鴨又是兩大羣，連那兩口豬也生許多小豬，再隔幾年，不但豬羊成羣，就是耕田大水牛，也不知滋生多少。又起了兩間草屋，置些田地，他將這地且不種五穀，都培植肥肥的，卻做菜園，以此利息更厚。他夫妻本是從苦中過來人，素性又極勤儉，一切莊田動作，牛羊喂養，全是親自動手。因此日盛一日，並且居心甚善，自己雖然衣食淡薄，鄉間凡有窮困，莫不周濟，卻是人人感仰。故遇旱潦之時，他家莊田，衆人齊心設法助他，往往別家顆粒無收，他家竟獲豐收，因此不上三十年，家資巨富，米穀盈倉，到了卞濱之父卞繼身上，也是諸事勤儉，謹守祖業。前後百餘年，竟富有良田萬頃，下濱出仕後，適值麟德初年，西北大荒，兼之刀兵不靖，國家帑項頗費經營，因將田地變賣五千頃，其價盡行報效，作爲軍需賑濟之用。因此聖眷甚爲優隆，這卞濱一生最重

斯文不但文墨之人愛之如寶。凡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如有一技之長者。前來進謁。莫不優禮以待。而且仗義疎財。有求必應。人又稱爲賽孟嘗。現年五旬向外。因中年無子。四十歲上。就廣置姬妾。雖接連生育。無如總是女兒。如今膝下共有七女。夫人成氏。十年前曾生一子。名叫卞璧。誰知剛到三歲。得了驚風之症。一病而亡。彼時合家好不傷心。正在悲哭之際。適值門外有一道人化緣。聽見哭聲甚慘。問知緣故。要將公子送出一看。及至看過。他道。此兒雖有一分可救。但在塵凡鬧市之中。恐不中用。你們如給我抱去。倘能救轉。俟他災難滿時。年紀略大。我再送來奉還。卞濱惟恐謠言惑衆。兼之小兒已死。那裏肯信。執意不從。無奈夫人再三苦勸。無論死活。定要把公子給道人領去。卞濱只得歎口氣走開。隨着夫人辦去。過了幾年。毫無影響。卞濱知是無用。好在這七個女兒。都是比花穩重。比月聰明。每日除公事應酬外。惟有教他們做詩寫字。倒也解悶。去歲縣考。原可聲明原籍。在京赴試。因避嫌疑。故命七女都回本籍。到了縣考。恰好大女卞寶雲取了第一次。女卞彩雲取了第二。三女卞錦雲取了第三。四女卞紫雲取了第四。五女卞香雲取了第五。六女卞素雲取了第六。七女卞綠雲取了第七。後來郡試。雖略有參差。都不出十名以外。試畢回來。今年部試。偏偏父親做了主考。都要迴避。好不掃興。卞濱雖愛女心勝。每與妹夫孟謨斟酌。又不敢冒昧入奏。因同夫人成氏商量。眼看就要部試。惟恐衆女兒在家鬱悶。莫若着人把孟家八個甥女接來。一同散悶。因而又向同考官考功員外郎蔣進。主客員外郎董端。祠部員外郎掌仲。膳部員外郎呂良。說知。意欲將他幾位小姐請來。一同消遣。衆人因女兒不能入試。終日在家。無情無緒。今聽此話。如何不喜。況且向來都常來往。如今又算同年。自然更覺親熱。當時個個應允。回來都對女兒說了。無不

要來相聚。卜濱有兩個妹子，一個嫁與原任御史臺大夫孟謀爲妻，一個嫁的就是禮部侍郎孟謨。那孟謀是孟謨的胞兄，早經亡故，存下四個女兒，長名孟蘭芝，次孟華芝，三孟芳芝，四孟芸芝。孟謨也有四個女兒，就從孟芸芝排行，五叫孟瓊芝，六孟瑤芝，七孟紫芝，八孟玉芝。個個都是飽讀詩書，嬌豔異常。這孟謀之妻卜氏夫人，自從丈夫去世，本要帶着女兒回河南原籍，因小叔孟謨哥哥卜濱再三留在京中，以爲將來衆女兒擇婿之計，兼之八個姊妹自從一同赴考，郡縣取中之後，真是如膠如膝，就像粘住一般，再也離不開。因此卜氏只好帶着四個女兒就在孟謨府上住下。這日見衆女兒因不能赴試，個個眉頭不展，正在用言安慰，忽見哥哥那邊來接他們，連忙教他姊妹略爲穿戴，即時過去。這八位小姐到了卜府，孟蘭芝帶着七個妹子，見了舅舅舅母，並與寶雲、彩雲、錦雲、紫雲、香雲、素雲、綠雲都見了禮，隨便坐下。卜濱道：我怕你們不能入考，在家發悶，因此接你們過來，但這一向爲何不來看看我哩？孟蘭芝同孟瓊芝道：甥女這兩日本要來請安，惟恐舅舅考事匆忙，所以不敢過來。卜濱道：我雖有事，你舅母同寶雲七個姊妹卻閒在家，你們不過因迴避發悶，不大興頭，那裏是因我忙就不來哩？孟紫芝道：我們好一向不來，今日過來，舅舅該說怎樣想念甥女的話纔是？怎麼剛見面，就把人家心病說出哩？卜濱笑道：果然我说的话是不错的，因向寶雲道：我已教人備了幾桌飯，少刻蔣府、董府、掌府、呂府四家姊妹也都過來，你們就在花園相聚，或做詩，或猜謎，如酒量好，或行個酒令，隨便頑頑，好在大家又是常會的，也沒甚拘束，剛纔部裏來送信，說劍南倭寇已被文隱平定，一兩日就有紅旗報捷到京日，朝中有事，少時，我還要上朝伺候，今晚就在部中住下，大約過了十三日考試，方能回來，你們只管多聚幾日，等考事完畢，我還要同

你們做詩聚聚哩。那孟玉芝年紀最小，向來卜濱最是疼他。他聽了這話，便道：舅舅剛纔說教我們姊妹或做詩，或猜謎。如今我倒有個謎，請舅舅先猜猜。卜濱笑道：猜謎卻是你舅舅生平最喜的，而且從不讓人。但如果猜着，你以何物爲贈？倒要預先說明。玉芝道：我們去年郡考，有刺史送的端硯，就以端硯一方爲贈。卜濱道：很好。你且說甚麼題面。玉芝道：就是舅舅適纔所說紅旗報捷四字。打論孟一句。卜濱聞言，不覺哈哈大笑道：你速速教人把端硯取來，預備送我。等我好猜。香雲道：倘我們猜着，不知有贈無贈。錦雲不等玉芝回答，就說道：你問他怎麼？我們只管猜，那有無贈之理。成氏夫人也笑道：你們只管猜。八甥女如不給贈，將來到他婆婆家鬧去，看他給不給。玉芝道：舅母何苦哩。你老人家又要引着頭兒來鬧了。卜濱望着蘭芝道：他這謎，你們都曉得麼？蘭芝道：都不知道。華芝道：我們姊妹終日雖在一處，卻未聽他說過。卜濱道：既然如此，你們何不也猜猜？豈不有趣？芳芝道：不勞舅舅分付，甥女卻着實想哩。彩雲道：我猜着了。可是勝之。玉芝搖頭道：不是。素雲道：可是戰必勝矣。紫芝代答道：也不是。素雲道：他這謎，你也曉得麼？紫芝道：這是玉芝妹妹做的，我不知道。素雲道：你既不知，爲何代他回答？也不是呢。紫芝道：我因姊姊猜的與彩雲姊姊意思都相仿，彩雲姊姊猜的既不是，自然你也不是了。所以隨嘴就替他回答出來。素雲聽了，把臉紅了一紅，剛要說話，只見卜濱向衆人道：他這謎，正面自然先打這個勝字。如今猜了兩個，既不是，必須另想別的路數。莫要只在勝字着想，倒被他混住了。芸芝道：舅舅這話，很是。況且論孟戰勝的話，除了這兩句，別的也加不上。一定另有意思。卜濱因問道：可是克伐怨欲的克字麼？瑤芝拍手道：只怕舅舅猜着了。玉芝道：不是，還要猜猜。紫雲道：不是克字，一定是克有罪了。綠雲道：怎麼加上有罪二字。

紫芝代答道。他在那裏造反。所以兵去征他。難道造反還不是有罪麼。寶雲道。紫雲妹妹猜的不是。只怕是克告於君罷。卜濱點頭道。不必猜了。被寶雲這句打着了。玉芝笑道。寶雲姊姊猜的不錯。卜濱笑道。果然做的也好。猜的也好。我將來倒要做幾個同你們頑頑。你們就到園中去罷。我也要走了。因又望着玉芝道。好的好的。莫要只顧讚好。就把硯臺忘了一路笑着去了。衆姊妹也就別了夫人。齊向花園而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藏鉤射覆。雖文人之遊戲。試聰明無過於此。蔬菴識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問卜 預盛典奉命掄才

話說衆姊妹別過夫人。來到花園。走過幾層涼亭水榭。到了文杏閣。只見滿園桃杏盛開。嫣紅照眼。紫芝望着寶雲道。姊姊。我們今日莫到凝翠館去。那邊太覺遼闊冷清。此刻桂花又不開。雖說松陰可愛。須交四五月。方好頑哩。我們就在這個閣子坐坐罷。寶雲道。愚姊也是這個意思。一齊進了文杏閣。坐不多時。只見使女來報。蔣府、董府、掌府、呂府四家小姊都到了。衆姊妹連忙迎出。原來這蔣進乃河北道廣平郡人氏。現任吏部考功員外郎。夫人趙氏。膝下一子四女。子名蔣勤。尚在年幼。長女名喚蔣春輝。次蔣秋輝。三蔣星輝。四蔣月輝。還有寡嫂跟前兩個姪女。一名蔣素輝。一名蔣麗輝。姊妹六人都生得麗品疑仙。穎思入慧。去年郡試。俱在十名以內。試畢來京。靜候部試。誰知武后因當年舉子部試。本歸吏部考功。今雖特點禮部。仍將蔣進派爲同考。又派了禮部主客員外郎董端。祠部員外郎掌仲。膳部員外郎呂良。共四位同考。以示慎重之意。蔣春輝等聞父親派入同考。都要迴避。好不掃興。因同趙氏夫人說知。在家無事。

人氏。現在禮部主客員外郎。夫人趙氏。膝下無子。生有五位小姐。長名董寶鈿。次董珠鈿。三董翠鈿。四董花鈿。五董青鈿。個個都是嬌同豔雪。慧比靈珠。這日正因迴避。在家悶坐。聽得蔣家表姊過來。姊妹五個。連忙迎到上房。大家行禮。趙氏夫人正在讓坐問話。只見董端從衙中回來。蔣春輝忙同五個妹子。上前見禮。董端道：你們來的正好。我同你父親纔在卞府。那卞家伯伯恐你們不能赴試。在家煩悶。今日接你們過去。同孟府掌府。呂府幾家姊妹。大家聚聚。言還未畢。蔣進也令人過來告知此話。就教六位小姐。同這邊五位小姐。一同過去。衆姊妹個個歡喜。登時乘車。行至中途。又遇見掌府。呂府小姐。也是望卞府去的。這掌仲乃河東道太原郡人氏。現任祠部員外郎。夫人朱氏。三胎生育。二子四女。二子俱幼。大女名叫掌紅珠。次掌乘珠。三掌驪珠。四掌浦珠。姊妹四個。都生得神凝鏡水。光照琪花。這位掌老爺。就是膳部員外郎呂良夫人掌氏之兄。同卞濱。孟謨。蔣進。董端。呂良。都是同科進士。那呂良乃河東道平陽郡人氏。夫人掌氏。止生三女。長名呂堯。次呂祥。三呂瑞。姊妹三個。也是生得暖玉含春。靜香依影。這日因卞府來請。約了掌家四個表妹。一同前來。走至中途。恰恰遇見蔣。董兩家小姐。不多時。到了卞府。寶雲等迎出。大家拜見。並與成氏夫人。行禮歸坐。茶罷。成氏道：諸位姪女。這兩年都是在家用功。相聚日子甚少。卽或偶爾一會。我看你們都是恩恩忙忙。就別過了。總因有個書本子。放在心上。好在你們姊妹都立了淑女匾額。也不枉這幾年苦功。去年冬天。我打聽打聽這家也中了。再問問那家也中了。你們姊妹三十三個。就沒剩下一個。我那時得了這些喜音。足足歡喜好兩月。只怕比你們自己喜的。還加倍哩。如今就只

可惜你們現現成成的才女匾額，卻被你們父親伯伯叔叔們耽擱了。蔣春輝道：這是姪女們才女星還沒現，所以有此一折。將來能够托賴伯母福氣，再遇才女部試，諸位伯伯同姪女父親都不派入考試，那就好了。紫芝道：春輝姊姊，你這話纔叫望梅止渴哩。你看自古至今，天下考過幾回才女，還想將來再考，並且還要父兄叔伯不派考官，你想可難不難。太后詔內雖有下科殿試之說，也不知何年何月。況且卽或他年再遇女試，只怕到了那時，你同寶鈿、堯、莫、紅、珠幾位姊姊都有姊夫了，就是這邊寶雲姊姊同我蘭芝姊姊到那時大約也有婆婆家了。蘭芝聽了，臉上不覺紅了一紅，把紫芝瞅了一眼道：你又亂說了。呂堯、莫道：紫芝妹妹如今念了幾年書，怎麼嘴裏還是這樣啣氣。掌紅珠道：姊姊，你還不知哩。我們今年正月來賀節，伯母留我們看燈，住了兩日，誰知紫芝妹妹那張嘴，近來減去零碎字，又加了許多文墨字。比從前還更很哩。董花鈿道：紫芝妹妹嘴雖利害，好在心口如一，直截了當，倒是一個極爽快的。紫芝道：剛纔堯、莫姊姊因我說他有姊夫，他就說我啣氣，難道有姊夫這句話也錯了。如果說錯，並不是我錯的。那孟夫子曾說：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只好算他錯的。誰知那樂正子聽了，不悅道：紫芝，不要混說。我先生何嘗說錯。你去問問那些女子，他們可肯對天發誓。一生一世不願有家麼。成氏笑道：你們聽聽，他忽然把個樂正子又請出來，說的活靈活現，倒也有個意思。蔣星輝道：伯母莫要讚他，他得了意，更要亂說了。紫芝道：我也不想下次再考。我只盼明日部試，太后看了卷子，說去年郡考還有幾家同姓的，怎麼都不見了。快快教他都來殿試，那就好了。蔣春輝道：妹妹，你這話雖不是望梅止渴，卻有四字批語。青鈿道：那四個字，春輝道：叫做畫餅充飢，成氏笑道：要這樣說，一個是望梅止渴，一個是畫餅充飢，那還好麼。依

我說你們飯後無事。何不求個籤兒。決決疑。開得六甥女起的課最靈。或者起個課也好。只顧說話。你們也該用飯了。都到晚芳園去罷。紫芝道。這裏花園本名漱芳。爲何又改做晚芳。成氏道。這是你舅舅因膝下無子。欲取晚年得子之兆。所以改做晚芳了。衆姊妹別過夫人。都到園中。進了文杏閣。照向日次序。分賓主坐下。用了點心。蔣秋輝道。可惜今年殿試都不能恭逢其盛。愚姊妹向來並未用功。今年不去。倒是借此藏拙。諸位姊妹未免抱屈了。寶雲道。當日伯伯大魁天下。誰人不知。所謂家學淵源。六位姊妹。如果與試。自然也是前列。怎麼倒說藏拙的話。董珠鈿道。若論藏拙。要算我們姊妹五個。莫講別的。只這學問上。向來也不知叨寶雲姊妹多少教。還算我們老師哩。呂瑞蓂道。若這樣說。寶雲姊妹要算我們太老師了。紫雲道。此話怎講。瑞蓂道。向來我們常叨珠鈿姊妹教。珠鈿姊妹又叨寶雲姊妹教。以此論起來。豈非太老師麼。掌紅珠道。寶雲姊妹是珠鈿姊妹的老師。又是瑞蓂姊妹的太老師。但我們素日又叨瑞蓂姊妹教。若論稱呼。寶雲姊妹該算我們甚的老師呢。紫芝道。據我看來。只好算個太太老師了。蔣麗輝道。太太同老師本是兩人。今忽變成一人。倒也別致。紫芝道。我勸諸位姊妹暫把酸文收一收。我有句話說。今日之聚。原是舅舅惟恐大家不能應試。心中煩悶。接來一同頑耍消遣。我可不會說謊。我連日因迴避在家。同我七個姊妹。心裏好不悶躁。今日聽得舅舅來接。以爲借此大家頑頑。可以解解悶氣。誰知你們見了面。只說這些口是心非道學話。豈不悶上加悶麼。董寶鈿道。你看紫芝妹妹如今中了淑女。還這樣好頑他的脾氣。倒同我家青鈿妹妹一樣。芳芝道。紫芝妹妹平素在家總是如此。我們起他一個外號。教做樂不夠。紫芝道。莫說我中了淑女。還要頑。就是太后准我們殿試中了才女。也要頑哩。錦雲冷笑道。

你們聽聽。好自在話兒。還想殿試哩。蔣春輝道。他這話也有四字批語。香雲道。叫做甚麼。春輝道。叫做一相情願。掌浦珠道。姊姊倒莫這樣說。妹子聽得家父說。此番女試。乃自古未有曠典。非往年科場可比。原可無須迴避。無如大家俱怕冒昧。不敢請旨。以致耽擱。如果聯銜請旨。太后正恐考的人少。那有不准之理。如今只盼他怎樣能問一聲。或在別的話上提起。也就好奏了。蔣素輝道。我們與其疑疑惑惑。何不遵着伯母之命。公求一籤。看是怎麼。寶雲道。如此甚好。因命丫環擺了香案。著人借了籤筒。登時齊備。一個個虔誠頂禮。望空禱告。求了一籤。把籤本展開。大家一看。卻是中平籤。後面有兩句詩道。欲識生前君大數。前三三與後三三。衆人看了。都不解何意。紫芝道。這末句明明寫着前三三。是我們三十三人。那後三三。是三月二十三日。教我們去殿試。難道這還錯麼。掌乘珠道。妹妹解的雖有點意思。但殿試在四月。怎說三月就殿試呢。紫芝道。不錯。我倒忘了。只怕三月二十三教我們去補部試罷。呂祥冀道。剛纔伯母說芸芝姊姊會起課。我們何不再起一課。籤課合參。豈不更妙。彩雲道。鬧了半日。倒把這件決疑的忘了。衆人都圍着孟芸芝教他起課。芸芝道。這也不必都起。只須公起一課。詳詳課體。再看看類神。就可略知一二了。掌驪珠道。既如此。求姊姊起罷。還是用錢搖。還是要用蓍草呢。瑤芝道。那是周易課用的。他這六壬課。要報時的。就請那位姊姊報個罷。董青鈿道。等我來。剛要想報。因忖了一忖。指着外面向衆人道。口報時辰。惟恐三心兩意。我如今將那東首緊靠橋邊那顆杏樹。有個翠雀落的朝東那枝杏花。折來看看。連花帶朵。共有多少。如在十二朵之外。就以十三爲子時。以此爲時。不知可好。綠雲不等說完。卽拉了玉芝一同走出。隨後瓊芝青鈿也跟來。剛到橋邊。玉芝道。你看那個雀兒見有人來。他就飛了。綠雲道。幸虧他

纔飛。要早早飛開。還記不清那一枝哩。好在還不甚高。卽用手輕輕折了下來。瓊芝道：「難得齊齊全全。一個花瓣也不落。只見蔣月輝迎來道：『芸芝姊姊教你們留神拿着。莫把花朵遺失。就不靈了。』一齊來到閣內。芸芝接過杏花。數了一數。卻是初放朵兒。連大帶小。共三十三朵。華芝道：「你看這個花兒也合今日人數。莫不有些道理麼？」香雲搖手道：「姊姊且慢議論。讓他靜靜好算。」芸芝掐着指頭。沈思半晌。忽然滿面喜色道：「今日是初九日。大約二十三日壬申。大家都要禮部走走哩。」紫芝道：「何如？」春輝姊姊還說一相情願哩。董翠鈿道：「姊姊且把課中大略講講。是個甚麼意思？」芸芝道：「凡占考試。以文書爻爲主。次則再看朱雀。蓋朱雀屬火。主文明之象。是此課的類神。這兩樣是最要緊的。其次再將課體合參。卽如今日是個戊午日。紫芝道：「他這課一定靈的。你們只聽這個日子就曉得了。別人可記得今日是個戊午麼？」寶雲道：「芸芝妹妹剛講的有點意思。你又從中添一段子。你看天已不早。等他說完。我們也好喫飯了。」紫芝道：「姊姊你說加的這段不好。」蔣秋輝道：「好妹妹。你莫說聽他說。」芸芝道：「杏花三十三朵。除去二十四。仍餘九數。按十二時論之。是爲申時。妙在三傳四課七個字。除去旬空陷空。暗暗透出己戌卯三個字。恰合了鑄印乘軒之格。占試最吉。況已爲文書朱雀。又八傳兼之。己又暗遁丁馬。主文書發動之象。二十三日交了壬申。己申合動文書。丁壬合起丁馬。看來一定補考的。衆人聽了。無不喜笑顏開。紫芝道：「你這課莫像西廂那句纔好哩。」秋輝道：「像句甚麼？」紫芝道：「莫是說我的話兒不應口罷？」蘭芝把紫芝瞅了一眼道：「據我看來。第一次部試是三月初三日。第二次覆試又是三月十三日。那杏花又是三十三朵。我們又是三十三人。如果二十三日補考。恰又合了籤上前三三後三三的話。這課一定靈的。」素雲道：「紫芝妹妹敢是看過西廂麼？」

蘭芝道：那裏看過。不過聽那唱戲說的。他就記在心裏。隨口亂說。妹妹何必同他講究。寶雲道：飯已擺在對面。敝廳請諸位姊姊那邊坐罷。大家於是過去。自此之後。衆位小姐都在花園日日團聚。那卞濱進朝伺候紅旗捷報到京。忙了幾日。十三日試畢。於二十二日放榜。陰若花中了第一名。部元。唐閨臣中了第二名。亞元。卞濱同孟謨帶領司官。捧了各卷進朝面呈。武后把超等卷子看了數本。道：不意閨閣中竟有如此奇才。而且並有外邦才女。真可謂一時之盛了。又將卷面名姓細細翻閱一遍。不覺歎道：誰知這幾家竟無一人取在超等。真真可惜。一面又將特等名次清單前後看了一遍。因向卞濱道：有件異事。卿可曉得。前者朕閱各處所進淑女試卷內。河南道有孟姓八女。淮南道有卞姓七女。其餘同姓的亦復不少。朕亦不能記憶。但孟卞幾家。揆其命名。倒像姊妹一般。細看郡縣所取名次。又都前列。朕意今年部試。倘或幾家同姓之女。俱能取中。固妙。設或竟有一二不能中式。亦必加恩。准其一同殿試。以成千古佳話。今將各卷看來看去。不但超等並無一人。就是特等也無其名。以此看來。竟是未曾來京赴試。其淮南一道。或者離京稍遠。所以不來。至於河南。距京既近。又是平坦陸路。何以亦不赴試。豈不是件異事。卿居淮南。其卞姓之女。可知其詳麼。卞濱因叩首奏道：聖上所言卞姓七女。皆臣妻妾所出。那孟家八女。俱臣甥女。卽臣部侍郎孟謨之女。並孟謨之姪女。臣與孟謨因蒙欽派閱卷。故循科場舊例。臣等令其迴避。未敢入試。武后忙問道：卿女並卿之甥女。可在京麼。卞濱同孟謨一齊奏道：臣等之女。自去歲郡考後。都已來京。武后喜道：原來有些緣故。我說郡考既都前列。安有部試一名不中之理。若非問明。幾乎埋沒人才。其實此番考試。原無須迴避。這是卿等過於謹慎之處。不知此外還有迴避幾人。卞濱奏道：還有同考官吏部

考功員外郎蔣進六女。臣部主客員外郎董端五女。祠部員外郎掌仲四女。膳部員外郎呂良三女。連臣等之女。共迴避三十三名。武后立命卞濱開單呈覽。卽刻發一諭旨道。本日經朕查出迴避之淑女孟蘭芝等三十三名。未赴部試。例應欽派試官另行考試。第檢閱從前郡縣所呈各卷。該淑女等。或文理條暢。或字體端楷。內有可觀。況每考俱經前列。毋庸另行考試。卽着一並欽賜才女。至期一體殿試。着先赴禮部。卽照前次試題。各補詩賦一卷。仍發騰錄。該部堂官會同同考各官。同取列名次呈覽。這旨剛纔發下。禮部又奏進一本道。前日臣部考場有淑女花再芳。畢全貞。閔蘭孫三名。俱因污卷貼出。今該淑女等。因孟蘭芝等三十三名。俱蒙欽賜殿試。求臣等轉奏。欲乞皇恩。一視同仁。准預殿試。等因。臣等其籲懇至再。不敢壅於上聞。再該淑女卽前次部試名列四等三名。合並聲明。請旨定奪。武后覽奏。因將原呈並履歷看了一遍道。這都是少年要好的勝心。況迢迢數千里而來。別人都得才女匾額。獨他三人白白辛苦一場。這也無怪其然。因於本後批道。據奏淑女花再芳等。籲懇情切。姑念污卷。係屬無心之失。着加恩附入冊末。准其一體殿試。以副朕拔取閨才之至意。將本發下。卞濱當卽曉諭。並命人通知衆位小姐。明日五鼓齊至禮部補考。這日寶雲同蘭芝衆姊妹。因已交了二十二日。部試業已放榜。仍無消息。正在花園都說芸芝的課不靈。忽然得了這個信息。人人歡喜。次日赴部補過詩賦。大家商量。仍要到紅文館原定房子居住。希圖殿試近便。及至命人打聽。原來那所大房。已被部元陰若花並章文兩府小姐住了。內中雖有幾處空房。院落甚小。不能容得多人。大家只好各自歸家。靜候殿試。那紅文館閨臣衆姊妹。因若花中了部元。個個心歡。兼之同寓四十五人。都得名列超等。真是無人不喜。閨臣因叔叔六個女學生也都

得中分外得意。這日正喫慶賀筵席。忽見多九公進來。衆人連忙立起讓坐。多九公道。適纔外面有一人要面見若花姪女。衆蒼頭問他名姓。他又不說。老夫細細觀看。倒像尊府國舅模樣。他不遠數萬里。忽然到此。不知何故。老夫來特告知。若花聽了。驚疑不止。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才女登科。真是創聞。場外舉子。亦是僅見。雖云事涉子虛。可作屠門大嚼。蔬菴識。

鏡花緣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借飛車國王訪儲子 放黃榜太后考閨才

話說陰若花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吃驚道：「女兒國向無朝覲之例，今阿舅忽從數萬里至此，必有緣故。但何以知我住處，令人不解？」多九公道：「姪女如今中了第一名部元，現有黃榜張挂禮部門首，誰人不知。國舅大約找着長班，纔尋到此處。」紅蕖點頭道：「九公猜的不錯。」閨臣道：「國舅既已遠來，無論所辦何事，若花姊姊同他骨肉至親，自應請進一會爲是。」若花連連點頭，卽託九公命人把國舅請至旁邊書房，進去看時，果是國舅，連忙拜見，讓坐道：「阿舅別來無恙，阿父身體可安？今阿舅忽來天朝，有何公幹？」國舅垂淚歎道：「此話提起甚長，自從賢甥去後，國主因往軒轅祝壽，我也隨了遠去，不意西宮趁國中無人，與那些心腹狗黨商議，惟恐日後賢甥回國，其子難據東宮，莫若趁此下手，或可久長，竟將其子扶助登了王位，及至老夫同國主回來，他們竟閉門不納，國主只得仍到軒轅避難，誰知其子十分暴虐，信用奸黨，殺害忠臣，荼毒良民，兼且好酒貪花，種種無道，不一而足，竟至家家閉戶，日不聊生，不及一載，舉國并力，竟將西宮母子害了，隨即迎主還朝，那些臣民，因吾甥賢聲素著，再三籲懇，務要訪求回國，國主一因現在無嗣，二因臣民再三籲請，不惜重費，於周饒國借得飛車一乘，此車可容二人，每日能行二三百里，若遇順風，亦可行得萬里，國主得此甚喜，特命老夫馳赴天朝，訪求賢甥回國，老夫到此，業已多日，四處訪問，踪跡杳然，幸而得見黃榜，纔能尋訪到此，現有國主親筆家書，賢甥看了自知，把書遞過，若花看罷歎道：「原來

兩年之間。國中竟至如此。至西宮此種光景。甥久已料定。不然。我又何肯遠奔他鄉。若非當日見機。早早逃避。豈能活到今日。一經回想。尙覺心悸。現在本族中如西宮母子者。亦復不少。阿父若不振作整頓。仍復耳軟心活。自必禍不旋踵。阿舅久後自見分曉。此時阿父書中雖命迅急還鄉。以承祖業。但甥本無才。不能當此重命。二來自離本國。已如漏網之魚。豈肯仍投火坑。雖云子不言父之過。然阿父不辨賢愚。不以祖業爲重。甥亦久已寒心。況現在近派子姪。賢者甚多。何必注意於我。若我返國後。設或子姪中又有勝於我的。他日又將如何。總而言之。甥既到此。豈肯復回故鄉。此時固雖不才。業蒙天朝大皇帝特中才女。並授顯職。此等奇遇。已屬非分。豈敢另有他想。惟求阿舅回去。替我婉言。自當永感不忘。國舅道。賢甥爲何忽發此言。實出老夫意料之外。難道果真將祖業不顧。斷無此理。國主固耳軟心活。連年經此大難。自知當日之失。此時若非急於要見賢甥之面。豈肯花費多金。借請飛車。其所以命我星馳而來者。因當日誤聽讒言。致將吾甥之賢盡行蒙蔽。今後悔既晚。要見又難。若令老夫航海前來。又恐多耽時日。躊躇至再。始有飛車之舉。無非要早見賢甥一日。其心卽早安一日。今賢甥忽然如此。毫無眷戀。不獨令國主兩眼望穿。深負愛子之心。亦且有失臣民之望。賢甥切莫因當年小忿。一時任性。致誤大事。後悔無及。他日雖要返國。不可得了。若花聽這幾句話。登時不悅道。阿舅這是甚話。甥又不曾落魄。爲何卻要後悔。卽使落魄。又何後悔之有。若要後悔。當日又何肯輕離故鄉。總之。阿舅這番美意。無有不知。無有不感。至於仍返故國。這句話。甥立意已決。阿舅再也休提。正在談論。閩臣命人備出飯來。國舅又再再苦勸。無奈若花心如鐵石。竟無一字可商。飯罷後。若花怱怱寫了一封回書。給國舅看了。國舅料難挽回。只得落淚別

去若花送過回到裏面。閨臣道：適纔姊姊同國舅說話，我們竊聽多時，妹子屢要進去力勸姊姊還鄉，究因男女不便，不好冒昧相見，及至此時纔想起他原是女扮男裝，早知如此，我又何妨進去一會？若花道：就是阿妹進去勸我，我也不能應承，但可去得，我又何必如此？這宗苦情，只有各人心內明白便了。小春道：國王如立意務要你去，他既不惜錢財去借飛車，安知他又不送金銀與林伯伯？那時林伯伯得他銀錢，務要你去，那就脫不掉了。若花道：就是寄父教我回去，我也不去。小春道：你若不去，林伯伯也不准你住在嶺南，看你怎樣。據妹子愚見，莫若早早尋個婆婆家，到了要緊關頭，倒底有個姊夫，可以照應。婉如道：姊姊只顧不做國王，豈不把蘭音姊姊宰相也耽擱麼？將來你們如到女兒國，得了好處，俺也不想別的，只求把那飛車送俺，俺就歡喜了。小春道：你要飛車何用？婉如道：俺如得了飛車，一時要到某處，又不打尖，又不住店，來往飛快，假如俺們今年來京，若有一二十輛飛車，路上又快，又省盤費，豈不好麼？小春道：如果都像這樣，那店小二只好喝風了。只見緇瑤釵因部試得中，特來拜謝，彼此道喜，見禮讓坐。瑤釵回秀英道：若非姊姊成全，今日何能徼幸？時刻感念，又不敢屢次過來驚動，明日備有薄酌，意欲奉屈姊姊同舜英、閨臣、若花三位姊姊一聚，因此親自過來奉請，望諸位姊姊賞光。明日早些過去，閨臣若花一齊說道：我們早要奉拜，因連日應試，彼此都覺匆忙，所以未能晉謁，今既承寵召，明日自當同了秀英、舜英二位姊姊過來，一則奉拜，二來奉擾。秀英、舜英道：既如此，我們明日一同過去。瑤釵見四人都肯去，不勝之喜，隨即拜辭。次日，四人擾過，當即備酒還東，一連聚了幾日，不知不覺到了四月初一殿試之期。閨臣於五鼓起來，帶着衆姊妹到了禁城，同衆才女密密層層，齊集朝堂，山呼萬歲，朝參已畢，分兩旁侍立。

那時天已發曉。武后閃目細細觀看。只見個個花能蘊藉。玉有精神。於那娉婷斌媚之中。無不帶着一團書卷秀氣。雖非國色天香。卻是彬彬儒雅。古人云。秀色可餐。觀之真可忘飢。越看越愛。心中着實歡喜。因略略問了史幽探。哀萃芳所繹璇璣圖詩句的話。又將唐閨臣國瑞徵。周慶覃三人宣來問道。你三人名字都是近時取的麼。閨臣道。當日臣女生時。臣女之父曾夢仙人指示說。臣女日後名標蕊榜。必須好好讀書。所以臣女之父當時就替取了這個名字。國瑞徵同周慶覃道。臣女之名都是去歲新近取的。武后點點頭道。你們兩人名字都暗寓頌揚之意。自然是近時取的。至於唐閨臣名字。如果也是近時取的。那就錯了。又將孟卞幾家姊妹宣至面前。看了一遍道。雖係姊妹。難得年紀都相仿。又讚了幾句。隨即出了題。衆才女俱各歸位。武后也不回宮。就在偏殿進膳。到了申刻光景。衆才女俱各交卷退出。原來當年唐朝舉子。赴過部試。向無殿試之說。自武后開了女試。纔有此例。此是殿試之始。當時武后命上官婉兒幫同閱卷。所有前十名。仍命六部大臣酌定甲乙。諸臣取了唐閨臣第一名殿元。陰若花第二名亞元。擇於初三日五鼓放榜。秦小春同林婉如這日聞得明日就要放榜。心裏又是歡喜。又是發愁。二人同田秀英。田舜英同房。到晚秀英。舜英先自睡了。小春同婉如吃了幾杯酒。和衣倒在牀上。思來想去。那裏睡得着。只得重復起來。坐在對面。又無話說。好容易從二更盼到三鼓。盼來盼去。再也不轉四更。只好房裏走來走去。彼此思想。想不是這個長吁。就是那個短歎。一時想到得中樂處。忽又大笑起來。及至轉而一想。猛然想到落第苦處。不覺又哽咽起來。登時無窮心事。都堆胸前。立也不好。坐也不好。不知怎樣纔好。秀英被他二人吵的不時驚醒。那時已交四更。秀英只得坐起道。二位姊姊也該睡了。妹子原因他們那邊

都喜夜裏談天。每每三四更不能睡覺。妹子身弱。禁不起熬夜。又不能因我一人。禁止衆人說話。所以同舜英妹妹搬過這邊。幸喜二位姊姊疼顧妹子。上牀就睡。從未深夜談天。因而妹子咳嗽也就好些。正在感激。那知二位姊姊平素雖不談天。今日忽要一總發洩出來。剛纔一連數次睡夢中。不是被這位姊姊哭醒。就是被那位姊姊笑醒。心裏只覺亂跳。並且那種歎息之聲。更令人聞之心焦。尤其令人不解的。哭中帶笑。笑中有哭。竟是憂歡莫辨。哭笑不分的光景。請問二位姊姊有何心事。以至於此。舜英聽了。也坐起道。他們那有什麼心事。不過因明日就要放榜。得失心未免過重。以致弄的忽哭忽笑。醜態百出。秀英道。既因放榜。爲何又哭又笑呢。舜英道。他若昧了良心。自然要笑。設或天良發現。自然要哭了。秀英道。妹妹此話怎講。舜英道。他既得失心重。未有不前思後想。一時想起自己文字內中怎樣練句之妙。如何摘藻之奇。不獨種種超脫。並且處處精神。越思越好。愈想愈妙。這宗文字。莫講秦漢以後。就是孔門七十二賢也做我不過。世間那有這等好文字。明日放榜。不是第一。定是第二。如此一想。自然歡喜要笑了。姊姊你說這宗想頭。豈非昧了良心麼。及至轉而一想。文字雖佳。但某處卻有字句欠妥之處。又有某處用意錯謬之處。再細推求。並且還有許多比屁還臭。不能對人之處。竟是壞處多。好處少。這樣文字。如何能中。如此一想。自然悶恨要哭了。姊姊你說這宗忖度。豈非良心發現麼。秀英道。妹妹這話未免大過。二位姊姊斷非如此。小春道。舜英姊姊安心要尖酸刻薄。我也不來分辯。隨他說去。但秀英姊姊乃我們姊妹隊中第一個賢慧人。將來卻與這個刻薄鬼一同于歸。那裏是他對手。婉如道。話說過於尖酸。也非佳兆。第一先與壽數有礙。俺勸姊姊少說幾句。積點壽。也是好的。秀英道。二位姊姊。你聽雞已啼過幾遍。只怕已

轉五更。再要不睡。天就亮了。婉如道：二位姊姊只管請睡。俺們已託九公去買題名錄。他於二更去的。大約少刻就可回來。話言未畢。只聽遠遠的一陣喧嚷。忽然響了一聲大礮。振的窗櫺亂動。外面僕婦丫環俱已起來。原來報喜人到了。婉如開了房門。小春卽命丫環去找多九公。誰知二門鎖還未開。不能出去。只聽又是一聲礮響。二人只急的滿房亂轉。小春剛命丫環去催鑰匙。忽又大礮響了兩聲。婉如道：共響四礮。這是四海昇平。外面如此熱鬧。你們二位也該升帳了。秀英笑道：二位姊姊真好記性。昨日大家因議放礮。講定二門不准開。必須報完。天亮方開。怎麼此時要討鑰匙。豈非反覆不定麼。你聽又是一礮。共成五穀豐登。小春道：我只顧發急。把昨天的話也忘了。原來放礮也是昨日議的。其中怎樣講究。此時心裏發慌。也想不出。姊姊可記得。婉如道：昨日何嘗議論放礮。這是你記錯了。只顧說話。接連又是三礮。這叫做大椿以八百歲爲春。舜英笑道：又是兩響。可謂十分財氣了。秀英道：妹子只當小春姊姊記性不好。誰知婉如姊姊記性更醜。昨日議論放礮。還是你極力贊成。怎麼此時倒又忘了。你聽接連又是五礮。恰好湊成骨牌名。是觀燈十五。婉如道：究竟怎樣議的。妹子實實想不出。秀英道：昨日公議。如中一人。外面卽放一礮。倘中殿元。外加百子礮十挂。所有報單。統俟報完。二門開放。方准呈進。如今又是三礮。已有羅漢之數了。婉如道：若是這樣。俺們四十五人。須放四十五礮了。早知這樣氣悶。昨日決不隨同定議。若不如此。今日中一人。報一名。豈不放心。如今也不知那位先中。也不知誰還未中。教人心裏上不上。下不下。不知怎樣纔好。此時又響了六礮。共是二十四番花信了。舜英道：你聽這四聲來的快。恰恰湊成雲臺二十八將。小春道：怎麼他們衆姊姊都不出來。大約同我們一樣。也在那裏掐着指頭數哩。只等四十五礮

齊全。他纔跳出哩。你聽。又是兩礮。共成兩當十五之年了。秀英道。此話怎講。小春道。難爲姊姊。還是博學。連這出處也不知。這是當日有位才子做三十而立破題。有此一句。叫做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婉如道。接連又是三響。到了三十三天了。還有十二礮。俺的苦薩。你快快放罷。小春朝着外面。萬福道。魁奶奶。魁太太。這十二礮。你老人家務必做個整人情。把他掃數全完。一總放了罷。你若留下一個。我就沒命了。好了好了。你聽。又是三礮。湊成三十六鴛鴦。好。這聲接的快。三十七礮了。你聽。又是一。正要說礮字。誰知外面靜悄悄。並無聲響。小春嘴裏還是一一、一、等之許久。那個礮字再也說不出。秀英道。自一礮。以至三十七礮。內中雖陸陸續續。並未十分間斷。此時忽停多時。這是何意。舜英道。這又停了半晌。仍無影響。難道還有八礮。竟不放麼。婉如道。若果如此。可坑死俺了。只見天已發曉。各房姊妹都已起來。仔細再聽。外面鴉雀無聞。不但並無礮聲。連報喜的也不見了。衆人這一嚇。非同小可。秀英、舜英也收拾下牀。正在梳洗。衆丫環紛紛進來。請用點心。衆才女都在廳房等候。二人穿戴完畢。來約小春。婉如一同前去。只見二人坐在椅子上。面如金紙。渾身癱軟。那眼淚如斷線珍珠一般。直朝下滾。秀英、舜英看了。回想這八礮。內不知可有自己在內。也不覺鼻酸。只得扶着二人來到廳房。衆才女久已到齊。一同歸坐。彼此面面相覷。個個臉如金紙。一言不發。點心擎到面前。並無一人上唇。那暗暗落淚的。不計其數。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以想見。蔬菴識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卞府謁師 老國舅黃門進表

話說衆才女因初三日五鼓放榜。預先分付家人。如有報子到門。不必進來送信。每中一名。卽放一礮。裏面聽得礮聲若干。自然曉得中的名數。等報子報完。把二門開了。再將報單傳進。誰知自從五更放了三十七礮。等到日高三丈。並未再添一礮。眼見得竟有八位要在孫山之外。不覺個個發慌。人人膽落。究竟不知誰在八名之內。一時害怕起來。不獨面目更色。那鼻涕眼淚。也就落個不止。小春、婉如見衆人這宗樣子。再想想自己文字。由不得不怕。只覺身上一陣冰冷。腳底寒氣直從頭頂心冒將出來。三十六個牙齒登時一對一對撕打。渾身抖戰篩糠。連椅子也搖動起來。婉如一面抖着。一面說道。這這這樣亂抖。俺可受不住了。小春也抖着道。你你你受不住。我我我何曾受得住。今今日這命要送在在此處了。閨臣歎了幾聲道。今又等了多時。仍無響動。看來八位落第。竟難免了。妹子屢要開門。大家務要且緩。難道此時還要等報麼。婉如一面抖着。一面哽咽道。起起初俺原想早些開門。如今俺又不願開門了。你不開門。俺俺還有點想頭。倘倘或開門。說說俺不中。俺俺就死了。實實對你們說罷。除非把俺殺了。方准開哩。若花道。此時業已如此。也是莫可如何。若據閨臣阿妹追想碑記。我們在坐四十五人。似乎並無一人落第。那知今日竟有八人之多。可見天道不測。造化弄人。你又從何捉摸。但此門久久不開。也不成事。莫若叫人隔着二門問問九公。昨日婉如、小春二位阿妹所記題名錄。想已買來。如今拏他細細查看。如題名錄只得三十七人。此門就是不開。也不中用。況所中之人。只怕還要進朝謝恩。何能過緩。閨臣道。姊姊此言甚是。卽分付丫環去問多九公。誰知九公還未回來。閨臣道。昨在部裏打聽。准於五鼓吉時放榜。無人不知。現在已交卯正。題名錄還未買來。豈非怪事。秀英道。今日如已放榜。何以九公此時還不回。

來。若說尚未放榜。現在卻又報過三十七人。其中必有緣故。忽聽外面隱隱的一片喧嚷。原來多九公回來。要面見衆小姊。閨臣忙把鑰匙遞給丫環。衆人都迎到門前。不多時。只見多九公跑的滿臉是汗。走到廳前。望着衆人說了一聲恭。那個喜字不曾說完。只是吁吁氣喘。說不出話來。小春一面抖着。同田鳳翽把九公攙進廳房。坐在椅子上。丫環送了兩杯茶。喘的略覺好些。小春滴着淚向九公道。甥甥女可有分麼。多九公一面喘着。把頭點了兩點。婉如也滴淚道。九九公俺呢。多九公也把頭點了兩點。閨臣道。請問九公題名錄。可曾買來。多九公連連搖頭。停了片刻。望着衆人。把胸前指了一指。鳳翽從懷中取出一個名單。遞給閨臣。閨臣展開。同衆人觀看。只見上面寫着。欽取一等才女五十名。二等才女四十名。三等才女十名。若花恐衆人看不見。未免着急。就便順口高聲朗誦。從頭念了下去。

第一名史幽探

第二名哀萃芳

第三名紀沉魚

第四名言錦心

第五名謝文錦

第六名師蘭言

第七名陳淑媛

第八名白麗娟

第九名國瑞徵

第十名周慶覃

第十一名唐閨臣

第十二名陰若花

第十三名印巧文

第十四名卞寶雲

第十五名田秀英

第十六名林書香

第十七名宋良箴

第十八名章蘭英

第十九名陽墨香

第二十名鄺錦春

第二十一名田舜英

第二十二名盧紫萱

第二十三名鄴芳春

第二十四名邵紅英

第二十五名祝題花

第二十六名孟紫芝

第二十七名秦小春

第二十八名董青鈿

第二十九名褚月芳

第三十名司徒斌兒

第三十一名余麗蓉

第三十二名廉錦楓

- | | | | |
|----------|----------|-----------|----------|
| 第三十三名洛紅蕖 | 第三十四名林婉如 | 第三十五名廖熙春 | 第三十六名黎紅薇 |
| 第三十七名燕紫瓊 | 第三十八名蔣春輝 | 第三十九名尹紅萸 | 第四十名魏紫櫻 |
| 第四十一名宰玉幢 | 第四十二名孟蘭芝 | 第四十三名薛蘅香 | 第四十四名顏紫綃 |
| 第四十五名枝蘭音 | 第四十六名姚芷馨 | 第四十七名易紫菱 | 第四十八名田鳳翽 |
| 第四十九名掌紅珠 | 第五十名葉瓊芳 | 第五十一名卞彩雲 | 第五十二名呂堯堯 |
| 第五十三名左融春 | 第五十四名孟芸芝 | 第五十五名卞綠雲 | 第五十六名董寶鈿 |
| 第五十七名施豔春 | 第五十八名竇耕煙 | 第五十九名蔣麗輝 | 第六十名蔡蘭芳 |
| 第六十一名孟華芝 | 第六十二名卞錦雲 | 第六十三名鄒婉春 | 第六十四名錢玉英 |
| 第六十五名董花鈿 | 第六十六名柳瑞春 | 第六十七名卞紫雲 | 第六十八名孟玉芝 |
| 第六十九名蔣月輝 | 第七十名呂祥冀 | 第七十一名陶秀春 | 第七十二名掌驪珠 |
| 第七十三名蔣星輝 | 第七十四名戴瓊英 | 第七十五名董珠鈿 | 第七十六名卞香雲 |
| 第七十七名孟瑤芝 | 第七十八名掌乘珠 | 第七十九名蔣秋輝 | 第八十名縉瑤釵 |
| 第八十一名卞素雲 | 第八十二名姜麗樓 | 第八十三名米蘭芬 | 第八十四名宰銀蟾 |
| 第八十五名潘麗春 | 第八十六名孟芳芝 | 第八十七名董鍾繡田 | 第八十八名譚蕙芳 |
| 第八十九名孟瓊芝 | 第九十名蔣素輝 | 第九十一名呂瑞冀 | 第九十二名董翠鈿 |

第九十七名張鳳雛

第九十八名閔蘭蓀

第九十九名花再芳

第一百名畢全貞

若花把榜念完。衆才女這纔轉悲爲喜。多九公喘息已定。衆人都問。何以報子漏報八名。這個名次。從何處抄來。九公道。老夫今日三鼓。就在那裏守候。略略用點使費。所以裏面信息也通。起初原是閩臣小姐第一名殿元。若花小姐是第二名亞元。誰知榜已填到八九。太后忽然想起閩臣小姐名姓不好。因史幽探。哀萃芳向日繹的詩句甚佳。登時把前十名移到後面。後十名移到前面。復又從新填榜。如此往返轉折。耽擱許多工夫。以致天明。還未放榜。老夫惟恐衆小姐等的心焦。況且報子裏面信息雖通。只能填一名。報一名。那知這些移換之事。若等他報。不知等到何時。老夫只得託人把榜上等第名次。恩恩抄了。連籍貫也不及寫。飛忙趕回。跑的連氣也喘不過來。並且聞得這是自古未有曠典。一經放榜。就要上朝會齊謝恩。因此更要趕回。告知此事。我們寧可走在人先。諸位小姐收拾。用些飯食。急速去罷。話未說完。只聽外面接連放了八聲大礮。九公道。你聽。這礮就是移到後面前十名。原來向日填榜。惟恐前幾名太后仍要更換。故此先從末名填起。今日也是這樣。所以前二十名倒報在衆人之後了。老夫足足一夜未曾合眼。且去歇歇。明日慢慢再領喜酒。說罷。外面去了。衆人連忙收拾。誰知小春婉如忽然不見。四處找尋。好不容易纔從茅廁找了出來。原來二人卻立在淨桶旁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像瘋顛一般。只管大笑。見了衆人。這纔把笑止住。舜英道。二位姊姊。卽或樂的受不得。也該檢個好地方。你們只顧在此開心。設或沾了此中氣味。將來做詩。還恐有些屁臭哩。說的衆人不覺好笑。都到廳房用過飯。恩恩來至朝房。會同衆才女。上殿謝恩。武后將一等的授爲女學士之職。二等授女博士之職。三等授女儒士之職。授職已

畢各賜金花一對。隨即傳旨命膳部大排紅文宴。筵宴之際。武后越看越喜。因又頒賜許多大緞異香。一連賜宴三日。接着公主又賜了兩日宴。衆才女天天聚會。喚姊呼妹。彼此敘談。不但個個熟識。並且極其親熱。每到席散分手。甚覺戀戀不捨。衆人都說。我們雖聚了五日。究竟拘束不能盡興。倘能檢個幽僻去處。得能暢聚幾日。那就天從人願了。至第九日。乃佛誕之期。大家約會。謝了公主。這纔得閒來拜老師。都向卞府而來。這日寶雲帶着七個妹妹同衆才女謝了公主。聽見衆人要到他家。忙命僕人回府通知。卞濱聽了。命人在凝翠館調擺桌椅。預備酒飯。登時衆人都到門前。先投門生名帖。並贄見禮。卞濱迎至二門。衆才女除卞孟兩家姊妹在後。其餘都是按名魚貫而入。進了二門。穿過廳房。丫環引至凝翠館。卞濱先說道。衆位才女且慢行禮。老夫有句話說。若論師生之誼。自然該受半禮。纔是無如今日人多。若大家一齊行禮。這裏也擠不開。若是一位一位行禮。今日只好盡行禮了。莫若通身行個常禮。我倒歡喜的。史幽探道。老師話雖如此。但門生們蒙老師知遇提攜。得能恭與盛典。若以寶雲七位姊妹而論。又屬年誼。亦是晚輩。今初次晉謁。那有不行全禮之理。哀萃芳道。既是老師怕行禮過慢。我們就十人爲一排。不過頃刻也就行完了。史幽探卽命衆丫環把拜墊依次鋪下。卞濱無法。只得受了兩禮。衆人拜完。蘭芝姊妹也上來行禮。卞濱笑道。怎麼你們八個也是我門生麼。紫芝道。不但我們是舅舅門生。只怕寶雲七位姊妹也是舅舅門生哩。難道我們前日補考卷子。不是舅舅定的名次。卞濱笑道。定卻是我定的。你說那些批語可好。但有點好處。我就批出。我向來看文。總是如此。從不昧人之善。你看你們這些卷子可有委屈。

笑道：原來第三十三名卻是你的卷子。後來拆了彌封，我也不會理會。當時我看卷時，本來要把你這本取在十名前的。後來不知怎樣，就弄到後頭了。紫芝道：這是過後好看話，我不領情。衆人聽了，都掩口而笑。行過禮，丫環要收拜墊。史幽探道：且慢。因向卞濱道：門生們還要請師母出來叩見。卞濱道：也罷。若是不見，你們也不依。方纔我已受過禮。師母出來，只好行個常禮罷。不多時，寶雲姊妹把夫人請來。衆人謙讓多時，仍是照前把禮行過。又同寶雲姊妹行了禮。卞濱向寶雲道：我已教人備了早飯，你們姊妹同蘭芝八個甥女都替我款待款待。今日不過便飯。改日我還下帖請來。你們大家聚聚。我也不陪了。到了外面，教家人卞彪把贄見禮都璧回道：你告訴送禮的，說我向來從不收禮，斷不要再送。倘衆才女心裏不安，不妨日後得閒，或寫把扇子，寫個對聯，如會畫的，就畫點東西，我倒收的。至於古字古畫，我更不要在衆才女墨卷，我都見過，卽或寫的不佳，我也歡喜。不過算點情分罷了。衆家人又送兩遍，見不肯收，只得各各帶回。那成氏夫人扶着寶雲，把衆才女挨次望望，心裏好不歡喜。真是看看這個，誇兩句，悄悄那個，又讚兩句，不知從那一個問起纔好。看了半晌，因說道：今日諸位年姪女初次見面，我也沒備甚麼見面禮。這卻怎好也罷。我向來最喜說吉利話，往往說去，都有靈驗。我就送你們幾句吉利話兒。從此中後，諸事如意，福壽綿長。這幾個字，就算我的見面禮罷。衆人齊道：多謝師母吉言。師母是福壽雙全之人，所賜的話，自然也是多福多壽的。夫人道：你們姊妹隨便坐坐，頑頑，少刻用飯。這裏又是老師，又算年伯，比別處不同，都要依實纔好。我也不陪了。衆丫環伺候去了。這裏寶雲正在讓坐，只見史幽探丫環道：剛纔家人來報，聖上有旨，宣衆位才女進朝，領御賜筆硯，並召若花小姐問話。登時各家都有信來，大家連忙

別過卞濱。齊到朝房。武后御便殿。宣入行禮。兩旁侍立。若花跪在丹墀道。臣陰若花見駕。武后道。適纔朕覽你家國王表章。並細問來使。纔知你因避難到此。不期如今倒在我天朝中了才女。且又經朕授爲女學士之職。可謂千秋未有佳話。你且把表看了。朕再加恩賜你封號。以便同着來使。卽乘飛車。早回本國。近臣把表遞過。若花展開觀看。只見上面寫着。

女兒國國王臣陰奇匍匐謹上書天朝天后大皇帝陛下。伏惟陛下坤德無疆。離暉久照。功比風媧之煉石。道符月馭以行天。臣早殷服事之心。徒懷蟻悃。僻處裨瀛之角。未仰龍顏。茲際文教之宏敷。微才倖進。叨沐仁恩之遠被。荒甸咸知。竊聞臣子若花。恭應制科。濫邀首薦。頌椒語拙。得聯玉筍之班。咏絮才疏。許侍珠櫻之宴。自宜終身感戴。沒齒瞻依。祇緣臣已四旬。惟生二子。若花立儲。雖定。自痛孤雛。次子恃母而驕。陰連黨類。夢天忽壓。逆子何幸遭憐。祭地而墳。長君無辜受屈。賢愚莫辨。巧懸衣上之蜂。嫡庶相爭。妄掘宮中之蠱。憂鑠金而出。走去國圖生。喜擇木以高飛。爲親諱過。及乎鹿馬旣辨。鸞鳳已翔。寢門之問膳無聞。太室之承祧欲絕。臣悔深愛溺。病益愁煎。二豎難驅。藐孤安在。是以哀鳴伏枕。恭懇聖慈。俯念臣心。自怨。臣眼將穿。將若花賞歸故國。得接宗支。指白水而重耳歸來。猶是山河無恙。及黃泉而寤生復見。遂爲母子如初。倘遂犢舐之私。終矢雀銜之報。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若花看罷。不覺一陣心酸。落下淚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在榜皆得意之人。而若花其尤者也。脫虎口而登虎榜。着青袍便入青宮。其險阻艱難。固不啻晉文。而返國之期。未嘗有二十五年之久。蔬菴識

第六十八回 受榮封三孤膺勅命 奉寵召衆美赴華筵

話說若花看罷表章，不覺滴淚奏道：「臣蒙皇上高厚，特擢才女，疊沐鴻施，涓埃未報，豈忍竟回本國？況臣自到天朝，業經兩載，私製金甌之頌，幸依玉燭之光，食德飲和，感恩戀闕。此時家難未靖，荆棘叢生，一經還鄉，存亡莫保。臣稍知利害，豈肯自投羅網，尙祈皇上俯念苦衷，始終成全，卽勅來使歸國，俾臣得保蟻命。此後有生之年，莫非主上所賜，惟求格外垂憐，連連叩首，淚落不止。武后見若花不願回國，又愛他學問，心中也不願他回去，無如業已收了國王許多財寶，究竟這個有貝之財勝於無貝之才，卻不過家兄情面，只得說道：「你之所以出亡者，原懼西宮讒害之禍，今西宮已沒，其子又殤，該國王除你之外，別無子嗣。況他情辭懇切，殊覺可憐，而且不惜重費，特於鄰國借請飛車，可見望子甚殷，爾自應急急回去，善爲侍奉，以盡爲子之道，庶不失天倫之情。俟他百年之後，纔承藩服，翼戴天朝，這纔是你一世的正事。且國王表內多是後悔之話，你縱百般委屈，看了這表，心中也該釋然，朕意已決，不必再奏。今朕封爾爲文豔王爵，特賜蟒衣一襲，玉帶一條，可速返本國，下慰臣民之望，上寬爾父之心，卽隨來使去罷。若花連連叩首道：「臣蒙聖上天高地厚，破格榮封，雖粉身碎骨，不能仰報萬一。第此時臣國西宮之患雖除，無如族人甚衆，良莠不齊，每每心懷異志，禍起蕭牆，若稍不留神，未有不遭其害。此國中歷來風氣如此，臣知之最悉，故不敢仍返故國。今蒙皇上諄諄勸諭，敢不凜遵。惟是臣離本邦，業已二載，當日讀書東宮，旣未樹援，此時回國，亦豈另有腹心，勢甚孤，而年又稚，安得不時切悚惶，尙蒙格外垂慈，許留字下策其犬馬之勞，萬死不悔。如聖意必欲命臣歸國，尙懇別開天地之恩，特派能事宮娥三四人伴臣數載，使族中無

知之徒。知天朝大皇帝有欽差護衛之事。憑藉天威。自可消其異志。俟臣稍能自立。即敬送欽差還朝。如蒙俞允。臣當生生世世永戴堯天。感且不朽。武后道。此事雖易。但朕跟前能事宮娥。不過數人。皆朕隨身伺候。不可缺的。若使庸懦無能之輩。跟隨前去。不獨教他們笑我天朝無人。反與爾事有礙。朕何惜此三人。無如人才難得。這便怎處。若花道。臣意中雖有三人。惟恐冒瀆天顏。不敢妄奏。武后道。這三人是何名姓。都是何等樣人。你且奏來。若花道。這三人皆新中才女。殿試俱蒙特取一等。一名枝蘭音。歧舌國人。一名黎紅薇。一名盧紫萱。俱黑齒國人。向在外洋遇難。賴臣寄父林之洋陸續相救。帶至天朝。適值女試均沐恩榮。此三人文理尙優。遇事謹慎。足可爲臣膀臂。倘蒙聖上俯如所請。勅此三人同去。臣得保全。沒齒難忘。武后道。他們既是海外之人。趁此伴你回國。彼此均有益。久後在彼。如能相安固妙。即或不然。亦可就近各歸本係。因命近臣宣枝蘭音、黎紅薇、盧紫萱諭話。登時三人都到丹墀跪下。武后道。朕命陰若花回他本國。你們本係海外之人。原擬各遣歸國。今因陰若花奏請。特派爾等伴他回去。皆授爲東宮護衛大臣。職有專司。欽承寵命。今授爾枝蘭音爲東宮少師。學士之職。爾黎紅薇爲東宮少傅。學士之職。爾盧紫萱爲東宮少保。學士之職。各賜蟒衣一件。玉帶一條。限十日內。即隨來使護送。若花回國。倘能竭忠翊贊。俟若花奏到。再沛殊恩。說罷。命太監把筆硯分賜衆才女。隨即回宮。諸臣退出。衆才女來到朝房。寶雲面邀衆人過去用飯。衆人因要謁見孟老師。並同考四位老師。惟恐回來過晚。再三辭謝。即到各處謁見完畢。各自散了。閨臣同衆人回至紅文館。剛進總門。只見婉如眼淚汪汪。從外面哭至廳房。同衆人坐下道。俺們自從若花蘭音紅紅亭亭四位姊姊相聚以來。從無片刻相離。今被無道女兒國王把若花姊

姊討去。就如快刀把俺心割去。今太后又將蘭音、紅紅、亭亭三位姊妹也教跟去。豈不把俺肝肺五臟全都割去。俺要這命何用。與其日後活活想死。倒不如一刀殺了。倒也乾淨。說着悲泣不已。衆人無不落淚。若花更是哽咽難止。蘭音、紅紅也都流涕。只有亭亭滿面笑容。心中頗覺得意。婉如見他這樣。不覺發話道：俺把你這沒良心的。你看俺們這樣落淚。你不傷心也罷了。爲何反倒滿面笑容。難道相聚這幾年。你就這樣狠心。毫無依戀麼。大約你因太后封你做了少保。你就樂了。幸而是少保。若封做老保。還不知怎樣得意哩。俺把你這沒良心的混帳種子。亭亭正色道：少保何足爲奇。愚姊志在此。我之所以歡喜者。有個緣故。我同他們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國。無非庸庸碌碌。虛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勅旨。伴送若花姊妹回國。正是千載難逢際遇。將來若花姊妹做了國王。我們同心協力。各矢忠誠。或定禮制樂。或興利剔弊。或除暴良安。或舉賢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牘。扶佐他做一國賢君。自己也落個女名臣的美號。日後史冊流芳。豈非千秋佳話。那知婉如妹妹不明此義。只圖目前快聚。你要曉得。再聚幾十年。也不過如此。與若花姊妹有何益處。若說愚姊毫無依戀。我們相聚既久。情投意合。豈不知遠別爲悲。況閨臣妹妹情深義重。尤令人片刻難忘。何忍一旦捨之而去。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日喜尙有十日之限。仍可暢聚痛談。若今日先已如此。以後十日。豈不都成苦境。據我愚見。我們此後既相聚無幾。更宜趁時分外歡聚爲是。此時只算無此一事。暫把離別二字置之度外。每日輪流作東。大家盡歡。俟到別時。再痛痛快快哭他一場。做個懸崖撒手。庶悲歡不致混雜。而且歡有九日之多。悲不過一時。若照婉如妹妹只管悲泣。縱哭到臨期。也不過一哭而別。試問此十日內有何益處。古人云：人生行樂耳。此時離行期尙遠。正

當及時行樂。反要傷悲。豈不將好好時光。都變成苦海麼。幾句話把衆人說的登時眼淚全無。個個稱善。閨臣道。我們自從殿試授職之後。連日進朝。忙忙。尙未吃得慶賀筵席。今日妹子就遵亭亭姊姊之令。先做東道主人。婉如道。明日俺也做個主人。閨臣命人預備酒席。亭亭即將此事寫了家書。託多九公寄去。以安緇氏之心。只見門上來回國舅過來。若花仍命請到書房。隨即出去相見道。阿舅前者回去。走了幾日到家。阿父身上可安。國舅道。我自那日別了賢甥。幸遇順風。走了六日。即到本國。不意國主因想念賢甥。業已成疾。及至看見回書。更自悲慟不止。再三躊躇。只得備了許多財寶。並表章一道。命我再來天朝。敬獻大皇帝。懇其勅令賢甥還國。惟恐飛車裝了財寶。行走不快。又到周饒。借了二車。三車分裝。甚覺輕便。兼遇順風。所以走了五日。即到此地。適閱邸報。知有三位欽差同去。現在我們主僕兩個。連賢甥共計六人。三車還不過重。即使路上多走幾日。這也無妨。因從懷中取出表章底稿。遞給若花道。我恐賢甥今日在朝。未將此表細看。特將底稿帶來。賢甥細細一看。就知國主悔過。想念賢甥的至情了。說罷辭去。若花託多九公分付長班。打聽住處。以便過去拜望。隨即進來。把底稿給衆人看了。莫不點頭嗟歎。婉如道。這個稿子。蘭音紅紅。亭亭三位姊姊。都要牢記在心裏。日後若花姊姊做了國王。這些筆墨。都是不能免的。亭亭道。此表不獨典雅懇切。並且對的字字工穩。若教我們動手。何能有此巧思。豈但我要記熟。只怕你們做詞臣的。更要揣摩哩。小春道。姊姊說他對的工穩。只怕孤雛對黨類。似乎遠些。亭亭聽了。不覺撲嗤笑了一聲。正要開談。只見多九公進來。對若花道。適纔打聽國舅住處。離此甚近。已分付他們套了車了。何不就去一拜。若花怱怱去了。閨臣向陽墨香道。若花蘭音紅紅。亭亭四位姊姊。不日就要遠別。聞得

姊姊丹青甚佳。妹子要畫個長安送別圖。大家或贈詩贈賦。不拘一格。姊姊可肯留點筆墨。傳到數萬里外。也是自古畫師未有的佳話。大家都道如此極妙。陽墨香道。妹子雖畫的不好。卻要灑點墨雨。替他去壓風濤。少時先畫個稿子。俟姊姊改正定了。我再慢慢去畫。這比不得尋常畫債。可以歪着良心。隨意塗抹的。小春道。妹子明日也做兩首送別詩。就只寫的不好。只好求書香姊姊替我寫寫。婉如道。你求書香姊姊。俺只好託月芳姊姊了。舜英道。據我愚見。二位姊姊的詩也託人代做纔好。若要自做。恐怕還有茅廝那股氣味哩。說笑間。若花業已回來。只見管門家人手擎着許多帖子進來道。卞老爺着人下帖請諸位才女。明日午飯。並有早麪。請早些過去。衆人都將帖子留下。回覆來人。明日清晨過去。原來寶雲從朝中散後。同衆人拜過各位老師。帶着六個妹子回家。見了卞濱。把女兒國進表及賜筆硯各話告訴一遍。卞濱道。我只當陰若花是女兒國民人。原來卻是一位儲君。那知你們才女榜上。卻有一位國王。三位宮保在內。倒也是段佳話。朝散之後。爲何不將他們邀來。寶雲道。大家因謁見孟家姑夫。並同考四位伯伯。天已不早。都再三致謝。各自散了。卞濱道也罷。索性明日備個戲酒。請他們過來。寶雲道。戲倒可以不用。只備兩頓飯。我們倒可敘敘。他們都是外省居多。大約早晚也要請假回去。連日雖在一處。因過於拘束。不能暢談。明日這一聚。大家說話還說不清。那裏還能看戲。卞濱點點頭。卽到外邊分付家人。卞彪預備請帖。卞彪道。這個帖兒從沒備過。請示怎樣寫法。卞濱笑道。正是。我倒忘了。還沒告訴你。這個帖兒。只消一個封套。一個紅簽。一個單帖。那帖子上首只寫初九日。不必寫候光候敘的話。下首贅過某人拜訂。那簽子上就照殿試的名次。卽如第一名是史幽探。你把簽子當中寫史才女三個大字。旁邊添一行小字。

寫欽取第一等第一名八個字。其餘都照這樣寫去就是了。卞彪答應，隨即下帖，並命看園的各處多備桌椅。次日清晨，卞濱分付家人備了二十五桌酒席，就在凝翠館擺列。原來這凝翠館對面是個戲臺，兩旁都是丹桂、桂樹之外，周圍山石堆成，一道松嶺，四面接連，俱是青松翠柏，把這凝翠館團團圍在居中。極其清雅。卞濱每逢做戲筵宴，就在此地起坐，取其寬闊敞亮。若到桂花盛開之時，襯着四圍青翠，那種幽香，都從松陰中飛來，尤別有風味。所以又名松濤桂液之軒。卞濱命人把這二十五席正面向南，由東至西，分做五行擺開，每行五席，每席四坐，正在分派。部中來請議事，因命寶雲在家接待，卽忽忽去了。不多時，家人來報衆才女到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若花等四名才女，本海外奇芳，雖在花片隨風，畢竟根株戀土，獨奇其不得已而來，大得意而去。總因一沾雨露，便是活色生香。疏菴識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衆美初臨晚芳園

話說卞濱去後，家人來報孟府、蔣府、董府、掌府、呂府諸位小姐到了。寶雲帶着妹子彩雲、錦雲、紫雲、香雲、素雲、綠雲，連忙迎出，只見孟蘭芝、孟華芝、孟芸芝、孟芳芝、孟瓊芝、孟瑤芝、孟紫芝、蔣春輝、蔣秋輝、蔣星輝、蔣月輝、蔣素輝、蔣麗輝、董寶鈿、董翠鈿、董珠鈿、董花鈿、董青鈿、掌紅珠、掌驪珠、掌浦珠、呂堯莫、呂祥莫、呂瑞莫，一齊進來。大家見禮，因成氏夫人偶患頭暈，懶於見客，於是都在廳房坐了。紫芝道：前在公主府內，也是我們姊妹三十三個先會面，今日不期而遇，又是如此。據我看來，只怕還是籤上前三三後三三的餘波哩。玉芝道：前日在那裏彈琴下棋，馬弔投壺，花湖十湖，狀元籌，陸官圖，狼够頑了，偏

偏公主又要聯韻。及至輪到妹子。又是險韻。想了許多句子。再也壓不穩。那時心裏一急。把點飲食存在心裏。虧得吃了許多普洱茶。這纔好了。前日還虧堯堯。堯春二位姊姊同公主彈琴。纔免了許多詩。今日寶雲姊姊務要想個好韻的。若再教我搜索枯腸。那真坑死人了。只見家人擎着許多名帖進來。原來是紅文館所住的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黎紅薇。盧紫萱。枝蘭音。陰若花。田鳳翽。秦小春。顏紫綃。宋良箴。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燕紫瓊。張鳳雛。姜麗樓。易紫菱。薛蘅香。姚芷馨。魏紫櫻。尹紅英。章蘭英。邵紅英。戴瓊英。田秀英。錢玉英。田舜英。井堯春。左融春。廖熙春。鄴芳春。鄺錦春。鄒婉春。陶秀春。潘麗春。施豔春。柳瑞春。緇瑤釵。四十六位才女到了。寶雲方纔迎接進內。接着史幽探。哀萃芳。紀沉魚。言錦心。謝文錦。師蘭言。陳淑媛。白麗娟。國瑞徵。周慶覃。米蘭芬。寶耕煙。印巧文。祝題花。鍾繡田。蘇亞蘭。花再芳。宰銀蟾。宰玉蟾。閔蘭蓀。畢全貞。二十一位才女也都到了。大家見禮。都命丫環到成氏夫人跟前請安道謝。寶雲把衆人讓到花園。走了幾層庭院。衆人嘖嘖讚美。進了凝翠館。隨便散坐茶罷。略敘寒溫。又上了兩道杏酪冰燕湯之類。寶雲道。家父今早本在家恭候。原想見見諸位姊姊。因部裏兩三次來請立等議事。只好去了。孟蘭芝道。聞得妹子叔叔說。連日因劍南平定。會議善後事宜。並有遣使勅封外國等事。所以甚忙。大約都要在部裏住幾天。纔能回來。我們趁此倒好暢聚。我家叔叔因凝翠館寬暢。意欲明日在此奉請諸位姊姊聚聚。少刻備帖過去。務必要求賞光早降。史幽探道。妹子們所送贊見。諸位老師都不肯收。已覺抱歉。反要叨擾。更令人不安。既承老師賜飯。我們自當過來。姊姊千萬不可費事。蘭芝道。不過便飯。有何費事。寶雲命人調擺桌椅。因向衆才女道。今日是便飯。不

過奉請過來大家聚聚。我們就把早飯用了。也好園中各處走走。說說閒話。說罷。帶着六個妹子上來。讓史幽探首坐。幽探連搖手道。諸位姊妹。今日在老師府上。非往日可比。可講不得客情。況一同殿試。就是同年。比我年長的。就是我的姊妹。自然該他上坐。比我年幼的。就是我的妹妹。我也不謙。竟自僭他。若必要妹子上坐。那是斷斷不敢遵命。畢全貞道。姊妹不要過謙。若論坐位。自應仍按名次。既不費事。又省彼此推讓。至於序齒。雖有履歷可查。但此中年歲相同的甚多。若再敍起月分。日子的先後。那更費事了。幽探道。今日難得大家相聚。天時甚早。何妨借此敍月分。豈不更妙。紫芝道。姊妹要問月分生日。平時閒談。可以問得。若因這個坐位序齒。你想誰肯說比誰大呢。卽如我是十四歲。他也十四歲。他要問我月分。我直說是臘月的。若再要問我日子。我就說是三十日亥時生的。你想這裏同歲甚多。設或說臘月三十日亥時生的。難道你還替他分別上四刻下四刻麼。幽探笑道。這紫芝妹妹倒說的有趣。因又望着衆人道。諸位姊妹。且莫講別人。卽如我們。若論年紀。要算全貞。再芳兩位姊妹長些。我們若是上坐。卻教兩位年長的。坐在末席。這如何使得。不但妹子心裏不安。只怕諸位姊妹也覺不安罷。畢全貞道。姊妹這可論不得年紀。況今日這個坐兒。已是久已定就。應該姊妹第一位。誰人敢僭。就是妹子的末席。也是久已定就的。姊妹如不信。問再芳姊妹知道了。花再芳道。正是。我倒忘了。妹子正要告訴諸位姊妹。這件奇事。前者部試。我同閨臣全貞兩位姊妹坐的甚近。一時說說閒話。我說今日我們在此相聚。大約到了殿試。我就沒分了。閨臣姊妹聽了。他暗暗說道。我要說出來。你們莫怪。將來殿試。你是倒數第二。全貞姊妹是倒數第一。他說他是第十一名。那第一的名叫史幽探。第二哀萃芳。當時我都寫下記了。如今看起來。不

但名姓相符。連次序也不錯。這不是一件奇事麼。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講。那時榜還未定。倒都曉得。難道閨臣姊姊未卜先知。是位活神仙麼。紫芝道。這話真悶死人。不懂是個甚麼講究。這比芸芝姊姊起的課還奇。他不過斷個日子。不像這個連名姓等第都有了。寶雲道。卻是前者殿試。聽見閨臣姊姊奏對。說是因夢命名的。其中必有緣故。倒要請教姊姊談談。閨臣道。提起此話。真也奇怪。前日若非先對再芳。全貞二位姊姊說過。只怕今日平空說起。連大家也不信。此話甚長。諸位姊姊請坐。妹子纔好細講。紫芝道。好姊姊。你說罷。那裏把腳就站大了。閨臣道。這件異事。卻是妹子因到海外尋親。親目所親的。今日既要細談。必須起根發由說起。諸位姊姊纔明白。當日家父因中後被議。未免灰心。想到海外領略山水之奇。借此消遣。適值家母舅要到外洋販貨。於是一同航海。所有經過崇山峻嶺。以及海外各國。處處上去遊玩。及至貨物賣完。忽然起了風暴。那船隨風逐浪。飄了數日。飄到一座小蓬萊山下。家父因山景甚佳。上去遊玩。誰知竟是一去不歸。紫芝道。妹子記得古人書中所載海外各國。都是奇奇怪怪。並且長人其長無比。小人其小無對。還有以土爲食的。又有以魚皮爲衣的。以此看來。飲食衣服。都與我們不同了。既然不同。爲何又買我們貨物。不知當初所賣何物。閨臣道。貨物甚多。妹子那裏記得。適聞姊姊所說。長人小人之話。我卻想起當日在長人國。小人國曾賣兩件貨物。卻大獲其利。長人國賣的是酒罈。小人國賣的是蠶繭。你道爲何帶這兩樣貨物。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花能解語。玉可生香。不得身親。何妨神往。蔬菴識

第七十回 述奇形蠶繭當小帽 談異域酒罈作煙壺

話說閨臣道：我母舅帶那蠶繭，因素日常患目疾，迎風就要流淚，帶些出去，既可薰洗目疾，又可搯巧發賣。他又最喜飲酒，酒量極大，每到海外，必帶許多紹興酒，即使數年不歸，借此消遣，也就不覺寂寞。所有歷年飲過空罈，隨便擗在艙中，堆積無數，誰知財運亨通，飄到長人國，那酒罈竟大獲其利。嗣後飄到小人國，蠶繭也大獲其利。紫芝道：那個長人國想來都喜喫酒，所以賣些罈子，好去盛酒。但那蠶繭除洗目疾，用處甚少，他卻買他怎麼？難道那些小人都有迎風流淚的毛病麼？閨臣笑道：他們那是爲此，原來那些小人，生性最拙，向來衣帽都製造不佳，他因蠶繭織得不薄不厚，最是精緻，所以都買了去。從中分爲兩段，或用綾羅鑲邊，或以針線鎖口，都做爲西瓜皮的小帽兒，因此纔肯重價買去。紫芝道：這樣小頭小臉，倒有個意思，我不愁別的，我只愁若不釘上兩根帽絆兒，只用小小一陣風，就吹到爪窪國去了。請教那長人國把酒罈買去，又有何用？閨臣道：說來更覺可笑，原來那長人國都喜聞鼻煙，他把酒罈買去，略爲裝潢裝潢，結個絡兒，盛在裏面，竟是絕好的鼻煙壺兒，並且久而久之，還充作老胚兒，若帶些紅色，就算窩瓜瓢兒了。紫芝道：原來他們竟講究鼻煙壺兒，可惜我的水上飄同那翡翠壺兒，未曾給他看見。他若見了，多多賣他幾兩銀子，也不枉辛辛苦苦盤了幾十年。小春道：姊姊這個十字，如今還用不着，我替你刪去罷。紫芝道：我那壺兒當日在人家手裏，業已盤了多年，及至到我手裏，又盤好幾年，前後湊起來，豈非幾十年麼？這個十字是最要緊的，如何倒要刪去？幸虧姊姊未在場裏閱卷，若是這樣粗心浮氣，那裏屈不死人。小春道：姊姊纔說要把壺兒多賣幾兩銀子，原來你頑鼻煙壺兒，並非自己要頑，卻是借此要圖利的。紫芝道：我也並非專心爲此，如有愛上我的，少不得要賺幾個手工錢。小春道：我見姊姊於這

鼻煙時刻不離。大約每年單這費用也就不少。紫芝吐舌道：「這樣老貴的，如何買得？」不瞞姊姊說，妹子自從聞了這些年，還未買過鼻煙哩。小春道：「向來聞的，自然都是人送的了。」紫芝道：「有人送我，我倒感他大情了。因附耳道：都是馬扁兒來的小春道：馬扁兒這個地方，卻未到過，不知離此多遠。」婉如道：「馬扁並非地名，姊姊會意錯了。你把兩字湊在一處，就明白了。」小春想了一想，不覺笑道：「原來鼻煙都是這等來的，倒也雅致，卻也儉樸。但姊姊每日如此，狠聞單靠馬扁兒如何供應得上？」也要買點兒接濟罷。」紫芝道：「因其如此，所以這鼻煙壺兒萬不可不多。諸如瑪瑙、玳瑁、琥珀之類，不獨盤了可落手工錢，又可把他撒出去弄些鼻煙回來，設或一時馬扁兒來的不接濟，少不得也買些乾銃兒，或玫瑰露，勉強敷衍，就只乾銃兒好打噴嚏，玫瑰露好塞鼻子，又花錢，又不好，總不如馬扁兒又省又好。」小春道：「他們諸位姊姊都要聽。」

閩臣姊姊外國話，我們只顧打岔，未免不近人情。妹子只問問鼻煙高下，就不問了。」紫芝道：「若論鼻煙，第一要細膩為主。若味道雖好，並不細膩，不為佳品。其次要有酸味，帶些椒香尤妙。總要一經嗅着，覺得一股清芬，直可透腦，只知其味之美，不見形跡，方是上品。若滿鼻渣滓，縱味道甚佳，亦非好貨。」小春道：「姊姊近日馬扁兒不知可有酸的？」我要請教請教。」紫芝從懷中取出一個翡翠壺兒，雙手遞過去。小春慌忙搶進一步，雙手接過來，倒出聞了一聞，只覺其酸無對。登時打了幾個噴嚏，鼻涕眼淚，流個不住，不覺皺眉道：「姊姊為何如此之酸？」紫芝又附耳道：「這是妹子用昔酉兒泡的。」小春道：「昔酉兒是何藥料？」賣幾兩銀一個，我也買兩個。」婉如笑道：「他這昔酉兒也同馬扁兒一樣，都是拆字格。」小春聽了，這纔明白。紫芝道：「請教閩臣姊姊，這個長人國聞鼻煙，還是偶爾一聞，還是時刻聞呢？」閩臣道：「據說那些貧窮人家，沒錢購買，不

過偶爾一聞。至富貴人家。卻是時刻不能離的。紫芝道。不知當日帶去是甚等酒罈。閨臣道。聞得是宗女兒酒。其罈可盛八十餘斤。紫芝道。如此說。那長人國聞鼻煙也過於費事了。閨臣道。何以見得。紫芝道。他這鼻煙既是時刻不能離的。每日卻教人擡着鼻煙罈子。跟在後面。豈不費事。閨臣笑道。原來姊姊還不明白。他所以要煙壺絡子者。原是掛在身邊。以圖便易。豈有叫人扛擡之理。姊姊真小覷。長人國了。紫芝道。姊姊這不是長人國聞鼻煙。叫作老虎聞鼻煙。是沒有的事。小春道。剛纔姊姊還恨長人國未見你的壺兒。你想他把大酒罈子。只算煙壺兒。掛在身邊。姊姊若把那個翡翠的送他。只怕他做鈕子還嫌小哩。紫芝道。難道長人國只買此一物麼。閨臣道。那時家父曾帶了許多大花盆。誰知他們見了。也都重價買去。把盆底圓眼。用瑪瑙補整。都做了牛眼小燒酒杯兒。寶雲道。伯伯上山。一去不歸。府上可曾有人去尋訪。閨臣道。後來妹子得知此信。卽同母舅到了小蓬萊。蒙若花姊姊伴我登了此山尋訪。將及半月。忽見迎面有一五色亭子。上書泣紅亭三個大字。亭中設一碧玉座。座上豎一白玉碑。兩旁有副對聯。寫的是紅顏莫道人間少。薄命誰言座上無。那白玉碑上鐫着一百位才女名姓。原來就是我們今日百人名姓之下。各註鄉貫事蹟。人名之後。有一總論。論後。有一篆字圖章。鐫着四句。是茫茫大荒。事涉荒唐。唐時遇唐流布遐荒。紫芝道。後面兩句。豈非教姊姊流傳海內麼。閨臣道。妹子因此把碑記抄了。後來遇一樵夫。接得父親家信。催我作速回家。卽赴考試。俟中過才女。父女方能會面。因此恩恩回來。紫芝道。姊姊且把碑記取來。大家看看。閨臣道。這個碑記帶回嶺南。不意卻被一個得道白猿竊去。寶雲道。此猿從何而來。閨臣道。此猿乃家父在小蓬萊捉獲。養在船內。宛如妹妹帶到家中。每逢妹子看那碑記。他也在旁觀看。

那時妹子曾對他取笑道。我看你每每寧神養性。不食煙火。雖然有些道理。但這上面事蹟。你何能曉得。卻要觀看。如今我要將這碑記付給文人墨士。做爲稗官野史。流傳海內。你既觀看。可能替我建此大功麼。誰知他聽了。把頭點了兩點。擎着碑記。將身一縱。就不見了。至今杳無下落。紫芝道。偏偏被這猴子偷去。令人可恨。不知那段總論。姊姊可還記得。閩臣道。我在船上看過兩遍。此時提起。雖略略記得。恐一時說不明白。必須寫出纔好。寶雲隨命丫環。設下筆硯。閩臣道。聲得罪。坐下寫一句。想一句。幸而大略都還記得。不多時寫完。隨手又把幾副匾對也寫了。衆人都圍着觀看。紫芝道。與其大家慢慢傳觀。不如我念給諸位姊姊聽。於是高聲朗讀。連匾帶對。從頭至尾。念了一遍。衆人聽了。個個稱奇。紫芝道。據我看來。我們大家倒要留神。好好頑將來。這些事只怕還要傳哩。若在書上傳呢。隨他謔去。我還不怕。我只怕傳到戲上。把我派作三花臉。變了小醜兒。那纔討人嫌哩。蘭芝點點頭道。你只是跟着吵。那個三花臉看來也差不多。因向史幽探道。姊姊。他這薄命誰言座上無一句。是個甚麼意思。難道內中薄命的多麼。幽探道。若是多。他何不將誰字改做須字。無字改做多字呢。寶雲道。話雖如此。但這對句同那泣紅亭三字。究竟不佳。因向師蘭言道。那論上曾說師仿蘭言。明明道着姊姊。其中必有寓意。這幾日我們赴宴。你在那裏登答公主。以及一切言談。莫不深明時務。洞達人情。他這匾對用意。大約姊姊也可參詳大概。何不道其二。二。倘竟詳解不差。大家知所趨避。也是一件好事。師蘭言道。妹子那能解得仙機。若據對聯兩句。細細猜詳。卻有個道理。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所謂游行自在。看太行定有煙雲不測。蔬菴識